

殺出狗牙嶺（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瘋子與高手，並不一定是風牛馬不相及。

一個既是高手，又復是瘋子的奇人，居然會有人志在必得，其中有何奧秘？

雪刀浪子，再遇奇案，今番又將如何應付？

$3.50

1128

編者話

春回大地，萬衆同歡，迎新送舊，鷄年來臨。本刊同人謹祝讀者萬事勝意，從心所欲。

一年以來，我們幸賴讀者鼎力支持愛戴，銷書數量，年年向上，步步高陞，廣大讀者，遍佈全球，使我們這本歷史悠久、趣味雋永的——武俠世界（週刊）更顯光彩，百尺竿頭，邁進一步。同人等不敢自傲，今後將會儘把本刊讀者珍貴意見不斷加以研討，以創新突破性作品搜羅貢獻，務求投合各位閱讀與趣，不負所望，謝謝！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龍乘風作品雪刀浪子故事：「殺出狗牙嶺」，是一篇特別場面熱鬧，動作打鬥激烈的小說，內容有令你不可思議的詭譎奧秘橋段結構而成，爲作者龍乘風特備之迎春佳作，希望各位滿意。

＊＊　＊＊　＊＊

社會偵探推理故事「襲警」今期刋出，本文故事雖屬虛構，但寫來深具反映社會事實，案中情節曲折離奇，蘭因絮果，引人入勝，值得一讀。同時，我們下期將會刋出雙鷹神捕故事之四：「血洞房」，該故事集又展開另一新頁，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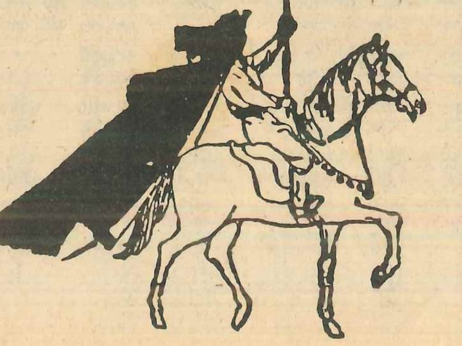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2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殺出狗牙嶺

老人與刀

（一）

夕陽照在鑄大師的臉頰上，他汗滴如雨。

汗水經過他臉頰上每一道深刻的皺紋，沾濕了頰下花白的鬍子，然後又從頷下直滴。

十月中旬的夕陽，並不酷熱。

令他酷熱的是鑄爐。

爐中火燄熊熊，彷彿永遠都不會熄滅似的。

鑄大師窮十載之力，終於鑄成了一把寶刀。

× × ×

刀鋒在斜陽下，光芒四射。

這把刀長僅一尺九寸，份量並不算重，也不算輕。

這把刀已被命名。

它的名字是「逐鹿」。

這把刀，其鋒薄如紙。

鑄大師忽然以左掌撫刀鋒。

輕輕一撫，掌心血流如注。

鑄大師大笑，以血塗刀鋒。

逐鹿刀瞬即爲血所染。

鑄大師大笑之餘，更舞手蹈足，就像個孩童一樣。

但他的笑容並不是屬於天眞，他的動作也並不是孩童般的活潑。

血染在刀鋒後，竟然並不下滴，而是牢牢的黏着。

刀已變成血刀。

刀妖異。

人也變得妖異，恐怖起來。

他忽然走到爐旁，大笑道：「十年了，總算辛苦了你！」

一隻黃犬走近。

牠的名字叫「觀爐」。

「觀爐」是一頭很乖的黃犬，一向對鑄大師忠心不二。

鑄大師平時對待牠，亦可說是呵護備至。

「觀爐」在搖頭擺尾，纏在鑄大師的足下。

鑄大師不斷的在笑，目光凝視在這頭黃犬的身上。

「小伙子，你來得好！」

「觀爐」輕吠兩聲。

每個人都會有某種習慣，狗亦然，並不例外。

「觀爐」有個習慣，就是一吠三聲。

但是這一次，牠却只吠了兩聲，就完了。

不但是吠聲完了，這頭黃犬也同時完了。

鑄大師在笑中忽然揮刀，把牠的頭砍了下來。

他笑聲忽斂，然後把這頭黃犬拋進烘爐裏。

（二）

一張枯葉，隨着西風飄落在地上。

泥土乾燥。

鑄大師的嘴唇也同樣乾燥。

他忽然俯身檢起這張枯葉，然後吃掉了。

這時候，已不是黃昏，而是翌日的清晨。

× × ×

一張枯葉，當然塡不飽肚子。

鑄大師的肚子餓了。

他的一雙眼睛凸起，而肚皮却凹了下去。

他望南而走，走得很緩慢。

他携着逐鹿刀，傴僂着身子，蹣跚地在官道上挪動着。

這條官道既不太寬敞，也不能算是很狹窄。

鑄大師却走在官道的中央。

旭日漸昇高。

鑄大師拖着一條長長的影子，不斷的望南而去。

突聽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從他背後遠處響起。

在清晨時份，這陣車馬聲聽來特別響亮清晰。

但鑄大師的耳朵彷彿聾了。

馬車由遠而近，已來到了他的背後。

但他仍然在官道的中間，一點也沒有躲避的意思。

× × ×

這輛馬車是由兩匹棗紅駿馬拖動的，車廂修飾富麗堂皇，看來極具氣派。

趕車的是個頭戴黑帽，滿臉黑鬍子的黑衫大漢。

他黑帽、黑鬍子、黑衫，但一張臉龐却是蒼白如雪。

在這張蒼白而寬闊的臉龐上，還有一條三寸長的刀疤，令人看來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

這輛馬車一直往南而行，但却在這裏遇上了一個行動遲緩，而且好像有點耳聾的老人。

黑衫大漢揚鞭，大喝：「滾開！你不要命了？」

這老人却仍然沒有半點反應。

黑衫大漢啐了一口，翻身下車。

他繞到這老人的面前，怒道：「老頭兒，你背後有一輛馬車！」

這老人看着他，忽然微微一笑。

黑衫大漢一怔，還沒弄清楚這老人的微笑是甚麼意思，一把血紅色的刀已向他迎面砍了下去。

黑衫大漢沒有閃避，也沒有招架。

因爲這一刀太快。

他根本無從閃避，更是無法招架。

血紅色的刀光一閃，他的腦袋已從中

給砍開，一蓬血漿飛射了開去。

× × ×

鑄大師又在大笑。

沒有人知道他在笑甚麼。

車廂裏的侯四爺却已經看得爲之呆住了。

(三)

那黑衫大漢雖然只是個車把式的身份，但却絕不是普通人。

他叫譚天星，在十年前，連洛陽神捕獨孤神鷹也對他無可奈何。

他本是個獨行大盜，殺人時的手法就像農夫割禾稻般純熟。

他用的武器，也就像是農夫所用的鈎鐮刀。

鈎鐮刀還在馬車上。

譚天星的武器還沒有使用，就已死在鑄大師的刀下。

但侯四爺却已可以肯定，即使譚天星手裏有武器，也同樣要死。

因爲這老人的出手實在太快，快得令人連想都想不到。

世上能使出這種快刀的高手並不多。

侯四爺也幾乎立刻想起了這個老人是誰。

但這只是推斷，他還不敢太肯定。

× × ×

侯四爺是譚天星的主子。

譚天星不尋常，侯四爺的身份更不尋常。

他是金陵府西南三十五里外，巨然堂的副堂主。

巨然堂在近數年來，崛起於金陵府外，儼然成爲武林中一股新興的力量。

沒有人能預料得到，它將會發展到怎樣的地步。

但江湖中人都已知道，金陵四大勢力之一的花槍門，就是給巨然堂的五虎十三猭吞掉的。

五虎是巨然堂主親自訓練出來的精銳戰士。而十三猭則是侯四爺的子弟兵。

譚天星並不屬於十三猭，但却已被列爲第十四條猭。

換而言之，只要通過儀式，譚天星在巨然堂的地位，就會更晉升一級。

可是，他已等不到那個日子了。

他實在是很倒霉，無緣無故的，爲了小小事情就死在一個老人的刀下。

× × ×

侯四爺的身裁並不高大，但却有一副臭脾氣。

往往爲了芝蔴綠荳般的小事，他都會大發雷霆，甚至揍人、殺人。

同時，他很護短。

十三猭是他的子弟兵，就算是堂主麾下的五虎，也不敢得罪他們分毫。

譚天星既已被列爲「第十四條猭」，而且還被選在自己身邊，那麼其人在侯四爺的心目中，當然是極具份量的。

但他却給人一刀砍翻了。

按照侯四爺的脾性，他一定不會放過這老頭兒。

然而，他沒有輕舉妄動，甚至連半點反應也沒有。

在車廂裏的，還有另一個年青人。

他是個白袍書生，雖然天氣已十分寒涼，但手裏還是不停的搖動着一把摺扇。

他是侯四爺的表弟，也是巨然堂中的第三把交椅人物。

提起了「冷血秀士」羽飛香，可說是巨然堂中最可怕的一個煞星。

不但別的帮會聽見這人的名號爲之心驚胆戰，即使是巨然堂中人，對於這個年青的三堂主也爲之敬畏七分。

他不但是三堂主，也是刑堂堂主。

他執行門規時的手段，眞箇令人聞之心寒，見者胆裂。

他曾用一個大蒸籠，同時蒸熟兩個叛徒，然後下令他們的妻子，每天吃一斤，直至完全吃光爲止。

原來這兩人背叛帮會，完全是由於妻子的慫恿，於是，羽飛香就用這種法子來對付他們。

但這兩個婦人只吃了一口，就大嘔大吐，再也吃不下去。

羽飛香遂下令，把她們的衣服脫掉，然後拋進猭室裏。

猭室裏共有十條雄猭。

這兩個婦人立刻就成爲雄猭們的腹中之物。

× × ×

這時候，羽飛香坐在車廂裏，就像是一塊沒有生命的石頭。

他一直搖動着的摺扇，也停止下來。

侯四爺瞧着他，他也瞧着侯四爺。

兩人都沒有作聲。

老人砍翻了譚天星，然後踏過了他的屍體，一直向南而去。

直到他的影子已消失在遠方，侯四爺才長長的吁了口氣。

羽飛香的摺扇，也漸漸的搖動起來。

侯四爺忽然說：「你是否已經知道他是誰？」

羽飛香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十年前，有人要鑄一把寶刀。」

侯四爺道：「這把刀是否已鑄成？」

羽飛香點點頭。

「刀已鑄成，而且已經見血。」

「就是剛才那一把？」

「不錯。」

「你敢肯定？」

「絕對可以肯定！」羽飛香的聲音很沉重，「刀已鑄成，以刀殺譚天星的，也就是鑄大師。」

侯四爺道：「鑄大師在十年前的刀法，已經很高明。」

羽飛香道：「但到了今時今日，十年前他的刀法和現在相比，那就只能算是小孩子的玩意。」

侯四爺悚然動容：「換而言之，他的刀法又已比昔年精進甚多。」

羽飛香輕輕咳嗽了兩聲，說道：「是的。」

侯四爺吸了口氣：「倘若剛才咱們兩人一起聯手，爲譚天星報仇，你的看法認爲怎樣？」

「這問題你不該問。」

「爲甚麼不該問？」

「因爲你已知答案，否則剛才你必已出手。」羽飛香的聲音很冷。

侯四爺終於點了點頭，緩緩道：「不錯，你我都已知道，一旦出手的後果。」

他們沒有再說下去。

侯四爺忽然仰望天色，道：「雖然時候還很早，但總堂主必已有點着急了。」

羽飛香道：「我去趕車。」

侯四爺道立刻說道：「那老頭兒在前方。」

羽飛香道：「咱們可以繞道。」

侯四爺怔了怔，繼而長長的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 × ×

馬車輾過譚天星的屍體，繼續向前進發。

血已乾。

天色已漸更明亮。

江南神童

(一)

日頭已快升到了每個人的頭頂。

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上午還有點寒風，到了午晌時分，連西風都輕柔了。

在一個用青花石砌成的水池旁，一個衣飾華麗，頭戴高冠的中年人，在不停的擲葉子。

這些葉子都已枯黃了。

只要輕輕一捏，這些枯葉就會片片碎裂。

但他並不是在捏碎葉子，而是把葉子一片一片的擲入水池中。

池中有魚。

每一片葉子擲入池中，居然立刻就有一尾魚兒拚命的掙扎，但最後還是浮了上來。

漸漸地，水池上，觸目俱是死魚。

這裏原本有不少鳥兒，但此刻都已振翅飛去。

除了死魚之外，這裏只有一股可怕的殺氣。

中年人的臉色，也越來越是深沉得可怕。

× × ×

一個老蒼頭，匆匆的走到水池邊。

中年人抬起頭，冷然道：「是不是他們已經來了？」

老蒼頭點頭不迭。

中年人揮了揮手，道：「備菜。」

「是！」老蒼頭退下。

中年人忽然又把他叫回來。

老蒼頭回頭。

一張葉子，忽然向他迎面射至。

這葉子已不是脆弱無力之物，而是已經變成一張鋒利的刀。

看來，這老蒼頭的命運，將與池中的死魚一般無異。

但這老蒼頭並不是魚。

魚兒沒有手指，但他有。

他十指齊全。

但他只是用了兩根手指，就輕輕的把這張葉子挾住。

老蒼頭的臉上沒有半點反應，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

葉子已落在地上。

它已化爲無數碎片。

× × ×

老蒼頭又再退下。

中年人的臉色倏地變得一片蒼白。

就在這時候，一個紅衣小童走了進來，恭恭敬敬的向他抱拳爲禮。

這紅衣小童大概十一二歲年紀，但却裝得一派老成持重的樣子。

中年人一怔：「你是誰？」

紅衣小童說道：「兄台雖然不知道在下是誰，但尊駕的大名，在下却是聞之久矣。」

前一句「兄台」，後一聲「尊駕」，中年人不禁聽得爲之眉頭一皺。

「小兄弟，你知道我是誰？」

「巨然堂總堂主葉冷川。」

「不錯，我就是葉冷川。」中年人沉聲道：「未知這位小兄弟怎樣稱呼？」

紅衣小童淡淡一笑：「在下姓老，老子的老。」

中年人道：「大名呢？」

紅衣小童踱着方步，悠然地說出了兩個字：「元帥。」

「老元帥？」

「正是。」紅衣小童仰起頭，凝視着葉冷川，「葉總堂主是不是認爲我是在胡說八道？」

葉冷川的兩條眉似是打了個結，默然不語。

老元帥冷冷一笑，接道：「常言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年紀大小來推斷一個人是否有才幹本領，也同樣是他媽的混帳之極。」

他最後一句說話，不由令葉冷川爲之聽得一陣發楞。

葉冷川的面色變了。

「黑虎！」他在大聲呼喝：「把這黃毛小子轟出去！」

黑虎是他麾下五虎將裏，最忠心耿耿的一個。

黑虎就在這園子外。

沒有葉冷川的命令，黑虎絕不會走進來。

但葉冷川的命令一發出，就算他已忽然沒有了兩條腿，他爬着也要爬進來。

葉冷川的命令已發出。

× × ×

但黑虎沒有來。

老元帥冷冷的盯着葉冷川，忽然說：「在下實在無法相信，葉總堂主竟然是一個這樣胡塗的人。」

葉冷川的面色又變了。

老元帥冷冷的接着說道：「那個叫甚麼黑虎的大塊頭，早已給我點了穴道，否則我又怎能大搖大擺的走進來？」

葉冷川瞳孔暴縮。

直到這時候，他總算相信，這紅衣小童的確有點本領。

邪門的本領。

「如此說來，你的點穴功夫一定很不錯了？」

「也許只會比葉總堂主好一點點。」

老元帥傲然道。

葉冷川乾咳着。

他的肺幾乎給氣得快要爆裂。「你現在是不是想把葉某的穴道也點住？」

「不！」老元帥搖頭，「現在我還沒有這個心情。」

葉冷川冷冷一笑道：「你不敢出手一

試？」

老元帥道：「現在不合時宜。」

葉冷川道：「爲甚麼會不合時宜，難道還要揀個良辰吉日才動手？」

老元帥嘆了口氣：「難道你已忘了，二堂主與三堂主已來到了這裏？」

葉冷川當然不會忘記。

他只是用一種奇特眼光，瞧着這個叫老元帥的小孩：「你知道的事倒不少。」

老元帥忽然板起臉孔：「顧保庭的寶貝兒子，你們是否已經把他抓住？」

葉冷川身子猛然一震：「你是……」

老元帥冷冷道：「我是甚麼人，你現在總該明白了罷？」

葉冷川長長的抽了口冷氣：「是！只不過……」

老元帥道：「你是要看看令牌，才敢放心和我說話？」

葉冷川道：「這是貴上的規矩……」

老元帥從懷中取出一塊烏溜溜得發光的鐵牌，鐵牌上刻着一個龍飛鳳舞的「霸」字。

葉冷川連臉都青了。

老元帥冷冷道：「看清楚了沒有？」

葉冷川道：「已看清楚，未知老兄在教中司任何職？」

老元帥道：「密使第八號。」

葉冷川道：「原來是老密使……剛才是諸多得罪了。」

老元帥又板着臉孔：「顧一傑的事怎樣了？」

葉冷川道：「據本堂探到的消息，他現時就在小浪溪頭，席十先生的家裏。」

老元帥冷冷一笑，道：「席十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是我的手下敗將！」

葉冷川一怔，不禁看了老元帥兩眼。

老元帥也看着他：「葉總堂主大槪以爲在下只有十歲八歲？」

葉冷川乾咳一聲：「這……這……倒不是。」

老元帥突然伸出右手：「你看看，這是不是小孩子的手掌？」

手掌很粗糙，而且和老元帥臉龐的膚色頗有分別。

葉冷川吸了口氣，半晌才道：「尊駕莫非就是苗山侏儒王？」

老元帥嘿嘿一笑：「想不到區區賤名，葉總堂主也曾聽聞。」

葉冷川勉强一笑：「跟老密使一比，區區只能算是嘍囉小卒。」

老元帥淡淡道：「葉總堂主也不必太謙遜，敝上把這等重要的任務交給你負責，足見葉總堂主也絕非等閑之輩。」

這時候，老元帥的說話，更是一派老氣橫秋的樣子。

× × ×

老元帥絕不是小孩，而是一個侏儒。

當然，他的臉龐是曾經易容的，所以看起來，就像個只有十二歲的小童。

其實在二十年前，他已是叱咤風雲的武林煞星。

他來自苗疆，江湖中人，都知道這個侏儒王，擅用蠱毒，已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漢，死在他的手下。

葉冷川雖然是巨然堂總堂主，但論名氣，的確還不如這位侏儒王。

（二）

菜已備妥。

老元帥毫不客氣，舉箸便挾，大吃大喝。

葉冷川喝的很少，但吃的却很多。

老元帥瞧着他，忽然問他說：「你很餓？」

葉冷川道：「不餓。」

老元帥道：「既然不餓，何以狼吞虎嚥？」

葉冷川說道：「菜太多，不吃便會剩下。」

老元帥想了想，點點頭道：「你這人很不錯，但腸胃一定會有問題。」

葉冷川道：「區區的腸胃一向沒有毛病。」

老元帥道：「但現在已有毛病了，所以，你要去找個大夫。」

葉冷川道：「找那一個大夫？」

老元帥淡淡道：「當然是去找席十先生。」

葉冷川呆在那裏。

在這時候，侯四爺和羽飛香都是座上客。

老元帥瞧了他們一眼：「葉總堂主有病，你們當然要陪着他走一趟。」

侯四爺，羽飛香同時點頭。

只聽得老元帥又道：「你們現在都不妨吃飽一些，席十先生屋子裏的一個貴賓，可不容易對付。」

（三）

他們終於塡飽了肚子。

在武林中，這三人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但在老元帥的面前，他們却像是三具任由別人擺佈的木偶。

做木偶當然比做總堂主，二堂主和三堂主乏味。

但總比做個死人好一點。

他們都知道，倘若這位老密使不高興，要取他們的性命，實在並非難事。

這就是武林人莫大的悲哀。

儘管他們在金陵府內外威風凜凜，但在這時候，却像是三條可憐虫，別人囑咐他們怎樣，他們就得照辦，否則，後果堪虞！

× × ×

溪水淙淙，楓葉殷紅。

這是小浪溪。

在小浪溪頭，有一間用青磚砌成的屋子。

青磚，紅葉，襯托着門前兩扇大門，還有溪水在屋子右側緩緩流過，環境可說是雅緻，幽靜。

這是席十先生的屋子。

席十先生是崑崙派門下俗家弟子，在武林中畧有名氣。

無疑，他的風雷十八刀和霹靂掌法，都有頗高深的造詣，但他最大的成就，並不是武功，而是醫術。

然而，席十先生現在却是傷透腦筋。

在他的家裏，有一個很特別的病者，正等待他去治療。

這人是顧一傑。

他現在才二十六歲，是江南顧家堡的少堡主。

在十二歲的時候，他就有江南神童的稱譽。

那時候，他已能使出二十三種拳法和劍法。

當然，那時候他的武功根基還是很脆弱，在內力方面更是無法與其父親顧保庭相比。

但經過了十餘年的艱苦磨練，顧一傑已是青出於藍，武功遠勝於乃父顧保庭。

顧保庭只有一個兒子。

正如天下間所有的父母一樣，他也是望子成龍的。

顧一傑成就驕人，顧保庭自然很是高興。

却想不到，這兒子雖然文武雙全，但却在情場上吃上一場敗仗。

這一仗他敗得很慘。

他敗得很慘，是因爲他以爲自己一定可以贏！

但他錯了！

他沒有贏取到美人的芳心，却換來了一次慘痛的挫折。

他一直都是個「很順利的人」。

這一次的失敗，使他整個人完全崩潰了。

直到有一天，顧保庭忽然看見，自己的兒子竟然脫光了衣服，在大廳中翩翩起舞。

× × ×

顧一傑瘋了。

這種病委實難倒了席十先生。

顧保庭親自把兒子送到這裏，席十先生無法推辭。

家裏多了一個如此「貴賓」，他只好自嘆倒霉而已。

到底有多少個父親？

（一）

在一間光綫黯淡的房子裏，坐着了一個面色蒼白的白衣人。

他還是很年青，而且在江湖上很有名氣。

但「名氣」並不等於「幸福」，也並不代表着眞正的「成功」。

也許世間上最難尋求的，也就是「幸福」和「成功」這兩件事。

怎樣才算幸福？

一個人要到了怎樣的境界，才能算是成功。

每一個人都有慾望。

但每個人慾望的大小，却並不相同。

在街市上挑着幾文錢瓜菜販賣的人，他的慾望也許只想多賺幾文錢而已。

然而，最可怕的却是：慾望會隨着人類的貪婪而不斷升高。

所以，多賺幾文錢之後，接着就渴望多賺幾十文，幾百文？

這是永無止境的。

× × ×

這白衣人就是顧一傑。

他在少年的時候，就被武林中人譽爲「江南神童」。

他的確很有天才。

但他也和任何人一樣，有慾望。

他渴望能得到一個少女的心。

但他失敗了，徹底的失敗。

很不幸地，這個「江南神童」，就此瘋掉。

席十先生每天都去看他。

但對於這種「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病症，他却是束手無策。

最要命的，就是顧一傑所喜歡的女孩，已和另一個男人遠走天涯，再也無法尋到。

席十先生縱然是神醫，但他却不是神仙。

而且這種事，這種病，本來就是連神仙都沒有辦法可想的。

所以，顧一傑在房子裏呆坐着。

席十先生却在房外呆坐着，兩人臉上的表情都是差不多。

就在這時候，葉冷川來了。

席十先生感到很意外，但還是很客氣的招待着這位巨然堂總堂主。

經過一番寒暄，葉冷川皺着眉，對席十先生說：「在下是來求醫的。」

席十先生微笑着：「看葉總堂主的面色，並不像是有病。」

葉冷川道：「是腸胃病。」

席十先生「哦」的一聲：「是腸胃不舒服？」

葉冷川點點頭。

席十先生沉吟半晌，才道：「既然如此，請到內堂。」

葉冷川立刻跟着席十先生，轉入偏廳去了。

但席十先生只是走了幾步，葉冷川就已在他背後出手突襲。

一把飛刀，疾射席十先生背心。

席十先生的反應却是極快，身形一側，閃了開去。

他面色一變，厲喝道：「葉總堂主，你我無仇無怨，何以暗箭傷人？」

葉冷川冷冷一笑，並不說話，迎面又是一拳疾飛而來。

席十先生以掌迎拳。

這一掌貫力內聚，所施展的乃是多年苦心浸淫的「裂魂大悲掌」。

這套掌法是由少林大悲神掌蛻變出來的武功，在席十先生手中施展開來，確然相當凌厲可觀。

葉冷川雖然擊敗過不知幾許武林勁敵高手，但仍然未敢小覷這一掌。

拳掌相擊，發出一陣蓬然巨响。

席十先生後退三尺。

葉冷川亦然，兩人的功力，似是不相伯仲。

席十先生冷冷道：「葉總堂主果然武功不凡，只可惜人格却是未免太低賤了一些。」

葉冷川喝道：「廢話！」

席十先生緊握雙拳道：「你爲何要殺我？」

葉冷川道：「這是一個秘密。」

席十先氣得身子不斷的在顫抖：「好，席某就要看看，你能否殺得了我！」

他急步縱身進入偏廳，在一座兵器架上，抓起一桿鐵戟。

葉冷川目光閃動：「這桿就是擎天鐵戟？」

席十先生冷笑道：「十年前席某已在

洗劍泉洗過此戟，立誓今生再不使用。」

葉冷川道：「但你現在已毀了自己的誓言。」

席十先生道：「誓言不可毀，但像你這種奸險之徒，也同樣不可留在世上。」

葉冷川道：「你可知道本堂主爲甚麼一定要殺你？」

「我知道，」席十先生雙肩一軒，「你是爲了顧少堡主而來。」

葉冷川眼色一變：「然則，你又可知道，本堂主爲甚麼要帶走顧少堡主？」

席十先生冷然道：「人心隔肚皮，葉總堂主心裏打的是甚麼算盤，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葉冷川忽然抽了口涼氣，楞住。

他楞住並不是因爲席十先生的說話，而是因爲他看見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席十先生的一雙手，忽然變了顏色。

一道黑氣，從他的兩手，一直蔓延到脖子上。

初時，席十先生還是渾然不覺。

直到他終於發現這現象的時候，他的一張臉龐已幾乎變成了黑色。

「葉冷川……你！好！卑！鄙……」

他只是說了這幾個字，嘴角，鼻孔已在不斷的冒血。

血也是黑色的。

鐵戟跌下。

人也一倒不起。

葉冷川瞧着他，瞧得連心都寒了。

（二）

鐵戟上顯然曾經塗抹過一種厲害的劇毒。能用這種方法毒殺席十先生的人，世間上絕不會多。

侏儒王老元帥却是其中之一。

老元帥當然也已來了。

他看來還是像個只有十一二歲的孩童，但臉上的表情却不是天眞爛漫，而是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之感。

老元帥瞧着席十先生的屍體，冷冷說道：「你既已洗戟不用，就該遵守誓言，誓言既毀，你也着實該死有餘了。」

這位侏儒王，又被人稱爲「千毒侏儒王」，下毒的手法層出不窮，席十先生死在他的手裏，却連自己是給誰毒死都不知道。

雖然他最後已猜出葉冷川的目標是顧一傑，但却仍然不知道其目的何在。

× × ×

顧一傑很平靜地坐在那間黑暗的房子裏。

侏儒王很輕易的，就把這位顧少堡主帶走。

顧一傑沒有掙扎。

因爲侏儒王已用一種迷香，把他迷倒，然後還點了他十二處穴道。

於是，顧保庭的兒子就這樣失踪了。

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三）

火鍋熱氣騰騰，散發出陣陣惹人垂涎的香氣。

外面的風越來越寒冷了。

在這個時候，坐在火鍋旁喝酒吃肉，那是最好不過的享受。

姚麻子捧着一碗溫得恰到好處的山西汾酒，一口氣就把它完全喝掉。

「好酒量，俺再敬姚兄一大碗！」與姚麻子同桌的，還有一個青衣大漢。

有人說姚麻子的長相有點像烏龜。

說得好聽一點，那是金錢龜。

而這個青衣大漢，却比烏龜更糟，因爲他只能說是像個癩蛤蟆。

但在這個市鎮上，誰都不敢開罪姚麻子，更不敢開罪這個青衣大漢。

因爲這個青衣大漢，是流氓頭子，手下的嘍囉小卒，據說已不在百人之下。

他儼然是一個領袖人物。

但他很尊敬姚麻子。

因爲姚麻子是個富家子弟，手頭上很有點錢。

所以，這個流氓頭子一直都在巴結着姚麻子，老是在吹捧他，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大豪傑。

姚麻子很喜歡這一套。

「咱們是識英雄者重英雄，俺喝，你也一起喝！」

「好，咱們是不醉無歸！」

流氓頭子舉碗，與姚麻子手裏的大碗相碰。

「波！」

這一碰之下，居然連兩隻碗子都爆裂了。

× × ×

流氓頭子的臉色很不好看，就像是一隻憤怒的癩蝦蟆。

姚麻子却還是呆楞楞的。

他根本還沒有弄清楚，他們的大碗爲甚麼會忽然爆裂。

他大槪以爲，是自己兩人碰碗的時候用力過猛，所以連碗子都給砸破了。

事實却並非如此。

他們的大碗，是給人用兩塊細小石頭擲破的。

（四）

擲破這兩人碗子的，是個目光呆滯，臉上木無表情的老人。

流氓頭子沉着臉，走上前，喝道：「老不死，你不想活了？」

這老人回答道：「你們用碗裝酒，不好。」

流氓頭子冷笑：「不用碗裝酒，難道用你的頭顱？」

老人搖頭。

「我的頭顱也不好，用你自己的頭顱才最適合。」

流氓頭子大笑。

老人忽然亮出了一把刀。

一把血紅色的刀。

流氓頭子瞧着這一把刀，又是一陣大笑。

他伸手奪刀。

他的空手入白刃功夫，向來不錯。

最少，他自己覺得很不錯。

他出手很快，一下子就抓住了老人的右腕。

但老人的右手已沒有了刀，因爲刀已閃電般落在老人的左手裏。

老人以左手揮刀。

刀輕輕揮過，似是一點力道也沒有。

但流氓頭子的笑聲忽斷，甚至連頭顱也已折斷。

流氓頭子不再笑了。

× × ×

沒有任何人能在身首異處的時候還能發笑。

他不笑了，這神秘的老人却大笑了起來。

姚麻子剛才喝了不少酒，胆量本來比平時壯大不少。

但他現在可說是連胆汁都快要嘔吐出來。

他哆嗦着，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這老人直勾勾的瞧着他，笑道：「老夫是不是很好看？」

姚麻子從心底裏冷出來，含糊地說：「好看！好看！你眞好看！」

老人把血刀揮動着，裂嘴笑道：「這把刀是不是也很好看！」

姚麻子抽了口冷氣：「好看！好看！這把刀也很好看。」

老人點點頭，似是很滿意他的答覆。

他忽然又問：「究竟是老夫好看？還是這把刀好看一點呢？」

姚麻子怔住，答不上話。

老人忽然瞪大了眼睛，厲聲道：「是老夫好看還是刀好看？」

姚麻子嚇了一跳，忙道：「老夫和刀都同樣好看！」

他已被嚇得魂不附體，老人說「老夫」，他也說「老夫」，可說是一塌糊塗。

老人又笑了。

他又直勾勾的瞧着姚麻子：「你也很好看，比那些不穿褲子的婊子還好看。」

姚麻子勉强一笑。

老人又追問：「你說是不是？」

姚麻子只得迭聲說：「是！是！是！是！」

老人忽然指着流氓頭子的腦袋：「這傢伙是不是你父親？」

姚麻子搖頭：「不是。」

「甚麼？你敢說不是！」老人的嗓門又尖銳起來，兇巴巴的說：「你是不是瘋了？你竟敢說他不是你的父親？」

姚麻子臉如死灰，心想：「這老不死原來瘋得厲害。」

嘴裏連忙改口，說：「是的！是的！他是我的父親！」

老人的臉色緩和下來。

他檢起那顆血淋淋的人頭，笑道：「這傢伙是不是已經死了。」

姚麻子道：「是！是的！」

老人的臉孔陡地拉長：「是誰殺他的？是不是你？」

姚麻子大吃一驚。

流氓頭子分明是他殺的，現在却反過來問自己，這老不死在打甚麼主意？

他正想說「不是」，但最後却又硬生生的把這兩個字吞回肚子裏。

因爲他又想起，這老瘋子似乎最不高興別人說「不是」這兩個字。

老人又在追問：「是不是你殺了他的？快說！是不是？」

姚麻子只好說：「是！」

老人破口大罵：「你瘋了？竟然殺了自己的父親！」

姚麻子楞住。

這是甚麼道理？轉來轉去，兜個大圈子，居然給自己套上了一個「弑父」的罪名。

這倒有趣得要命。

他正想說話，老人忽然又長長的嘆了口氣：「既已殺了，算啦，以後別再殺其他父親便是。」

姚麻子苦笑。

自己究竟還有幾個「父親」？

這時候，這間飯舖裏的每個人都已被嚇得面無人色。

流氓頭子被殺死，事情絕不會就此完結。

果然，又有一羣流氓來了。

他們都已帶備殺人的武器，要爲流氓頭子報仇。

姚麻子心中又驚又喜。

這老人却完全沒有理會那些流氓，只是忽然狂歌，忽然大笑，旁若無人。

× × ×

這瘋瘋癲癲的老人，當然就是鑄大師了。

他的刀已鑄成，但人却瘋了。

浪子是個最可惡的人

（一）

流氓人數衆多，少說也有二十餘人，把鑄大師重重圍困。

他們平時無惡不作，就是恃着人多勢衆，等閒之輩，誰也不敢招惹他們。

一個糟老頭，居然把他們的頭子砍掉腦袋，實在是一件令人大感詫異的事。

當然，他們並不知道，這個老頭兒，就是鑄大師。

× × ×

爲流氓頭子報復的圍攻已展開。

一時之間，刀棒齊飛，好不熱鬧。

在他們想像中，這老頭兒很快就會變成一團肉醬。

但這次他們錯了。

鑄大師手裏的一把刀，簡直就像是在玩弄魔法，霎眼間已有十幾個流氓或死或傷，栽倒在他的刀下。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直到這時候，他們才看出，這老頭兒不但瘋得厲害，武功也極厲害。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的。

其中一個胆子細小的，已被嚇得褲襠濕了一大片。

又有一個，連跑帶跌的狂奔出外。

一個狂奔，餘下來的也早已鬥志全消，瞬息間，除了重傷走不動，或是已經到了陰曹地府者之外，走得一個不剩。

姚麻子當然也走，而且走得比任何人更快。

他走了很遠很遠，一直跑到一座廟宇前，才停了下來。

左顧右盼，那個老瘋子沒追上來，總算是吁了一口氣。

他實在太累了，非坐下來休息不可。

他剛坐在廟宇前的石階上，忽然看見一個白衣書生，搖動着一把摺扇，向自己走了過來。

這白衣書生似乎對自己很友善，笑咪咪的和氣極了。

但姚麻子正蹩着一肚子氣，看見這書

生目不轉睛瞧着自己，不由怒火中燒，霍聲站起，怒道：「老子有甚麼好瞧的？」

白衣書生微微一笑：「你的確沒有甚麼地方値得我瞧，但有個老瘋子却看上了你。」

姚麻子一怔。

白衣書生已在這時候，閃電般出手點了他五個穴道。

姚麻子動彈不得，不由又驚又怒：「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白衣書生却不睬他，只是緩緩的取出一顆藥丸，塞進姚麻子的口中。

姚麻子大驚，想吐，但白衣書生却把他的下顎輕輕一托，也不知用甚麼手法，這顆藥丸竟然「骨」的一聲直吞下去。

「這是甚麼藥丸？」

「當然不是補身藥，而是一種慢性毒藥。」

「你……你……是誰？」姚麻子大吃一驚。

「在下姓羽，是金陵府巨然堂刑堂堂主羽飛香。」

「羽……羽堂主？」姚麻子曾經聽過這個人的名字，也聽過他那種兇殘毒辣的手段，不由得又是嚇出一身冷汗。

「俺……俺……」他一連「俺」了兩次，却「俺」不下去。

就在他「俺俺」聲的時候，他的肚子裏忽然產生了一種熱力。

這種熱力，簡直比火鍋不遑多讓。

姚麻子大叫起來。

廟裏立刻有個廟祝探頭出來張望，但是很快連廟宇大門都關上，大槪是怕惹閒事。

羽飛香冷冷一笑：「這種毒藥每天發作三次，三天之後還沒有解藥，就會熱火攻心，活活把心臟燒熟爲止。」

姚麻子面無人色。

「堂主……饒俺一命，饒俺一命！」

羽飛香淡淡道：「饒你一命並不難，但你必須要與本堂主合作。」

「合作？合作甚麼？」

「抓瘋子。」

「抓瘋子？抓那個要命的老瘋子？」姚麻子又是嚇了一跳。

「不錯。」

「這個不能！萬萬不能！」

「眞的不能？」

「羽堂主，那個老瘋子很厲害……哎唷。」

「本堂主的毒丸也很厲害，而且已經鑽進閣下的腸胃裏。」

「這也不錯……唷……」姚麻子已滿面通紅，一張臉龐有如被火烤一樣灼熱。

羽飛香却悠閒地在搖動着摺扇，悠然地看着姚麻子。

姚麻子終於說：「羽堂主，快給俺…解藥，俺，俺答應便是……」

羽飛香微微一笑，又把一顆細小的藥丸，塞進姚麻子的口裏。

鑄大師從容擊退流氓後，就在飯舖裏大吃大喝。

他時而大笑，時而痴痴呆呆，好像心思重重的模樣。

店小二和掌櫃先生都怕了他，遠遠避開。

飯舖中流氓死傷枕藉，但鑄大師却是視若無睹。

就在他剛喝完一罎酒的時候，姚麻子又回來了。

× × ×

看見了姚麻子，鑄大師很高興。

「殺父兇手，來來，咱們喝一杯！」

只見姚麻子的手裏，原來還提着一罎酒。

鑄大師把酒搶過，揭開泥封，整罎仰首便喝。

他喝了幾口，忽然問姚麻子：「這酒是不是有毒？」

姚麻子嚇的連臉都黃了：「這酒沒有毒藥，沒有毒藥。」

鑄大師大笑。

「老夫當然知道沒有毒藥，否則又豈會把它喝下？難道你以爲老夫眞瘋了。」

姚麻子忙道：「你當然沒有瘋！沒有瘋！」

鑄大師舞手蹈足，怪笑不已。

他又再喝。

但他的頭漸漸重了，脚步却輕浮起來來。

終於，「噗」的一聲，鑄大師倒了下了。

鑄大師剛倒下去，廚房裏已有三個兇巴巴的流氓湧了出來。

其中一人豎起姆指對姚麻子大聲讚道：「還是姚大哥有辦法，眞英雄好漢。」

這人已從廚房裏拿出一柄砍骨刀，說完之後，就向鑄大師的頭顱上砍去。

這一刀，他是用盡了氣力。

姚麻子正要阻止，却已來不及。

眼看鑄大師立刻就要死在這等無名小卒之手中，這人却突然「啊呀」的叫了起來。

鏗！

菜刀跌在地上。

他臉如土色，定睛一看，右腕已不知何時，插着了一枚鋼針。

這枚鋼針藍汪汪的，顯然淬有奇毒。

流氓大吃一驚。

其餘兩人，已看見一個白衣書生，正緩緩的走了過來。

中針流氓，正欲上前喝問，但毒氣已迅速蔓延，登時頭昏腦脹，再也把持不住，跌在地上！

另外兩個流氓仍然在裝腔作勢。

一人大聲道：「暗箭傷人，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白衣書生冷冷道：「我手裏還有兩支毒針，兩位是否也想試一試？」

兩個流氓面面相覷，眼睛裏都已露出了驚駭的神色。

他們都已看出，今天實在是一個很邪門的日子，而這個白衣書生，看來也不是好招惹脚色。

他們再也不敢逞英雄，匆匆走了。

然而，他們到底還是註定要和躺在地上的流氓同一命運。

白衣書生沒有撒謊，他的手裏還有兩支毒針，而且不偏不倚，俱射在他們的後腦上。

姚麻子看的渾身發抖。

先來一個老瘋子，再來一個奪命煞星

，今天這鎭上的弟兄們，眞的是交上了霉運。

× × ×

羽飛香輕易地就把三個流氓解決。

姚麻子的命運又怎樣？

他只希望這位羽堂主能網開一面，對自己手下留情。

羽飛香撑起了暈迷不醒的鑄大師，瞧了姚麻子一眼。

姚麻子心頭卜卜亂跳。

羽飛香臉上木無表情，說：「你不必担心我會動手殺你。」

姚麻子如獲大赦，不斷的在鞠躬：「羽堂主大恩大德，俺永遠難忘。」

姚麻子終於鬆了口氣。

羽飛香又給了他一顆藥丸：「這是解藥，記着，一定要用酒拌着吞下。」

姚麻子小心翼翼的接過藥丸，然後匆匆以酒拌服。

羽飛香走了。

姚麻子彷彿在地府裏打了一個轉。

他很想洗個臉。

× × ×

水已倒在銅盆裏。

姚麻子在洗臉。

洗過臉後，舒服多了。

但姚麻子忽然看見了一張很可怖的臉孔。

臉孔在銅盆裏，那是從水影中映射出來的。

「這……這是誰的臉？」

一個店小二走了進來。

他也給嚇了一大跳。

姚麻子指着銅盆，嘶聲叫道：「這是誰的臉？」

店小二吶吶道：「這……這是你自己的臉……」

「我的臉？」姚麻子急得快要哭出來，「我的臉怎會變成這副樣子？」

店小二道：「看你的臉，似乎是，…是……中了毒？」

「中毒，俺又中了毒？」姚麻子狂奔出去，嘶聲慘呼：「羽堂主，羽堂主，你爲甚麼騙俺？俺……俺……俺……」

他又「俺」不出來了。

× × ×

姚麻子狂奔出外，他好像也和鑄大師一樣，變成了一個瘋子。

但他比瘋子更可怕。

鑄大師雖然瘋了，但他沒有中毒。

然而，姚麻子現在的臉龐，又變成了一團爛肉一樣，令人望而生畏。

街道上人人爭相走避，姚麻子簡直已不像是姚麻子，而是像一隻從深山裏跑出來的妖怪。

只有一個人，非但沒有走避，反而迎了上去。

× × ×

當這人迎上來的時候，姚麻子已昏倒過去。

他不知道這人是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掉進第十八層地獄裏。

（二）

當姚麻子的眼睛再度睜開的時候，他看見了一個白髮老人。

姚麻子吸了口氣：「你是不是地府閻王？」

白髮老人冷冷一笑：「你看老夫像是閻王嗎？」

姚麻子搖搖頭：「俺不知道，因爲俺從來都沒有見過閻王。」

白髮老人哼的一聲：「若不是老夫，你現在眞的要去見閻王了。」

姚麻子長長的吸了口氣：「原來俺還沒有死。」

說到這裏，忽然伸手往自己的臉孔抹去。

他本來是個麻子，他的一張臉龐並不平滑。

但現在他一摸下去，那不但是不平滑，簡直是變成了「崎嶇山路」。

「俺的臉，俺的臉怎樣了？」他大聲呼叫。

白髮老人沉聲道：「你的臉龐本來就並不怎樣英俊，雖然現在變得難看一點，但總算是保住了一條性命。」

姚麻子坐在床上，呆住。

他忽然咬牙切齒，恨恨的說：「羽飛香，你好卑鄙！」

白髮老人冷冷道：「你現在罵他又有甚麼用？」

姚麻子以拳擊腿：「只恨俺沒有本領，出不了這一口烏氣。」

白髮老人道：「若不是有人把你帶到這裏，恐怕你現在既沒有出氣，也沒有入氣，變成了斷氣。」

姚麻子一怔。

「俺不是你救回來的？」

「你的性命，不錯是由老夫救回，但把你帶到這裏的人，却是另有其人。」

「他是誰？」

「龍城璧。」

「龍城璧……龍城璧……」姚麻子倏地失聲說：「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錯，就是他。」

「他在哪裏，」姚麻子從床上站了起來，「俺要去謝謝他。」

「他已走了。」

「他去了甚麼地方？」

「老夫不知道。」

「你是誰？這裏又是甚麼地方？」

「老夫是個老怪物，但別人都叫老夫天下第一號神醫。」

姚麻子不禁又怔住了。

過了很久，他才喃喃道：「原來你是時九公，這裏就是醫谷？」

白髮老人微笑着，緩緩道：「你說對了，所以，只要你還沒有嘔氣，老夫就有辦法把你救活了過來。」

姚麻子眼睛流露出了感謝的神色。

時九公淡淡一笑，又道：「你儘管在這裏好好休息，一切事情，就交給雪刀浪子去辦好了。」

姚麻子訕訕一笑，道：「其實，俺也沒有甚麼事情可辦，只是那羽飛香，着實可惡得很。」

時九公道：「可惡的人，必須要由更可惡的人去對付。」

姚麻子眉頭一皺：「難道龍城璧是個很可惡的人？」

時九公點點頭，忽然大聲道：「這小子當然可惡，他簡直比老鼠毒蛇豺狼山貓

加起來還更可惡九十八萬七千六百五十四倍！」

姚胖子揉了揉眼睛，又搓了搓兩隻耳朵，臉上的表情就像個不折不扣的呆鴨。

紅顏多薄命

（一）

夜色蒼茫，一葉孤舟，已靠近了楓陵渡。

這一艘小舟，去勢很快，在楓陵渡口外，正有一匹青驄馬，一個藍衣人，似是有所等待。

小舟泊近岸口，舟上一個簑衣人飛躍登岸。

他登岸的姿勢很美妙，就像是一隻巨大的蝴蝶。

而這位仁兄也就是名震南北七十二道水寨的「黃河之蝶」沈別離。

× × ×

沈別離自十七歲出道江湖，至今已凡三十載。

這三十年以來，他一直備受黑白兩道所注視。

因爲他是個亦俠亦盜的危險人物。

別的不說，就以淮陽五大名捕來說，他們無時無刻都想捉拿沈別離歸案。

在十年前，他在一夜之間，連劫三艘商船，然後又在三日之內，把這些贓銀完全花在水災災民的身上。

有人視他如再生父母。

但也有人恨之切骨，欲啖其肉，喝其血。

也有人想找他們決鬥，藉此揚名。

但卻也有不少江湖豪傑，和沈別離成爲摯友。

× × ×

龍城璧就是最後的一種人。

在楓陵渡口上的藍衣人，也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二）

上次見沈別離的時候，是在三年前的一個深秋。

那時候，沈別離還是和以前一樣，神氣飛揚，彷彿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事足以令他感到憂愁。

但龍城璧卻知道，沈別離並不如別人外表看來般，完全無憂無慮。

他已四十多歲了，但還沒有成親。

他並不是沒有心目中所仰慕的紅顏知己，而是一直都無法與她結成夫婦。

沈別離是「黃河之蝶」。

而他所傾慕的紅顏知己，也是「一隻蝴蝶」。

她是「金蝶兒」，複姓上官，芳名婉婉。

上官婉婉不錯是很喜歡沈別離，但卻一直無法下得了決心，與他成親。

因爲她知道，自己一旦與沈別離成親，那麼將會使另一個很喜歡自己的人極度失望。

這人是她的表哥杜翔。

杜翔曾親口對她說：「妳若嫁給沈別離，我一定自盡。」

× × ×

杜翔是個很痴情的男人。

他對上官婉婉的痴情，甚至比沈別離更早。

在沒有認識沈別離之前，連上官婉婉都以爲，自己未來的丈夫，將非杜翔莫屬了。

然而，上天的安排，卻在他們之間，插入了一個沈別離。

沈別離也和杜翔一樣，對上官婉婉是死心塌地的。

但這並非上官婉婉之福。

熊掌與魚，兩者不可兼得。

她甚至連只想取其一也是極感困難。

直到現在，他們已虛渡了不少歲月。

但僵局仍然是僵局，她仍然是下不了主意，硬不起心腸。

——「妳若是嫁給沈別離，我一定自盡。」

杜翔並不是個信口開河的人，在這件事情上，他的態度尤其認眞。

上官婉婉相信，自己若眞的嫁給沈別離，杜翔就一定會自戕畢命。

那該有多可怕？

那該有多愚蠢？

但杜翔絕不會說了就算。

最少，上官婉婉相信，他這句話是很認眞的。

× × ×

所以，誰說沈別離無所憂愁，無所掛慮？

（三）

江湖上，瞭解沈別離的人，並不會很多。

知道這件事的人，更少。

但龍城璧卻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

——他曾救過沈別離，那一次，沈別離在長安城外，中了淮陽五大名捕的暗算，幾乎死在官道上。

——淮陽五大名捕雖然身負盛名，但那一次暗算沈別離的手段，卻和下三濫的盜賊同樣卑鄙。

——龍城璧救了沈別離，當夜兩人就在長安城內，痛飲到天明。

沈別離雖然沒有人叫他浪子，龍城璧雖然不是個俠盜，但沈別離這個俠盜其實也和浪子沒有甚麼分別，而龍城璧這位浪子又何嘗不是俠盜哉？

在基本上，他們都可算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 × ×

一別三年之久，龍城璧發覺沈別離蒼老了。

雖然他的臉上還是掛着微笑，但卻已無法掩飾心裏的某種憂慮。

龍城璧知道他一定有事。

否則，他絕不會花千兩銀子，去光顧「尋人黨」。

「尋人黨」是一個很秘密的組織，你若想去找某一個人，「尋人黨」往往可以令你如願以償。

當然，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被尋找得到的，「尋人黨」只是盡力去爲僱主找尋某人，但卻無法絕對保證一定可以找到。

但無論怎樣，在「尋人」這種事情上，「尋人黨」的確很有一手功夫。

最少，他們已把龍城璧找到了。

（四）

一葉孤舟，輕泛河上。

遠山雲霧蒼茫，東方月色朦朧掩影不定。

龍城璧已很久沒在這種小舟上喝酒。

沈別離以左手划舟，右手卻捧着一瓶竹葉青不停的在喝。

龍城璧只喝了少許，便忍不住問：「發生了甚麼事？」

沈別離忽然笑了笑，但是却笑得有點酸。

龍城璧一怔，接道：「我明白了。」

沈別離道：「你明白了甚麼？」

龍城璧道：「上官姑娘是不是已嫁了給杜翔？」

沈別離又是一笑，笑得更酸，却又有着一種啼笑皆非的滋味。

他又在喝酒。

酒已喝光，酒瓶被丟進水裏。

他仰望着東方迷濛的月色，嘆了口氣，道：「杜翔沒有這種福氣。」

龍城璧面色凝重：「莫不是上官姑娘出了甚麼意外？」

沈別離再嘆口氣：「出了意外的並不是上官婉婉，而是杜翔。」

「杜翔出了意外？」

「不錯，他死了。」

「是怎樣死的？」

「給人活活捏死。」

「兇手是誰？」

沈別離沉默着。

龍城璧沉聲道：「我知道絕不是你幹的，你並不是那種人。」

沈別離目中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他的確是在衷心感激龍城璧，他感激對方對自己的人格如此的信任。

「不錯，杜翔並不是我殺的，」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雖然杜翔一直都是我和婉婉的絆脚石，但我一直都沒有對付他，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

龍城璧道：「在這一方面來說，你很有器量。」

沈別離搖頭，用力的搖頭：「不！你錯了，我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偉大。」

他目中已露出了痛苦之色：「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恨死了杜翔，但那只是痛恨而已，自始至終，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傷害他一根毫髮。」

龍城璧點點頭，道：「你是爲了上官姑娘，你不想她傷心。」

「不錯，雖然我痛恨杜翔，但婉婉却很尊敬他，我若傷害了杜翔，也無異是傷害了婉婉。」

龍城璧的眼睛露出了敬佩的神色。

他覺得，沈別離實在是個很偉大的情人。

這道理就和「愛屋及烏」一樣。

但杜翔却還是死了。

「兇手是誰？」龍城璧又再問。

這一次，沈別離沉默得更久。

龍城璧沒有逼問下去。

過了很久很久，沈別離才沉聲說出了三個字：「是婉婉。」

龍城璧吸了口氣。

「她爲甚麼要殺杜翔？」

「因爲杜翔不相信一件事，所以就死在她的手裏。」沈別離的聲音漸漸變得很混濁。

龍城璧的臉色微微一緊：「是一件甚麼事？」

沈別離緩緩地在小舟上站了起來，沉聲嘆道：「婉婉瘋了。」

要活捉瘋蝶兒

（一）

「婉婉瘋了！」

× × ×

金蝶兒上官婉婉眞的瘋了。

她殺了杜翔，然後像隻無主孤魂般，到處亂闖。

她是眞的瘋了，白天躲在深山野嶺，捕殺狠鹿活活吃之，晚上却到處闖蕩，到處殺人。

這是一件轟動江湖的事。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上官婉婉爲甚麼會瘋掉的。

× × ×

在一間巨宅之內，燈火通明，有如白晝。

這裏是洛陽。

洛陽洛府。

（二）

洛陽洛府的主人，是洛金獅。

洛金獅以一百六十四式獅王神掌，三十六路獅王刀法名震洛陽，已垂三十餘年了。

他的武功自成一派，門下弟子總共十人。

他很少在外面露臉。

但他門下的十名弟子，現在每一個都已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

其中最負有盛名的，就是大弟子鐵雙陽。

洛金獅的掌法與刀法，他早已盡得眞傳，而且火候已有師父七成左右。

對於一個只有三十來歲的人來說，這已是很不錯的成就。

最少，洛金獅就曾私下對朋友說過，當他四十歲的時候，他的武功還及不上現在的鐵雙陽。

× × ×

夜已深。

洛金獅坐在寬敞的大廳裏，鐵雙陽垂手靜立於側。

洛金獅正在細閱着一份資料。

這資料上寫的一切，赫然完全和上官婉婉有關。

× × ×

姓名：上官婉婉。

籍貫：廣東花平縣。

年齡：三十八。

父：上官梧，已歿。

母：賀一嬌，已歿。

師承：終南蓋世祖師。

武功：獨鶴劍、飄萍掌、素心指。

× × ×

除了上述七項之外，最後還有一行潦草不堪的字跡，寫道：「此女已瘋，殺杜翔，誅祁連四惡，劍刺華山大善禪師，又於襄陽殺一老婦，江湖中人，莫不聞名喪胆。」

（三）

洛金獅很仔細的看着這份資料，看得很詳細。

他看了一次又一次，直到第三次之後，才把這份資料放下。

鐵雙陽忽然說：「上官婉婉的武功，是否和傳聞中一般厲害？」

洛金獅的眸子裏，陡地射出一些冷厲的光芒。「盛名之下無虛士，她能在舉手間連殺祁連四惡，十八招劍法之內取大善禪師的性命，又豈是泛泛之輩？」

鐵雙陽道：「但教主的意思，是要咱們把她活捉。」

洛金獅冷冷道：「那麼你就照教主的意思去辦。」

鐵雙陽道：「教主爲什麼要抓上官婉婉？」

洛金獅臉色沉下：「這對你來說，是無關重要的，而且你也不該有此一問。」

鐵雙陽立刻垂下了頭，不敢再說話。

只聽得洛金獅又緩緩的說：「這種事你一定要辦妥，別讓金陵府的巨然堂把咱們的威風壓了下去。」

鐵雙陽的腰挺得更筆直：「弟子知道了。」

洛金獅目露滿意之色：「金蝶兒的本領，你絕不能小覷，尤其是她在瘋掉之後，出手更是絕不留情，所以這一次任務，你必須帶着陸無邊，孟大鵬，韓秀、蕭一泉四人一起去。」

陸無邊是洛金獅的二弟子。

孟大鵬是洛金獅的五弟子。

韓秀、蕭一泉卻是洛府中的護院武師，武功之高，連鐵雙陽都看不透。

他只知道，這兩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他們是高手，而且殺人的經驗，遠比自己豐富。

平時，韓秀和蕭一泉只是躭在洛府裏，根本就沒有甚麼事情可幹。

但洛金獅却對這兩人頗爲器重，和他們說話的時候也是客氣得很。

但鐵雙陽對這兩人，却是沒有多大的好感。

倘若由他選擇，他必定不會選取韓、蕭二人一起前往對付上官婉婉。

但這是師父的命令，這點倒是無可奈何。

（四）

「金蝶兒」的外號，在江湖上已變成「瘋蝶兒」。

她神出鬼沒，當沒有人想到她會出現的時候，她往往突如其來，有時候瘋癲一番，才揚長而去，但有時候却會無緣無故的出手，殺了人之後才走。

這當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死在她手下的人越來越多。

聽見了「瘋蝶兒」這三個字，人人都不禁爲之心胆俱裂。

殺人的瘋子，有誰不怕？

要找這個瘋蝶兒，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鐵雙陽花了五天的時間，終於查到了上官婉婉的下落。

× × ×

距離洛陽西北二百八十里，有一座闊大的馬場。

這座馬場的主人，是個臉孔瘦長，身材也同樣瘦長的老人。

他已快六十歲，但還是行走如飛。

非獨如此，對於馴馬的功夫，他還是保持着壯年時一般的身手。

提起了「霍家馬場」的霍老先生，在這方圓百里之內，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霍老先生不但馴馬功夫極佳，對馬兒的照料也是無微不至。

他的長相有點怪氣，但爲人却是心地善良，無論是誰有求於他，只要是能力所及，這位霍老先生是絕對不會推辭的。

就在十天前，他親自收拾好一間房子，讓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居住。

這個女人對他說：「我無錢，無親無故，而且人人都說我瘋了。」

霍老先生沒有眉兒皺，只是不斷的說道：「別怕，別愁，別担心，我可以給你錢。」

這女人沒出聲。

霍老先生給了她五塊金葉子。

五塊金葉子，對一個普通人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這女人却不斷的搖頭。

「我不要金子，只想要一間房子。」

「這個……咳咳……這恐怕是不太方便……」

「你若不肯，算了，反正別人都說我是個瘋子，哈哈……哈哈……」這女人痴笑起來。

這一來，霍老先生反而動了惻忍之心：「唉，也罷，在馬場南方，有一間小木屋，妳就住在這屋子裏好了。」

於是，這個女人就老實不客氣的，在這木屋裏躭了下來。

× × ×

這個女人，就是上官婉婉。

鐵雙陽已找到了這個女瘋子的下落。

（五）

正午，陽光溫暖而燦爛。

天氣很好，霍老先生騎着一匹紅鬃駿馬，在馬場上疾馳一番。

馬兒勁力不錯，他很滿意。

但當他下馬的時候，他却看見了一件令他極不滿意的事。

他看見了五個人，很不禮貌的闖進馬場。

負責看守馬場的老僕霍義，年紀和霍老先生不相上下，給其中一個黑衣人推跌在地上，正在捧着腦袋雪雪呼痛。

霍老先生氣極了。

他大步上前，怒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這黑衣人冷冷的瞧着霍老先生：「你就是霍老闆？」

霍老先生臉色鐵青：「不錯。」

黑衣人冷笑一聲：「那個女瘋子在甚麼地方？」

霍老先生眼色一變，問道：「甚麼女瘋子？」

黑衣人沉聲道：「別在我的面前裝蒜了。」

霍老先生勃然道：「老朽不知道甚麼裝葱裝蒜，這裏是霍家馬場，霍家馬場是

老朽的地方，你們出去，馬上都給老朽滾出去！」

黑衣人嘿嘿一笑！

「霍老闆的架子不小，脾氣更是大得驚人！」

「話已說盡，快走！」

黑衣人果然立刻就走。

但他並不是離開馬場，而是向那間木屋走去。

霍老先生臉色驟變，匆匆迎上前，攔住黑衣人：「這裏是老朽的地方，你豈能東闖西闖？」

黑衣人冷笑，突然一個耳光就向霍先生的臉上刮去。

霍老先生側身一閃，黑衣人這一記耳光摑了個空。

黑衣人又是一聲冷笑：「想不到霍老闆也是個會家子！」

他一面說，一面又已連發數掌，有如狂風掃落葉的姿勢，直向霍老先生猛襲過來。

霍老先生身形驀地急轉，連接五掌。

黑衣人冷哼一聲，腰間大刀出鞘。

刀氣森冷逼人，直襲向霍老先生的身上。

「獅王刀！」霍老先生臉色一變，「原來是洛金獅門下！」

「霍老闆果然有點見識！」

「想不到洛金獅調敎出來的弟子，竟然是如此令人失望！」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瞬間已戰了四十招過外。

× × ×

這黑衣人正是洛金獅門下的首徒鐵雙陽。

另外四人，也就是洛金獅的二弟子陸無邊，五弟子孟大鵬，還有護院武師韓秀和蕭一泉。

鐵雙陽以雷霆萬鈞之勢，竟然未能在三數十招之內擊敗霍老先生，也不禁感到大是意外。

這時候，陸無邊、孟大鵬已衝了上來，加入戰圈。

霍老先生赤手空拳，以一敵三，形勢上立刻有支絀之感。

韓秀、蕭一泉却不理會馬場中的激戰，分別一左一右，向那木屋疾迅地掠去。

鐵雙陽雖在激戰之中，但對這兩人仍然甚是注意。

直到這時候，他才總算看見這兩人的輕功，竟是比自己高出一倍有餘！

× × ×

木屋的木門已有點破爛。

但木門却關得很緊密，從外面望去，根本無法看見裏面的情況。

韓秀已準備了一張銀絲網。

蕭一泉已扣着滿手迷魂金針。

這兩人顯然都是經驗老到的老江湖，要活捉一個女瘋子，看來並不是難事。

木門雖然已緊緊關閉，但韓秀只是輕輕一掌，就已把門推開。

木屋裏果然坐着一個女人。

一個白衣女人，她臉上却蒙着一層黑紗。

韓秀的銀絲網已撒出，蕭一泉滿手迷魂金針也已射了過去。

無極先天太乙神君

（一）

網已迎頭撒下，迷魂金針最少已有八九枚射在這個女人的身上。

但這個女人居然還是正襟危坐，既沒有閃避，也沒有反抗，甚至沒有掙扎。

韓秀一怔。

蕭一泉臉色驟變。

「這個女人是假的！」

「是木像！」

× × ×

這兩人都是老江湖。

但老江湖偶然也會有失手的時候。

這一次，他們就像是兩個倒霉的獵人，非但沒有捕捉到獵物，反而掉進了一個泥沼裏。

當他們驀然驚覺木屋裏坐着的是個假人的時候，一把寒光四射的劍已向蕭一泉刺了過去。

蕭一泉急退。

但是這把劍的來勢實在太快，雖然他已退得很急速，但這一劍還是刺在他右肩上。

韓秀怒喝：「是誰在鬼鬼祟祟，暗箭傷人？」

一個青衣人，緩緩的從木門後出現。

蕭一泉眼色一變道：「沈別離！」

青衣人冷冷道：「想不到蕭兄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小弟。」

蕭一泉吸了口氣：「無論怎樣，你總算是我的朋友。」

韓秀冷冷一笑：「這種朋友，不要也罷。」

沈別離沒有說話。

却聽得一人在韓秀背後冷冷笑道：「兩個大男人，居然去暗算一個弱質女流，這又算是甚麼英雄好漢的行徑？」

韓秀霍然轉身。他看見一個藍衣人。

這人的腰間，斜懸着一把刀，刀柄是古銅色的。

「你是誰？憑你也配在韓某面前胡說八道？」

「且莫管我是誰，這件事徹頭徹尾，都是兩位不對，沈兄之出手，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韓秀雙眉一軒：「你是來故意找樑子的？」

沈別離冷然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來就是我輩中人份內之事。」

韓秀大笑。

「好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韓某今天倒要秤一秤，這位朋友究竟有多少斤兩！」

沈別離嘿嘿一笑：「我看你還是別秤的好，小心連腰桿子都折斷了，那才吃不了兜着走。」

韓秀冷哼。

他當然不信這個邪。

他已把獨門兵器黑白魔槍拿在手中。

× × ×

黑白魔槍由鑄成迄今，已三十五年。

鑄槍者，正是一代名匠鑄大師。

黑槍長四尺六寸，以五種不同性質的鐵鑄成。

白槍長三尺二寸，却並非用金屬鑄造，而是用泰山千年古木，以油浸八載，風乾三載，再經過特別的藥物製煉，然後才精心削製而成。

黑槍沉重，白槍輕盈，前者主剛，後者主柔，剛柔並濟，落在名家手中，那種威力絕非等閒可比。

鑄大師並非以製成黑白魔槍馳名江湖，但這却是韓秀賴以成名的武器。

這時候，他已決定施展渾身解數，務求要把這個藍衣靑年收拾下來。

（二）

這藍衣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和沈別離找尋上官婉婉，在「尋人黨」的協助下，總算比洛陽府的人早一步來到了霍家馬場。

上官婉婉眞的瘋了。

她甚至連沈別離都已不認得，幾乎還要出手把他殺掉。

幸好龍城璧也在。

他出其不意，以極快速的點穴手法，制住了上官婉婉。

他們才把上官婉婉帶到一間小客棧裏，就已接到了一個消息。

洛陽洛府的人，正在到處找尋上官婉婉。

龍城璧不知在甚麼地方，弄來了一個木頭人，兩人就在霍家馬場的木屋子裏，等候着洛陽洛府的人光臨。

他們果然來了。

× × ×

黑白魔槍已經開始發揮凌厲無比的威力。

韓秀出手之迅速，招式之狠辣，實在連龍城璧都感到有點意外。

韓秀出手絕不留情，左十五槍，右十九槍，一上來就以排山倒海的姿態，緊壓着龍城璧。

但龍城璧身形極快，在沒有拔刀的情況下，居然在槍影如雨中絲毫無損。

韓秀微微一凜。

這一來，他不禁對這位藍衣刀客爲之刮目相看。

但他仍然對自己的雙槍充滿着極大的信心。

因爲他這左右雙槍，總共有三百六十八式，再使下去，招式就越更厲害。

很少人能接得下他一百式以上。

他能以一剛一柔的槍法同時施展，力道一陰一陽，招式忽明忽暗，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只見他手中雙槍有如狂風驟雨，連環地向龍城璧的胸、腹要害刺去。

每一槍都是那麼快。

每一槍都是那麼狠絕。

但龍城璧却像是一條靈活的鯉魚，雖在洶湧波濤之中，仍然沒有被淹沒吞噬。

韓秀的額上已在冒汗。

但他仍不心息，咬牙繼續發槍。

突見寒光一閃，風雪之刀宛如閃電般，斬向韓秀的右腕。

韓秀大吃一驚。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刀法，也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可怕的刀。

他縮手。

但風雪之刀更快。

颯！

韓秀斷了一手。

但這人生性驃悍，雖然已受重創，但左手却乘勢挺進，疾刺龍城璧咽喉。

這一槍無論在角度、速度和力量各方面，都已堪稱一絕。

但龍城璧的刀更絕。

颯！

又是寒光一閃，又是淸脆玲瓏，而又威力無儔的一刀發出。

韓秀那一槍，還只差一寸便可能戳破龍城璧的咽喉。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他全身的氣力也突然在這時候完全盡洩。

龍城璧的刀不在他的眼前。

刀已入鞘。

龍城璧的臉色如舊，一切也如舊。

只有韓秀的臉色變了，變得一片的蒼白。

但他的咽喉却是一片血紅。

× × ×

畢竟還是龍城璧的刀快。

所以，韓秀只有死。

（三）

韓秀已硬挺挺的躺在地上。

屋外有點風。

風本不冷，但蕭一泉却似已有着極度的寒意。

這股寒意，一直冷入他的心裏，甚至冷入了骨髓中。

「龍城璧！你一定就是龍城璧！」

沈別離瞧着他，冷冷的道：「你現在知道，還不算太晚。」

蕭一泉吸了口氣：「你們要怎樣？」

沈別離冷笑道：「鐵雙陽已死了。」

蕭一泉心頭一震。

轉眼向馬場望去，鐵雙陽果然已倒臥在血泊上。

霍老先生也受了傷，但傷勢却並不算嚴重。

陸無邊、孟大鵬兩人，却像是兩具石像般，呆立在地上，動也不動。

顯然，他們都已被人制住了穴道。

在霍老先生身旁，已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灰衣人。

灰衣人的手中有劍。

軟劍。

蕭一泉忽然脫口道：「是碧血劍。」

「不錯，那是碧血劍，」沈別離淡淡的說：「這位仁兄，也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連殺手之王司馬血都來了。

這又是「尋人黨」的功勞。

還有偸腦袋大俠衞空空，也在這市鎭之內。

但他不在馬場，而是在一間小客棧裏，保護着上官婉婉。

洛陽洛府這一次雖然已出動五名精英高手，但在這等情況之下，仍然難免一敗塗地。

蕭一泉不敢嘴硬了。

沈別離的劍，已抵在他的胸前。

雖然他可以反抗，但他知道，在沈別離和龍城璧的夾擊下，縱然拚盡，到頭來還是只有一條死路而已。

他已看清楚了這種對自己極度不利的形勢。

所以，他寧願不動。

他是如肉在俎，別人就算要剁要殺，也只好認命。

這時候，司馬血走了過來。

「閣下就是蕭一泉？」他沉聲問。

「正是蕭某。」

「聽說你投在洛金獅門下，並不是出於自己的旨意。」

蕭一泉默然。

司馬血冰冷的聲音緊接着說：「蕭先生，你若不老實回答在下的問題，就算沈兄不動手，在下也絕不會讓你活着離開霍家馬場。」

蕭一泉瞧着他：「你若殺了我，那可是免費殺人！」

龍城璧立刻拈出了一兩銀子，微笑道：「我可以給他一兩，作爲僱請他殺你的費用。」

司馬血搖搖頭：「不必，有時候，免費殺人也是一種無以上之的樂趣，尤其是像你這種爲虎作倀的僞君子。」

蕭一泉的眼睛裏又露出了一股恐懼之色。

司馬血冷冷的盯着他：「你若還想活着離開這裏，就得說老實話。」

蕭一泉終於屈服下來：「好，我說老實話。」

司馬血道：「你的主子是誰？」

蕭一泉猶疑了半晌，道：「極一教教主。」

司馬血目光閃動：「教主可是『無極先天太乙神君』桑機宇？」

「不錯。」

「這老魔已歸隱江湖三十餘年，想不到在這風燭殘年的時候，還要在武林中興風作浪。」司馬血打量了蕭一泉幾眼，又問：「極一教的總壇在甚麼地方？」

蕭一泉搖頭。「不知道。」

司馬血臉色一寒，說道：「你怎會不知道？」

蕭一泉道：「本教總壇，只有密使級以上的重要人物才知道。」

司馬血道：「你在教中司任何職？」

「外殺手。」

「莫非還有內殺手？」

「正是。」

「內殺手的地位是否比密使更高？」

「不錯。」

「內殺手有幾人？」

「不知道。」

「巨然堂，洛陽洛府，都在極一教控制下？」

「是的。」

「顧一傑、鑄大師都已瘋掉，此事你可曾聽聞？」

「略有所聞。」

「巨然堂已把這兩人擄走，你又可知道？」

「知道。」

司馬血面色凝重：「連同上官婉婉在內，極一教已先後向三個發了瘋的武林高手打主意，其中有甚麼陰謀？」

蕭一泉搖搖頭：「蕭某在教中，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外殺手，這其中的關鍵，實在無法知道，故也無可奉告。」

司馬血冷冷道：「你知道的事似乎太少，在下是等於在白問！」

蕭一泉臉色一變：「蕭某已說盡老實話，你若還要殺我，也是無可奈何。」

龍城璧忽然對司馬血說：「他已說了不少，咱們不妨給他一條活路。」

司馬血猶豫了半晌，終於對蕭一泉說道：「你現在可以走，但却絕對不能回洛陽。」

蕭一泉道：「你們要去找洛金獅？」

司馬血道：「不錯，你若有勇氣，不妨把這件事向教主報告，但在下可以保證，只要你敢再重投極一教，你絕不會活到明年春天。」

蕭一泉抽了口冷氣，吶吶道：「這個蕭某知道。」

司馬血果然放了他。

從這一天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了這一號人物，誰也不知道這個極一教的外殺手躲藏到甚麼地方。

× × ×

極一教教主爲甚麼要擄走這三個瘋子呢？

暫時來說，這是一個謎。

沒有人能解釋，也沒有人能想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們只好離開霍家馬場，回到那間小客棧。

但當他們回到客棧門外的時候，每個人的臉色都同時變了。

因爲在這客棧裏，已變成遍地死屍的人間地獄！

天地人瘋子大法

（一）

還未入門，地上已倒臥着兩個青衣漢子。他們都是這間客棧的小二。

這兩個小二，一人胸插短刀，另一人裂頭慘死。

再跨前五尺，血腥味更是濃郁，一個五十來歲的掌櫃先生，滿面鮮血淋漓，斜臥在一張木椅上。

他臉上充滿驚駭的神色。

這表情已僵硬，人也已氣絕。

但血仍未乾。

龍城璧目光一落，心頭一冷。

上官婉婉本在東院天字第九號房裏。

衞空空則在門外看守着。

龍城璧沿着木梯，疾衝上去。

梯間又有三男一女，伏屍其上。

登上二樓，死屍更多，他們都不是武林人，而只是一般商旅百姓。

兇徒手段之狠辣殘酷着實令人髮指。

這些人非但不識武功，而且手無寸鐵，但兇徒却毫不留情，一律加以殺害。

龍城璧的血液在翻騰，一顆心却冷了下去。

「空空！」他大聲呼叫。

沒有回應。但他却在天字第九號房的門外，發現了一把長劍。

這把劍並不是寶劍，只是一把精鋼長劍。龍城璧幾乎一看便可以肯定，那是衞空空的劍。

他的心更冷。

第九號房子的門已打開，裏面空蕩蕩的，哪裏還有上官婉婉的影子？

（二）

衞空空不見了。

上官婉婉也不見了。

客棧裏，只留下了一把長劍。

「洛金獅！」沈別離恨得牙癢癢的，却是無從發洩。

他忽然大聲道：「我們去洛陽！」

龍城璧却搖頭：「這是於事無補的，他們擄走了上官姑娘，絕不會回洛陽。」

沈別離的臉色一變。

「不錯，他們必將婉婉送到極一教總壇！」

「但極一教何以要擄走上官姑娘？」龍城璧雙眉緊皺，「還有鑄大師、顧一傑，他們都已發瘋，但却同樣成爲極一教要俘擄的對象。」

司馬血沉吟着，說：「其中一定有陰謀！」

龍城璧嘆道：「但現在我們却無法想出其中的緣故。」

司馬血也嘆了口氣：「難道這些瘋子，會對極一教有所帮助？」

龍城璧想不通。

每個人都想不通。

就在他們想得連腦袋都快要爆裂開來的時候，客棧外忽然來了一個肥肥胖胖的道士。

× × ×

這胖道士很年輕，看來最多只有二十歲。

他跑進這客棧的時候，一直都用姆指揑着自己的鼻子。

沈別離在樓上欄杆旁喝道：「是甚麼人？」

胖道士仰首瞧了他一眼，立刻眉開眼笑：「貧道一看就知道你是誰。」

沈別離冷冷道：「你知道我是誰？」

胖道士說：「你一定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沈別離啼笑皆非：「你找龍城璧有甚麼事？」

胖道士說：「你是不是很想見一見偷腦袋大俠？」

沈別離忙道：「他在哪裏？」

胖道士說：「師父囑咐過，除了龍城璧之外，對任何人都不能說。」

沈別離道：「我不是龍城璧。」

胖道士一怔，繼而立刻板起了臉孔：「本道爺看來看去，你到底還是不像龍城璧。」

沈別離向龍城璧一指說：「我不是龍城璧，但他却是如假包換的雪刀浪子。」

胖道士目光一轉，笑道：「不錯，你看來最像雪刀浪子。」

龍城璧道：「衞大俠在哪裏？」

胖道士說：「他給師父帶走了。」

龍城璧道：「你的師父是誰？」

胖道士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色：「貧道的師父苦雨眞人。」

聽見「苦雨眞人」四字，龍城璧，司馬血和沈別離都不禁爲之動容。

他們不再猶豫了，立刻跟着這個胖道士。

胖道士初時還不肯：「師父說，只能帶龍城璧回去，但是你們現在……却有三人！」

龍城璧道：「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眞人絕對不會怪責的。」

胖道士想了想，終於頷首，展開輕功往南而去。

這年輕的胖道士雖然身材肥胖，但輕功却還眞不賴。

（三）

南行五里，他們來到了一座高山的北麓。

這裏有一個貧窮的小村落。

小村落外，有一座小小的道觀。

飛雲觀。

× × ×

觀中只有一個老道士。

這個老道士看來仙風道骨，連皮帶骨恐怕還沒五六十斤。

但他的一雙眼睛却又圓又大，而且向外凸出，模樣看來就像是某種金魚。

老道士目不轉睛的瞧着龍城璧。

龍城璧沒有逃避他的目光，也看着這個瘦骨嶙峋的老道士。

「你一定就是龍隱的兒子。」

「晚輩正是龍城璧。」

「很好！很好！」老道士輕拈頷下的一綹山羊鬍子，微笑道：「令尊不喜歡在江湖上走動，這種只顧自己淸靜，不理民間疾苦，不理會豺狼當道的作風，老牛鼻子一向都在大力抨擊，幸好他還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兒子，總算是爲武林正道幹了不少事。」

龍城璧道：「眞人言重了。」

老道士道：「你已知道老牛鼻子是誰嗎？」

胖道士說：「是弟子說的。」

老道士說：「不錯，老牛鼻子就是江湖中人一直談了三十多年的苦雨眞人。」

龍城璧說道：「晚輩等想見一見衞空空。」

苦雨眞人嘆了口氣。

「他受了傷，傷勢還不輕。」

「有救嗎？」

「目前很難說。」

「他在哪裏？」

苦雨眞人囑咐胖道士：「你在外面看着。」

胖道士一笑，道：「師父放心，弟子在這裏，保管連蚊子都飛不進地窖裏。」

苦雨眞人厲瞪了他一眼，似是怪責他多言。

胖道士立刻閉上了嘴巴，不再說話。

在道觀內堂，有一面屏風。

苦雨眞人拉開屏風，後面是一面牆，牆上掛着一幅八仙圖。

苦雨眞人在圖中韓湘子的鼻子上輕輕一按，這幅牆竟然從中裂開。

牆後是一間小石室。

石室裏又有另一幅畫，那是長五尺，高二尺的山水畫。

苦雨眞人上前，掀開山水畫，在畫後推開一塊牆磚。

石地上立刻傳來一陣勒勒之聲，裂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洞。

洞內有石梯。

沿着石梯而下，他們終於看見了衞空空。

× × ×

衞空空的臉色很蒼白，嘴唇却已出現了一種病態的嫣紅。

他躺在一張竹榻上，正在昏沉沉的睡着。

龍城璧抽了口冷氣。

「他中了甚麼掌力？」

「獅王掌。」苦雨眞人緩緩的道：「是洛金獅的獅王掌。」

龍城璧沉聲道：「這老魔頭眞狡猾，表面上只是派鐵雙陽等人出手，其實却親自出動大幹一番。」

苦雨眞人嘆口氣，道：「以我這個老牛鼻子的本領，要對付洛金獅並不困難，但除了洛金獅之外，他們還另有强援。」

龍城璧道：「是些甚麼人？」

苦雨眞人說道：「那是極一教的內殺手。」

「極一教的內殺手？」沈別離悚然動容：「眞人似乎對這一個邪教組織的事，知道不少。」

苦雨眞人苦笑一聲，嘆道：「桑機宇是老牛鼻子的同門師兄，他的事，我就算不完全知道，也最少知道十之七八。」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太乙神君似乎對發了瘋的武林高手很有興趣，其中理由可否見告？」

苦雨眞人面色凝重，長嘆一聲：「他是爲了要對付大師兄。」

「大師兄？」

「不錯，咱們都是昔年玄門天聖宮五雷天師弟子，老牛鼻子是苦雨，二師兄是太乙，還有一個大師兄，就是蒼道人。」

「蒼道人豈非已於三十年前，在天聖宮的一場大火中化爲灰燼？」沈別離訝然道。

「不！」苦雨眞人搖搖頭：「三十年前的一場巨災，天聖宮中人慘遭刦火，但蒼道人却沒有死。」

龍城璧說道：「那場神秘大火，至今仍然令江湖中人爲之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苦雨眞人嘆了口氣：「這還不是桑機宇一手幹出來的好事！」

龍城璧道：「其中內情，晚輩等本是不該追問，但目下情況，却令人有憂心忡忡之感，桑機宇創立極一教，擄刦三個瘋子，倘若……」

不等他說完，苦雨眞人已緩緩說道：「三十年前，桑機宇爲了要得到天聖宮的三本武功秘笈，不惜毒殺先師，繼而火燒天聖宮，欲把大師兄置諸死地。」

龍城璧道：「後來怎樣？」

苦雨眞人道：「桑機宇雖把三本武功秘笈搶走，但却錯過了一隻銅瓶子。」

「這個瓶子有甚麼秘密？」

「這瓶子的外表，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但若在熊爐下燃燒，則可看見，瓶子上總共有一千二百八十個細小的篆字。」

苦雨眞人臉上發出了光：「其實，這一千二百八十個文字上所記載的，才是先師最高深武學所在。」

龍城璧道：「桑機宇錯過了這個銅瓶子，豈非很後悔？」

苦雨眞人道：「當他知道這銅瓶子秘密的時候，已爲時太晚！」

龍城璧道：「這銅瓶子落在誰人之手？是不是蒼道人？」

「不錯，是大師兄拿走了。」

苦雨眞人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幸好這瓶子上的武功落在大師兄手上，否則後果實在堪虞。」

龍城璧說道：「這三十年來，桑機宇與蒼道人的武功，必然俱已有了極大的進展。」

苦雨眞人道：「這個自然不在話下，說起來，咱們三師兄弟中，現在最窩囊的，就是我這個老牛鼻子了。」

他哈哈一笑，隨即又面色轉沉，緩緩道：「以目前的情況，大師兄大槪可以拑制桑機宇那個逆賊，但那僅是以一對一而言。」

龍城璧道：「太乙神君在這些年來，暗中創立極一教，連亘然堂與洛陽金獅都已成爲他的羽翼，看來，他這一股勢力着實不容漠視。」

苦雨眞人道：「這個自然，但到底他還是有個顧忌，就是大師兄蒼道人！」

司馬血目光一閃，道：「但這又和擄刦鑄大師等人的事有甚麼關係？」

苦雨眞人默然片刻，嘆道：「在五年前，桑機宇曾到南海。」

沈別離突然猛擊大腿，道：「他是不是去找萬妖魔王公孫百異？」

苦雨眞人瞧了他一眼，點頭道：「不錯，他的確是去找公孫百異。」

「這就是了！」沈別離胸膛起伏，道：「他一定是去學某種邪術，去對付蒼道人。」

苦雨眞人道：「他學的是『天地人殭屍大法』。」

沈別離道：「這種邪術，據說近五百年來，只有公孫百異一人練成。」

苦雨眞人道：「但公孫百異武功和勢力都不及桑機宇，雖然他曾練成這種邪術，但威力却平平無奇，充其量只能對付一般二流高手而已。」

沈別離道：「但要對付蒼道人，公孫百異顯然是無法勝任。」

苦雨眞人道：「可是，以桑機宇的武功，再加上極一教潛在龐大的力量，他一旦練成『天地人殭屍大法』，那種威力就絕對不能輕視。」

他嘆息一聲，繼而接道：「其實『天地人殭屍大法』的名稱應該改一改。」

司馬血道：「該怎樣改法？」

苦雨眞人道：「該改爲『天地人瘋子大法』才對。」

司馬血、龍城璧互望一眼，直到現在，他們才明白，極一教爲甚麼對瘋子有着如此濃厚的興趣。

苦雨眞人嘆息一聲：「鑄大師是刀法名家，顧一傑是武林後起之秀，再加上金蝶兒上官婉婉，這三人的武功，俱是可以獨當一面而有餘。」

龍城璧道：「但他們却瘋了。」

苦雨眞人道：「桑機宇的『天地人殭屍大法』，就是要利用三個已迷失了本性的瘋子，去對付大師兄。」

司馬血說道：「爲甚麼一定要用瘋子呢？」

苦雨眞人道：「當一個人瘋狂之後，往往能把體內最大的潛力發揮殆盡，而且控制一個瘋子，也比控制一個神智正常的人更容易。」

司馬血道：「控制瘋子會比控制常人更加容易?」

苦雨眞人道：「若以藥物或迷心大法之類的手段，去控制一個正常的人，縱然這人受到控制，但本身的功力和反應都必然打了個折扣。」

司馬血道：「若是瘋子呢?」

苦雨眞人道：「『天地人殭屍大法』厲害之處，就在這裏，在這種邪術控制下的瘋子，非但武功和反應不會退化，反而會更激勵起瘋子潛在體內的力量。」

龍城璧吸了口氣，忽然問：「以眞人的看法，以目前鑄大師、顧一傑再加上上官婉婉的功力，這三人聯手，是否一定可以擊敗蒼道人?」

苦雨眞人搖頭。

「不能，絕不能!」他的語氣很肯定：「這三人無疑都是一流高手，但以今時今日大師兄的修爲來說，這三人縱使聯手，仍然絕非大師兄的敵手。」

此言一出，龍城璧、司馬血和沈別離都不禁爲之呆住。

風雪、五雷重生也非其敵

（一）

苦雨眞人的說話，彷彿有點矛盾了。

——既然桑機宇是要用這三個已經瘋了的武林高手去對付大師兄，又怎會不把這三人的武功計算清楚?

——倘若這三人聯手，也不是蒼道人之敵，那又何必多此一舉?

× × ×

苦雨眞人無法解釋。

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看法沒有錯。

說到這裏，大家彷彿已走進了一個死胡同裏。

一個本來已被可以作爲合理解釋的理由，說到最後，却又變成完全不合理。

沈別離托着下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苦雨眞人皺着眉，似是在不斷的思索着。

他忽然說：「你們不妨去找一個人，這人一定知道其中的緣故。」

龍城璧目光一閃，脫口說道：「金百兩!」

「不錯，就是金百兩!」苦雨眞人點點頭：「這個老小子近來一直都在注意着極一教的行動。」

龍城璧道：「他和杭州唐門的唐大少爺，近來經常在一起。」

苦雨眞人道：「要知道事情的眞相，不妨去找找這個老小子，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穫。」

龍城璧的目光忽然轉移到衞空空的臉上。

「他傷勢不輕。」

苦雨眞人道：「最好的辦法，是把他送往醫谷。」

龍城璧道：「從這裏去醫谷，最少要明天下午才能到達。」

苦雨眞人說：「他已服下天聖宮的鎭心靈芝散，三天之內，保證不會死掉。」

龍城璧鬆了口氣：「這總算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能够在最後的關頭，被眞人救了回來。」

苦雨眞人却是神色黯然：「只可惜，上官婉婉還是給那些兔崽子擄走了。」

沈別離輕輕嘆了口氣，道：「無論怎樣，晚輩已很感激眞人，將來的事，將來再算好了。」

龍城璧道：「事不宜遲，我們先把衞空空送往醫谷。」

苦雨眞人忽然用一種很奇特的眼光，凝視着龍城璧。

幸好龍城璧並不是個小姑娘，否則必會被這陣目光看得爲之臉紅。

過了很久，苦雨眞人才緩緩的笑道：「龍隱有個這樣的兒子，確實値得高興。」

（二）

北風漸緊，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了。

在醫谷中，時九公仰望着天色，喃喃自語的道：「怎麼今天口癢癢的，老是想吃點……咳咳……」

說到這裏，他不說了。

因爲姚麻子已走了過來

× × ×

姚麻子已痊癒。

時九公很滿意。

對於自己的醫術，他很滿意，對於姚麻子這個人，他也很滿意。

這人雖然經常和一羣流氓混在一起，但本性却還不算壞。

而且在這段日子裏，時九公還覺得這人有點可愛。

他很喜歡跟着時九公。

在醫谷，時九公的地位是超然的。

即使是醫谷谷主許竅之，在他的面前，也得恭恭敬敬的。

所以，無論是誰跟隨着他，只要他不趕那人，就絕對沒有人敢對跟隨着他的人稍爲無禮。

× × ×

初時，時九公對姚麻子並無多大的好感。

但漸漸地，他覺得這個「渾小子」還不太討厭。

不久，時九公又覺得，這個滿臉麻子的傢伙，一點也不討厭了。

到了現在，時九公對他發生了好感，覺得這小子，心腸本來不壞，人也有趣得很。

所以，姚麻子一直跟隨着他，他是默許的。

這時候，姚麻子走了過來，壓低着嗓子，微笑道：「九公!」

時九公瞪着他。「甚麼事?」

姚麻子說道：「你是不是有點口癢癢的?」

時九公道：「那又怎樣?你知道老夫爲甚麼口癢癢嗎?」

姚麻子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每逢天氣轉冷的時候，我也會爲之口癢癢。」

時九公道：「你有甚麼辦法，可以讓自己的口不再癢?」

姚麻子微微一笑，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溫暖一瓶好酒，另外再來一大保香

肉。」

時九公的眼睛瞇成一綫：「何謂之香肉?」

姚麻子道：「狗肉是也。」

時九公道：「你懂不懂如何泡製?」

姚麻子道：「我只懂得吃。」

「這有個屁用!」

「但我却知道，這裏附近，有個老太婆，她是箇中能手。」

「是不是崔二婆子?」

「嗯，你也知道?」

「呸!老夫在這裏住了一輩子，若連崔二婆子都不知道，豈非笑話。」

「咱們現在就去，怎樣?」

時九公點點頭：「好極，咱們現在馬上就去吃個痛快。」

但他接着又寒着臉：「他媽的這次去不成了。」

姚麻子楞住。

這個老神醫怎麼反覆得這麼厲害，一會兒說馬上去!一會兒又說去不成了。

他正想說話，時九公却已一手掩住他的嘴巴，大聲道：「閉上你的鳥嘴。」

姚麻子就算想說話也不行了，因爲時九公接着順手一指，索性點了他的啞穴。

（三）

時九公忽然生氣了。

但他並不是在生姚麻子的氣，而是在自己生自己的氣。

他正想大快朶頤一番，誰知道却在這時候，看見龍城璧走了過來。

醫谷谷主許竅之也在一旁，小心翼翼的看着龍城璧。

其實他看的也不是龍城璧，而是龍城璧扛在肩上的一個青袍人。

這青袍人時九公當然很熟悉。

酒囊衞空空的性命，最少已由時九公檢回了好幾次。

換言之，世間上若是沒有醫谷，沒有時九公這位神醫，那麼這位偷腦袋大俠，早就已經成了一堆枯骨。

常言道：「醫者父母心。」

時九公可說是衞空空的再生父母。

但現在，他又身受重傷，被龍城璧扛回來了。

所以，吃肉喝酒的事，不提也罷!

× × ×

在一草廬中，時九公不禁大動無名肝火。

「他奶奶個熊，這算是甚麼世界，居然連瘋子都成爲奇貨可居了。」

龍城璧苦笑：「當今武林，本來就是天下大亂的時候，也可以說是無奇不有的世界。」

「他媽的，光是這個衞空空，已花掉老夫不少心血，這個甚麼偷腦袋大俠，不如把外號改一改，索性叫受傷大俠好了!」時九公悻悻的說。

姚麻子忽然開口。

「九公，你切莫也瘋了，否則武林中又多了一件『奇貨』。」

時九公一楞。

「你怎麼開口說話的。」

「我可沒有啞掉。」

「老夫豈非已點了你的啞穴?」

「但有人把它解開了。」

「是誰這麼斗胆?」時九公瞪大了眼睛。

忽然見司馬血走了過來，他的眼睛也瞪得很大，甚至比時九公的眼睛還要大一點。

他冷冷的說：「是我。」

時九公哼一聲，一跺脚，走了開去。

他的心情很不好。

他現在心情不好，倒不是爲了狗肉和酒的事，而是連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脾氣爲甚麼忽然又發作了。

龍城璧微微一笑，對時九公抱拳道：「晚輩還有點事，告辭了。」

時九公橫了他一眼。

「你儘管放心，衞空空在這裏，絕對死不了的。」

「這個晚輩倒是很放心。」

時九公又哼了一聲，忽然大聲對姚麻子說：「快去給老夫生一盤火來。」

姚麻子一怔。

「要火何用?」

時九公向躺在床上衞空空一指：「他中的是獅王神掌，非要用火焙乾身子不可，否則縱有靈丹妙藥也無法徹底痊癒。」

姚麻子唯唯諾諾，依言照辦。

× × ×

姚麻子本來一直跟隨着流氓，但從這時候開始，他的生活已完全改變。

爲時九公生一盤火，那是他第一次爲時九公辦事。

但以後，這種機會漸漸多了。

到後來，他居然因此成爲時九公的弟子，並且更成爲一代名醫。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

但這也是後話，後話免提。

（四）

把衞空空送到醫谷，龍城璧總算是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但接着，他却要面對更多困難的事，更多兇頑驃悍的敵人。

幸好他是一個浪子。

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雪刀浪子。

× × ×

在這十幾天裏，「尋人黨」可說是生意滔滔。

沈別離又去光顧「尋人黨」!

他這次要找的人，不難找。

所以「尋人黨」只是收取了紋銀五十兩而已。

不到兩天，他們已找到了金百兩。

× × ×

金百兩還是那副老樣子。

這種人類型，在街上隨處可見，但像金百兩這種以售賣消息爲生的職業探子，却很少人能及得上他幹得那麼出色。

他一看見龍城璧，就笑咪咪的說：「我知道你一定會找我。」

龍城璧沒有問：「爲甚麼」。

因爲他知道，只要自己問一句「爲甚麼?」金百兩就會立刻回答，然後就向他索取黃金百兩。

光顧金百兩，他的規矩就是，無論尊駕問些甚麼問題，只要是問一句，他答一聲，便價値黃金百兩。

例如你問他：「近來可好?」

他會回答：「好。」

或者是：「不好！」

但無論他的回答是「好」還是「不好」，這已算是回答。

那麼，閣下就得付上黃金百兩。

當然，你可以不付。

但只要有一次不付帳的紀錄，以後你就休想再向他問出一個字出來。

龍城璧並不是吝嗇黃金百兩，而是不想給別人見笑而已。

龍城璧終於向金百両垂詢有關極一教俘擄瘋子的事。

他問：「桑機宇是否訓練三個瘋子，練成『天地人殭屍大法』。」

金百両點頭，說：「是！」

龍城璧立刻付上百両黃金銀票一張。

接着，他又問：「這三個瘋子，是否鑄大師，顧一傑及上官婉婉。」

金百両又點頭，說：「是。」

又是一百両金子。

龍城璧再問：「這三人聯手，是否蒼道人之敵？」

金百両這次沉吟了半晌，才說：「以目前來說，他們打不過蒼道人，但在不久的將來，却是很有把握，」

龍城璧速付上第三張銀票，問：「理由何在？」

金百両道：「『天地人殭屍大法』，並不是只用三個瘋子就可以完成，除了瘋子之外，還要有九個內功深厚的絕頂高手相助，才能大功告成。」

龍城璧再付銀票：「這九個絕頂高手，又有甚麼作用？」

金百両道：「他們每人最少要有相當於三個瘋子任何一個人的功力，然後再把本身所有的內力，都貫注在這三個瘋子的身上，甚至把瘋子的任、督二脈打通，那麼這三個瘋子的功力，無疑立刻平添數倍以上，再經聯手，遑論蒼道人，即使五雷天師，風雪老祖之輩重生，也不是這三個瘋子之敵。」

龍城璧、司馬血，沈別離聞言，每個人的臉色都爲之驟變。

× × ×

金百両走了。

但這三人還呆在那裏，每一顆心都是那麼沉重。

過了很久，龍城璧忽然說：「我們現在馬上走。」

「去哪裏？」

「洛陽。」

沈別離終於離別了

（一）

洛陽，位於豫西黃河支流洛水之旁，爲隋煬帝所建。

隋書食貨志記載，謂：「每月役丁二百萬人。」

又說：「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

唐時，洛陽是爲東部。

宋時，則爲西京。

這是名城，大地方。

在這裏，曾發生不少可歌可泣，悲壯感人的事蹟。

每到洛陽，龍城璧總是想起孟戰。

孟戰是一條好漢。

他曾失敗過，但最後捲土重來，終於找到了眞正的幸福。

× × ×

孟戰是長安人。

但龍城璧却曾與他三入洛陽城，結果三次都不醉無歸。

現在，龍城璧又重臨洛陽城，但這一次却不是和孟戰在一起。

但這兩人也是好漢。

沈別離是俠盜，司馬血却是一個與衆不同的殺手。

他們連人帶馬，一起衝進洛陽洛府之內。

（二）

洛府總管，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

他彷彿永遠都是那麼孤獨，除了洛金獅之外，他幾乎不與任何人交談。

他在洛府裏的人緣並不好。

但每個人都知道，只要他出手，就很少人能硬闖進洛府之內。

六年前初春的河西三煞，四年前臘月的六指魔丐鄔南園，以至去年仲夏之夜偷襲洛府的勾魂十二鬼，這些和洛金獅結下樑子的人全都死在這位總管的一雙鋼戟下。

這位總管叫任無情。

他排行第四，所以也有人叫他雙戟無情任四。

和以前一樣，把闖府者攔截的人，仍然是任無情。

「不管你們是誰，既要硬闖，就得先殺了任某。」他的聲音冰冷，充滿着一種可怕的殺氣。

但另一個人的聲音更冰冷，殺氣也更濃，更重。

「任總管，我們既已來了，憑你是萬萬擋不住的。」這人站在一株禿樹下，衣裳就像任無情的眼睛一樣，是灰色的。

「司馬血？」

「正是司馬血。」

「很好，任某早就想試一試，毒蛇劍法的威力。」任無情的聲音，充滿了挑衅的氣味。

他的雙戟早已在手。

呼！

呼！

任無情竟然一出手，就把這兩支鋼戟脫手飛出，疾射司馬血的胸膛。

這一着，倒是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但那僅是令司馬血感到意外而已，却未能一下子就擊敗司馬血。

司馬血輕輕一劍，卸開第一支戟。

而第二支戟，他却以左手一抄，從容接下。

但接着，嗤的一聲，任無情已亮出一把尺半尖刀，斬向司馬血的咽喉。

刀光大盛，任無情人刀同時暴射，這才是他最致命的一着。

司馬血飛退。

任無情大喝，緊迫不捨。

司馬血一退三丈，身形一閃再閃，閃到天階一座石山旁。

「唰」一聲，尖刀再斬司馬血。

但司馬血的人已在石山後。

然而，刀勢並未停下，居然直穿過並不太厚的假石山。

一陣蓬然巨响，整座石山崩斷了幾乎一半。

刀是好刀。

任無情的內家眞力，也是令人爲之嘆爲觀止。

刀鋒帶着雷霆萬鈞的氣勢，迅速斬向司馬血的脖子。

這是凌厲的攻勢，非但一上來就先聲奪人，而且緊接而來的攻擊，更是兇猛駭人。

但他要擊殺的對象，却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他的攻勢雖然一氣呵成，但司馬血却完全沒有半點紊亂。

任無情的攻勢越狠，他越是鎮定，臉上的神態也越是冷厲逼人。

司馬血終於反擊。

他把那支鋼戟，回擲任無情。

任無情一個翻滾，閃開這一擊，倏地乘勢扣着一把暗器如飛蝗般射向司馬血。

那是八種不同的暗器，總共是六十四支。

每一支都呈現慘綠之色，任何一支擊中，都可以在瞬息間奪取對方的性命。

但司馬血的劍，却像是在玩弄魔法般，居然把這六十四支淬上奇毒的暗器，完全擊落。

任無情臉色一變，脫口道：「殺手之王，果然名不虛傳——」

說到這裏，他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碧血劍已在他的眉心間，悄悄的滑入三寸。

× × ×

任無情的尖刀雖然鋒利，但却殺不了司馬血。

司馬血的劍雖然殺了任無情，但他們却找不到洛金獅。

偌大一座洛府，原來居然只有任無情一個人在這裏看守着。

× × ×

司馬血嘆息着，對龍城璧說：「我本不該殺他的。」

龍城璧道：「就算你不殺他，也很難在他的口中問出甚麼來。」

司馬血道：「何以見得？」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洛府中人，包括洛金獅在內，都已完全撤出，但這位任總管却仍然死守着，而且不惜與你一戰，由此看來，這位任總管倒是一個不怕死，也很倔强的人。」

司馬血一陣茫然。

時九公看見龍城璧 背着一個青袍人走進來。

沈別離插口道：「洛金獅爲甚麼要撤退。」

龍城璧道：「他們撤退，絕不是因爲我們。」

沈別離道：「莫非……莫非是爲了蒼道人。」

龍城璧道：「這個很有可能，但目前却無法證實，蒼道人是不是會來洛陽。」

司馬血道：「但無論怎樣，我們一定要查出，極一教總壇所在。」

沈別離忽然凝視着他，半晌才道：「是不是有人聘請你去殺桑機宇？」

司馬血搖搖頭：「沒有這種事。」

沈別離道：「倘若有人聘請你去殺桑機宇，你是否願意接受？」

司馬血又搖頭。

他說：「在下不怕桑機宇，也不怕任何人，但在下却知道，以我目前的武功和手段，也許可以很成功地刺殺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但要殺桑機宇，却連一分把握都沒有。」

沈別離嘆了口氣：「連你都沒有把握可以除去桑機宇，這老魔頭實在可怕。」

龍城璧淡淡一笑：「這也沒有甚麼可怕的，別忘了還有蒼道人，他可是桑機宇的尅星。」

沈別離精神一振。

「不錯，還有個蒼道人！」

「但那『天地人殭屍大法』的陰謀，絕不能讓桑機宇得逞。」

「桑機宇還欠缺九名高手。」

「極一教中可能已有充份的人選。」

「那倒不然，而且即使極一教有這種

高手，桑機宇也未必會犧牲他們的一身功力。」

龍城壁雙眉緊皺，嘆道：「看來，武林中又有不少高手，會被捲入這場兇險的漩渦裏。」

突聽一人大聲叫道：「老子也是個老手，這豈非連老子都渾身不舒服了？」

一聽這人的聲音，龍城壁已知道這人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三）

唐竹權的習慣還是沒有改變。

他仍然是抱着一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罈，一搖三擺的走了進來。

他認得沈別離。

沈別離也沒有忘記他。

早在七八年前，他倆就已在杭州拚過酒。

那一次，沈別離慘敗，整整躺在床上睡了兩天。

自從那一次之後，他知道自己就算再苦練三十年，在喝酒這種事情上，休想勝得了唐竹權。

× × ×

唐竹權環掃了三人一眼，笑道：「金百兩倒有點能耐，他一算之下，就知道你們一定會到這裏。」

龍城壁微微一笑：「聽說你近來經常和金百兩在一起。」

「這有甚麼不好？」唐竹權哈哈一笑，「最少，你們問他一句，就得付上黃金百兩，但老子嘛，就算從天亮一直問到黃昏日落，他還是要老老實實的回答，而且不費分文。」

龍城壁道：「這倒划算。」

唐竹權喝了一口酒，忽然訕訕一笑，嘆道：「划算個屁！」

龍城壁一怔。

「唐兄何出此言？」

唐竹權哼的一聲：「這老小子賭術精明，老子和他相識迄今，已輸了不下黃金三千兩。」

龍城壁、司馬血不由一陣失笑。

只有沈別離，忽然變得沉默起來，怔怔的瞧着門外一株大樹。

這一株大樹，其實沒有甚麼好看。

但沈別離却彷彿看得有點痴了。

他忽然對龍城壁說：「我有點事，明天正午，咱們在萬如樓重聚。」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人已像飛鳥般向門外疾掠出去。

唐竹權一怔。

「這廝是不是吃錯了藥？」

龍城壁搖搖頭，微笑道：「他並不是吃錯藥，而是看見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四）

龍城壁沒有說錯。

因為他剛才沒有看錯。

在那株大樹後，曾有一位杏袍麗人出現過。

雖然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女人，但却知道她是誰，也知道她和沈別離之間的故事。

沈別離已向他說過不止一次。

——她是個女飛賊，名字是阿妍。

——沈別離這一輩子，只愛過一個女人，但却不是阿妍，而是上官婉婉。

但阿妍還是死心不息。

她沒有嫁。

現在，她已不再如昔日般年輕，但仍然美艷不可方物。

直到現在，她還是在等待着沈別離，希望有一天能與他在一起。

× × ×

這裏是洛陽城外的一片原野。

夜霧淡淡有如失意情場的少女的哀愁，總是揮之不去，吹也不散。

他倆就在這夜霧中，默然相對着。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沈別離才說出了四個字：「婉婉瘋了。」

「我知道。」阿妍淡淡的說。

「她不但瘋了，而且還落入了奸徒之手。」

「我也已知道。」

沈別離眉心一聚：「妳怎會知道這許多？」

阿妍一聲輕嘆：「我已想透了一件以前想不透的事。」

沈別離雙眉一蹙：「我不懂。」

阿妍一笑，笑得有點酸：「你根本就沒有喜歡過我。」

沈別離毫不諱言：「不錯，這一點的確不假。」

阿妍神色黯然：「一直以來，都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

沈別離嘆道：「我並不如妳想像中那麼完美，而且過的日子，一直都是那麼提心吊胆，不是怕仇家找上來，就是要逃避六扇門中人的追捕。」

阿妍嘆了一口氣：「這一切，我也早已知道。」

沈別離道：「妳現在有甚麼話要跟我說？」

阿妍沉默片刻，才緩緩的說道：「你以前曾問過我一件事，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說。」

沈別離一笑：「妳說的，是不是自己的師承來歷？」

阿妍點點頭。

「不錯，但那時候，我不能說，那是有莫大苦衷的。」

沈別離聳聳肩：「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算妳不說出來，在我來說，也是沒有甚麼關係。」

阿妍道：「但我現在又不能不說。」

沈別離道：「妳的師父是誰？」

阿妍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冰冷：「我的師父，也就是你們現在想盡辦法去對付的人。」

沈別離的身子猛然一震：「是無極先天太乙神君桑機宇？」

阿妍點點頭道：「不錯，就是太乙神君。」

沈別離呆住，喃喃道：「眞想不到，眞想不到。」

阿妍道：「而且，我還是極一敎的內殺手！」

沈別離吸了口氣：「妳把我引到這裏來，是不是要殺我？」

阿妍的臉色有點鐵青，眼睛裏充滿着一種無法描敍的冷厲神采。

「不錯，我現在已是奉了師父之命，要把你除去的。」說到這裏，在他們的四

週，已悄悄的出現了十個黑衣劍士。

阿妍退了開去。

這十個黑衣劍士却同時發出一聲叱喝，各自揮舞着長劍，設開陣勢，向沈別離展開攻擊。

× × ×

劍陣甫發動攻擊，沈別離的劍也已出鞘。

他要以一擋十！

但這十個黑衣劍士，他還沒有怎樣放在眼內。

他的目光，仍然不斷的注視着阿妍。

阿妍的瞳孔已收成一綫，對沈別離來說，她這種神態是可怕的，也是陌生的。

原野上充滿了殺伐之意。

十個人，十把快劍，毫不保留的全力出擊！

他們的年紀，都在二十四五至三十五六之間，人正壯年，而且每一把劍傳出來的功力，都絕非弱者。

劍如亂箭，又似是十條毒蛇，每一條都是那麼惡毒，那麼刁鑽。

沈別離不禁叫了一聲：「好！」

但他也已施展了看家本領。

他自八歲學劍，江湖上能接得下他十劍以上的高手，似乎已越來越少。

這時候，他雖然落入這座威力強大的劍陣中，但他的身形還是那麼矯捷，劍法還是那麼燦爛輝煌。

他已看準了這座劍陣的弱點。

× × ×

這座劍陣最弱的一環，其實却是在十個黑衣劍士中劍法最好的一人身上。

他是個發號施令者。

其餘九劍士，都以他作為馬首是瞻。

也可以說，他是牽動着整個劍陣，就像是一座機關的總樞紐。

這人的劍法，雖然高明，但却已一心分作二用。

而且，即使他全力作戰，也不是沈別離的敵手。

沈別離看準了對方一個破綻，突然以疾迅無比的一劍，襲向這人的咽喉。

這黑衣劍士要閃避，却已來不及。

嗤！

這劍陣已露出了一個缺口！

沈別離毫不猶疑，立刻就從這缺口裏衝出去。

他已衝出這缺口。

這座劍陣再也困不住他。

但他甫出劍陣，另一道輝煌的劍光已向他迎面飛了過來。

那就像是一顆突如其來的流星。

沈別離武功雖高，劍法雖強，反應雖快，但這一劍的準確和速度的快捷，仍然不是他所能應付得來。

他悶哼。

一把三尺長的青鋒劍，已貫穿過他的胸膛。

這是沒入心臟的一劍。

任何人中了這一劍，都必死，他也自然難以例外。

× × ×

劍鋒在沈別離的心臟裏。

劍柄却握在阿妍的手裏。

她的手居然還是那麼穩定，連一點顫抖都沒有。

「我知道你永遠都不會忘記婉婉，所以，我只好親自出手，殺了你！」

她的聲音彷彿很平靜。

但沈別離却已聽出，這聲音裏其實已充滿着無限的矛盾。

沈別離一聲慘笑：「你現在毀了的並不只是我，還有妳自己！」

阿妍的臉色還是沒有變。

她的手還是那麼穩定。

但忽然間，她的眼眶裏已沁出了兩行淚。

× × ×

淚悄悄的流，也悄悄的乾。

乾的不但是淚，還有她的兩片朱唇，和一顆心。

她親手殺了他。

只有她才知道，這件事有多麼可怕，又是多麼的無奈。

她暗暗發誓，一定不能讓沈別離白白的死掉。

× × ×

翌日正午。

沈別離被送到洛陽萬如樓門外。

一副棺木值三百萬兩

（一）

萬如樓是一間不大不小的酒家。

這時候，店堂裏已是高朋滿座。

一具屍體突然在門外出現，自然難免引起一陣騷動。

突聽一人大喝：「滾開！統統都給老子滾開去。」

絕大部份的人紛紛退開。

還有兩三個市井無賴，兀自探頭探腦的，看着這具屍體。

「他媽的，死人有甚麼好看？」一個大胖子衝了過來，不由分說的，每人各賞耳光兩記。

這兩記耳光好重。

無賴又驚又怒，其中一個想還手，但一瞧這個身材胖大得驚人的巨漢，不由得連腿都軟了。

「唐……唐大少爺……」

「還不快滾！」

無賴嚇得連跑帶跌，瞬即消失在人叢之中。

× × ×

唐竹權呆呆的瞧着沈別離。

司馬血走了過來，兩人的臉色都是那麼沉重。

只有龍城壁，還在萬如樓中，自斟自飲，連看都不看一眼。

唐竹權一直在等他出來。

但他偏偏不出來。

唐竹權鱉不住了，折回酒樓內，大聲道：「你的老朋友死了！難道你竟然無動於衷？」

龍城壁在吃着一顆花生，緩緩道：「你要我怎樣？大哭三場，還是陪他一起死掉？」

唐竹權瞧着他。

「你以前好像不是這種人。」

「你以前也好像不是這麼衝動的。」

「好！老子不發脾氣，但這件事你說

該怎辦？」

「人已死了，該怎辦？」

「把他葬掉。」

「不錯，你現在就去找朱錦。」

「誰是朱錦？他是個甚麼鳥物？」

「他是個長生店的老闆，那長生店就在丁家酒舖西側。」

「好！老子馬上扛着沈別離一起去找這朱錦。」

「不送了。」

「甚麼？你不去？」

「這種小事，何必勞師動衆？」龍城璧懶洋洋的喝了一口酒，忽然壓低了嗓子，悄悄的對唐竹權說：「唐兄務請小心，朱錦的長生店，其實就是極一教在洛陽的分舵，洛金獅必然也在那裏！」

唐竹權目光一亮。

他心中暗自咕嘀，這件事你是怎樣知道的？

但他的眼睛還算銳利，一面想，一面環掃店堂，居然給他認出了一個人。

這人顯然是經過易容。

但這種易容術，還瞞不過唐竹權的眼睛。

這人就是金百兩。

這傢伙「神出鬼沒」，剛才還不見其人的，但剛才門前一陣擾攘，他就趁機混進了萬如樓，還對龍城璧透露了這個「最新發現」。

唐竹權瞪了金百兩一眼。

金百兩却不理睬他，只是不斷的在吃肉包子。

唐竹權忽然嘆了口氣，走到門外，揹起沈別離，望城北而去。

（二）

朱錦是個身材微胖，唇上蓄着一小撮鬍子的中年人。

他喜歡在正午的時候睡覺。

現在，剛好正午，也剛好是他要睡覺的時候。

他躺在一副上好的棺木上，看來快要睡着了。

就在這時候，却有生意上門。

朱錦却懶得去理睬，依然照睡可也。

通常，在這種情況下，負責與顧客交易的，是個後生小子。

這人叫石鹿子，他走路的時候，甚至比鹿子還要更快一點。

× ×

來買棺木的人，正是揹着沈別離而來的唐竹權。

石鹿子滿臉笑容，慇勤招待。

唐竹權瞧着他。

「老兄貴庚？」

「二十三？」

「貴姓？」唐竹權盯着他，「是不是姓朱？」

石鹿子道：「小的姓石。」

唐竹權裂嘴一笑：「原來是石老弟，久違了。」

石鹿子一怔。

「這位仁兄，小的與你素未謀面，如何說是『久違』了？」

唐竹權道：「這是客氣說話，寒暄之辭，本來就沒有什麼可以計較的。」

石鹿子想了想，點點頭：「不錯，恭喜你了。」

唐竹權一怔。

「老子揹着一個死人，有甚麼值得恭喜？」

石鹿子笑道：「因你很快就可以和肩上的朋友在一起，這還不值得恭喜嗎？」

唐竹權呵呵一笑。

「對！說得很對！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老子忽然想起有點事情要辦，暫時還不能夠跟這一個老朋友一起共赴黃泉。」

「不會的，你一定會有空。」

「何以見得？」

「你活着的時候也許是很忙，但死了之後就一定會很清閒了，」石鹿子臉上的笑意已完全收斂，換上了一副冰冷的表情，「而且我敢保證，你很快就可以到黃泉裏。」

唐竹權却仍然呵呵的笑着。

「小子，你眞有趣。」

笑聲中，石鹿子突然右腕一翻，一把銀七首急刺唐竹權的胸膛。

唐竹權一聲驚呼。

「啊呀！你是在說眞的？」

「難道老子跟你開玩笑！」

石鹿子一刺未中，被唐竹權側身閃開，他的右脚立時飛踢出去。

他穿的原來是一雙皮靴。

皮靴裏居然暗藏機關，一脚踢出，三支毒針也同時疾射而出。

唐竹權應變速度奇快，石鹿子的脚才飛起，他的人已閃在一副棺木之後。

篤！篤！篤！

這三支毒針竟然沒入棺中，登時無影無踪。

由此可見，這種毒針的射力是何等厲害，若是擊中人身，勢必直入骨髓之內。

唐竹權的臉色不由變了。

他突然輕輕把棺蓋揭起，把沈別離放入棺中，道：「沈兄，你暫時歇一歇，老子先宰了這混蛋再說！」

他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石鹿子又已撲了過來，銀七首再向唐竹權的咽喉飛了過來。

唐竹權冷笑。

他偏身急閃。

一閃，再閃。

石鹿子氣勢凌人，一攻，再攻。

剎那間，唐竹權胖大的身形已經十三變。

七首亦十三變。

再一變，七首脫手飛擊唐竹權眉心。

但唐竹權雙手一合，七首立時被挾在掌心之內。

石鹿子的臉色終於變了。

他自知不敵，大叫：「朱老闆！」

朱錦却仍然躺在棺木上，只是輕輕的揉了揉眼睛。

石鹿子奔向他這一方。

唐竹權沒有放鬆，窮追，猛然劈出一掌。

石鹿子翻身，負隅頑抗。

他也劈出一掌。

兩掌相交，發出一陣沉悶的掌擊聲。

蓬！

唐竹權身形穩如泰山，紋風不動。

但石鹿子却面如死灰，身如斷綫風箏倒飛出去，直撞在一副還未髹漆的棺木之上。

這陣撞力可不簡單。

又是一陣「蓬」然巨响，連這副棺木都給撞個稀巴爛。

（三）

二十三歲的石鹿子，就此了結一生。

他瞪大了眼睛，死不瞑目。

× × ×

朱錦終於懶洋洋的，從棺木上走了下來。

「唐竹權，你太吵耳了，害得朱某連想睡覺都不行。」

唐竹權盯着他。

「你就是朱錦？」

「不錯，別人都叫我朱望死。」

「甚麼？朱，望，死？」

「對了，望死的意思，就是很希望看見有人死掉。」

「唔，這倒是人之常情，」唐竹權淡然一笑，「你是個賣棺木的，當然希望看見別人歸登極樂世界，否則你這店子就沒有生意了。」

朱錦吃吃一笑。

「唐大少爺果然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朱某佩服！佩服！」

「現在，這店子裏已有兩個死人，相信你一定很高興了。」

「只高興了一半。」

「爲甚麼只高興一半？」

「因爲除了你的朋友，可以令本店有所進賬之外，剛才死的一個是個窮鬼。」

「他是不是你的伙計？」

「當然是，但這才是最糟糕的事，」朱錦嘆了一口氣，「這渾小子雖然做事勤快，但却嗜賭如命，已借了朱某三年薪俸，現在一旦歸登極樂世界，他是極樂，我却是極悲，連棺木都給他臨死之前砸爛一副！」

唐竹權嘆了口氣。

「這的確是嘛，只怕世間上，再也找不到像他這種可惡的伙計了。」

「不！朱老闆誤會了。」唐竹權搖搖頭：「老子是說自己可惡，因爲一時衝動，不明不白的，居然打死了你的伙計，的確是他媽的可惡，他娘的可惡，他奶奶的也可惡。」

「不！你不可惡，而且很可愛。」

「何以見得？」

朱錦吃吃一笑：「看你這副樣子，聽你這番說話，朱某就已經知道，你已準備賠償我的損失。」

這人不愧是個精明的生意人，趁勢要唐大少爺作出賠償了。

唐大少爺也很大方，點點頭笑着說：「這個絕對不成問題，無論你要多大的數目，都不妨開出來。」

開天殺價，落地還錢，這本來就是商場上司空慣見的事。

朱錦臉上露出了很滿意的神色。

唐竹懽是挺大方的，他却是挺大的胃口。

他說：「無須賠償，那是很合理的，唐大少爺殺了敝店一個小伙計，就賠紋銀十兩罷。」

唐竹權一怔：「這麼便宜？」

朱錦淡淡一笑：「這年頭，甚麼都貴，就是人命也不怎樣值錢。」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有理，這十兩賠償，不成問題。」

朱錦道：「但他欠下朱某一筆債，現在因爲你而死掉，按照道理，也該算在唐大少爺的頭上。」

唐竹權點點頭：「有理。」

朱錦屈指一算，陪笑道：「這筆債的數目比他的性命大一點，是三百兩。」

唐竹權這次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又點頭不迭：「不成問題。」

朱錦笑道：「唐大少爺果然不是一般常人可比，單是這份氣度，就已令人爲之心折。」

唐竹權說道：「還有沒有別的要賠償的？」

朱錦點點頭。

「還有一項。」

「但說無妨。」

「剛才唐大少爺一掌把石鹿子震死，那一掌固然精采，但却是力度太猛了。」

「力度太猛有甚麼不好？」

「石鹿子技不如人，是死不足惜，但他却在死前，壓爛了一副棺木。」

「這副棺木，也要老子賠償？」

「是的，希望唐大少爺別見怪。」

「不！你說的很合理，老子照價賠償就是。」

「那很好，朱某首先在這裏說一聲多謝。」

「這副棺木值多少？」

朱錦默然半晌，乾咳兩聲，然後才說：「三百萬兩。」

活捉金獅王

（一）

人命不值錢，只值十兩。

但這副棺木，却要價三百萬兩！

這情形就像是：買一隻狗，只值十兩，但牽着狗的繩子，却是價值連城！

× ×

朱錦笑了。

唐竹權却咳了起來。

朱錦道：「這價錢雖然是貴了一點，但實際上絕不離譜。」

唐竹權終於也笑了。

「老子沒有說價錢太貴，而且覺得很合理。」

朱錦一怔。「唐大少爺的意思……」

「老子的意思是照賠不虞，總數合計是不是三百萬另三百一十兩？」

朱錦點頭不迭：「是的！是的！」

唐竹權道：「這數目雖然大了一點，但老子在洛陽，也有不少債項可以向別人追討，只要隨便收回一筆，就已足可抵數有餘。」

朱錦的臉色忽然沉下。

「是誰欠下唐大少爺這許多銀子？」

「例如洛金獅。」唐竹權淡淡一笑，「他欠下老子八百萬兩，又例如桑機宇那老王八，他欠下老子更多，就算用八百萬輛馬車去抬金子，也還不清老子的債！」

朱錦陡地一笑。

「大醉鬼，你的狗屁放完了沒有？」

唐竹權也在大笑：「洛金獅，你究竟是條獅子？還是一條小狗？竟然躲在小洞裏，不敢見人？」

朱錦笑聲忽歛。

長生店中，一副棺木突然被移開，背後果然有個洞。

洞裏走出了八個人。

第一個走出來的，就是洛金獅。

（二）

洛金獅臉上，殺氣嚴霜。

他冷冷的瞧着唐竹權。

「你說老夫欠你多少？」

唐竹權振聲道：「八百萬兩！」

洛金獅冷冷道：「八百萬兩銀子，已可以把杭州唐門壓垮，只怕你的胃口雖大，也拿不動。」

唐竹權嘿嘿一笑：「只怕你近來窮得發瘋！連八兩銀子都拿不出來。」

洛金獅「哼」的一聲，忽然大聲道：「把這胖豬切開三段，然後用三副棺木運回杭州去！」

唐竹權大笑：「這一下算得好，這裏的棺木太狹，只用一副載老子不下，用兩副也嫌太逼狹一些，一分為三，就算死也死得舒服！」

他還是那麼輕鬆。

七把刀却已同時向他迎頭砸了下來。

× × ×

這七人，其中有四個是洛金獅的得意弟子。

還有三人，却是極一教洛陽分舵的高手。

這七人聯手，那種攻勢之猛烈，委實是非同小可。

但唐竹權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也絕不簡單。

雖然他只是赤手空拳，但一舉手一投足，每一着都足以傷人、殺人。

十餘招後，朱錦脫去外面的一襲長袍，腰間露出了十八把飛刀。

他拔出其中一把，瞄準了唐竹權，蓄勢待發。

在暗器高手眼中看來，朱錦這種動作簡直是滑稽、幼稚可笑。

若是飛刀能手，何必「瞄準」一番？

但唐竹權却並不這樣想。

朱錦的動作，看似幼稚得可憐，其實却隱藏着極大的殺機。

他若瞄準之後，就一刀擲出，那並不可怕。

但最可怕的却是：他只是「瞄準」，却並不發刀。

（三）

不發出的飛刀，遠比已經發出的飛刀可怕。

這道理看似很玄，其實一點也不玄。

——死亡的本身，並不可怕，只有面臨死亡，等待着死亡降臨，那才是令人恐懼，令人感到可怕。

只要朱錦的刀不發出，天下間就沒有人敢保證，他的飛刀一定殺不了唐竹權！

× × ×

這是一種心理威脅。

朱錦的飛刀未必一定高明，但這一着却是厲害之極。

唐竹權若只是面對着朱錦，那倒不足懼。

然而，他現在面對着首當其衝的敵人，却不是朱錦，而是七個幾乎是不要命的殺人好手。

唐竹權並不怕死。

但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沒有到了非死不可的時候，他絕不想死。

既不想死，就不能不提防着朱錦的飛刀。

他既要提防朱錦的飛刀，無疑已是一心二用。

七刀客趁勢反撲。

這七人全是殺人經驗豐富的一流，以七敵一，無論如何絕不吃虧到哪裏。

更何況還有朱錦的飛刀相助！

唐竹權立時陷入兇險的境地。

他陡地大吼：「朱望死，你連飛刀都不敢發射，簡直是他奶奶的無胆匪類，懦夫！雜種！」

朱錦仍然沒有發刀。

他既不發刀，也不答話，甚至連站立的姿勢也完全沒有改變。

他氣死了唐竹權。

但唐竹權沒有死。

反而這一直用飛刀「瞄準」着唐大少爺的朱老闆，忽然悶哼一聲，然後仆倒在地上。

他的背心，不知何時已被一根木頭穿過。

（四）

朱錦忽然倒斃，唐竹權的氣勢立時大盛。

那七人本已佔了優勢，但隨着朱錦的陣亡，形勢又再急轉直下。

唐竹權以五絕指法，傷一人，殺二人，繼而奪得一刀，砍碎了一人的臉龐，刺穿了一人的胸腹！

這一陣急攻，奠定了勝局。

七刀客或死或傷，或被嚇呆，或是退縮到一隅，連腿都軟了。

洛金獅怒吼。

「飯桶！統統都是飯桶！」

他這位洛陽城的一代大豪，已動了眞火。

獅王金刀已出鞘。

三十六路獅王刀法，也已急展。

但唐竹權却在這時候退了開去。

因為龍城璧已來了。

× × ×

龍城璧是帶着一陣爽朗豪邁的笑聲而來的。

但他的雙目，却射出一種森冷的光芒，直盯着金獅的臉。

洛金獅收住刀勢，厲聲喝道：「是你在暗算朱老闆？」

龍城璧還沒開口，背後已傳來了司馬血的聲音：「不是他，而是在下。」

洛金獅目光一轉，盯在門外一個灰衣人的身上。

「殺手司馬？」

「區區正是司馬血。」

「好！這筆帳老夫會記下的！」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朱錦一直拿着飛刀準備暗算唐竹權，司馬血只是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也不能算是甚麼暗算。」

「廢話！」洛金獅咆哮如雷，獅王金刀再度出手。

刀聲呼嘯。

他每發一刀，簡直就和霎眼同樣快。

但另一股刀光，也同時捲起。

洛金獅刀勢急變，一刀化成五刀。

他連刺五刀，五刀瞬息化為二十五招凌厲無比，兇險已極的殺着。

龍城璧雪刀一展，把這二十五刀從容接下。

洛金獅還是不肯罷休。

他倏地發出霹靂般的一聲巨喝，殺着連環施展。

獅王金刀越舞越急。

龍城璧的身形也是越變越快，兩人已纏鬥得令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洛金獅沒有輕敵，也沒有半點大意。

可是，無論他的刀勢怎樣兇猛，招式怎樣快速，仍然無法傷得了龍城璧分毫。

倏地，洛金獅的動作完全停止。

嗆啷一聲，獅王金刀跌在地上。

唐竹權哈哈大笑。

「好高明的點穴功夫，這一下連老子都要說一聲佩服了！」

洛金獅面如土色。

他現在若還能移動身子，一定會把刀拾起來，抹向自己的脖子。

但現在，他只能像一個木偶，任由別人擺佈。

× × ×

在四根蜡燭的照耀下，洛金獅臉上的皺紋似乎更深刻。

龍城璧沒有點他的啞穴。

但他們問了半天，洛金獅還是一言不發，司馬血却忽然離去，不知所踪。

唐竹權光火了：「他媽的，讓老子把這老王八的鼻子割下來餵狗！」

龍城璧搖搖頭。

「他的鼻子皮粗肉厚，就算是餓狗也啃不下。」

「既然他甚麼都不說，倒不如割掉舌頭！」唐竹權獰笑着。

龍城璧眉頭一皺。

就在這時候，司馬血的聲音在他身邊響起：「唐大少爺，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野蠻的？」

唐竹權霍然轉身道：「剛才你去了哪裏？」

司馬血聳聳肩，說：「找一個人。」

唐竹權道：「找誰？」

司馬血道：「王一祥。」

唐竹權一怔：「王一祥又是誰？」

唐竹權道：「一個菜販。」

這一來，連龍城璧都怔住了：「你找這菜販有甚麼事？莫不是去買菜？」

司馬血點點頭：「不錯，我買了十斤蒜。」

唐竹權瞪着他上上下下的看了好幾遍：「這十斤蒜有甚麼用？」

司馬血微微一笑，道：「在很久以前，我曾聽人說過，洛大老爺最喜歡吃蒜，所以……」

說着，就把一撮蒜，塞進洛金獅的嘴裏。

智殺老元帥

（一）

洛金獅眞的很喜歡吃蒜？

不！

剛好完全相反。

世間上有種人，嗅到了蒜的味道，簡直比嗅到了毒氣還更要命。

洛金獅就是這種人！

司馬血甚至强逼他吃蒜。

這位武林大家，此刻身不由主，想不吃也不行。

但不吃猶是可，一吃之下，登時眼淚直冒，渾身顫抖，打噴嚏，甚至大嘔大吐，甚麼八寶兒都弄出來了。

龍城璧莞爾一笑，唐竹權却不禁為之捧腹大笑。

「好個殺手司馬血，眞妙！眞絕！這下子連老子都佩服你了！」

洛金獅初時還勉强支撑着，但過不了多久，他終於開口。

「別再用蒜，把所有的蒜拿走，拿走！」他幾乎是在聲淚俱下。

司馬血道：「還有九斤蒜，不吃豈非太浪費了？」

他又拿着一大把蒜，塞到洛金獅的嘴巴裏！

「不！饒命！饒命！你們要問甚麼，老夫說老實話便是……」

洛金獅差點沒昏倒過去。

對於洛金獅來說，用蒜來對付他，不啻是一種厲害已極的酷刑。

司馬血就知道洛金獅怕蒜，但却也想不到，蒜的功效，竟然比想像中還要厲害得多。

× × ×

這一次，洛金獅果然很合作。

龍城璧和司馬血輪流向他發問，都是有問必答。

司馬血首先問：「極一教總壇在甚麼地方？」

洛金獅嗆咳兩聲說：「狗牙嶺下。」

龍城璧問：「桑機宇是否準備利用三個瘋子練成『天地人殭屍大法』？」

洛金獅說：「是。」

司馬血道：「你可知道，要完成『天地人殭屍大法』，必須要有九名絕頂高手，把全身內力貫注到三個瘋子的身上？」

洛金獅點點頭：「老夫知道。」

龍城璧道：「極一教總共有幾人願意把本身的功力貫注到三個瘋子的身上？」

洛金獅道：「願意者四人，但合符資格的僅二人而已。」

司馬血道：「尚餘七人之缺，可知桑機宇又有何打算？」

洛金獅道：「在江湖中物色對象，把七個高手帶到狗牙嶺，然後再逼他們把功力貫輸到瘋子的身上。」

龍城璧臉色一變，再問：「這七個高手，是否已被擄獲？」

洛金獅道：「不錯。」

司馬血一凜：「他們是誰？」

洛金獅這一次却搖搖頭：「老夫不知道。」

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三人俱是面

面相覷。

過了半晌，洛金獅忽然說：「你們夠了沒有？」

司馬血道：「你想怎樣？」

洛金獅慘然一笑：「老夫已敗了。」

司馬血道：「但你還沒有死。」

洛金獅神色黯然：「在極一教，敗了，也就是等於死了。」

司馬血道：「你不想再活下去？」

洛金獅道：「老夫只求一個痛快。」

唐竹權冷冷一笑：「這老不死恐怕又是瘋了。」

司馬血搖搖頭：「他沒有瘋，而是在慘敗之後，生不如死。」

唐竹權道：「這老不死罪孽深重，死不足惜，既然他要求一個痛快，就成全他也罷。」

龍城璧卻反對。

「這樣不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洛老爺子若已經懺悔，將來還有贖罪的機會。」

洛金獅閉目長嘆：「老夫確已後悔，與極一教朋比爲奸，荼毒武林。」

龍城璧的臉發出了光。

他忽然出手，把洛金獅身上的穴道解開。

洛金獅緩緩地站直了身子，悲聲大叫，也不知道胡亂地在叫些甚麼。

「老夫要走了。」

「洛老爺子往何處去？」龍城璧凝視着他。

「狗牙嶺。」

洛金獅說完這三個字之後，人已消失在遠方。

他的輕功畢竟不弱。

唐竹權悻悻然的瞧着龍城璧：「你這算是甚麼？」

龍城璧聳聳肩：「唐兄認爲不對？」

「當然是不對！」唐竹權哼的一聲：「這是縱虎歸山！這是婦人之仁！這是不知所謂的瘋子行徑。」

龍城璧一笑，笑而不答。

司馬血卻道：「咱們不能太過份，既已加以酷刑，又已逼了供，又怎能再把這個老頭兒置諸死地？」

唐竹權皺着眉，怔住。

他只好閉上嘴巴，只是輕輕的吐了口氣，甚麼話也不再說。

（二）

黃昏。

古道蕭條，一個疲倦的老人，拖着長長的影子，在夕陽下走向狗牙嶺。

×　×　×

他本是一條雄獅。

他本是威震洛陽垂三十年之久的武林大家。

但現在，這條雄獅老了，而且消失了昔日的糾糾雄風。

他那從不離身的獅王金刀，已不知去向。

×　×　×

來到狗牙嶺，先到蛇頭峽。

蛇頭峽東，有一座鐵蟒亭。

鐵蟒亭頂，本鑄有一條丈二鐵蟒，但已於百餘年前，被人盜走。

但此亭仍以鐵蟒爲名。

它仍然是那麼堅固，沒有被風雨所摧毀。

此際，亭中無人。

洛金獅腳步沉重，步入亭中。

×　×　×

亭中有石桌一座，石櫈四張。

洛金獅似已極累，伏桌而睡。

他的呼吸粗而急，一點也不像個具有數十載內力修爲的高手！

他伏睡在桌上，但沒多久又已緩緩的從石櫈上站了起來。

剛才亭內亭外俱無人。

但只不過是一幌眼間，鐵蟒亭外已來了四人。

東方一人，是個紅衣小童！

南方一人，是個身穿華服、氣派十足的中年漢子。

西方一人，是個白衣書生。

還有北方一人，卻是個年約三十出頭，仍然姿色動人的杏袍麗人！

洛金獅一笑。

蒼涼的一笑！

這四個人，他都認識。

紅衣少童，就是侏儒王老元帥。

那中年人，是巨然堂的侯四爺。

那白衣書生，是巨然堂的冷血秀士羽飛香。

還有那杏袍麗人，她叫阿妍，是極一敎敎主桑機宇唯一的女弟子。

×　×　×

老元帥的臉孔，並沒有孩童的天真爛漫，卻有一股逼人眉睫的殺氣。

侯四爺的目光，一直都在盯着洛金獅。

洛金獅看得出，這是幸災樂禍的一種目光。

羽飛香木無表情，只有一張摺扇不斷的在搖動。

最先開口的，卻是阿妍。

阿妍，她人漂亮，聲音也同樣清脆動人。

但她現在的語氣卻是冰冷無情。

「敎主要見洛老爺子。」

洛金獅吸了口氣：「老夫本來就是來求見敎主的。」

阿妍點點頭：「敎主一定會很高興看見洛老爺。」

洛金獅昂起了頭，再向蛇頭峽前進，直往狗牙嶺。

侏儒王老元帥走在他的前頭，背後卻還有二人押着洛金獅。

到了這時候，無論洛金獅是否眞的想求見桑機宇，他已沒有別的路可走。

×　×　×

洛金獅早已下了決心，一定要回到總壇。

但當他穿過蛇頭峽之後，他的主意又忽然改變了。

——他要回總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刺殺桑機宇。

他知道，桑機宇對自己的表現極爲不滿。

洛陽的分舵，居然被砸掉，連朱錦的性命也不保。

單是這罪名，就已可以讓洛金獅死十次！

桑機宇殺人，從不皺眉。

對於失敗的人，他是絕不饒恕的。

所以，洛金獅知道，這次回總壇，必死。

但他卻很想盡最後一分力量，在死前擊殺桑機宇！

——龍城璧沒有看錯，洛金獅經過慘敗之後，確有懺悔之心。

他想贖罪！

倘若能出其不意，一擊殺了桑機宇，那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

（三）

但當他到了這裏的時候，他的主意忽然改變了。

令他改變主意的理由，是他終於想到，要在護衛森嚴的總壇，刺殺桑機宇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何況自己的武功，根本遠遠不如桑機宇。

即使自己把生死置諸度外，但仍然沒有半點機會可言。

與其到總壇，也是徒勞無功，倒不如向這四個押着自己的人打主意。

洛金獅一生做盡不知幾許傷天害理的事，但卻在一場慘敗之後，大徹大悟。

他現在居然成爲了一個「替天行道，爲武林除害。」的俠士。

老元帥一直都走在最前方。

洛金獅決定向這個陰險毒辣的侏儒王下手。

但他也知道，倘若忽然出手，恐怕仍然是殺不了老元帥。

所以，他用一種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悄悄的服下了一顆藥丸。

這顆藥丸，並不是毒藥，但卻具有一種很特殊的功效。

×　×　×

悄悄服下藥丸後，洛金獅已暗中凝聚眞力。

走不到五十步，他的臉色忽然大變。

「唷……」他痛苦地呻吟，臉上汗珠滾滾而下。

老元帥霍然轉身。

洛金獅的臉龐，居然已變成了一片紫藍之色。

老元帥目光閃動：「你中了毒？」

洛金獅痙攣着身子，痛苦地不斷的點頭。

他說：「是……是杭州唐竹權……把一顆……藥丸……强迫老夫吞下……」

老元帥冷笑：「那胖鬼好可惡。」

他走到洛金獅面前，仔細察看。

他是用毒能手，在這一方面，他自然是以大行家的姿態出現。

可是，這一次他上當了。

火蛇大陣

（一）

「中毒極深」的洛金獅，忽然發出霹靂般的驚人巨喝。

這一喝，並不尋常。

他早已把數十年苦修的內力，逼聚到了頂點，這一喝雖然並不是佛門奇功獅子吼，但卻也有類似的威力。

尤其是這是出其不意之擊，更尤其是老元帥根本對他完全沒有防備之心。

以老元帥這種江湖煞星，居然也給這一喝喝的心神大震，臉青唇白。

他呆了一陣。

對於洛金獅來說，這已很足夠。

緊接着震人心絃的一喝之後而來的，當然就是獅王神掌。

洛金獅展施了獅王神掌最後一式，也是最厲害的一式——「王者之威」。

這一掌果然具有王者的威力！

老元帥連閃避的念頭還沒有冒起，整個人就像是一隻球兒凌空倒飛了開去。

當他從半空跌落下來的時候，這個侏儒王已幾乎不成人形。

他看來只像是一團肉醬。

×　×　×

一掌擊殺了老元帥後，洛金獅意猶未足。

他的第二掌，猛然劈向侯四爺。

但侯四爺已有戒備。

他也是掌力渾雄的高手，不甘示弱，也發出一掌還擊。

他的確夠勇氣。

但他的估計卻是錯誤了。

他把自己的掌力估高了一點，卻忽視了洛金獅此刻已全力豁了出去。

可以說，眼前的洛金獅，根本就完全沒有活下去的打算。

他是在存心拚命。

眞正存心拚命的人，也就是最瘋狂，最可怕的人。

即使彼此都在拚命，以掌力這一方面來說，仍然是洛金獅略勝一籌。

侯四爺比老元帥好一些，沒有被震開數丈之遠，只是被震退了五尺。

他也沒有變成肉醬，只是脖子被洛金獅的掌力震斷了。

他的頭已抬不起。

他的呼吸也在這時候中斷。

洛金獅大笑。

在一舉手間，他已連斃兩名高手。

這時候，他的臉色很可怖，一片青一片藍的，就像個從地獄裏冒出來的鬼魔冤魂。

他當然沒有中毒。

那顆藥丸，確然妙用無窮，連老元帥這種用毒的大行家也被騙過，使洛金獅有出手殺他的機會。

接下來，他當然還要再殺羽飛香和阿妍。

可惜，他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

因爲只在他一掌震斃侯四爺的時候，羽飛香已把一支毒針，射在他的右肩上。

這種毒針刺在人身，並不會刺痛，而是只會感到一陣輕微的痲痺。

但那時候，洛金獅正在陷入瘋狂的狀態中，根本連這種輕微的痲痺也沒有感覺得到。

等到他終於發現中了毒針之際，毒已攻心。

×　×　×

洛金獅死了。

但他一點也不後悔，因爲在臨死前，他已先殺了老元帥，繼而把侯四爺置諸死

地。

（二）

同日，夜深時份，羣豪集結於顧家堡中。

× × ×

顧保庭穿着一襲純黑色的長袍，腰間斜懸着一柄金光湛然的寶刀。

他的神色很凝重。

他誓要把兒子從極一敎的手中拯救回來。

大廳上，羣雄薈聚。

最令人觸目的，是兩個老道士。

其中一個道袍已洗得發白的，就是苦雨眞人。

全場最令人注目的，却是坐在苦雨眞人身旁的白袍老道。

因爲，他就是桑機宇的尅星——蒼道人。

× × ×

倘若不是兒子的命運難卜，這一天晚上，顧保庭該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主人。

單是苦雨眞人和蒼道人，就已經是稀客。

除了這兩個絕世高人之外，還有來自各方各路的英雄豪傑。

他們其中不乏威震一方的武林大家，例如太原府郝氏山莊的郝氏三雄，河北大勝鏢局的總鏢頭方大勝，從祁連山遠道而來助陣的鬼影山人陸不平，他們都是一方之雄，但却俱參與這一次聲勢龐大的勦魔壯舉。

顧保庭也在找尋雪刀浪子等人，那是苦雨眞人極力推薦的。

但他的手下，却無法找到這羣年青俠士的下落。

最後，他們決定不再等待了。

顧保庭已查出一切眞相，而且也知道了極一敎的總壇就在狗牙嶺下。

他們決定來一次龐大的進攻。

他們都希望，憑藉蒼老人的力量，能够一舉擊毀極一敎。

——郝氏三雄最得意的門徒，死在極一敎密使的手下。

——河北大勝鏢局總鏢頭方大勝，年方三十，其妻僅十八，美艷如花，却給極一敎河北分舵舵主刦走。

——鬼影山人陸不平有一雙玉蝴蝶，爲極一敎中人的垂涎，遂趁陸不平外出之際，夜闖陸家，殺滿門老幼凡二十六口，並盗走這雙玉蝴蝶。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不少曾給極一敎欺壓的武林中人，都紛紛集結在顧家堡。

他們是敵愾同仇。

他們誓死要殺往狗牙嶺。

（三）

拂曉，霧冷而濃。

龍成璧在一間小客棧的房子裏，只睡了兩個時辰，就再也睡不下去。

他燃點着一盞獸脂油燈，怔怔的看着自己的掌紋。

他不懂這一套。

所以，他看了很久，還是看不出，自己將來的運程會怎樣。

看了大半天，他忽然一陣失笑。

自己是不是很無聊？要自己爲自己看掌紋？

更無稽的是，他根本連最基本的掌相學問都沒有。

那麼，看來看去，又有甚麼用？

就在他啞然失笑的時候，有人敲門。

× × ×

這人敲門的手法很特別。

假如你沒有留意，只會覺得這三下敲門的聲音很平常。

但其實，每一下敲門的力道，都不相同，而且快慢也不一樣。

龍城璧知道，敲門的人是唐竹權。

門開啓，他看見的第一個人却並不是唐竹權，而是金百兩。

唐竹權也在，他站在金百兩的背後。

龍城璧正想說話，唐竹權却已比他更早開口：「龍老弟，你別問他，別忘了，你每問一句，這個老小子就要殺價黃金百兩。」

龍城璧一笑。

金百兩嘆了口氣，怔怔的瞧着唐竹權：「幸好像你這種朋友並不多，否則金某倒要吃西北風，跑到東海喝鹹水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既是老子的朋友，就不該口不離金，老子很窮，老子的朋友也是一樣。」

金百兩道：「別再挖苦好不好？」

唐竹權「唔」的一聲，道：「夜半三更的，找到這裏，有何要事奉告？」

金百兩看了龍城璧一眼。

唐竹權又已大聲道：「別再做夢，有老子在此，他決不會給你半個銅板。」

金百兩又是嘆了口氣，道：「顧家堡現在很熱鬧。」

唐竹權一怔。

「顧保庭賀壽乎？」

「賀個屁！」

「甚麼？」唐竹權聽得耳朶直豎：「何謂之賀個屁？」

金百兩咳嗽兩聲：「顧保庭的兒子給極一敎擄走，他大爲光火。」

唐竹權道：「老子若有個兒子被擄，也一定會很光火。」

語音一頓，又道：「但老子的兒子若是像你這般混帳，而又給人擄走的話，那麼倒要額手稱慶。」

金百兩給他氣得跳了起來。

「你再胡說八道，我甚麼都不說。」

「不說就不說，老子不在乎。」

龍城璧皺着眉，瞧着唐竹權：「你是不是喝醉了？」

唐竹權訕訕一笑：「這倒不是，只不過這老王八經常與老子抬槓……」

龍城璧嘆了口氣。

「但現在並不是抬槓的時候。」

唐竹權不錯是有着八九分醉意，但他仍然保持着相當的理智，龍城璧這麼一說，他也就只好閉嘴不語。

金百兩橫了他一眼，才緩緩接道：「現時在顧家堡的人，全都對極一敎甚是仇恨，包括了太原府郝氏山莊的郝三雄，河北大勝鏢局總鏢頭方大勝，鬼影山人陸不平！」

龍城璧說道：「他們是不是要去狗牙嶺？」

金百兩點點頭，道：「是。」

接着，吃吃一笑，伸手說道：「請付

帳。」

唐竹權瞪大了眼睛：「老小子，又來那一套？」

金百兩沒有理睬他。

龍城璧也已付了一張銀票給金百兩。

金百兩很滿意，接過銀票走了。

唐竹權氣得呼呼的，又瞪着龍城璧：「老子實在不明白。」

龍城璧道：「你不明白些什麼？」

唐竹權道：「老子不明白，你怎會經常預備着一張又一張百兩黃金的銀票？」

龍城璧淡然一笑。

「唐兄難道沒有聽過『有備無患』這句說話？」

「嘿嘿！好一個有備無患，其實該說是有備有患，無備無患才對。」

龍城璧道：「道理何在？」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沒有這種銀票，這老子就不敢向老子開口！」

龍城璧淡笑着：「你是金百兩的朋友，我可不是。」

唐竹權又搔了搔脖子：「老子還有一件事不明白。」

龍城璧靜靜的聽着。

「老子不明白這個老小子怎會消息這麼靈通，好像有幾百隻眼睛，幾千隻耳朶似的。」

龍城璧道：「唐兄經常和他在一起，難道不知道，他早已和鐵鴿隱士互相有所聯繫？」

唐竹權目光一亮。

「你說的鐵鴿隱士，是不是鐵鴿門的門主？」

「不錯，金百兩本身也有一夥足智多謀的手下，現在與鐵鴿門聯成一氣，消息來源多了，自然更加靈通。」

唐竹權點點頭，喃喃道：「這老小子倒有辦法，就是收費貴了一點，往往說一個『是』字，就要別人付出黃金百兩，老子若有他這種本事，嘿嘿……」

龍城璧笑了笑：「那麼你是否會變成『唐千兩』，每問一句收千兩黃金？」

唐竹權搖頭：「收費太貴，無法搶走那老小子的生意，老子只收十兩算了。」

說到這裏，咪咪一笑：「那時候，你大概會轉過來光顧老子罷？」

「不會的。」

「爲甚麼？」

「因爲我身上的銀票，沒有一張只值十兩那麼少。」

唐竹權爲之氣結。

（四）

雖然陽光燦爛，但山風却不是那麼寒冷。

狗牙嶺下，籠罩着一股可怕的殺氣。

以蒼道人爲首的一羣武林豪傑，已來到了蛇頭峽。

極一敎就在蛇頭峽之中，佈下火蛇大陣！

× × ×

負責指揮火蛇大陣的，共有兩人。

其中一人，赫然正是巨然堂總堂主葉冷川。

但他並不是最重要的指揮者。

掌管火蛇大陣的主宰，是個老蒼頭。

巨然堂的人，都認識他。

他本來只不過是個老僕。

也只有葉冷川才知道，這個老頭，其實是桑機宇派到巨然堂的高手。

這數年來，葉冷川一直都很不服氣。

直到那一次，在魚池旁以葉子比試內力，他才捏出了一把冷汗。

這老蒼頭的武功，居然還遠在自己之上！

極一教的催命煞星

（一）

老蒼頭的眞正身份，葉冷川也是在數日之前才知道。

他就是桑機宇的同門師叔火蛇道人。

但火蛇道人早已不是道人，而是極一敎的催命煞星。

火蛇大陣是由二十八個手持火棒所組

成。

他們不但擅用火攻，更擅長暗器。

在火光掩影下，無疑是發出暗器的良好機會。

這二十八個大漢都是暗器能手，而且每個人所用的暗器，都截然不同。

可以說，這不但是個火陣，也是個暗器大陣。

這一種陣法，當然是利於守，不利於攻。

但羣雄已來。

利於攻，當然要攻。

就算不利於攻，也得硬闖下去。

× × ×

不少武林人就是這麼硬脾氣。

三十六個戰意高昂的高手，齊齊上前闖陣。

他們都不怕死！

戰意如虹，殺聲震天。

但這火蛇大陣的威力，仍然遠在他們估計之上。

殺聲已漸漸變成一連串的慘叫聲。

三十六個戰意高昂的高手，一一倒下，居然一下子就只剩下了一個。

這個火蛇大陣中唯一生存的人，就是鬼影山人陸不平。

陸不平呆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對方的陣法竟然是如此厲害！

郝氏三雄互望了一眼，突然也衝入陣中。

火蛇道人獰笑。

「不怕死的統統來！統統殺！」看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在賭桌上手風大順的莊家。

葉冷川對火蛇道人也是充滿了信心。

郝氏三雄甫入火蛇大陣，又已倒下了一個，身受重傷，看來也是活不成了。

火蛇道人厲聲大笑。

「你們太不自量力了！」

但就在他笑得最响亮的時候，笑聲忽然中斷。

因爲一直都站在他身邊的葉冷川，忽然變成了一具無頭屍體。

（二）

葉冷川的武功雖然及不上火蛇道人，但也算得上是世間罕見的絕頂高手。

但一道雪亮的刀光飛過，他這顆腦袋就忽然不見了。

火蛇道人臉上殺機驟現。

他冷冷的盯着一個藍衣人。

「龍城璧！你到底還是來了！」

這人淡淡一笑，他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如此熱鬧的場面，錯過了豈非太可惜？」

火蛇道人瞧着他手中的刀。

刀無血。

「你幾時把八條龍刀法練得這麼霸道的？」

龍城璧搖搖頭：「這不是八條龍刀法，剛才我用的是劍法。」

火蛇道人冷冷一笑：「你手裏拿着的並不是劍，而是風雪之刀。」

龍城璧說道：「刀劍雖有分別，但剛才在下已把手中的刀，當作是一把劍來使用。」

火蛇道人凝視着他，冷笑道：「英雄出少年，原來你以風雪之刀，却使出砍腦袋大俠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果然高明，令人佩服！」

龍城璧冷冷道：「天下間並非每件事情都是一成不變的，在下可以用刀使出砍腦袋劍法，衞空空也未嘗不可以用劍使出八條龍刀法！」

火蛇道人嘿嘿道：「這倒是不錯，貧道正要領教一下，你在刀法上究竟出神入化到怎樣的地步！」

說着，揮動着火蛇棒，疾點龍城璧小腹！

× × ×

火蛇道人是極一教中的絕頂高手。

爲了保持這一場激戰的優勢，他必須盡快解決這個突如其來的雪刀浪子。

尤其是葉冷川忽然就不見了一顆腦袋，使火蛇道人實在不敢小覷龍城璧的武功。所以，他一出手，就是絕不留情的厲害招式。

龍城璧冷笑。

火蛇棒還沒刺到，他的人已彈起，接着揮刀反擊。

他人在半空，但刀勢却比火蛇道人的火蛇棒更快，更不留情。

兩人都是一般主意，希望儘早把對手擊敗。

那邊廂，由於葉冷川忽然被殺，火蛇道人又被龍城璧纏住，火蛇大陣是羣龍無首，威力頓然爲之減半。

相反地，羣雄的志氣却是大爲高漲。

原本陣勢嚴密的火蛇大陣，終於給衝破了一個缺口。

顧保庭殺的性起，滿身是血。

既有他自己身上流出來的血，也有敵人飛濺到他身上的血。

苦雨眞人看定了形勢，從容入陣。

他一入陣，火蛇大陣就完全崩潰了。

顧保庭不由叫道：「老道爺，你何不早一點出手？」

苦雨眞人嘆了口氣，說道：「實不相瞞，貧道也是剛才方始看出這個陣法的破綻。」

他並不是撒謊。

倘若他一早闖陣，恐怕也是和最先闖陣的人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但這時候，形勢已改觀。

火蛇大陣已潰不成陣。

但龍城璧却已陷入了一場艱苦的決戰中。

唐竹權呢？

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現在却在何處？

（三）

唐竹權是和龍城璧一起趕到蛇頭峽來的。

但這位唐門大少爺却忽然對龍城璧說：「老子要去買點酒，你先走！」

龍城璧沒有理會他，繼續向蛇頭峽而去。

他知道唐竹權並不是去買酒，而是背後一直都有個神秘的人跟踪着他們。

唐竹權顯然是要去對付這個一直跟踪着自己的傢伙。

龍城璧很放心。他相信，以唐竹權的本領，已足够對付這人有餘。

× × ×

唐竹權很快就抓住了這個跟踪着自己的傢伙。

原來那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道士。

「小牛鼻子，你不想活了？竟然跟踪着老子？」

這道士搖搖頭，道：「正因爲本道爺不想死，所以才跟踪着你。」

唐竹權冷笑道：「這是甚麼屁話。」

這道士又搖搖頭。

「這不是屁話，而是本道爺師父的說話。」

「你的師父是誰？」

道士沒有回答，但在唐竹權的背後，却忽然悄悄的出現了一個青袍老人。

× × ×

青袍老人目不轉睛的看着唐竹權。

唐竹權也瞪着銅鈴般的眼睛瞧着他，喝道：「你就是這個小牛鼻子的師父？」

青袍老人一笑，笑得很詭秘。

「是的。」他回答。

「老子對你的寶貝徒弟瞧得很不順眼，想斃了他，你認爲怎樣？」唐竹權冷笑道。

「不怎麼樣。」

「何謂之『不怎麼樣』？」唐竹權一怔。

青袍老人悠然道：「只要你喜歡，就把這個道士撕開七八十塊，亦無不可。」

唐竹權詫道：「他不是你的寶貝徒弟嗎？」

青袍老人道：「徒弟不錯是徒弟，却不見得怎樣寶貝？」

唐竹權冷冷一笑，忽然出手擒住了這個年青道士。

這道士雖然也有一身武功，但又怎樣能和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相比？

唐竹權一伸手，他就只好像隻軟弱無力的小狗，輕易的就被制服！」

唐竹權發出一聲獰笑。

「是你師父不把你的死活放在心上，老子可要震斷你的心脈啦！」

這道士嚇得連臉都黃了。

唐竹權橫了青袍老人一眼，道：「你眞不在乎老子把他宰掉？」

青袍老人的確是毫不在乎的神氣。

「只要你喜歡，隨便你把他怎樣都無妨。」

這一來，唐竹權却反而下不了手。

他忽然把道士推了出去。

「你走，走得越遠越好，以後再也不要回來，再也不要認這種比雜種烏龜還不如的師父。」

這道士心胆俱裂，急步而逃。

但他還沒走多遠，眼前青影一閃，青袍老人忽然站在他的面前。

道士魂飛魄散，連忙跪下：「師父饒命……」「饒命」二字還沒設完，青袍老人已一掌印在他的臉龐上。

× × ×

唐竹權光火了。

「你這算是甚麼師父？」

青袍老人冷然道：「他已棄師而逃，罪名等於是背叛師門，不殺留來何用？」

唐竹權「呸」的一聲：「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强辭奪理。」

青袍老人道：「世間上許多事情，本來就是無法解釋，也無法爭辯的！」

唐竹權冷冷道：「看你的身手，似乎不弱。」

青袍老人道：「縱然不算高明，最少，要殺你那是易如反掌。」

唐竹權「噢」的一聲：「原來是想對老子不利！」

他這句是廢話，却在同時施展出唐門五絕指法，急攻青袍老人。

× × ×

唐門五絕指法，威力無窮。

唐竹權出手快、狠、絕。

他一口氣連攻十二招。

但十二招後，青袍老人仍安然無恙。

唐竹權一凜，心想：「這老頭兒到底是誰？」

心念一轉，突然撒出一蓬金針。

唐門金針，是獨步江湖的一流暗器。

但青袍老人却比金針更快，更不可捉摸。

唐竹權突覺頭頂一陣劇痛，青袍老人的手掌已印在他的天靈蓋上。

天羅地網

（一）

龍城璧苦戰火蛇道人，這一戰實在快得令人看的瘊花繚亂。

兩條人影已經變成一團不可分辨的光影。

突然，龍城璧急退盈丈，滿嘴鮮血。

羣雄中有人一陣驚呼。

火蛇道人却屹立不動，一張深沉的臉孔毫無表情。

蒼道人忽然走到火蛇道人的面前。

「你敗了。」

火蛇道人目光散渙。

「不錯，這小子的刀法眞不錯……」火蛇道人一陣嗆咳，咳出兩口膿血：「這不是八條龍刀法？」

龍城璧點點頭，只說了兩個字：「是的。」

火蛇道人慘笑：「既是八條龍刀法，倒也死得不算寃枉……」

說到這裏，人已倒下。

× × ×

直到這時候，羣雄還沒看見火蛇道人的身上有任何的傷痕。

顧保庭忍不住問苦雨眞人：「龍城璧眞的是用風雪之刀殺了這老頭兒？」

苦雨眞人道：「是的。」

顧保庭道：「風雪之刀不是很鋒利的嗎？」

苦雨眞人道：「當然鋒利，就算用來削斷你的金刀，也並不困難。」

顧保庭道：「但這老頭兒身上却是無任何傷痕。」

苦雨眞人搖搖頭。

「你錯了，他身上有傷痕。」

「在甚麼地方？」

「左胸。」

顧保庭走上前，還是看不出火蛇道人的左胸有甚麼傷痕。

他忽然撕開火蛇道人的衣襟，只見道人左邊胸膛，一片瘀黑。

顧保庭伸手一摸。胸前碎了。心臟恐怕也已碎了。

顧保庭怔住。

他忽然脫口道：「是刀柄？」

苦雨眞人微微一笑：「不錯，是風雪之刀的刀柄，撞死了他！」

顧保庭一怔。「以刀柄殺人，也算是八條龍刀法的招數嗎？」

「爲甚麼不算？難道刀柄不是刀的一部份？」

顧保庭啞口無言。

羣雄士氣更高昂，蜂湧般穿過蛇頭峽，殺進狗牙嶺。

這是一種敵愾同仇的力量。

這力量是龐大的，也是難以抵擋的。極一教似已面臨到一場可怕的浩刦。

（二）

羣雄衝進狗牙嶺，湧進了極一教的總壇。

他們遭遇到抵抗。

但羣雄戰意激昂，在一連串喊殺聲中，把總壇裏的敵人殺個片甲不留。

然而，龍城璧却感到不對勁。

他不斷的大叫：「桑機宇是在故意讓我們深入此地提防有詐！」

顧保庭一想，也覺得事有蹺蹊。

蒼道人，苦雨眞人都是經驗豐富的江湖前輩，他們也同意了龍城璧的說法。

總壇似已變成了一個陷阱。

顧保庭發出了撤退的呼叫。

雖然羣雄殺得性起，但在顧保庭、龍城璧的提醒下，也紛紛準備離去。

但遲了。

總壇外，已佈下天羅地網，總共設下十二座奇門異陣。

× × ×

河北大勝鏢局總鏢頭方大勝是一個硬漢。他的拳頭硬，脾氣硬！

他的一雙獅頭銅鎚，更是可以連最堅硬的石頭都砸碎。

「甚麼鳥陣，操他娘，咱們殺出去！」他振動雙臂，一雙獅頭銅鎚左右揮舞，帶着六個弟子衝殺出去。

苦雨眞人大叫道：「方總鏢頭，等一等。」

這時候，他距離方大勝最少有廿丈。

他大叫，但方大勝充耳不聞！

顧保庭衝前攔阻，但方大勝揮掌推開他，喝道：「管他甚麼奇門異陣，殺出去，叫這些狐羣狗黨休看小了天下英雄。」

他性子剛烈，殺得性起，就算明知是刀山火海，龍潭虎穴也要闖了進去再說。

× × ×

方大勝勇不可當，單人雙鎚，破了第一陣。

第一陣，是由九個赤膊大漢組成的鐵棍陣。

方大勝在這一陣裏，損失一個弟子。

但那九個大漢，却有六個被獅頭銅鎚砸碎了腦袋。

還有三個，不是重傷倒地，就是胸腹中鎚，昏迷過去。

方大勝大吼。

他氣勢如虹，再闖第二陣。

第二陣是刀盾陣。

十個短小精悍的黑衣漢子，左手提盾，右手使朴刀。這一陣，比鐵棍陣嚴密，也有更多的花巧招式。

鐵棍陣是以攻爲主。

這陣法攻不下方大勝，結果給方大勝反攻，以致全軍盡墨。

但這刀盾陣却是相反，以守爲攻，在嚴密的守勢中，作出間歇性的突襲。

他們的刀法不見得怎樣突出，但十二張大鐵盾却守得很緊。

方大勝很不容易才傷了兩人，但左腿上也挨了一刀。

這一刀雖然並不致命，但却又影响到他的身手。

驀地，一人急闖陣中，以極快的手法，點住其中三個刀盾手的穴道。

那是苦雨眞人。

他大叫：「方總鏢頭，咱們暫且退回去！」

方大勝怒道：「不退。」

苦雨眞人光火了：「你闖不出去，那是白白送死！」

方大勝還是不退。

第三陣又已湧了上來。

第三陣人數不多，只有五個。

但這五人却全是高手。

他們每人所用的武器都不相同，有長槍，短七首，量天尺，更有份量沉重的外門兵器——金熊爪和金剛杵。

苦雨眞人怒道：「休要欺人太甚。」

怒喝聲中，一把量天尺已被他奪過，接着反手激射，射進使長槍漢子小腹中。

苦雨眞人的武功，高出方大勝不知若干倍，他一出手就擊殺一人，並非奇事。

但接着而來所發生的事，却令人大感震駭。

那個使用金熊爪的，是個中年壯漢，當量天尺激射的時候，他手中的一雙金熊爪也向苦雨眞人疾插過去。

苦雨眞人反應極快，側身閃開，但另一個使短七首的老者，却已欺身攻至。

苦雨眞人環劈一掌，一股駭人的掌力，湧向這老者的臉龐。

以苦雨眞人積聚數十年的內家眞力，劈出這一掌，那種力量當然是非同小可。

想不到老者竟然不閃不避，採取同歸於盡，拚命相纏的打法。

他的臉龐被打碎。

但他的七首也同時刺進苦雨眞人的心臟裏。

（三）

苦雨眞人挨了這一着居然面露笑容。

「褚德，你投入極一教，就是要等待這一刻，你成功了，咱們昔年舊恨，也該一筆勾銷罷？」

這老者的臉龐已血肉模糊，連眼耳口鼻都幾乎不可辨認。

但他居然還能迸出了最後一句說話：「老夫總算報却昔年一敗之仇，哈哈……」說到這裏哈哈一聲，人已氣絕畢命。

但他那柄短七首，仍然插在苦雨眞人的心臟上。

苦雨眞人嗆咳。終於緩緩倒了下去。

× × ×

苦雨眞人倒下，方大勝才深切後悔。

他後悔自己太衝動，連累苦雨眞人。至於他自己的死活，反而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但他畢竟還是個衝動的人。

他一方面在後悔自己剛才太衝動，連累了苦雨眞人，但一方面却又激動地更進一步深入敵陣。

事實上，這時候無論他再深入敵陣，還是想脫離敵陣，都只有一條死路。因爲他已陷入重圍，再也無法可以安然退下。

不到片刻，方大勝已變成一團肉醬，死在羣魔手上。

（四）

桑機宇盤膝坐在一塊巨石上，指揮着自己的部屬，圍攻本教的總壇。

他面露微笑，充滿了自信。

他在總壇外佈下這個天羅地網，是經過愼密的考慮，和週詳已極的部署。

他對負責把守最後一陣的阿妍說：「他們已面臨窮途末路。」

阿妍臉色很冷，冷厲而充滿着殺機。

「爲了本教，爲了整個武林，這些頑劣之徒，一個都不能放過。」

桑機宇拈鬚大笑。「說得好。」

他已對阿妍完全信任，尤其是當她親自殺了沈別離之後。

× × ×

苦雨眞人方大勝兩人一死，在極一教總壇裏的羣雄，再也不敢胡亂的闖出去。

連蒼道人都沒有甚麼表示。

顧保庭忍不住說：「我們究竟該怎辦？死守在這裏？還是不要命的衝出去？」

這位顧堡主，顯然也已沉不住氣。

蒼道人沉默着不說話。

過了很久，他忽然對龍城璧說：「你跟貧道去。」

顧保庭本巳不作聲，聞言不禁道：「去哪裏？」

蒼道人淡淡道：「去拚命。」

「拚命？」顧保庭道：「你們去拚命，咱們留在這裏保命豈不是貪生怕死？」

蒼道人搖搖頭：「在此時此地，每一寸地方都是戰場，你就算躲到地底裏去，也會有人把你掘出來，然後砍爲肉醬。」

顧保庭道：「咱們這一次來，本來就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

蒼道人忽然沉着臉：「顧堡主，現在是勝負存亡的重要時刻，喪氣的說話不必說，你守在這裏，無論是誰闖進來，你都一定要把他的腦袋砍下來。」

顧保庭瞧着這個老道士和龍城璧，忽然目光大亮，大聲說：「好，顧某就守在這裏，一直守到你們回來。」

× × ×

蒼道人和龍城璧巳衝了出去。

這一老一少雖然只是兩個人，但却比兩百人加起來還更令人感到可怕。

（五）

桑機宇的臉孔巳漸漸收縮。

他的尅星蒼道人巳來，一直向自己衝來。他知道，這是自己的尅星。

但他更知道，守在自己面前的，全是身經百戰的江湖好手。他們的武功雖然不及蒼道人，但却勝在驍勇善戰，而且每一座陣法，都絕對不容易被攻破。

連苦雨眞人這等高手，也難免死在陣中。

蒼道人雖比苦雨眞人強，但要一口氣越過這些奇門異陣，恐怕也是有心無力。

想到這裏，桑機宇不禁微微一笑。

況且在背後，還有阿妍把守最後一陣，他在這裏，是絕無後顧之憂的。

連沈別離都尚且不免死在阿妍手上，這個女兒家眞有點本領。

× × ×

蒼道人連闖五陣。

他沒有用武器，只是赤手空拳，就把五大陣，八十六高手殺得人仰馬翻。

當然，龍城璧也給予他不少助力。

守在桑機宇面前的，是由北邙山黑白雙猿率領的大聖天魔陣。

黑白雙猿是阿妍的遠房親戚，投入極一教才三年，但巳深受桑機宇器重。

大聖天魔陣中，有一個大箱子。

箱子裏的是甚麼東西？

那是不是一種厲害的武器？

× × ×

龍城璧巳準備最後一陣。

他也在想：箱子裏裝的是甚麼東西？

（六）

大箱子裏的不是東西，而是一個人。

一個比這裏任何一個人都最少肥胖兩倍以上的大胖子——唐竹權。

箱子打開，裏面躺着的居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竹權本來不能算是武器。但現在，他巳成爲桑機宇的武器，而且這武器比一百個刀斧手加起來還更厲害一百倍。

桑機宇在巨石上高居臨下，冷冷的盯着龍城璧。

「浪子，他是不是唐門的大少爺？」

龍城璧只能點頭。

桑機宇嘿嘿一笑：「他現在的性命，就操在你的手裏，你若要他不死，自斷右臂。」

龍城璧臉上勃然變色。

桑機宇的臉色更陰沉：「你若卸下一臂，本座就放了他，若不依從，這胖子馬上就得死在這個大箱子裏。」

唐竹權大吼：「別聽這老王八的說話，殺過來，把這些兔崽子的腦袋全都砍下來。」

龍城璧沒有殺過去。這是投鼠忌器。

桑機宇冷笑，突然下令：「把這胖子宰了。」

黑白雙猿也齊聲喝道：「把這胖子宰了！」一桿黑金剛棒，一桿白金剛棒，同時展開了凌厲的招式！

× × ×

唐竹權穴道被制，被人放在大箱子裏，可說是如肉在俎，宰割由人。

黑白雙猿武功不弱，但現在要殺掉唐竹權，根本就毋須甚麼凌厲兇猛的招式。

但他們一出手，却是傾盡全力。

因爲他們根本就不是對付唐竹權，而是突然倒戈相向，偷襲桑機宇！

黑金剛棒疾刺桑機宇面前！

白金剛棒點向桑機宇胸前死穴！

兩人一出手，就完全是拚命的招式。

龍城璧楞住。

桑機宇也是大感意外，但却絕對沒有半點驚惶失措。

他伸手擋開黑猿的黑金剛棒。白猿的白金剛棒，也被他以單手挾在脅下。

「你們反了？」桑機宇怒瞪着他們。

黑猿冷笑：「咱們早就想殺掉你這惡魔！」

桑機宇怒不可遏，身形暴起，一掌擊向黑猿。

黑猿接不下這一掌，也閃不開。他中了這一掌，身如斷綫風箏，飄了開去。

白猿奮力撲前。

阿妍却在這時候出手，攔住白猿。

她冷笑道：「想不到你們竟然吃裏扒外，密謀反叛！」

桑機宇怒聲道：「把這叛賊擒下。」

阿妍突然回頭，急迅地亮出一支弩箭筒。

桑機宇還沒有省悟到怎麼一回事，弩箭筒裏已射出十二支毒弩。這種毒弩特別細小，但勁力却也特別强大。

桑機宇袖袍一揚，十二支毒弩儘皆跌落。

「連妳也反了！」他鬢髮飛揚，臉上一片不相信的神色。

阿妍冷笑：「若不是我的命令，黑白雙猿豈會動你一根毫髮？」

桑機宇怒道：「本座一向待妳不薄，想不到原來竟然是養虎爲患。」

阿妍冷冷道：「江湖上有極一教存在，那是蒼生之不幸！」

桑機宇道：「妳既非忠於本教，何以殺沈別離？」

阿妍無言，目中却閃爍着一種痛苦的光芒。她對沈別離有多少愛？她對沈別離又有多少恨？

這兩點，恐怕她這輩子都不會知道。

因愛成恨，因恨而殺！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感情，又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殺戳？

她殺沈別離，並不要求別人的原諒！

因爲連她自己，都絕不會原諒自己。

這種複雜而又矛盾的感情，很難會令人了解。

她也不想別人了解自己。

但她知道，當殺了沈別離之後，桑機宇對自己就越來越是信任了。桑機宇越是信任自己，殺他的機會也就越多。

但她又爲何要殺桑機宇呢？這一點也許只有四個字可形容，那是：替天行道！

在這些年來，阿妍看盡了不少慘事。不少無辜者，死在極一教魔爪之下。

她想脫離極一教。

但最後，却被一個老道士勸阻。

他居然了解阿妍。「妳不妨留下，將來與貧道裏應外合，把極一教殲滅。」

阿妍考慮了很久，終於答允下來。

這個老道士，就是蒼道人。

× × ×

桑機宇一直都以爲蒼道人疏忽了極一教的存在，那是錯誤的！

他一直在算着蒼道人，却沒想到蒼道人對於極一教的一切，其實也瞭如指掌。

他甚至擅於運用着最接近桑機宇的「棋子」——阿妍！這枚「棋子」本來是屬於桑機宇的，但到了最後關頭，却反而成了蒼道人的厲害殺着！

桑機宇以阿妍把守最後一陣，以爲是無後顧之憂，但想不到却反而成爲他的致命傷。阿妍雖然不是桑機宇的對手，但加上龍城壁，兩人合力之下，桑機宇倒也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但蒼道人的情況却很不妙。

他是全場所有人中，武功最深不可測的第一位高手。正唯如此，他也成爲羣魔攻擊的主要目標。

是以龍城壁連闖數陣，蒼道人反而被困陣中。

這一戰是極其艱苦的。

蒼道人武功雖高，但在這等情況之下，最後終於還是不免受了重傷。

但他仍然咬緊牙關，苦戰下去。

而羣魔也越來越是心寒。

雖然明知這個老道士很快就會倒下去，但他沒倒下，極一教中人却仍然紛紛死在他的掌下。

桑機宇在巨石上大叫。

「繼續動手！這老道捱不了多久！」

他很生氣，因爲這時候，極一教的高手，已沒有人敢上前繼續與蒼道人交手。

阿妍冷冷一笑：「教主，你也捱不了多久了！」

桑機宇冷笑，忽然却又臉色驟變。

「妳……妳甚麼時候向本座下毒？」

阿妍冷冷道：「在你還沒有坐在這塊石頭之前，我已在石上塗上了一種無色無味的毒膏。」

「毒膏？是不是散功催魂膏？」

「不錯！這種毒藥雖然發作得比較慢，但却是無藥可解！」阿妍冷冷一笑：「我早已算準，你一定會坐在這塊大石上指揮羣魔作戰，只要你在這塊石上逗留超過一頓飯時光，你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吸入這種毒膏，那時候，也就是你的死期！」

桑機宇渾身冷汗如雨。

「丫頭！妳好狠！」

「這手段，也是從你身上學來的！」

桑機宇面露絕望之色，突然亮出一把短刀，自戕畢命。

阿妍狂笑。她也突然面色驟變，連眼睛都變了顏色。

龍城壁吸了口氣：「妳……」

阿妍苦笑：「散功催魂膏毒力霸道，我一直也在這塊巨石背後，又怎能不染其毒？」

龍城壁道：「難道連妳也沒解藥？」

阿妍道：「我沒有騙桑機宇，這毒藥毒力雖然發作較慢，但却是無藥可解。」

龍城壁抽了口涼氣。

阿妍忽然慘笑：「沈別離是我殺的，你現在不妨給我一刀。」

龍城壁的手在微微發抖。

阿妍又說：「你不殺我，我只會死得比桑機宇更慘。」

這時候，蒼道人已死了。

龍城壁忽然咬着牙，終於一刀刺出。刀光燦爛。

鮮血却是那麼刺目，令人感到凄迷。

桑機宇的「瘋子陰謀」還未成功，極一教已崩潰，他也無法再活下去。

羣雄苦戰獲勝，最後終於救出了幾個瘋子。

江湖人，是不是都會很容易就瘋掉？

（全文完）

現代技擊偵探推理小說

王龍·文
盧令·圖

襲警（上）

鄉紳之子中彈身亡

記不起是那一個晚上，我正坐在廳裏喝咖啡閱報，電話突然响起來，內子去聽。「唐，你的電話。」

我接過一聽，聽筒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老唐，還未睡吧！」

原來是鄭老編，我哈哈一笑：「還早呢，老編半夜來電，莫非要請我宵夜？」

聽筒飄來他的聲音：「宵夜過幾天才請你，現在替我寫篇東西！」

「哎呀，我寫的東西豈能見人？想不到塗幾萬個字，還得勞煩老編來請！哈哈……」我不禁有點得意。

「是這樣的，最近一般讀者喜歡看點有關CID生涯的小說，函電交催之下，我只得向你討救兵！」

「老鄭，說眞的這類題材不好寫，你也知道我的筆又不行……」

他截住我的話：「你熟悉嘛！這樣吧，你知道啦，最近的高崗事件成爲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不如你……」

我忙道：「不行不行，這份案還未落定，我把它寫出去，可得吃官司！」

「那就由你自己撰寫吧，就這樣…」

聽筒傳來了「叮」的一聲，他居然收綫了，我放下話筒，苦笑一下，事實上我每天下班，都已筋疲力盡，頭腦與手都不想再動。

這件事一擱便是三個月，直至最近我才有空，拿起筆來，心想寫些甚麼呢？

我突然想起老編的話，他的話提醒了我，我決定寫一件與襲警有關的案件……

（一）

事情發生在好幾年前，那時候香港正處在黃、賭、毒三大烟霧之中，一片烏烟瘴氣。

這天我剛上班，薛唐警司便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

那時候他剛從英國來港上任，而我也剛昇任探長不久。他還未學識粵語，我們便用英語交談起來。

「MR·TONG，昨夜郊區發生了一件探員開槍的事件，你知道嗎？」

「我剛才方知道一點大概。」

「聽說你成績一向不錯，辦案又細心，我希望你對這事件有新的發現。」

我不覺一怔，脫口問他：「莫非這事件另有內情？」

薛警司點點頭。「我懷疑那開槍的探員的口供有問題，這件事就交給你辦！」

我立即喝了一聲「OK！」

我立即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叫人把檔案取來。

爲了引起讀者閱讀興趣，這開槍事件，我得由頭說起……

有一點要先聲明的，故事內的一些地名及人物是我杜撰的，若有雷同，僅屬巧合。

× × ×

深夜，北風呼呼。大埔墟上一條私家路上汽車笛聲亂鳴。

兩架私家車面對面停着，這條路異常狹窄僅能容一架車通過。兩架車一欲進一欲出，各不相讓。

過了一陣，傳來一聲猛力的聲音，跟着是一陣喝聲。附近的居民也沒有留意，何況天氣寒冷，一般人都一早縮在被窩裏了。

「砰」地一聲脆响，在靜夜中遠遠傳了出去。

發覺有點不對的居民，也賴得起床看個究竟。

槍聲過後，便是一列尾班的火車，帶着一陣「轟隆隆」的嚎叫聲駛過。

警署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值日警官一手抓起話筒。

話筒立即傳來一陣急促的呼吸聲，接着有人說道：「值日警官？我是九龍油蔴地警署的探目劉乾坤，編號××××。我在××街，這是剛發生開槍事件，請立即派人來調查！」

這幾句一說完，便收了綫。

大批的軍裝及便裝警務人員，分乘幾輛警車，呼嘯着穿過長街，趕赴現場。

開槍的探目是劉乾坤，死者是一個青年。

劉乾坤立即被繳械解回警署錄口供。

× × ×

我靠在椅背上，打開法醫官的驗屍報告。

「死者男性，年約二十七，中等身裁，高五呎九吋，黑髮。

死者前胸有個彈孔，彈頭尚留在肺部，其他部份沒有任何傷痕，血型爲O型。

彈頭的大小，證明是發射的一支零點三八的手槍。死時大約是十一月廿五日午夜十一時至十一時半。估計死者離手槍的距離爲十二呎至十八呎之間……」

我把驗屍報告丢在桌上，大聲呼叫：「張强！」

門口立即出現一個略帶孩子臉的臉龐。「唐SIR，有甚麼吩咐？」

他是我的助手，所以我便不客氣地指使他：「死者的身份查到沒有？」

「查到了，正在整理，你稍等等！」

待張强把死者的資料送到我面前時，我便急不及待地打開來看。

「死者姓沈，名小海，今年二十五歲，是大埔鄉紳沈尚孔的兒子，在其父親公司任職，未婚。

死者平日頗活躍，愛好運動，是社團的活躍份子，在大埔一帶知名度頗高。

死者于十一月廿五日飯後到其師父彭樹新處坐談，到十一時才離開，不久便發生了意外。

根據附近居民的提供，死者爲人頗富正義感，好打不平，熱心公益又沒有不良的嗜好，平日很少與人交惡或打鬥，是個有爲的青年……」

我剛把資料闔上來，張强便問：「唐SIR，要不要看看劉乾坤的口供？」

我想了想，搖搖頭：「不必，等一下我自己再問他一次。」

說罷我便把所看過的資料在腦中翻記一次，然後站了起來。

× × ×

劉乾坤見到我時，親熱地與我打招呼，我跟他不很熟，只冷靜地跟他點頭。

「對不起，薛SIR，我向你再問一問口供，咱公事公辦。」

他聽後神色有點緊張：「薛SIR叫你問我？」

我開始問他：「我想知道你怎樣與沈小海衝突的！」

「昨夜跟我女朋友到金福家飲酒，散席後……」

「且慢，金福是不是大埔那個鄉紳？他爲甚麼事在家裏擺酒？」

「正是那個金福，他小孫兒昨夜彌月，在家裏擺了十圍酒席。」

我又問了一句：「你跟他是親戚？」

「我女朋友跟他是親戚！」

「她叫甚麼名字？你認識她多久？」

「她叫韓詩雅，我跟她來往已有一年了！」

「好，你說下去。」

「當時我把車駛入那條私家路，正好沈小海開車出來，那條路只够一架車出入，而他的車才剛開動，我便叫他退後，他不肯反而下車跟我理論。我當時因喝了點酒，火氣也較盛，所以也下了車，我剛下車，他便打了我一拳，我完全沒有防備，給他打中小腹！跟着他又在我臉上打了一拳，我給他打得連連後退，靠在我座駕邊，他還要撲上來，我呼喝無法制止住他，所以只得拔槍擊他！」

我插口問了一句：「你爲甚麼不先向天發射一槍，以作警告？」

「因爲已經來不及了！」

「爲甚麼？」

「當時他又撲了上來，我頭部中了一拳，有點暈眩，沒法再閃避。」

我聽了他的話，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怒火，但仍然極力控制着。「你所說的都是事實？」

「唐SIR，我豈敢給你假口供！」

「我再給你最後一個機會，你還有話要補充還是更改嗎？」

他吸了一口氣，搖頭表示不必。

我再也忍不住，一拳擊在桌上。「你的口供破綻百出，連我也不能相信，何况是薛BOSS！」

劉乾坤臉色一變，神態有點慌張。「唐SIR，我我……我沒有……」

我冷哼一聲：「你犯了兩點重大的錯誤，第一點你不該說他剛開車，照現場的劃位圖看，你的車剛轉入那條私家路，而他的家離開車位已頗遠。照理你應該把車退開，讓對方的車先行通過！第二點，照法醫官的判定沈小海中槍之時，離你的槍起碼有十二呎至十八呎遠，在這個距離之間，你根本還有時間向天先發一槍，警告沈小海！但你沒這樣做！」

「我……」劉乾坤有點慌亂，過了一會才說：「那時我心中很亂，沒有……」

我再打斷他的話：「還有一點，你們兩架車距離只三呎，而你說你開槍時身體倚靠在你的車上，但他和你的距離是十二呎至十八呎，那麼，沈小海豈不是反而在他的車後？再說兩個人打架時，豈會相距那麼遠！」

「不是打架，是他襲擊我！」

「答我那句話！」我大喝一聲：「你到底是在甚麼情況之下開槍的？爲甚麼他當時會距離那麼遠？」

「唐SIR，當時他離我絕對不會超過六呎，可能法醫判斷錯誤！」

「眞的是六呎？」

劉乾坤大聲地道：「可能還不足六呎，我開槍時他已撲了上來！對了，他在未襲擊我之時距離是六呎，他向我撲來時，我才開槍的，距離最多是四呎，我在那種情況之下，若果不開槍我自己便有生命危險！」

我靜靜地望了他三分鐘，這三分鐘對劉乾坤來說比三年還長，他漸漸低下頭。

三分鐘的時間，我已把心中的怒火逐漸壓了下去，因此語氣頗平靜：「你入警界多少年？」

他露出一點希望，把頭擧起：「四年多了！」

「開過槍沒有？」

他一愣，怔怔地望住我。

我又問：「你知道你手上手槍的結構及威力麼？」

他想了一會才點點頭！

「你的彈頭留在沈小海的肺部你知道麼？」

「剛才聽見伙計說過！」

我勃然大怒，一拍案子：「四呎距離之內發射，彈頭會留在肺部？須知你的子彈是剛在兩條肋骨之間穿過！」

劉乾坤臉色刷地變白，答不出話來！

我冷笑一聲：「你如何開槍我不知道，不過假如是我開的槍，這一彈在四呎距離之下一定會穿背而過！」

他又低下了頭。

「現在你該說實話了吧！繼續抵賴下去的結果比任何犯人都清楚，把眞相說出來，大家都好，你還有一點希望，而我也好向BOSS交差！」

他咬着牙不應。

「外面情況怎樣你知道麼？沈小海的父親及大埔的一些團體召開記者招待會，聲明要把官司打到底！沈小海不是好惹的，沈尚孔更加不好惹，他不但是大埔鄉紳，還是太平紳士，我給你五分鐘時間來考慮！」

我說罷便開門出去。我當時心中不禁暗暗稱讚薛警司的精明及仔細。

我喝了一杯咖啡，再度打開雜差房的門時，劉乾坤劈頭便說：「唐SIR，我說的全是眞話，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沒有話可說！」

我聽了這句話之後，心中的憤怒實在到了極點。我已把他的口供破綻及利害關係陳明，他仍然這樣說，那是表示他絕不會跟我合作的了。

我冷笑一聲。「你不說，你的女朋友會說，就算她不說，我也有辦法把眞相查明！」

「我衷心希望唐SIR能早日把眞相調查出來，省得我自己也麻煩！」

我一轉身，使勁把門關上。叫道：「張强！」

「YES SIR！」張强連忙拋下工作，走了過來。

「劉乾坤那個女友韓詩雅呢？」

「錄了口供已回家去了！」

「把她的口供拿來！」

（二）

韓詩雅的口供跟劉乾坤大致一樣，我沒有因此而相信了劉乾坤所供述的一切，反而懷疑他們是事先商量好一切的。

我決意把這件案子的眞相攪清楚，一則是我對這案子感到興趣，因爲這件案子十分哄動，假如我能把眞相調查出來，對我的前途無異十分有助。

再則，我希望給新上任的上司有個好印象。

我再把資料翻看了一遍，突然又發現了一個新的疑點。

相片上劉乾坤的座駕不是我往日見過的那架，這是一架陳舊的日本車。

我心中不禁想着：「劉乾坤平日出手豪闊，又喜充場，他帶女友去她親戚家喝酒豈會用一架舊車？他那架新欵的霍牌汽車雖然不是名貴的車子，但起碼也比這架舊車强得多了！

我立即叫張强去問劉乾坤，他的答覆是那架新車壞了入廠修理。

但是我仍有疑問：「他爲何不向朋友借一架新的？這不合他的性格！」

我決定親自再問一問他，但他的律師剛好把他保釋出去了！

我想了一會，決定親自到現場去走一趟。

在車上我把我的看法說了出來，魏立一邊開車一邊轉頭說：「唐SIR說得有理，劉乾坤實在很喜歡死充面子，他絕不會開一架舊車去赴宴！而且主人還是他女友的親戚！」

我反問一句：「你跟他很熟？」

「以前在油蔴地時曾經跟他來往過，後來因爲大家的性格不同才逐漸冷淡！唏，他太太我跟她也蠻熟的！」

「哦？」我又問了一句：「她知不知道劉乾坤另外收藏了一個女人？」

「這個我便不清楚了！他一向很少回家！對了，他跟他太太都是南丫島人！」

張强挿了一句：「我們還沒有韓詩雅的詳細資料哩！」

魏立奇怪地說：「口供上沒有麼？」

「那怎作得準？」

我懶懶地說：「反正她是大埔人，咱們等下順便探聽一下！」

說着車子已到了現場，我們默默看了一回，附近有幾棟四層樓高的唐樓，不新不舊，看樣子已全部住了人。我看了一看手錶才三點多鐘，便決定到沈家找沈小海的父親沈尚孔。

沈家座落在墟旁，是一座舊式的兩層高的小樓，樓子並不怎樣起眼，不過屋前圍牆之內種了不少花草，修葺得倒十分整齊別緻。

我跟沈尚孔有幾面之誼，此刻他見到我，儘管因兒子被殺臉色顯得十分難看，但還是擠出一絲笑容，我跟他握了手便分頭坐下。

「沈先生，關於令郎的不幸，不但只我，而且警方亦十分重視並深感遺憾！」

沈尚孔年逾五十，因爲保養得好看似四十出頭。他冷冷地笑了一聲：「唐先生，想不到你跟我也打官腔！」

我吸了一口氣，緩緩道：「這是衷心

之言！我上司亦叫我詳細把過程查明！」

「只怕是例行公事而已！香港警察殺人似乎未曾有人因此而得到懲罰！」

我苦笑一下。「沈先生，你也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我咳了一聲，決定把話轉入正題：「我想清楚一件事，令郎跟劉乾坤是否相識？」

沈尙孔長長吐了一口氣，聲音還算平靜：「這件事我本來也不清楚，今早才聽見隣居說小海跟他有所認識。」

「關係怎樣？」

「聽說他們之認識是韓詩雅介紹的。也僅是一般見面點頭之朋友。」

「小海跟韓詩雅很熟悉？」

「他們小時候便認識的了！」

我精神一振，有一句話正在考慮該不該問，旁邊有一個青年突然插口：「以前韓詩雅曾經追求過小海的，不過小海不喜歡她！」

「哦，眞有這回事？」

沈尙孔點點頭，指一指那個青年：「他叫陳彼得，是小海的好朋友！」

我聽了他倆的話，心中立刻浮起一個念頭：「莫非這件案子是爭風引起的？」這念頭我只想了一分鐘，便立即問下去：「小海眞的不喜歡韓詩雅？」

陳彼得肯定地說：「不但不喜歡，而且還很厭惡她！」

「爲什麼？她樣子不錯，身裁又好，又有高尙職業……」我故意引起他說話的興趣。

果然他立即反駁我：「要是這樣，那些生得醜陋的女人，不是一生也嫁不出去了！」

我微微一笑，說道：「我正想聽聽你的理由！」

「我曾經不只一次地聽見小海說過韓詩雅不是一個好女人！還說她臉皮厚，虛榮心重！」

「很多時候口中說的未必能表示是他內心所思想的！」

「小海不是這種人，而且我親眼看過小海拒絕韓詩雅作他的舞伴！」

沈尙孔也插口說：「這是眞的，小海一向看不起她。說她易變，心胸小又有很多鬼主意，他說跟這種人在一起，經常要提心吊胆！」

我忙又問了一句：「他有說出具體的例子麼？」

「沒有。」沈尙孔想了一會才說下去：「總之，這種女人我也不希望會是我的媳婦！」

「沈先生對她也不合意？」

「唔。」他重重地用鼻子應了我一聲，便掏出香烟請我。

我噴了一口烟，回頭問陳彼得：「你說小海拒絕韓詩雅是什麼時候的事？」

他想了一會，才應我：「好像是去年六七月期間！」

「最近她沒有再來找他？」

「這我就不知道了！哼，反正她已找到一個有槍的人，還來找小海幹什麼！」

我怕他們因沈小海之死而對韓詩雅有偏見，因此決定到她家裏去找她。

韓詩雅的家離沈家不很遠，我們到達韓家時，韓詩雅的媽媽正在煮晚飯。

這是一棟唐樓，地方不很大，不過只她們一家人居住。韓詩雅還有個弟弟，父親在他們姐弟很小的時候便死了。

當我看到韓詩雅的母親，便知道她們的生活一定很苦。我溫聲對她說：「我們是CID，請問你女兒在家嗎？我們有點事要她帮忙。」

她母親憂慮地說：「先生，請問她會有事嗎？她出去還未回來。」

「她去了那裏？」

「她說心情很煩悶，出去走走，散散心！」

我想了一下，決定問她幾個問題：「你女兒以前在那裏唸書？」

「哎，咱窮苦人家她也沒讀了幾年，小學畢業後便出來做事了，她爸爸早死，我有時販點魚賣，她便帮我到街市賣。」

我心頭一動，脫口問她：「她既然沒有什麼學歷，爲什麼能在一間貿易公司裏當秘書？」

「後來她有再去讀點英文的。」

我搖頭不信：「這也不行，你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麼？」

她考慮了一陣才答我：「這職位是金先生介紹的。」

「那個金先生？」

「金福。」她說：「聽說那公司金先生有股份。」

我「唔」了一聲：「她跟金先生是什麼關係？」

「金先生是我女兒的義父。」

「哦，原來如此！」我接問一句：「你兒子呢？」

「還未下班。」

「他是做那一行的？」

「他在××車行工作。」她又加了一句：「是修理汽車的！」

× × ×

我離開了韓詩雅家打算去一趟金家，到了金家門口。張强眼尖突然見到韓詩雅在門口一閃而過。「唐SIR，韓詩雅在金家內。」

「你認得她？」

「今早見過一面。」

我想了一下，決定暫時不到金家。「我們先去附近吃晚飯！」

飯後我決定先到案發附近調查一下。

我們分頭在幾棟樓宇中逐層訪問，希望能找到目擊者。我訪問了八個單位，仍然毫無所獲，不禁有點沮喪，剛落到樓下，魏立氣喘吁吁地跑過來，我心頭一喜：「有好消息？」

他點點頭，指着一層樓，喘着氣說不出話來。

我抬頭一望，那個單位的窗口剛好對正案發地點，便拉着魏立上樓。

（三）

魏立按了門鈴，開門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他臉色有點驚恐，開了門手足無措地站在一旁。

魏立喘着氣說：「唐SIR，案發時他曾經伸頭出窗看見……」

我心頭大喜，忙回手關上門，同時溫聲地對那青年說：「我是探長，你不用怕，警方會替你保密，你貴姓？」

「你們坐吧，我姓謝。」他帶着點客

家口音地說。

「請你把所看見的再說一次。」

「我其實沒有看到什麼？」他略想了一下才說：「槍聲响的時候，我剛好便急上厠所，那時候也不知那一聲便是槍聲。後來我自厠所中出來後，伸頭望向街上，見到一個人倒在地上，另外一個男人站在附近焦急地踱步！我當時十分奇怪……」

我吸了一口氣。「你慢慢說，嗯，你有沒有看見路上停着車子？」

「有的，是一架深藍色的汽車停在路中……」

魏立忍不住插口問：「你有沒有看錯？只有一架？」

「眞的只有一架。因爲天氣冷而我又只穿了一套睡衣，所以看了一陣，我便忍不住準備上床。我剛轉過身，突然聽到吱地一聲汽車煞掣聲，我再回頭望出窗外，却見到路口駛來一架灰色的私家車，停在跑車之前，然後那個不斷踱步的男子便上前跟車裏的人說了一陣話……」

他喘了一口氣，再繼續說下去。「跟着兩個人便一齊離去，再過一陣又回來，我便上床睡覺了。」

魏立急問一句：「你有沒有再起床探視過？」

幾乎在同時，我却問他：「那兩個人是怎麼樣子？」

謝先生答說：「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女的是穿紅色的大衣，男是是穿深色西裝，因爲光綫不足，我看不清楚他們的臉孔。後來我聽見警車的聲音才再度起來看視！那時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至今早看了報紙才知道。」

「報紙所發表的跟你所看見的有些地方不一樣是不是？」

他點點頭。

我正容地對他：「謝先生，我希望你所說的全是事實，因爲這對我們來說異常重要，說不得到時我們會要求你上庭作證！你敢保證你沒向警方提供假口供嗎？」

謝先生明顯地吃了一驚：「要我上庭作證？我……我敢發誓我所說都是眞的，但我不想上庭作證。」

「謝先生你不必害怕，警方會保護你的安全，而且假如因上庭而使你收入受影响，你可以向法庭申請補償。」

他逐漸低下頭。

「你認識小海麼？」我又問了一句。

「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我心中飛快地想了一會，跟着問道：「在那架灰色的私家車到塲之前，你有否看到有車子離開？」

他搖搖頭：「我那時在厠所裏，而且剛巧有架火車經過，所以聽不到聲音。」

× × ×

當我和魏立下樓之時，兩個人心中都是十分興奮，起碼多了一條重大的綫索。

假如劉乾坤不是因車不讓路而與沈小海起衝突（因爲他的車是事後才由韓詩雅開過來。），那麼劉乾坤是不是因妒忌韓詩雅對沈小海餘情未了而蓄意把沈小海殺掉？

還是另外藏有其他的秘密？

我把希望寄托在張强的身上，希望他能找到一個目擊的證人，從而使案情較明朗。

到了樓下，張强正在那裏徘徊踱步，看樣子好像很焦急。

張强回頭一看到我，便問：「唐SIR，有『料』到？」

我點點頭，跟着反問：「你呢？」

他苦笑一聲，聳聳肩：「他們都說一早上床睡覺了！」

魏立罵了一聲：「他媽的！鄉下人就是貪睡！」

我笑着說道：「這樣天氣不睡覺幹什麼？」

「唐SIR，咱去那裏？」

我隨便走着，一邊不停地盤算着，到目前爲止，已有證據說明劉乾坤的口供不盡不實，但……

走了一陣，我抬頭一望，看見一個招牌，脫口說道：「咱先到這車行看看！」

張强立即上前拍門，我記得這間舖是韓詩雅的弟弟韓帶金工作的車行。

門打開露出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看樣子是車行的學徒，我忙踏前一步：「我們是CID，請問韓帶金還在嗎？」

那個學徒看了我們一眼，低聲地道：「他回家去了！有什麼事嗎？」

「請問我們進來看看可以嗎？」

那個學徒立即閃開一旁，我們魚貫而入，裏面黑黑暗暗，放着很多修理的器具，還放着一張帆布床，收音機播着一些流行歌曲。

那個學徒立即把收音機關掉。

我溫聲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在這裏工作了多久？」

「我叫阿成。我在這裏工作了一年多了。」

「咦，你們好像沒有生意——怎樣不見有車在此？」

「放在後面。」他指一指裏面。

我們立即走了過去，後面是個天井，上面蓋了個棚，停放着三架私家車。

魏立眼尖指着一架紅色的私家車叫道：「這是劉乾坤的車！」

我看了阿成一眼：「這架車是誰開來的？」

「是帶金哥開來的。」

「什麼時候？」

「今日一早開來的，他還叫醒我。」

我心頭一動，便走近過去，車子的玻璃全被報紙封着，我對魏立說：「把報紙撕下！」

魏立與張强立即動手把報紙扯下。剛扯下擋風玻璃的報紙，便見到玻璃上有個圓洞，圓洞的四周有裂痕，像蜘蛛網般。

張强脫口叫道：「唐SIR，你看這像什麼？」

我不作聲，心內却像煮滾了的開水沸騰。「你們再檢查一下，我去打電話！」

我打了電話回警局把情況滙報了一次，便回到天井。「還有沒有其他發現？」

他倆一齊搖頭表示沒有。

我伸手一看腕表，道：「張强且留在這裏，魏立跟我到韓家，」說罷便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 × ×

到了韓家，韓帶金剛在浴室洗澡，她母親忐忑不安地陪着我們。我却豎起耳朵

靜聽浴室內的動靜，浴室之內水聲嘩嘩亂響，過了一陣聲音還是沒變，我心知不妙，忙喝道：「魏立，快把門撞開！」

當我跟魏立一起把浴室的木門撞開時，裏面果然空空如也，浴缸盛滿了大半缸水，浴室的窗子打開着。

魏立立即竄前向下探望，叫道：「唐SIR，他從水管爬下去！」

我大聲叫道：「你從水管追下去！」自己却標向大門。

（四）

案子的急劇明朗，使我精神大振，立即自樓梯奔下去，跟着轉向後巷。

我到了後巷，魏立剛從水管跳落地，他急道：「唐SIR，他從那邊跑去！」

我腿子急迅地轉了一下，向他下令：「你從那邊追去，我從這邊包抄過去！」

我們兩人同時行動，轉過街角我便遠遠看到他轉入一條小巷，我大聲叫道：「站住！不准跑！」我口上說着，行動却絲毫不慢！

我跟着他轉向另一條小巷，這裏燈光疏落，四周頗為黑暗，剛到巷口，由於走勢太急，轉彎時身子不由一歪，跟着猛覺得胸口倏地一痛，還未待我定過神來，我又吃了一腿。

這一腿蹬在我臉上，使我連退三四步，才站穩腳。我知道有人偷襲，還以為是韓帶金，正想喝止他，只見一個黑影又撲近了來。

他的來勢十分猛烈迅速，使我沒有時間拔出佩槍，只得閃退一步，那人一擰腰使了一招「踢腿大轉身」，我只得再閃開一步，此刻我已看清楚偷襲我的是一個粗眉大漢。

大漢一腳凌空，沉腰擊出一拳，我認得那是螳螂拳的「馬式右劈軋」，巨大的拳頭撞向我的小腹。

我立即吸氣吞腹，右手一揮，用擒拿手的接腕式，五指搭向他的手腕。

他收身改用「右劈捶」擊我上身，我冷笑一聲，心想你若是用別的拳法打我，我可能會較難應付，這螳螂拳我十四歲那年便開始學習，豈能難倒我。

我趁他長身而立，立即踏前一步，左臂格起，跟着抓着他的衣袖，身子斜倒，同時右腿插於他身前，兩腳同時一剪一擰，那大漢虞不及此，重心一失撲向地下。

我右手立即伸向後袋拿取手扣，刹那他突然挺腰而起，右手從身上拔出一把彈簧刀，向我左臂刺來！

我毫無準備吃了一驚，右手改向地上一撐，斜滾開去！

他身子仍在地上，右腳向我掃來，我看得眞切，雙手猛地抓住他的足踝，他再度曲腰用刀，我拉着他的腳在地上一滾，他的上身也就倒下。

他這一動作早在我意料之中，右腿突然曲起，跟着一蹴，狠狠地踢在他股間！

這一腳剛踢開，我又再拉着他在地上一滾，待他完全沉不住氣才站了起來，跟着一腳蹬在他小腹之上，他臉色立即變白，熱汗自額上淌下。

「誰叫你來的！」

那個大漢眉頭一揚，狠狠地道：「像你這樣流氓阿飛人人都可以打，不用人叫我，我也會動手！」

我怒道：「我是流氓？笑話！我是CID！」

「哼哼，你不用騙我，CID會無端端追打平民？韓帶金是有名的好仔，大埔誰人不知！」

我大聲道：「你不用跟我裝模作樣！」說着拉出手銬，把他的手腕扣住！

他悻悻然跟着我而行，穿過小巷，韓帶金已不知去向，只見魏立被三個大漢打得無還手之力。

我拉着那個粗眉大漢大步而行，不料那個大漢故意跟我作對，用暗力抗拒，我又急又怒，拔出槍來，喝聲道：「你走不走？」

他冷笑一聲道：「你有胆就開槍吧！反正你們昨夜才做了一單，做多一單也無妨！」

我右臂伸直，舉槍向前瞄準，大聲喝道：「住手！否則開槍！」

圍攻魏立的那三個大漢一窒，他們沒有逃開，相反挾着魏立，慢慢後退！

我大喝一聲：「把他放下，否則你們都要多犯一條罪！」

那些人沒有答話，越退越快，我怒火一升，準備開槍示威，食指尚未扣動扳機，粗眉大漢突然用肩膊向我一撞，我猝不及防，手指一動，子彈登時「砰」地一聲，自槍管中射出！

這一槍自然射不到那些大漢，但也幸而附近沒有其他行人，免致傷及無辜。

刹那之間，我心中的怒火再也難以抑壓，我把手槍轉個方向，正合了六七年暴動時，左仔勸我們掉轉槍頭那樣——我一揮手以槍柄擊在粗眉大漢的頭上。

連擊三下，他已血流披面，他稍為放鬆抵抗，我立即拉着他向前奔去，轉出街口，廣福道上人跡渺渺，那些大漢已不知把魏立挾持至何方。

此刻，我心頭又驚又怒，又為魏立的安危担心，脫口喝問：「你跟他們是同黨！是那個堂口的！」

他冷笑一聲，鎮定地說：「阿SIR，我們跟你們都是一樣拜關帝的！」

他話中之意表示他跟關雲長一樣義薄雲天，不會出賣同伴，這刹那之間我怒火又再升起：「到了警署看你還有多硬？」

話未完，街口響起一道淒厲的警號聲，接着駛來了兩架警車，我一揮手警車便停在我面前。

案情複雜　餘波未了

我把粗眉大漢交給其他同僚，並立即簡短地向他們轉述一下情況，跟着便帶領他們下車展開搜索，同時利用無綫電對講機告與總部知。

我把警員分成三隊，每隊四人，分頭進行搜索。

我一邊走一邊不斷地盤算：「這些大漢跟劉乾坤的開槍案子是否有關？」

我想了一會，不能決定，但有一點能够下斷論的却是這干人跟韓帶金必定有關係。韓帶金是什麼人，竟然有這許多大漢替他掩護？

——韓帶金為什麼要拒捕而逃？他知道了些什麼重大的秘密？

想到這裏，我覺得這案子內情之複雜，絕不簡單，劉乾坤的身份也值得懷疑。

——他跟大埔的一些人有什麼交情？在這些大漢之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 × ×

搜索依然沒有什麼發現，因此，行動也未停下來。

入夜後，寒風急吹，刺人肌膚，行人都把外套的領子反了上來。

我心裏却熱得比大暑天的溫度還高。嗚嗚……一陣淩厲急促的警號響起，大批的警車聞訊而來，參加搜索的行列。

我立即回身奔向他們，並立即向他們作了指示，我想了一下，便帶了一小隊警員直撲金福的家。

金福的家在墟外，我們走過時，狗吠聲四起……

（五）

我示意一個警員上前敲門，門敲了好一陣子才有人來開門。

開門的是一個中年漢子，臉龐瘦削，但雙目精光四射，我一看便知這人不好對付。

他看了我們一眼，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吸了一口氣，使頭腦冷靜一點，然後排衆而出。「我是唐探長，請問金福先生在家麼？」

「你找他幹什麼？他犯了罪麼？」

「你是何人？」他反問一句。

「我是他的管家。」

「請問貴姓？」

「小姓石，有何指教？」

我再吸了一口氣。「好，石先生，我再問一句，金先生在家嗎？」

「到底有什麼事？」

我耐着性子道：「對不起，我們有點事要問一問他！」

「他睡覺了，你們等一等。」他說話之前考慮了好一陣，但一說完話却立即把門關上！

隔了好一陣，那石管家才再把門打開。「金先生說，只請唐先生一人進去。」

我毫不猶疑地跨步入門檻，剛踏足門裏，石管家便迅速把門關起來。「唐探長，請坐！」他指一指廳上的一張雲石酸枝椅。

我坐下剛把烟包摸出來，金福便自通往二樓的那度木梯走了下來。

「唐探長，歡迎歡迎！」

我連忙站了起來，把烟遞過去！

他抽出一枝，回頭對石管家說：「叫人泡壺茶來。」

我忙道：「不必客氣。」

「要的要的，唐探長快請坐下。」

兩方坐定，我便單刀直入地說：「金先生，你義女韓詩雅在嗎？」

他年在四十七八，頭髮烏亮，滿面油光，一張國字型的臉，大鼻大口，樣子很「粗壯」神氣，最近幾年他熱心鄉民公益，在大埔名氣頗響，見報率也很高。

他聽了我的話之後，哈哈一笑：「原來唐先生不是來找我，是要找我義女，哈哈！她下午是來過，吃了晚飯便離開了！唐先生沒有去她家裏麼？」

「去過了，找不到。」

「那麼可能是在路上錯過了。」

「金先生跟她兩姐弟都很熟悉麼？」

金福想了一會，側着頭道：「也可以這樣說，不過女孩子的心事，嘿嘿，有時也很難揣測。」

說着一個女工人送上一壺茶，那是潮州式的工夫茶，我喝了一口，有點苦澀，但喝後喉頭却頗甘美。

「金先生是潮州人？」

金福笑笑，「我是本地人，不過下人中有潮州人，他們喜歡喝茶，我喝了幾次便上癮了！」說罷哈哈大笑。

我由入來至今只見過金家三個人，不禁有點詫異。「金先生你家人呢？」

金福的笑容登時不見，雙眼一睜。「他們都睡覺了，鄉下人沒有夜生活，早點睡！你要見他們麼？」

我忙道：「我只是問問而已。」我乘他低頭喝茶，偷眼看看手錶，才九點，雖說鄉下人早睡，但也絕無理由這麼早便睡覺，即使沒有夜生活，此刻也應該還在看電視。

金福放下茶杯，抬頭問我：「探長，你來這裏只是為了找我義女？」

「不是，剛才有幾個大漢偷襲警務人員，其中有一個被咱捉住。」我故意頓了一頓，看看他的神色，可是他神色絲毫不變，「警方素知金先生在大埔人面熟，希望金先生能充份與警方合作，替咱們認一認人。」

他看了一看腕錶。「現在去？」

「是，那人就在這附近的一架警車之上！」

「好吧，我跟你去一趟，不過我相信大埔的人沒有第二個沈小海！」

我心頭一動，脫口問道：「金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他呵呵地笑了一聲，反問我一句：「唐先生以為大埔人都是喜歡襲警的麼？」他說罷站了起來：「阿龍，假如太太問起我，你就說我跟唐先生去認人，很快就會回來！」

× × ×

到了警車，我指一指車上的那個粗眉大漢：「金先生，這個人你應該認識吧！」我故意這樣說。

粗眉大漢抬頭望見金福，大聲道：「我不認識，你是誰？」

金福點點頭，答道：「對，這人很面生，我不認識他，可能他不是大埔人！唉，現在的人越來越不規矩，怎樣會流行襲警的風氣來，做人要看清局勢，要看到以後，不能因一時氣憤而引致終生遺憾！」

粗眉大漢點點頭：「是，我知錯了，我一定會認罪，希望以後能重新做人！」

金福道：「正應該如此，人誰沒有波折？能够知錯便還有前途！」

我在一旁冷眼旁觀，靜聽金福在教訓他。

金福說完之後，回過頭來：「探長，這個人我的確不認識，還有其他事麼？」

「沒有了，非常多謝金福先生的通力合作，蘇沙展你送金先生回家！」

金福神情十分愉快，「不必啦，這是一個良好的市民的份內事，你們有事忙哩！啊，唐先生，希望你有空再來舍下坐坐！」

，再見！」他說罷伸出右手來。

我伸手跟他一握，覺得他手掌肉雖多，却頗硬。

我目送他離開，心內念着魏立的安危，急得搓起手來，我在車邊來回踱着步，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叫道：「MR・TONG！」

我一回頭，却不知薛唐警司何時趕來到現場，我連忙立正向他敬了個禮。

「情況怎樣？」他聲音有點急。

我連忙把情況說了一遍。

「MR・TONG，有關金福與那個歹徒的對話，請你再說一遍！」

他是我的上司，我不敢不說，我說得很詳細，他聽得很留神。

現在輪到他踱步了，他起碼在車邊繞了十個圈子，才道：「MR・TONG，咱們先回總部，這裏的事你對他們交代一下。」

我雖然一怔，但仍喊了聲：「YES SIR！」剛好張強自車行回來，我忙叫他開車！

（六）

車子在黑夜中急馳，薛唐警司一直在沉思，我同樣也不停地推敲一些事情。

到了沙田，還是薛警司打破沉默：「MR・TONG，你想出來了沒有？」

我緩緩吸了一口氣，使思路清晰了點，才答他：「想到一些疑點。」

「說來聽聽！」

「第一點，劉乾坤根本是駕駛那架紅色的霍牌汽車到事發現場的，但他口供却說所駕駛的是日本車。」

薛唐警司含笑問道：「這是什麼原因呢？」

「那架紅色車擋風玻璃上有個洞，那裏被子彈射穿的，這證明劉乾坤那一槍是在車廂裏發射的，以此推算下去，劉乾坤的口供可能沒有一點符合事實！」

「你怎能證明擋風玻璃上面的那個圓孔是因子彈射過而留下的？」

「第一，大小相符，第二，沈小海事實上離開劉乾坤沒有十二呎至十八呎之遠，因爲兩人打架沒有可能離開這麼遠，但是子彈却留在沈小海的肺部，這是因爲子彈的速度及力量被玻璃消耗的原因，第三，若非如此，劉乾坤何必叫韓詩雅去換車呢。」

「不錯！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嗯，你剛才話中之意，好像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我已查過，尾班火車到達大埔的時間是二十三點十五分，槍聲是在火車到達之前响起的，但劉乾坤打電話報警的時間却是二十三點三十五分，這中間相隔二十分鐘，劉乾坤做了些什麼？」我又自己答了一句：「他在等韓詩雅把車換掉——把霍牌的紅色車開走，換來一架日本的豐田汽車。」

「GOOD，MR・TONG，你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我心中暗暗得意。

他又問了一句：「但殺人的動機呢？劉乾坤爲何要殺死沈小海？他們之間有仇？MR・TONG，假如你的推測沒有錯，那麼，這便是一件蓄意謀殺案！咱便得知道他的殺人動機！」

「我希望能再見到劉乾坤……希望他在人證及物證之下能够和盤托出。」

「好，我替你解決這個問題，明天他到警署報到時，我有辦法讓你得償所願！」他說着摸出一包烟，遞了一支給我，「MR・TONG，你辛苦了一天，我請抽一口烟！」

英國人甚少請人抽烟，我不禁有點受寵若驚，怔怔地道：「THANK VERY MUCH！BOSS！」

他哈哈大笑，在我肩上拍了一下：「MR・TONG，你好聰明，好好地幹，前途不可限量。」

我噴了一口烟，心中不期然又想起魏立，我跟他已同事了一段時間，畢竟有感情。

× × ×

到了辦公室，薛唐警司取出劉乾坤的口供，正想跟我進行研究。

那個襲擊我的粗眉大漢也被押來，我叫張強給他錄口供，剛轉過身，電話突然响起，我一手抓起電話，聽筒立即傳來一個興奮的聲音：「唐SIR？」

「YES！你是誰？」

「唐SIR，我們已找到魏立……」

我截口問他：「身體怎樣？嗯，送他去醫院檢查一下，咦，你們是在那裏找到他的？」

「在金福家附近。」

「哦？繼續派人伏在金福家附近監視，還有一點，派兩個人到韓家裏埋伏！最好能够找到韓詩雅兩姐弟！」

「唐SIR請放心，我們會照你吩咐去做！」

「OK，隨時跟總部聯絡！」我收了綫立即把情況轉告薛唐。

他低頭想了一會。「MR・TONG，我希望你能够多點留意金福，他跟伏擊你的這個人很有可能是認識的！」

我靜靜聽他把話說完，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MR・TONG，他們的對話很奇怪！我聽說香港的黑社會喜歡用暗話交換意見，你是中國人，你應該比我了解！」他說完便推門出去。

我立即把金福跟那人的對話從頭到尾想了三遍，這才發覺他們之間的對話，果然大有問題！

我把他們的話細心推敲，大胆假設。

首先，金福還未有任何表示，那人便大聲說不認識金福，這種情況大悖情理！

第二點，金福表面上用教訓的口吻對他說話，實際是在警告他不得供出秘密，否則他以後的前途便十分堪慮。

第三點，那人立即表示會獨個人把事情揹上身，由自己受罰。

金福這才表示放心。也所以如此，說了這番話之後，金福的神情才猝然開朗，跟去時大不一樣。

我再把自己的假設想了一遍，更加對自己的想法有了信心，我心頭一動，立即開門出去！

× × ×

我剛打開雜差房門，張強便對我說：「唐SIR，他一問三不答！」

我示意他起來，然後我坐在那個大漢

的對面，雙目瞪在他臉上足足有四五分鐘，他目光逐漸散亂，跟着把頭低下去。

我轉頭對張強道：「你記錄！」

「你叫什麼名？」我出其不意地大聲問了一句。

「簡志淸。」

「多大年紀？」

「二十九歲。」

「住在那裏？」

「大埔××街××號×樓。」

「結了婚沒有？家裏有什麼人？」

他搖搖頭。

我怒道：「你家裏的人都已死淨？」

他臉色一變。「阿SIR，你不能侮辱一個市民！」

「我一拍桌子，說！死了沒有。」

「未。」他恨恨地應道。

「未死淨，你爲什麼搖頭。」

「在大陸！」

「大陸幾億人，都是你父母？」

他臉色又是一變，低聲地道：「我父母在大陸。」

「大陸的黑龍江？」

「不是，是廣東省五華縣。」

我再一拍案子。「簡簡單單一句話，又不花你氣力，你爲什麼不乾脆一點答出來！」

張強在一旁，嗤地一聲笑了出來。

「好，我再問你，你吃了飯之後去那裏？」

「我失業很苦悶，所以吃了飯在街上散步！」

「那你爲什麼打我？」

「阿SIR，我根本不知道你是CID，我還以爲你是賊佬呢。」

「你是見義勇爲的市民。」

他大言不慚地說道：「盡一點心意而已。」

我怒火急升，大力拍了一下桌子：「散步，好市民？你奶奶的，好市民會帶着彈簧刀散步？」

「我，我……」他心頭一亂，語不成句。

「你跟另外那三個毆警的大漢分工合作，分別堵截我們兩人，以便掩護韓帶金逃跑，到底是誰指令你們的？」

「阿SIR，我根本不知你說些什麼，我跟他們根本不認識。」

「你信關帝已有幾年了？」

簡志淸抬起頭來，神情十分詭異。

「說！」我咀角冷笑，「你不是說跟我們一樣拜關帝的麼？你很够義氣嘛！」

「我不知道……叫我怎樣說？」

「你認識金福？」

他突然大聲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不知道，你們還問什麼？」

我冷冷地道：「你是他的打手，甚至襲擊魏立的那幾個也是，金福叫你們這樣做有什麼用意？」

他倔強地道：「我不知你說什麼？」

張強插咀道：「唐SIR，這小子口硬，讓我教訓教訓他！」

我自然知道他教訓的意思，便站起了身，道：「你再硬也沒有用，你的同伴亦已被捉住了，你拜關帝，他們却未必有你這樣的誠心。」說罷我便開門出去！

我打了個電話回家，告訴家人不回家睡覺，便伏在桌子上瞌了一陣。

× × ×

我突然被一陣吵雜的聲音吵醒，看看腕錶，已是凌晨四時了。

張強恰在此時推門進來，我揉了揉睡眼，問道：「那小子招了沒有？」

他搖搖頭。「那小子咀很緊，硬是不招。」

我想了一下，道：「不要緊，說不定他以後會自動招供，外面什麼事？」

「我剛要進來告訴你，軍裝把襲擊魏立的兇手押來了！唐SIR，你要否親自錄口供？」

我心想簡志淸既然不肯招供，他們三個人怕也不會把秘密供出來，便搖搖頭：「不必了，等下拿份口供給我看看！」

張強應聲出去，我抽了一口烟，睡意盡散，便在辦公室內踱起步來。

我突然生了一個念頭：金福一定有問題，起碼他跟這件案子一定有某方面的關係。

他在這件案子扮演了什麼角色？韓詩雅姐弟又是什麼角色？

我突然又想到劉乾坤在這案子之中其實不一定是個重要的人物！

想到這裏，我突然覺得棘手起來，腦子一直轉動着，沒有一刻停頓。

天色漸亮，同僚也紛紛上班，我立即叫人打電話到醫院詢問魏立的傷勢。

醫院的答覆是情況良好，休息一兩天便可以出院了，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喝了一杯秘書爲我準備的濃濃的咖啡，準備再展開工作，薛唐却推門進來：「MR・TONG，劉乾坤已在外面！」

「GOOD，MORNING，SIR！」我忙答道：「我這就去問他！」

「OK！祝你好運，MR・TONG！」薛唐說。

現在劉乾坤就坐在我對面，張強打橫而坐，準備記錄。我看劉乾坤臉色蒼白，僅僅一日兩夜，他的眼窩已深深地陷了入去。

「早安探長。」他不安地向我打個招呼。

我點點頭：「你的車子已找出來了，那架紅色的霍！」，我雙目緊盯在他臉上，「在韓帶金的車房裏。」

此時，他的臉色更加蒼白，緊閉着咀巴。

我吐了一口氣，溫聲地道：「事情已十分明白，我也不想再說出來，現在只想問你一句，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低低地呻吟了一聲，然後道：「探長，我不知你說些什麼，那車子因爲壞了，停放在車房內有何不妥？」

我冷笑一聲：「什麼地方壞？擋風玻璃上被子彈射穿了一個窟窿？」

他身子突然顫抖起來，隔了一會才答道：「我不知道，車子是我交給韓帶金取去修理的，爲什麼擋風玻璃上會有個彈洞，你問我，我該問誰？」

我極力使自己冷靜，耐着性子問道：「你何時把車子交給韓帶金的？」

「十一月廿四日晚上。」

「那是案發的前一日？」

他點頭稱是。

我又再問一句：「車子是那個部份壞了。」

他略想一下。「刹車脚掣鬆了。」

我立即拍了一下桌子，這下是在盛怒之下擊下去的，桌子立即「砰」地响了一聲，不但劉乾坤吃了一驚，連張强也出其不意地嚇了一大跳，手上的原子筆也掉下來。

「可是有人看見車子是在十一月廿六日才駛去車房的，相差一日多的時間，它跑去那裏，你到此地步還不老實招供？」我迅即板起臉孔。

他的神色一驚之後，反而鎭定了下來。「這該去問韓帶金，爲何來問我，也許他開出去玩，又發生了什麼事故，這跟我有何關係！」

我驀地吸了一口氣，心想，這就是幕後人不能讓韓帶金落在警方手上的原因，因爲韓帶金一落在警方手上，劉乾坤的處境便更加不妙了。

想到這裏，我臉色一沉：「你不必口硬，有人在十一月廿五日晚上，看見韓詩雅把那架紅色的霍開走，換來了一架豐田汽車，你的罪不能靠否認便能洗脫，因爲，我已經有了人證物證，還有，槍聲是在火車到站之前發生的，火車到達大埔站的時間是晚上十一時十五分左右，但你打電話時已是十一時卅五分。這廿分鐘，你在做什麼？」

這時他身子一陣顫抖，這次顫抖得十分明顯，而且時間頗長，此刻他眞的可說是臉無人色了。

良久，他才顫着聲道：「我，我……不知道……你們爲何不去問韓詩雅？」

「會的！」我故意嚇嚇他，「她絕不會逃得掉！整個大埔都在警方的天羅地網之中！告訴你，警方已決定以蓄意謀殺罪起訴你了，其他的罪名且不計他，單這一條罪已足够了！」

他突然站了起來。「這些事你們對我的律師說吧！對不起我要打電話給我的律師！」

我冷笑一聲道：「你的律師也救不了你，算了吧，打給他的電話你可以回家才打個够！你現在可以離開了，希望明早仍然能見到你來報到！你當然也會知道，警方不會放棄對你的監視！」

他又起了一陣顫抖，然後才離開。他離開時，整個身子都好似縮在大衣之內。

他甫一離開，我便立即打了個電話到大埔警署，作了一些安排，然後去見薛唐警司，報告劉乾坤的供述情況。

他聽了十分光火，額上的青筋倏地現出，但當他喝了一口咖啡，神色便逐漸平覆，我心中不禁暗暗欽佩。

× × ×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那三個襲警魏立的兇手都矢口否認與簡志清認識，也否認有幕後人，他們說毆打魏立的原因，只因看不過魏立的囂張！

這簡直是一派胡言，我想起薛唐，極力學他把怒火壓下去。

口供上有一項，使我感到興趣的是，他們跟簡志清一樣，同稱是失業工人！

這麼巧合？

我心中冷笑一聲，這證明他們四個人一定是同在一個地方工作，因爲怕露出馬脚，所以才會不約而同聲稱自己是無業遊民！

從我的經驗來說，天下間本就沒有什麼天衣無縫的計謀，問題是你有沒有銳利的眼光以及恒心而已。

他們雖然極力遮瞞眞相，還是讓我看出破綻。

他們只是一些跳樑小丑，我決心暫時放過他們一馬，不急於追供，而決定再去大埔探看事情的發展。

我把目標落在韓詩雅姐弟身上，這兩人的身份起碼比這四個大漢高得多！

× × ×

車子停在韓詩雅家的樓下，我與張强立即上樓。她家住在三樓，我們一口氣爬了上來，張强按動門鈴，我竪起耳朶凝神靜聽，裏面好像發出了一陣椅子移動的聲音。

隔了好一會，才有一個帶着幾分惶恐的婦女聲驚問道：「找誰呀？你是誰？」

我認得是韓詩雅母親的聲音，忙答道：「韓媽媽，我是唐探長，快開門！」同時向張强打了個眼色。

張强會意地立即拔出佩槍，以防驟生意外。

門跟着打開，開門的果然是韓詩雅的母親。「探長，請，請入來坐……」

我一手握着袋中的槍柄，一手推開大門，甫一入去，陡地見到一人自沙發椅後站了起來，我立即把槍拔出來。

那人急叫道：「探長，是我，自己伙計！」原來他是被派去韓詩雅家埋伏的大埔警署便衣。

我尷尬地笑了一聲，忙把槍收起。「沒有動靜？」

他苦笑一下，睜一睜滿佈紅絲的雙眼，搖頭道：「昨夜至今沒有一人來此。」

「連電話也沒有？」

他又搖頭。

我見他疲態畢露便叫他打電話回警署，叫人來更換。

我轉頭問韓詩雅的母親：「你女兒跟兒子平常跟些什麼人來往？」

「我不知道，他們什麼都不讓我知道的！」

「你現在沒有工作？」

「我女兒每月給我一千元，兒子給我五百元，又不用我交租，我已辛苦了數十年，當然要享享晚福啦！」

「平日作何消遣？」

「都是跟隣居打打麻將！」

她的話客家腔異常之重，幸而我跟客籍人士同事過，還聽得來，我看看問不出什麼便與張强下樓。

我們慢慢走向金福家附近，還未到便有人上來跟我打招呼。我認得他是個姓粱的警目，忙問：「有消息嗎？」

「沒有。」粱警目雖經一夜未睡，精神看來還不錯，「從昨晚到現在都沒有什麼扎眼的人出入。」他說着便取出一張紀錄給我。

我示意地他在一塊石頭上，以免目標太過顯眼。

（未完）



劍飛星月絕妖魑（下）

翟天星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成龍和翟天星比武之後，白成龍自知武功不及翟天星，但翟天星却給足面子，白成龍內心對他有好感，同意讓翟天星離開，去追查失鏢之事，應絳仙也決意和翟天星同往，途中，翟天星和應絳仙見到一位黃衣僧，翟天星正想詢問，見黃衣僧突然死去，翟天星細看一會，看此黃衣僧不是前回見過的那位，明白有人假扮黃衣僧來陷害他，讓天下鏢局以爲翟天星是刦鏢人，翟天星決定再到寂滅谷探清此事……當翟天星和應絳仙來到寂滅谷口，只見地面一片泥濘，上面留下無數足印，似乎有搏鬥的迹象……

縱是曠世寶　也埋寂滅谷

翟天星正覺奇怪，忽然想起，那天在此地，也是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翟天星回首道：「應姑娘，讓馬兒奔跑吧！」

兩匹馬彷彿受了大大的吸力，向着東面而去。

一會，馬匹的氣力用盡，口吐白沫。

應絳仙關心地問道：「翟大俠，你覺得……」

翟天星笑道：「沒有什麼，馬兒狂奔，你覺得害怕？」

應絳仙道：「有你在旁，我不會覺得害怕！」

翟天星聽了這話，突然感到一陣溫馨，也感到一陣茫然，只好顧左右而言他，道：「讓馬兒休息一下。」

下了馬，翟天星環顧四周，這地方正是寂滅谷的進口之處，那時夕陽已盡，四周已是黑漆一遍。

應絳仙走近翟天星身畔道：「這是什麼地方！」

翟天星道：「寂滅谷口。」

應絳仙興奮地道：「既找到進口，我們立即進去！」

翟天星也同意，兩人直奔谷內。

谷中道路本已是十分崎嶇，而今泥濘處處，更是十分難走，爲了照顧應絳仙，翟天星無法不拖着她。

那溫暖而微抖的小手，使翟天星更是心存惶懼，可是走了差不多半夜，來來去去，似乎仍是老地方，既看不到那池塘，更沒有吹簫的老者。

兩人找了個蔽風的地方坐下，休息片刻，再作打算，就在此時，一陣幽幽的簫聲飄來。

翟天星聽了簫聲，立刻抖擻精神，道：「來了！」

應絳仙道：「什麼來了！」

翟天星道：「是那吹簫老者，不過，你要小心，因爲這吹簫老者的手下，有一班小鬼！」

應絳仙道：「是那些猴子？」

翟天星點點頭，沒有答話，因爲那簫聲越來越近，就彷彿在他們前面，他們立即躍出那蔽風地方。

可是，外面仍是漆黑一片。

簫聲也是戛然而止。

兩人又在附近走了一會，也未能找到簫聲的來源。

正想坐下，簫聲又起。

這簫聲不再是幽怨動人，而是尖銳刺耳。

聽了一會，翟天星感到有點不大舒服，而應絳仙突然握着翟天星的手，手心微微出汗。

簫聲忽然又變得十分柔和，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使人有說不出的暢快。

應絳仙似乎着了簫聲之迷，竟緩緩地伏在翟天星的懷裏，香澤微聞，使人心裏搖動。

翟天星急忙輕輕把應絳仙一推，可是，應絳仙似乎並不覺得，反而雙手緊緊的箍着翟天星的腰圍。

簫聲忽遠忽近，忽強忽弱，有時像黃鶯婉囀而鳴，有時像夜梟尖叫。

翟天星正在不知所措之際，忽然想到，這吹簫老者，曾經一連使出兩種久爲武林失傳的武功，難道這簫聲也是這老者的獨得之秘？

這時，簫聲又變，變得那麼奔快，就像描述一個懷春少女的奔放情懷。

應絳仙雙手一鬆，竟站起來，慢慢的解下披風！

這時，翟天星已可以肯定，應絳仙功力不足，已受了那簫聲的蠱惑，自己的功力比較深厚，一時還未受到影响，但那種心猿意馬的感覺，已是呼之欲出！

翟天星也站起來，道：「應姑娘！」

應絳仙並沒有反應，已把披風解下。

翟天星再不猶豫，左指一伸，已點了她身上幾處大穴，讓她暫時失去所有的能力。

應絳仙應聲倒下。

翟天星把披風蓋在她身上之後，立即盤膝而坐，眼觀鼻，鼻觀心，意守丹田，運功禦却那簫聲的侵襲。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東方已經微微發白。

翟天星經過半夜的運功，血脈暢通，筋骨活絡，雖然沒有睡過，仍然是十分精神。

應絳仙似乎已是熟睡，翟天星不想打擾她，讓她多睡一會，自己却站了起來，放眼一望。

一夜北風，已使泥濘乾涸，四面仍是那麼荒涼。

翟天星心想：「這寂滅谷果然是個神秘的地方，怪不得來過的人，也沒有可以出得去，就算可以抵擋那羣猿猴的侵襲，又怎能敵過這殺人的簫聲？」

一陣狂風吹來，北風獵獵，翟天星也感到一陣寒意，他回到應絳仙的身畔，只見她仍在熟睡，一張蒼白的臉孔，實在使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應絳仙身體略略一動，翟天星知她已醒了過去，但身上大穴被封，無法動彈，于是，他連忙爲她推血過宮，不消半刻，應絳仙已是醒來。

應絳仙似乎有點茫然，說道：「翟天星，怎麼了？」

翟天星道：「你睡得好嗎？」

應絳仙道：「那簫聲呢？」

翟天星道：「已停止了！」

應絳仙在懷中掏出兩個饅頭，遞了一個給翟天星。

翟天星道：「應姑娘，你眞是一個心細如塵的姑娘，不知將來誰家漢子有那麼好的福份！」

應絳仙嬌羞地笑了一下，道：「翟大哥，你笑人！」應絳仙漫不經意地說出了「大哥」二字，不禁滿臉通紅，低下頭來，十分靦覥。

翟天星連忙道：「我有一個這麼好的妹子，眞是幾生修到！」

兩人邊吃邊談，一會，翟天星道：「這地方好古怪，一定是個佈了五行八卦的迷宮！」

「迷宮，這倒有趣，我爹也曾教我一些五行佈陣！」

「不過，一般迷宮，定是用樹叢，石塊，或是一些障碍物，才能使人眼花撩亂，不知就裏，但這地方，既沒有樹叢，石塊也不多，如何佈置迷宮？」

應絳仙道：「也許這位佈置的人，是個中高手，自然有他的一套！」

外面狂風又起，吹起了應絳仙身上的披風。

翟天星靈光一動，道：「有了！」

應絳仙道：「什麼有了？」

翟天星道：「我們先去找些枯藤枯竹之類的東西，及可找出這迷谷的途徑！」

應絳仙追問：「你要放火燒山？」

翟天星搖搖頭，奔出蔽風之地，應絳仙只好隨着，兩人費了半日勁，總算找到了一大堆。

翟天星道：「你懂得放風箏嗎？」

應絳仙說道：「兒時在鄉間也曾經試過！」

翟天星道：「那麼我們便一起動手，做個大風箏吧！」

應絳仙對翟天星的一言一行，十分信賴，便協助翟天星動手，其實應絳仙也是個大孩子，見他那麼起勁，童心大發，把枝籐連接起來。

翟天星找了兩枝較爲結實的枯竹，對應絳仙道：「你不寒冷嗎？」

應絳仙道：「不怕！」

翟天星道：「你脫下那披風！」

原來翟天星把那披風，當作風箏的紙片，扎在那兩枝枯竹之上，然後，又整理一下那些枯枝，約略一量，大約已有卅來丈長。

一切妥當，翟天星說道：「開始放風箏了！」

應絳仙喜道：「我也放！」

翟天星道：「你當然要放，不過，不是在地上。」

應絳仙道：「不在地上放，在什麼地方放？」

翟天星問道：「你試過在天空中飛翔嗎？」

應絳仙笑道：「我又不是鳥兒，怎能飛翔？」

翟天星道：「我把你縛在風箏之上，

你便可以變成一隻鳥兒!」

應絳仙道:「好呀,好呀,我從來沒有試過這個玩藝兒!」

翟天星道:「這不是玩的,我盡力把你和風箏一起放上半空,然後,你從高處俯瞰,看清楚附近地形,那麼,我們便可以破這迷谷。」

至此,應絳仙才知道翟天星的用意!

翟天星又說道:「我這隻風箏做得並不堅固,你要小心,並且要記清楚看到什麼!」

應絳仙點點頭,她看見翟天星滿臉嚴肅,也一本正經地把雙手搭在風箏的支架上。

翟天星又把枯籐的另一端,縛在一塊石丘上。

應絳仙走出廿步,道:「翟大哥,你小心呀!」

翟天星笑道:「你要小心才對!」

一陣狂風驟起,翟天星用力一拉,可是兩人動作並不配合,風箏無法起飛。

試了兩次,那些枯籐並沒有什麼彈力,因此,風箏仍然無法乘風而上。

翟天星有點喪氣。

應絳仙鼓勵地道:「再試一次!」

翟天星看着風勢,風力雖然十分猛,但只是一陣一陣,無法加以利用。

翟天星道:「應姑娘,我要運功把枯籐抖直,當你覺得力度一至,也運上輕功,騰身而起!」

應絳仙點首,作勢準備,翟天星雙臂運勁,勁力直透枯籐,立時,那條軟垂的枯籐被抖得筆直。

應絳仙也感到勁力來至枯籐,乘着風勢,抽身而起,可是,驟風却是有勢而無力,升空兩丈,又有下墮之勢,翟天星連忙奮起右掌。

「天星掌」威力無比,雖然是七成,便湧起一陣狂風,把快要下降的巨大風箏,托起七丈有餘。

上了七丈,風勢已是不同,應絳仙輕身一挺,又高兩丈,終於,那巨型的風箏,已是在二十丈的半空之中,慢慢的一週天的盤旋。

半空之中,風勢十分狂猛,應絳仙起初覺得十分寒冷,但放眼望下去,却是一片新奇!

只見好大一個山谷。

山谷本是下陷的,但從上面俯瞰下來,不單是下陷,而是一個圓環套着一個圓環,圓環與圓環之間,却是另有一條深坑,深坑之上,滿是碎石覆蓋,怪不得在地面之上,無法看到下陷之坑。

應絳仙乘着北風而上,位置在谷中之南,翟天星在下面把枯籐拉動,漸向東移,只見下面一條深坑廣闊,裏面竟有幾人在坑中亂鑽!

應絳仙雙手盡量掙開,穩定了風箏的去勢,翟天星見她張臂,也會意她有所發現,立刻加勁,風箏被半空風力搖動,不能停下,走勢却比較緩慢下來。

應絳仙細看,這些人衣飾均是十分熟悉!

這羣人竟是南北各大鏢局的鏢師,其中還有她的師傅魏苔青,師兄魏瀚,還有白成龍,秦臻父子三人,更有四間江南鏢局的鏢頭,可是,其中却沒有自己的父親在內!

應震天去了那裏,他是應該與他們在一起的。

應絳仙大叫一聲,可是,在半空之中,聲音那能傳下谷中,更無法傳至谷中深坑。

風勢又起,而她的雙臂也感到酸軟,只好把勁力放緩,翟天星也會意,放鬆枯籐。

大鳥一般的風箏又向北移。

北風後面吹來,風箏好像沒有了支持,突然下降,幸好翟天星用力一拉,才把風箏直拉向南。

西方之下,更是深坑處處,似乎是一列房舍。

眼看已轉了一個週天,翟天星正想用力拉下枯籐,應絳天却作了一個手勢,似乎要再作另一次迴旋。

翟天星不知道她究竟有什麼發現,只用力扯着,讓這只巨型風箏,再轉一個週天。

應絳仙小心看着,默記着各處地坑的佈置,然後才示意翟天星拉下。

把這巨型風箏騰空,已費了很多勁道,想不到要拉下這風箏,所使的力量,更是加倍,幸好風勢突停,風箏才緩緩的飄了下來。

應絳仙身剛着地,便說道:「實在奇妙!」

翟天星道:「我的估計不對!」

應絳仙道:「這果然是個迷宮,却不靠樹叢掩飾,原來這些石丘之下,全是深坑!」

翟天星道:「你記得那些深坑分佈形勢嗎?」

應絳仙道:「鏢局的人也來了,却被困着!」

翟天星奇怪道:「他們也來了?」

應絳仙點點頭,便在地上,用一枝小竹,把記得的土坑分佈形勢,一一描繪在地上。

翟天星看了,也忍不住說:「佈置這土坑迷宮的人,固然是個高手!」

應絳仙道:「快去救他們!」

翟天星把應絳仙繪在地上圖形,再看一遍,默念在胸中,然後更與應絳仙直奔山谷之南。

應絳仙有過俯瞰的經驗,對於路徑的分佈,比較熟悉,如果沒有剛才的一番功夫,就算來到這地方,也無從發現那些下陷的深坑。

幸好兩人對於五行佈陣之理,也了然於胸,終於在一處突出的石丘,發現了一個進口。

應絳仙一發現進口,便要往下跳去,翟天星連忙止住,道:「我們這樣跳下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應絳仙道:「這處一片荒蕪,又有什麼辦法可想?」

翟天星四處探索,仍無法找到另外一個進口,看來只有躍下深坑,才有解救之道。

應絳仙也在附近走了一遍,也是一無所獲。

兩人覺得甚為疲累,不約而同的坐下

一塊平滑的石上,身猶未穩,附近的泥土突然下陷。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兩人都沒有防範,而且四面都沒有可握之物,只好隨着墮下之勢,穩定身子,只希望下面不是堅硬的石塊,才可以逃過皮肉之傷。

一陣塵土飛揚,接着是一陣人聲。

翟天星發覺自己兩腿已深入泥土,幸好那是浮泥,四面塵土蔽眼,看不見週遭情況。

「翟大哥,你怎麼了?」那是應絳仙的聲音。

「你有沒有受傷?」翟天星叫道。

「好親切的稱呼!」似乎是魏瀚的聲音。

塵土稍定,眼前正是南北鏢局的一干人等。

「殺了這賊人再說。」不知道是誰的聲音。

衆鏢師已一擁而上。

翟天星脚下用勁,飛身一縱,手脚伸開,全身貼在那土壁之上。

應絳仙急道:「為何要殺翟大哥?」

魏瀚排衆而出,滿臉憤然之色,厲聲道:「黃衣僧已證實他是刦鏢之人!」

衆鏢師也齊聲道:「不殺此人,我們還有面目在大江南北露臉!」

應絳仙道:「黃衣僧什麼時候告訴你們!」

白成龍說道:「昨晚他親臨我們的鏢局!」

應絳仙道:「你們已中了敵人的奸計,黃衣僧在三天之前已死了。」

魏瀚道:「你還幫着這賊人!」

應絳仙道:「是我親眼見他,而且他的屍體也是我們着手埋葬的。」

翟天星見衆人不再擁上,便滑下牆壁,道:「黃衣僧的模樣怎樣!」

魏苔青道:「是個身材高大而肥胖的僧人!」

翟天星道:「黃衣僧終年出入荒山野嶺之地,收屍埋屍,那會是肥胖?」

衆人想了一下,也覺得這話不錯。

翟天星道:「我也見過那黃衣僧,這件事的始末却是由他擺佈的!」

應絳仙道:「眞正的黃衣僧是個沉默寡言的人,而且武功也不高。」

可是,昨天晚上他們所見的黃衣僧,却是步履輕如飛燕,舉手投足也是個內功深厚的僧人。

魏瀚滿胸妒心,翟天星所說的每一個字,都不能入他的耳,因此,他仍固執地道:「你還要狡辯,黃衣僧證明你是刦鏢的人,有什麼目的?」

翟天星道:「天下鏢局所保的鏢,當然並不是一般貨色,事情到此,你們肯不肯告訴我,這鏢是什麼?」

白成龍道:「是十件奇珍!」

翟天星道:「價值如何?」

白成龍道:「無價之寶!」

翟天星道:「既是無價之寶,託鏢收鏢的是什麼人?」

白成龍說道:「說也奇怪,我也不知道!」

魏苔青道:「為什麼?」

白成龍道:「來我鏢局的人,只是個富戶師爺模樣的人,他只是個奉命行事的人。」

魏苔青道:「收鏢人又如何?」

白成龍道:「他們只要我們把鏢送往江南河口!」

翟天星道:「對了,我的估計並沒有錯,各位,這套大內奇珍,在中原一帶,不只沒有人可以出錢購買,就算有錢,也不敢買!託鏢的人一定是京城中的王侯伯爵,他們想把這十件奇珍,運往海外!」

衆人暗自思量,也覺有理。

白成龍道:「那麼刦鏢的人又有什麼目的?他刦到了這十件奇珍,也不能換到金錢!」

翟天星道:「你的話沒有錯,刦鏢的人,有兩個目的,第一是不想國寶外流,第二是這人本身是搜集奇珍異寶的!」

白成龍道:「當今世上,有誰喜歡搜集奇珍異寶?」

翟天星道:「有——你們有沒有聽過孤星毒月!」

魏苔青道:「是孤星李北斗,毒月賽嫦娥?」

翟天星點點頭。

白成龍道:「可是,這兩位江湖前輩,早作古人!」

翟天星道:「五十年前,這兩位江湖異人,對搜集奇珍異寶,已達痴迷的程度,孤星李北斗最愛搜集各家各派的武學秘笈,而毒月却喜奇珍!」

白成龍道:「這也是幾十年前的事,我們這次鏢車被刦之事,又有何關係?」

魏苔青道:「翟大俠,你為何會想及他們?」

翟天星道:「當我第一次到寂滅谷之前,曾遇到一個吹簫老者,此人武功十分怪異,一連使出了兩種早已失傳的武功,一是暗器『銀河傾天塹』,另一是毒掌『毒芙蓉』,幸好我及時逃過那些暗器,却仍然被毒掌所發出的芙蓉香氣襲昏了,這兩種武功早已失傳,為何又再出現,只有一個可能,是孤星毒月的後人!」

白成龍道:「孤星毒月有後人嗎?」

翟天星道:「我不知道,這只是我的推想!」

說到此處,上面忽然傳來一陣隆隆之聲,衆人不約而同的仰起頭來,只見坑壁上有一塊大石緩緩伸出,旁邊的泥土簌簌而下。

石塊之上,站了兩個人,一老一少,老的便是那個吹簫的老者,少的却是個姑娘。

那少女說道:「翟天星,你的推想不錯!」

衆人一見這一老一少的出現,大為驚奇。

少女又道:「我便是孤星毒月的後人——李星月!說來奇怪,我也是喜歡搜集秘笈珍奇的!」

翟天星仰首道:「姑娘,你愛好搜奇納異,為何竟要誣陷於我?」

李星月嬌笑道:「翟天星獨步天下,豈不是奇珍?加上天下第一鏢的十件奇珍,你叫我怎樣會放過?何況,只有你才可以替我刦鏢之罪,日後免却所有麻煩。」

衆人都不十分明白少女的話,可是,

翟天星已明白其中大半。

翟天星笑道：「姑娘聰慧過人，我却走了霉運！」

李星月道：「可惜我仍是估計錯誤，十三間鏢局聯手，竟也對付不了你。」

翟天星道：「這是我的僥倖！」

李星月仰天笑道：「僥倖？寂滅谷內從來沒有一個僥倖的人，吳剛，你就證明我這話吧？」

那老者恭敬道：「是！」

說完這話，閃身一躍，有如大鵬展翅，巨鷹凌空，從巨石上跳了下來！

衆人見他躍下，紛紛避開，只有翟天星仍然站着不動，看着老者吳剛。

吳剛穩身，却不言語，雙掌一揮。

翟天星知這老者武功不比尋常，立即閃身避過，道：「吳前輩，這又何必？」

吳剛道：「我早已放你一馬！」

李星月站在石上，厲聲道：「吳剛，你學會這麼多的武術，常常埋怨沒有對手，而今有了，還不施展？」

吳剛應道：「是！」又對翟天星道：「鏢局之人，早已試過我的『斧鉞掌』，你也試試吧！」

雙掌一出，彷似千把斧頭向翟天星劈來。翟天星不再遲疑，脚下踏着天星步，避開了來勢，雙掌運勁，使出天星掌。

吳剛的斧鉞掌，名實相符，怪不得刦鏢現場，每人都是身中多斧，想不到竟是吳剛的斧鉞掌！

翟天星一連使出五招，却是只有招架之功。

吳剛雙掌比起利斧，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劈出之勢，並不是依照常理，使翟天星一時無以適從，幸好他的天星步，步法神妙，才能在他的雙掌中閃過。

李月星看了一會道：「凌虛腿！」

吳剛聽了，雙掌一收，雙腿竟從地上拔起，向着翟天星頸項而來。

這招式實在使人讚歎，因爲腿立于地，沒有任何躍動，便能凌空襲人，翟天星也是嚇了一跳。

雙腿又一撥，向着翟天星腰間掃去。

翟天星乘着來勢，雙掌忽然合攏，驟成雙星，天星指一點，向吳剛右腿點去。

翟天星右指，已聚了八成功力，向着他的右腿的八穴，從大腿的「箕門」、「血海」，直移至小腿的「陰陵泉」、「地機」、「漏谷」、「三陰交」，至脚掌的「商丘」點去，這八穴雖不是人身大穴，但如被天星指點中，吳剛一定癱瘓在地。

吳剛右腿橫掃之力，有若排山倒海，可是他見翟天星單指閃動，竟然可立刻在半空中凝定，腰扳一縮，便避過天星指。

吳剛望着翟天星，滿臉詫異之色，似乎是讚歎翟天星的指法，也驚異天下竟有此武功！

李星月又叫道：「御空爪！」

吳剛似乎是着了迷，一聽到李星月的叫喊，便立刻使出那種武功，雙爪又出，向着翟天星雙目而來。

翟天星雙指又變成掌，硬接了吳剛雙爪。

這一硬碰，兩人同時暴退五步。

衆人紛紛低聲叫喊，李星月已一連叫這吳剛使出了三種武功，斧鉞掌，御空爪，凌虛腿，這三種武功，都是他們從未聽過的，這李星月的確是繼承了孤星毒月，搜羅了天下武功秘笈。李星月又再喊出五種名稱古怪的武功，翟天星雖然不能取勝，却是閃避巧妙，使吳剛莫可奈何。

李星月看見吳剛如此，怒道：「吳剛，你跟我這二十年，是白費了！」

吳剛仰頭道：「姑娘，我還有……」

李星月道：「你再使一百種，仍是殺不了翟天星，既是如此，你只好給他們陪葬！」說完之後，那大石便慢慢退入石壁之中。

吳剛呆呆的望着隱沒在石壁之內的李星月，半晌才道：「二十年是白費了。」

翟天星道：「吳老前輩！」

吳剛木然站着，眼眶已充滿了淚水，又自言自語道：「這二十年是白費了！」淚水有如江河下瀉，彷彿是一個小孩子失去了心愛的東西似的，無聲的淚下，漸漸竟變成悲苦的抽泣。

翟天星是個學武之人，自然明白吳剛的心境，一個人費了二十年，學會了幾十種失傳的武功，以爲已是天下無敵，而今却無法擊敗這翟天星！

翟天星安慰地道：「老前輩，你並沒有白費二十年！」

吳剛抽泣道：「沒有白費？你不要騙我，不過，我實在不明白，二十年來，我學了三十種早在江湖中失傳的武功，爲什麼我都不能殺你？」

翟天星道：「這是在下幸運！」

吳剛說道：「武功之道，並無幸運可言！」

翟天星道：「倘若前輩不怪在下，願進一言。」

吳剛道：「你知道我失敗之因由？」

翟天星道：「不敢，在下認爲前輩武功，優點在于繁雜，缺點也在于繁雜。」

吳剛道：「這話怎說？」

翟天星道：「前輩武功博而不專，就像一個有十把屠刀的人，沒有一把鋒利足以殺牛！」

吳剛道：「你是那牛，我是屠夫？」

翟天星聽了，不禁大笑，吳剛也忍俊不禁，兩人笑聲在谷中盪漾！

衆鏢師都覺得十分奇怪，爲什麼這兩人開始對敵，但在此時，却是笑聲呵呵！

白成龍，魏若青與秦臻三人，心內却是明白，學武之人，又有那幾個不想學盡天下武功，想不到翟天星這麼年紀，便已明白其中道理，怪不得他能以天星指、掌、步，三種武功，便能獨步天下。

應絳仙說道：「翟大哥，我們怎樣出去？」

吳剛聽了這話，臉色突然大變。

翟天星道：「前輩──」

吳剛道：「這谷內已埋了火藥。」

衆人聽了，十分驚惶，分頭竄去，亂找出路。

吳剛道：「你們不要妄想，五十丈的深谷，任你是輕身若飛鳥，也難出去！」

翟天星道：「你是谷中人，一定有辦法。」

吳剛道：「在上面，一切都瞞不了我，但在這裏，無論什麼人，除了李星月之外，沒有人有辦法。」

翟天星道：「火藥何時爆炸？」

吳剛道：「大約是黃昏日落時份！」

翟天星仰頭細看天色，道：「大約還有兩個時辰！」說完後便緩緩坐在地上。

吳剛也坐在翟天星跟前，衆人見如此情景，也紛紛坐下，搔頭抓耳，希望想出一個脫身之法。

翟天星道：「吳老前輩，這寂滅谷是個什麼地方？」

吳剛道：「孤星毒月二人，都愛搜集奇珍異寶，便據了這個山谷，收藏他們所搜羅之物，並且生下了星月姑娘，也是一個有搜集狂熱的人！」

翟天星道：「她的武功一定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吳剛道：「不─她並不懂武功！」

衆人詫異道：「她怎會授你武功？」

吳剛道：「她看父親遺下的武功秘笈把口訣轉授給我，我自己領略出來的！」

翟天星道：「爲什麼她要刦鏢？」

吳剛道：「搜集奇珍是第一目的。」

翟天星問道：「還有呢？」

吳剛道：「因爲你的名頭太响亮了，她要利用我來殲滅你，使我成爲天下無敵之人，換句話說，她要自己成爲天下無敵之人！」

翟天星道：「這實在是無妄之災！」

吳剛道：「這也難怪，人比人，實在氣死人！」

翟天星道：「爲什麼我們馬匹竟會被吸引至谷口？」

吳剛道：「谷口有一大磁礦，如果石壁一開，磁力會吸引馬鞍上的鐵器，自然會身不由主的來了！」

翟天星道：「爲什麼並不是匹匹馬也可以吸來？」

吳剛道：「石壁是由李星月控制的，石壁緊閉，那磁力便無效！」

應絳仙插口道：「我的父親呢？」

吳剛望着應絳仙，道：「你的父親，是那個叫應震天的嗎？」

應絳仙道：「是的！」

吳剛歎了口氣道：「他會成爲另一個我！」

應絳仙急道：「他被擄了？」

吳剛道：「不──他是自願來的。」

魏若青道：「這件事──」

吳剛道：「你們鏢車一切資料，都是由他供給的。」

白成龍恍然大悟地說：「怪不得他對翟天星特別仇視，我還以爲他是爲了女兒的事。」

翟天星道：「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他竟會拋下一切，投靠寂滅谷？」

吳剛道：「翟大俠，我也向你進一言，不要估計自己太高，人是十分脆弱的，你也沒有例外，因爲你沒有見過李星月所收藏的奇珍異寶和絕世的武功秘笈。」

翟天星道：「淡薄名利，又有幾人可以？」

吳剛道：「如果我可以重新選擇，我寧可作一平凡之人，站在絕頂的人，付出代價實在太大。」

白成龍道：「我也明白，並且十分後悔妄稱係天下之鏢！如果有日出谷，我會把這招牌粉碎！」

吳剛自言自語道：「我懂得三十多種失傳武功，但不及應震天有一個女兒，而我只有一羣猿猴。」

翟天星道：「那班小鬼？」

吳剛道：「是的──牠們是我唯一谷中朋友──對了，我們可以出谷。」

衆人聽了，都紛紛站起。

吳剛從懷中掏出一支金色橫簫，啜在唇上，吹了幾响怪異之聲。

吳剛自言自語道：「牠們去了那裏？」說完之後，又再啜唇吹簫，簫聲震耳，武功較弱的幾人，心神不安。

翟天星道：「各位盤膝運功，讓老前輩呼喚猿猴至此，我們尚有生路一條！」

衆人依言，吳剛又吹起尖銳的簫聲。

一會，谷口出現一羣黑影。

吳剛道：「來了！」他作了幾個手勢，那羣猿猴便沿着石壁而下。

吳剛又用口哨吹了幾聲，那些猿猴便立即互相勾搭，成了一道搭猿懸橋。

吳剛道：「我先上去，再用枯籐吊你們上來。」

吳剛雙手拖着猿猴，用力一盪，已上了半空，另一邊的猿猴又是一盪，再上一半。這樣重覆幾次，吳剛終於上了谷口。

那羣猿猴又再沿壁而下。

白成龍道：「翟大俠，你武功最好，你可以利用猿猴，先上谷去。」

翟天星也不推讓，依着吳剛之法，上了谷口，兩人合力，扎了一大堆枯籐，一把谷中之人吊上。

谷中有八個人，也需要個多時辰，最後一人再吊上，那時，天色已是十分暗。

吳剛道：「快離開這地方。」

衆人隨着他向前奔去，跑了十丈左右，便聞一聲隆然巨响，看來那埋在谷中火藥已爆炸了，大家無言相視，慶幸逃出這次刦難。

翟天星忽道：「小心！」

無數巨石從上面滾下。

一塊大石正向着應絳仙滾下，翟天星站得太遠，無法抽身，眼看那大石便要壓倒應絳仙，衆人大驚。

突然，黑影一閃，有人衝向那滾下之石，應絳仙才避過這石，那人迎身一推，石塊已向另一方向滾去，捨身救應絳仙的正是魏瀚。

隆然之聲又响。

吳剛道：「這火藥爆力太猛，你們看，那邊是李星月收藏奇珍異寶與武功秘笈的地方！」

沙石飛揚，不一會，吳剛所指之處，已被山石蓋爲平地，這實在太可惜了！」

翟天星道：「所謂奇珍異寶，武功秘笈，也是害人之物，讓這些東西埋在這寂滅谷下，倒也是個歸宿！」

魏若青走近魏瀚，道：「孩子，你怎麼了？」

魏瀚道：「沒有什麼，絳仙，你怎樣了？」

應絳仙道：「多謝你……」

翟天星走近，道：「應姑娘，魏公子捨命救你，實在使人敬佩！」

山石落盡，聲沉影寂，寂滅谷已成爲一片平地，沒有了寂滅谷，這世上仍是充滿了寂寞！

──續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和朱五絕中了歹徒調虎離山之計，當他們奔回及人善堂時，歹徒早巳搶去了五大箱珠寶逃之夭夭，他們懷疑是賈彎刀所幹的，這天，林歌和朱五絕趕到雲夢找到賈彎刀，林歌和朱五絕蒙面出現，賈彎刀認不出對方，但在雙方打鬥中，沒幾招賈彎刀就敗落，林朱兩人大感詫異，而賈彎刀此刻也巳認出對方就是林歌和朱五絕，賈彎刀只得把他去雲南寶刀被人騙去一身武功盡失的經過說給他們聽，他正因爲此事才請求金糊塗帮手替他找回眉月彎刀，誰知金糊塗逾期不回，使林歌以爲是賈彎刀害了金糊塗……

獨闖武林街　夜探葫蘆客

由雲夢起程到雲南大理，是一段非常遙遠非常遙遠的路程，全程約三千里。

現在，林歌單人獨騎走在這條路上。

他要朱五絕返回及人善堂負起保護之責，因爲搜救金糊塗固然重要，但保護凌波仙子和幾十個孤兒的安全更爲重要。

沒有後顧之憂，他才能專心去尋找金糊塗的下落；金糊塗是他的刎頸之交，又是一個不久就要分娩的女人的丈夫，所以除非金糊塗已命喪南方，否則他必須盡一切力量將一個完完整整的金糊塗帶回及人善堂……

十一月底，他已進入雲南地界，冒着凜冽的寒風一路向西南挺進。

十二月中旬，他終於抵達大理府。

這地方在古時原是一個國家，最初屬南詔蒙代所據，五代晉時，段思平據之更號大理……至元憲宗而滅，明清置爲大理府，西面有點蒼山，前襟榆江，背環漾水，盤亘三百餘里，爲雲南形勝要害之地。

此處，每年最熱鬧的日子是三月十五日，每年此日，四方商賈雲集，稱之謂觀音市。

現在是十二月中旬，轉眼春節將至，但這裏的居民以擺夷爲最，故急景凋年的景象並不顯著。

林歌投入了一家客棧。

這家客棧，即是賈彎刀做了一場「怪夢」的地方。

林歌相信金糊塗如果來到大理府，也一定會投宿這家客棧，所以他也投入這家客棧。

這是大理府最大的一家客棧，老板是漢人，姓伍名崇南，是個六十來歲的老人，他秉掌櫃之職，看見有從中原來的客人，總是特別的慇懃。

他親自領林歌進入一間上房，笑瞇瞇的問道：「這間上房如何？」

林歌點頭稱善，將包袱扔到床上。

伍崇南立即吩咐店小二爲他打水端茶，然後又搭訕道：「老弟台是從中原來的吧？」

林歌一邊洗臉一邊答道：「是的。」

「中原甚麼地方？」

「開封。」

「好地方！好地方！」

「老丈原籍是……？」

「蜀南。」

「到大理很久了吧？」

「是啊！算一算巳經二十多年了！少小離家老大回，前年老漢回了一趟家鄉，竟巳不識得幾個人。」

林歌洗好了臉，倒了一杯茶喝下，重新將對方打量一番，才含笑道：「大理這個地方很不錯吧？」

伍崇南嘆了口氣道：「化外之地，那談得上一個好字，只是老漢巳在這裏落了根，兒女都巳長大成人，這輩子註定要終老此鄉矣！」

林歌啜着茶。

伍崇南道：「老弟台此番前來大理，不知有何貴幹？」

林歌道：「找一位朋友，他叫金糊塗，三個多月前，他因事前來大理，可能也住在你這家客棧，也許你還記得他，因爲他年紀不大，只有三十幾歲，卻有滿頭白髮。」

他是經過一番考慮才說出這些話的。

伍崇南聽了立刻點頭道：「記得！記得！他在敝棧住了兩天三夜，不料第三個晚上……」

林歌一到地頭就打聽到金糊塗的消息，心中好高興，急問道：「怎樣？」

伍崇南搓手笑笑道：「溜了，賬都沒結，就那樣不聲不響的溜了。」

林歌道：「怎麼溜了呢？」

伍崇南道：「第三天上午，我們店小二打水給他，才發現他巳不在房中。」

林歌道：「行李呢？」

伍崇南道：「當然一起帶走了。」

林歌道：「老丈認爲他是甚麼時候離開房間的？」

伍崇南道：「是天未亮之前走的，貴友大槪會武功，走得好神秘啊。」

林歌從包袱裏取出十兩銀子，遞到他手上，道：「這是十兩銀子，够付敝友所欠的店賬吧？」

伍崇南有些不好意思，連聲道：「太多了！太多了！謝謝！謝謝！老弟台要是只住四五天，這銀子還够付老弟台的店賬呢。」

林歌笑道：「不，那是敝友的店賬，在下的店賬另付。」

伍崇南拱手稱謝不巳。

林歌道：「像敝友突然失踪的事，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伍崇南道：「有，不過不多就是。」

林歌道：「老丈記不記得一年多前，有位名叫賈彎刀的靑年曾在貴棧投宿？」

伍崇南連連點頭道：「記得！記得！那也是怪事一樁！那位賈公子在敝棧投宿了幾天，有一天早上，他神色慌張的來問老丈：大理這地方有沒有一個地名叫『武林一條街』的……」

「有沒有？」

「聽也沒聽說過。」

「他怎麼向老丈問起這個呢？」

「他說夜裏做了一個怪夢，夢見有個小婁蘿領他去一處名叫『武林一條街』的地方，把他的一柄寶刀和一身武功賣給了『武林一條街』，不料那天早上醒來，他果然發現自己的寶刀不見了……嘿！你老弟台相信世上有這種怪事麼？」

「這事當眞奇怪，過去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沒有。」

「後來呢？」

「好像他又住上了好幾天，後來就走了。」

「他夢見去『武林一條街』賣掉寶刀和武功，結果早上醒來果然發現寶刀不見，一身武功失去了，床上堆着許多冥幣，對不對？」

「咦，老弟台，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淸楚？」

「因爲賈彎刀也是在下的朋友。」

「哦……」

「當時賈彎刀住哪一間客房？」

「就是這一間！」

「金糊塗住那一間？」

「也是這一間。」

林歌全身泛起一層寒悚悚的鷄皮疙瘩，但仍含笑問道：「老丈爲何也讓在下住這一間呢？」

伍崇南笑道：「因爲這一間是敝棧最好的一間上房，凡是中原來的貴賓，老漢都讓他們住這一間，老弟台要是不喜歡，換一間也可以。」

林歌道：「不，不必換。」

伍崇南道：「老弟台還沒吃過飯吧？老漢叫他們送到房裏來好麼？」

林歌道：「好，有勞了。」

伍崇南去後不久，店小二巳端着酒菜入房，林歌等店小二退出之後，仔細的檢查過酒菜，確定沒有蒙汗藥和毒藥，才放心的吃了起來。

他對這家客棧本無多大懷疑，不認爲賈彎刀的做怪夢和金糊塗的失踪與這家客棧有關，但由於伍崇南湊巧的安排他住在這間上房，所以他不能不謹愼一些，絕對不能讓自己一到地頭就栽了進去！

他一邊吃一邊想：金糊塗的失踪當然與「武林一條街」有關，現在最要緊的是找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但自己對此地人生地不熟，如何着手找出那夢境中的「武林一條街」呢？

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那夢境中的「武林一條街」毫無疑問是武林人開設的，只要能找出本地一個武林人物，一路追究下去，最後定可找到「武林一條街」！

因此，他決定再把伍崇南叫來談談，當下步出房外，叫一個店小二去請老板伍崇南！

不久，伍崇南到了。

「伍掌櫃請坐。」

「謝謝，謝謝，老弟台有事麼？」

「是的，有事請教。」

伍崇南坐下，等着他開口。

林歌知道自己可能在與虎謀皮，但他不怕，他現在是唯恐「武林一條街」的人不現身，只要對方對自己採取行動，就等於現出原形，那樣一來，事情就好辦了。

「伍掌櫃剛才說在大理這地方巳住了二十多年？」

「是啊。」

「那麼，伍掌櫃對本地的情形一定十分了解了？」

「老弟台指的是那一方面？」

「在下想認識一個本地的武林人物，希望伍掌櫃能爲在下引見一個。」

「這個……」

「有困難？」

「不是，而是老漢不識得一個武林人物呀！」

「本地沒有武林人物？」

「不大清楚，應該有吧。」

「不認識也不妨，只要說出其中一個，告訴在下可在那裏找到他就行了。」

「唔……讓老漢想想看……對了，街尾諸葛武侯祠裏住着一個老麼些，有人說他會武功，老弟台不妨去找他問問。」

「老麼些？」

「麼些是個族名，古時聚居麗江一帶，大淸之後，改土歸流，瓦解了木天王的政權，麼些族便徙居四野山外，老漢現在說的這個老麼些是該族的一個老人，他會替人治病，大家都叫他老麼些。」

「他會武功？」

「是的，不過老漢沒親眼見過，聽說有一回他坐在廟口抽烟，一隻野狗對着他吠個不休，他就用那支長長的旱烟管輕輕在那隻狗的頭上敲了一下，那隻狗頓時就倒地死了。」

「他住在諸葛武侯祠內？」

「是的。」

「好，謝了！」

× × ×

林歌來到了諸葛武侯祠。

在南方，這類武侯祠到處可見，原來三國時代劉備逝世後，南方諸郡紛紛叛亂，諸葛亮乃於建興元年春親率大軍南征，將亂事平定，由於他施的是仁政，深得南方各族之敬仰，紛紛立祠膜拜，所以南方各地有很多武侯祠。

這間武侯祠已很古老，外表就像個老掉牙的老公公了！

林歌走入祠中，一眼便見有個「奇裝異服」的老人坐在角落裏打瞌睡；這老人皮膚甚黑，骯髒如丐，心想必是老麼些，乃舉步走過去。

老人似未發覺有人來到跟前，一顆腦袋仍在那裏點個不停。

林歌道：「老丈請了！」

老人停止點頭，慢慢的仰起臉，對着林歌打量了一番，才開口問道：「有甚麼事？」

他的漢語講得很好。

林歌拱手道：「你是老麼些麼？」

老人點頭道：「是。」

林歌道：「在下不揣冒昧，想跟你老談談。」

老麼些瞥了他身上的長劍一眼，神色冷冷淡淡地道：「有何指教？」

林歌道：「指教不敢當，在下是想向你老打聽一個地方。」

老麼些道：「甚麼地方？」

林歌道：「武林一條街。」

老麼些神色如常，只微露訝色道：「你說甚麼一條街？」

林歌道：「武——林——一——條——街！」

老麼些皺起眉頭道：「這是一個地名麼？」

林歌道：「是的。」

老麼些搖搖頭道：「沒聽說過，大理府沒有這個地名。」

林歌道：「據說它在深山之中，就那麼一條街，街上的店舖與一般店舖不同，叫甚麼『少林舖』、『武當舖』、『崑崙舖』、『崆峒舖』等等，做的是武林人的買賣。」

老麼些一味搖頭。

林歌道：「你老能用一支旱烟管敲死一條狗，足見是武林高手，應該知道這個地方吧？」

老麼些眼睛一瞇道：「誰告訴你我曾經用一支旱烟管敲死一條狗？」

林歌道：「聽一個本地人說的。」

老麼些一聳肩道：「哼，敲死一條狗有甚麼了不起的！」

林歌道：「輕輕一敲便把狗敲死，這就十分了不起了！」

老麼些斜眼瞅着他，問道：「你是中原來的人？」

林歌點頭道：「是的。」

老麼些道：「叫甚麼姓名？」

林歌道：「林歌。」

老麼些淡淡的說道：「你們這些中原來的年輕人眞是古怪，前一陣子也有一個人來找我打聽甚麼『武林一條街』的，可是我在此活了這把年紀，大理府百里之內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根本沒有甚麼『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呀！」

林歌問道：「你老說的那個年輕人是誰？」

老麼些道：「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有一頭白髮。」

林歌知是金糊塗，忙又問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老麼些歪頭想了想，道：「好幾個月了，詳細日期我記不淸。」

林歌道：「當時你老怎麼回答他？」

老麼些沒有立刻回答，從腰上抽出他的長旱烟管，慢條斯理的裝上烟絲，慢條斯理的點上火，重重的吸了幾口，這才緩緩答道：「我告訴他不知道『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他問我大理這地方有沒有武功高强的人，我要他去找老土司。」

林歌道：「老土司是……」

老麼些給他一個白眼道：「哼，你連老土司都不知道，還敢到大理來呀！」

經他解釋，林歌才明白土司就是土官，原來自元朝開始，便在邊遠之地設有宣撫，安撫，招討等司，以撫輯諸蠻，是爲土司，又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等，皆許土人世襲。

老麼些現在說的這位老土司，如今雖已有名無實，但在苗疆一地却仍威名赫赫，是許多夷人奉若神明的精神領袖。

林歌於是問道：「這位老土司住在那裏？」

老麼些道：「野人山。」

林歌道：「野人山又在那裏？」

老麼些道：「由此往西北走，越過雲嶺、怒山、高黎貢山，再往前三百餘里便是野人山，全程約六百里路。」

林歌道：「那是個甚麼樣的地方？」

老麼些道：「野人山綿亘千餘里，山中住着許多野人，一般人不能去，去了也回不來，當地野人非常凶蠻，一見外人就殺。」

林歌又問道：「老土司就住在野人山上？」

老麼些點頭道：「不錯，他是苗疆一地武功最高强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極受當地人崇拜，主要原因是他會養蠱。」

林歌一聽到「養蠱」這兩個字，就不禁打了個寒噤，兩個肩膀突然感覺沉重了起來！

蠱！

多麼可怕的一個字眼？

他對蠻荒的情況雖極陌生，但對蠱這東西却是知道的，他知道那是一種害人的怪物，是任何武功都不能抗拒的怪物！

總之，蠱是比鬼還要可怕的東西，誰要是養成了蠱，他便可隨心所欲，可以主宰一切！

林歌對付過天下最可怕的殺手，也經歷過江湖上許許多多鬼蜮技倆，最後都能憑自己的武功和智慧予以克服，可是他與「蠱」爲敵，他非但沒有把握，甚至想想就心頭顫慄不已。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問道：「你老爲甚麼要他去野人山找老土司？」

老麼些吐出一口濃烟，敲掉烟灰，道：「因爲老土司是南方武功最高的人，而且他幾乎無所不能，任何稀奇古怪的事物，只要去請教他，都可得到答案。」

林歌道：「他去了麼？」

老麼些搖頭道：「不知道。」

林歌道：「你老認爲在下應該去找老土司，向他請教？」

老麼些道：「這要由你自己做決定，不過我勸你最好不要去，因爲雲嶺、怒山、高黎貢山險惡無比，山中又多瘴氣，而就算你能活着到達野人山，只怕還沒見到老土司就已死在那些野人手裏了。」

林歌點點頭，隨即拱手一揖道：「多謝你老指點，在下告辭了。」

走出武侯祠，他慢慢的走回客棧，一邊走一邊在腦中發出疑問：

金糊塗是否去了野人山？

結論是：不管他有沒有去野人山，由於他的金劍和金葫蘆被人送到及人善堂，表示他確已出了事。

那夢幻般的「武林一條街」是老土司攪出來的鬼把戲麼？

結論是：不一定，因爲老土司住在六百餘里外的野人山，而當初賈彎刀「一夢」賣掉寶刀和一身功力，不過是一夜之間的事，一夜之間絕不可能往返千餘里路，因此可證明「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距大理府不會太遠，因此「武林一條街」也就不一定是老土司所攪出來的鬼把戲了。

再說，老土司既是南荒最富有的人，他會看中及人善堂那批金銀珠寶麼？刦得那批財物，要走幾千里路才能回到南荒他的根基地，他會幹這樣的傻事麼？

結論是：不！

所以，他不打算去野人山。

最後他決定先在大理附近的山區裏找一找。

這時天已入暮，他回到客棧，見伍崇南在櫃台上站着，便走過去告訴他自己已見到老麼些。

伍崇南問道：「他怎麼說？」

林歌說道：「他要我去野人山找老土司。」

伍崇南面色一變，道：「找老土司幹麼？」

林歌道：「向他請教，老麼些說任何稀奇古怪的事物都可在老土司那裏找到答案。」

伍崇南搖頭道：「別聽他胡說，野人山絕對不能去！」

林歌道：「爲甚麼？」

伍崇南道：「那山中的野人野獸和瘴氣非常可怕，入山者大都一去不返，太可怕了！」

林歌微微一笑道：「我倒想去一趟看看呢。」

伍崇南大爲緊張道：「不！不！那地方千萬不能去，去了一定回不來！」

林歌道：「就你所知，那位老土司是怎樣一個人物？」

伍崇南似有顧忌，搖頭不答。

林歌含笑望着他，道：「他住在距此六百里外的野人山，你怕甚麼？」

伍崇南左右望望，才湊近他耳邊低聲道：「老土司是個很厲害的人物，他就像神一樣無所不在，老弟台如想平安無事，就不要談他！」

林歌道：「怎麼說他無所不在呢？」

伍崇南低聲道：「他法力無邊，會隨時隨地出現，你說他在天邊，他說不定就在眼前，總之千萬不要去招惹他，老漢言盡於此，別的就不多說了！」

林歌道：「好，最後再問一句：敝友金糊塗也曾去找過老麼些，老麼些也要他去找老土司，你有沒有聽敝友說過他要去野人山找老土司？」

伍崇南搖頭道：「沒有！沒有！」

林歌道：「去野人山要携帶一些甚麼東西？」

伍崇南愕然道：「哦？老弟台決定要去？」

林歌道：「是的。」

伍崇南忽然嘆息一聲道：「一定要去的話，那就甚麼也不要帶！」

林歌道：「爲甚麼？」

伍崇南道：「因爲帶了也沒用！」

林歌道：「這話甚麼意思？」

伍崇南冷笑不語。

× × ×

林歌回到自己房中，獨坐沉思。

到現在爲止，他沒有一點收獲，金糊塗的失踪仍是個撲朔迷離的局面，他感到困惑極了。

他的視綫在房中來回巡視，心中暗道：「賈彎刀和金糊塗就是在這間客房出事的，現在我住入這間客房，我會不會步上他們的後塵，一夢而失去一身功力？甚至失去性命？」

他本無意前往野人山，但是他剛才却向伍崇南堅決表示要去，雖然他對伍崇南無甚懷疑，但是他覺得仍有試探一下的必要。

怎麼試探呢？

即是以身試「法」！

如果賈彎刀的「一夢」失去寶刀和功力及金糊塗的失踪與伍崇南有關，那麼今夜便是一個關鍵—伍崇南很可能將在今夜下手！

由是，他又想到：以賈彎刀和金糊塗的能耐，平常的蒙汗藥和迷魂香能使他們着了道兒麼？

不，他們功力非凡，聽覺何等靈敏，除非來人是一等一的高手，否則一旦欺近房外，他們一定會警覺，尤其是「有備而來」的金糊塗更不會栽上這個跟斗。

那麼，金糊塗又是怎麼失踪的？

來人用的是甚麼方法？竟使他們無力抗抵？

林歌想到這裏，覺得必須好好將房中的一切檢查一下才行，於是他開始檢查起來。

這間上房，是單獨的一間房子，對着走廊是一門一窗，後面也有一窗；窗是花格子糊紙的，窗紙已呈暗黃色，但沒有破洞。

窗紙呈暗黃色，表示糊上已久了，至少已在一年以上，也就是說上次金糊塗住入這間上房時，這間上房就是現在這個樣子——沒有破洞，絕不是換上窗紙之故！

換句話說；如果金糊塗是在這間房內出事的，則由於紙窗完好無損，便表示他不是栽在迷魂香一類的鬼蜮伎倆的手中，因爲使用迷魂香必須點破紙窗才成。

——他堅信賈彎刀那一場怪夢是眞實的情景，是中了某種迷魂藥之故，而金糊塗亦可能遭了同樣的厄運，因此他最先注意有人使用迷魂香的蛛絲馬跡—

窗紙完好無損，證明賈彎刀和金糊塗不是中了迷魂香，至少可斷定迷魂香不是從房外吹進來的。

既非從房外吹進來，那麼……會是從地下冒上來麼？

林歌又仔細檢查地面，用劍柄敲打一番，最後也確定地面下沒有秘道一類的設備。

於是，他轉而想到食物……

天黑下來了。

店小二入房爲他點上燈，順便問他要吃甚麼東西，他想了想，答道：「我還不餓，不過吃一些也好，來一碗麵吧。」

店小二道：「我們這地方的過橋米綫不比昆明差，小的給客官弄一碗過橋米綫如何？」

林歌點頭道：「好。」

店小二施禮欲退，他忽然把一錠銀子塞入他手裏，笑道：「這個賞你。」

是一錠五兩重的銀子。

店小二從來沒有碰上出手這麼大方的客人，一時又驚又喜，連連拱手哈腰，稱謝不已！

林歌笑笑，問道：「你在這家客棧幹多久了？」

店小二道：「好幾年啦。」

林歌道：「一年多前，有一位從中原來的青年，名叫賈彎刀，他曾投宿你們這家客棧，你還記得吧？」

店小二連連點頭道：「記得！記得！剛才我們掌櫃的也提起你客官在打聽這件事；提起這件事，小的最清楚了，因爲那位姓賈的客官和姓金的客官都是由小的招呼的。」

「好極了，你把經過情形詳細的說給我聽好麼？」

「好的，那位姓賈的客官在此住了三天，就是第三天的早上，他把小的叫入房中——」

「哪一間客房？」

「就是這一間嘛。」

「說下去。」

「小的進房一看，只見他床上堆着許多冥幣，我的乖乖！那情形叫人看了眞是害怕！就像……就像死人躺在棺中，身邊堆着許多冥幣一樣！」

「你看那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呢！那位賈公子說夜裏做了一個怪夢，夢見被一個小婆薩帶去一處叫甚麼『武林一條街』的地方，這件事你客官已聽我們掌櫃的說過，小的且不必多說了。後來小的幫着賈公子將那些冥幣計算了一下，以冥幣的價值來說，正好是十萬兩銀子！」

「這附近有沒有賣冥幣的店鋪？」

「有呀！有一家香燭店，後來小的去香燭店打聽，他們說丟了一批冥幣！」

「依你看，這種怪事作何解釋？」

店小二突然面容一懍，目中露出畏懼之色，搖搖頭道：「小的……不知道。」

林歌見他神色有異，伸手拍拍他肩膀，笑道：「不要害怕，難道你以爲那是鬼怪作祟不成？」

店小二道：「不，小的不信這世上有鬼，就算有鬼，那也沒什麼可怕的。」

林歌道：「不然，你怕什麼？」

店小二遠：「怕……怕人！」

林歌笑道：「不錯，我和你的看法一樣，這世上人比鬼還可怕，不過人雖然可怕，畢竟不如鬼怪那樣不可捉摸，他一定也有一些弱點，你要是害怕，不妨小聲告訴我。」

說到這裏，附耳過去。

店小二猶豫了一會，才低聲道：「自從發生了那件怪事之後，小的一直在想……想來想去，只有一人能幹出這種事，他……他就是老土司！」

林歌一聽又是老土司，啞然一笑道：「你怎麼會想到是他呢？」

店小二道：「除了他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幹出這古裏古怪的事。」

林歌道：「他人遠在野人山啊。」

店小二道：「他會隨時隨地出現，今天在東，明天在西，本事大得很啊！」

林歌仍然不相信老土司會對遠在數千里外的及人善堂的那批財寶有興趣，當下轉問道：「關於金糊塗的失踪，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店小二壓低聲音道：「小的相信他的失踪也與老土司有關！」

林歌道：「怎麼說？」

店小二道：「因爲他罵過老土司。」

林歌一怔，忙問道：「他怎麼罵老土司的？」

店小二道：「他來到這裏的第二天，也不知爲了何事，在喝酒的時候，忽然對老土司破口大罵，小的猜想必是這樣得罪了老土司！」

林歌道：「他當時在那裏喝酒？」

店小二說道：「就在對街上的一家酒館。」

林歌道：「當時老土司在場？」

店小二道：「沒有。」

林歌道：「老土司既不在場——」

店小二忙接口說道：「他是無所不在的！」

林歌聳聳肩道：「好了，你去給我弄一碗過橋米綫來吧！」

吃了碗確定沒有毒的過橋米綫，他便上床躺下，腦中一直盤繞着一個問題：「金糊塗爲什麼要在酒館裏大罵老土司？」

最後也得到一個結論：金糊塗必是從老麼些或伍崇南口中得知老土司這個人如何「法力無邊，無所不在」，他可能懷疑「武林一條街」即是老土司搗的鬼，爲了誘使老土司現身，因此便當衆指罵他——對了，明天我且去酒館罵他一頓，看會發生什麼怪事？

主意一定，便覺眼皮澀重，慢慢的進入夢鄉——

「林歌！」

有人在叫。

林歌睜開眼睛，就看見床前站着一個少女。

好漂亮的一位少女！

她年約十七八歲，臉蛋兒好白好甜，兩鬢垂耳，頭髮編成辮子垂於耳後，頭上戴着一頂京絨小帽，上身穿着前短後長的紅色女襖，袖子特別寬長，脚上一雙繡花鞋却不穿襪子，只裹着白色裹脚布；一條編織着花圖案的紮脚帶將褲脚和裹脚布紮在一起，這一切的裝束說明她不是漢人。

林歌呆呆看着她，心想她必是「小婆薩」，可是口中却說不出話來。

小婆薩銜着他甜甜一笑道：「起來，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林歌不由自主的下床，隨着她走了出去。

倏忽間，眼前的景物變了，眼前是黑忽忽的高山，山路崎嶇難行，分明是到了一處深山之中！

黑暗中，忽見燈光閃耀！

一點，二點，三點……好多好多的燈光！

俄而，小小的燈光變成了一盞一盞的燈籠，白紙紅字的燈籠正在風中搖幌，搖幌，搖幌……

哦，是一條街道！

兩邊店鋪林立，只是街上冷冷清清，店鋪裏面也看不見人。

每一間店鋪都有一塊招牌，在燈光照耀下，可以清晳的看出招牌上寫着「少林鋪」、「武當鋪」、「崑崙鋪」、「崆峒鋪」……

好奇怪，這是甚麼地方呀？

「這是『武林一條街』！」

小婆薩的聲音在他耳邊响起，聽起來好像很清楚，又好像很模糊。

林歌恍然大悟，暗忖道：「原來這就是『武林一條街』，那賈彎刀不是說過他曾經到過這地方麼？」

他突然害怕起來，不肯再向前走，可是小婆薩却牽着他的手，硬拉他往前走，他想反抗却使不出一點力氣，身不由己的往前「飄」了過去。

燈籠在往後倒退，店鋪在往倒退……

忽然，他已在一間店鋪中！

店鋪之內有個大櫃台，此外別無長物——不對，他接着看到了一只算盤和一堆冥幣！

又接着，看到了一個人！

他是個中年人，面色白得好像沒有一點血色，穿的是夷人的服裝。

他面上掛着一絲笑容，是生意人的笑容！

「你是林歌麼？」

林歌聽到自己在回答：「是的！」

中年夷人笑吟吟道：「你來南荒爲的何事？」

林歌又聽到自己在回答：「我來找尋我的好友金糊塗的下落。」

中年夷人笑道：「金糊塗已經把他整個人賣給我們了，你也要賣給我們麼？」

林歌聽到自己大叫：「不要！」

中年夷人含笑道：「我們本來也不想買你這個人，不過你既然來了，不妨開個價錢，要是價錢公道，我索性一起把你買下來，你開個價錢吧。」

林歌用力摔着腦袋，希望把自己「摔」醒，因爲他隱隱約約意識到自己正在夢中，而他很害怕做這個惡夢，因此希望自己趕快清醒，脫離這個可怕的惡夢。

可是沒用，眼前那個中年夷人仍然「活生生」的站在櫃台裏面，他的眼神好像有一股使人無法抗拒的魅力，使得他突然對他產生好感……

中年夷人又笑吟吟道：「林歌，你比金糊塗有價値，如果你願意把你自己賣給我們，我出價二十萬兩銀子！」

一旁的小婆薩慫恿道：「好價錢！二十萬兩銀子是一筆財富——林歌，賣了吧！賣了吧！」

林歌腦中仍然殘存着一點理智，他竭力掙扎反抗，大聲道：「不賣！不賣！我有妻子和幾十個孤兒要撫養，他們全靠我一人過活，我是不能賣的！」

中年夷人道：「那麼，只賣你的一身武功好了，我出價十萬兩。」

林歌大叫道：「不要！我不上當！我不上當！我絕對不能賣！」

中年夷人道：「林歌，你看着我，仔細看着我！對啦，就是這樣！你要知道，這裏只有我肯出這麼高的價錢，你不賣會後悔一輩子的，賣了吧？」

林歌道：「我……我……不！不！我不能賣，我若是再賣了，一切都完了！」

中年夷人道：「這樣好了，我只買你的武學，不買你的功力，如何？」

林歌道：「我……我……我的好友金糊塗，他怎麼樣了？」

中年人道：「他在我們這裏。」

林歌腦中靈光一閃，道：「我要見他！我要見他！」

中年夷人點頭道：「可以，你同意賣武學給我們，我便帶你去見他。」

林歌道：「只買武學？」

中年夷人又點點頭道：「是的，把你的滿腹武學賣給我們，仍然給你十萬兩銀子。」

林歌道：「我……我不要冥幣！」

中年夷人笑道：「林歌，你再看着我，對了，好好看着我，現在好好回答我：你賣不賣？」

林歌道：「賣了。」

中年夷人欣然道：「很好，很好，聽說你的劍術造詣天下無敵，現在你就將你的劍法錄成一部劍譜交給我。」

說畢，取出文房四寶！

林歌提筆寫了起來。

神智朦朧間，他在白紙上振筆疾書，將自已以前得自異人傳授一門神奇的劍法，詳詳細細的寫在白紙上，寫文字畫圖解，好像寫了滿滿的十多張白紙才將一路劍法寫成。

中年夷人收下那十多張白紙，便向那小婆薩道：「好了，帶他去見金糊塗。」

於是，小婆薩帶着林歌來到一間陰暗的小牢房外面，這時林歌竟已忘記此來是要和金糊塗見面，只覺小婆薩點上一盞油燈，然後對着那間小牢房道：「金糊塗，有人來看你了。」

小牢房的鐵柵前出現了一個白頭髮的青年，正是金糊塗——金劍葫蘆客！

林歌呆呆的望着他。

那金糊塗表情却異常的激動，大叫道：「林歌！林歌！天哪！難道你也把自己賣了？」

林歌感到心中一片慌亂，聽到自己在大聲說：「沒有！沒有！我沒有賣給他們！我只不過賣了一套劍法罷了！」

金糊塗道：「你是說：你沒有把人賣給他們？」

林歌道：「沒有！沒有！」

金糊塗回答道：「你是說：你可以回去？」

林歌道：「是啊，我可以回去。」

金糊塗大喜道：「好極了，你立刻返回及人善堂，永遠別再到大理來！聽到沒有？永遠別再到大理來！你轉告凌波仙子說我很好，叫她不要傷心！聽到沒有？叫她不要傷心！」

林歌道：「不！金糊塗，你跟我回去！你可知道凌波仙子快要分娩了——」

剛說到這裏，突覺自己的身子飄了起來，好像自己是個紙做的人，被人扯着往後飛去！

朦朧間，他又聽到金糊塗在大叫：「記住我的話，立刻回去，永遠別再到大理來！」

林歌狂叫道：「不！不！不！你跟我回去！」

狂叫聲中，他突然驚醒了，睜目一看，窗外已現曙光！

他呆呆的瞪着房窗，情緒仍處在「驚心動魄」中，回想着夢中所見的情景，全身泛起一陣一陣寒悚悚的鷄皮疙瘩。

——眞可怕，我竟然也做了這麼一場怪夢！

——幸好這只是夢，跟賈彎刀的遭遇不一樣，否則豈不糟糕！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翻身欲要下床，就在這時，突然發現身邊的床上堆着許多冥幣！

——冥幣！天哪！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我……我不是做夢，而是眞的被帶去「武林一條街」轉了一圈？

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忙不迭的跳下床，抓起一叠冥幣看着，失聲道：「這是眞的！這是眞的！」

床上的冥幣共有百叠之多，他想起夢中賣掉劍法的情形——難道這些冥幣代表十萬兩銀子？

他心慌意亂的跑去打開房門，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吹來，他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本是渾渾噩噩的頭腦頓時清醒不少。

天剛破曉，客房外面尚是一片靜謐。

他叫道：「小二！小二！」

店小二沒有出現，大槪偸懶躲到那裏睡覺去了。

他沒有再叫，轉回房中坐下，瞪着床上那堆冥幣發呆……

——昨夜那場怪夢當眞是實情實景？我當眞被帶去「武林一條街」走了一趟？

——門窗緊閉，那小婆薩是怎麼進入我房中的？

這兩個疑問閃入他腦際，他立刻走去床前，拿起自己那雙快靴來看，但見靴底黏着許多濕泥土，毫無疑問是走過很長的一段山路所造成的！

這證明他昨夜確曾「夢遊」武林一條街！

那麼，那小婆薩又是怎麼進入他房中的？

剛才，他打開房門時，淸淸楚楚的記得房門是閂着的，是故可以斷定那小婆薩不是從房門進來的。

不是從房門進來的，那當然是從前後窗進來的了。

他再仔細察看前後二窗，却見前後二窗一樣門的很好，沒有被打開的痕跡，心中大是困惑，暗忖道：「奇怪，門窗都是從裏面閂着的，那小婆薩縱然有方法入房，但她退出房後，又怎能把門窗閂上呢？就這一點來看，又似乎表示他昨夜不曾離開過這間客房。

但床上的冥幣是怎麼來的？靴底下的濕泥土又是怎麼造成的？

他想起老土司，不覺爲之毛骨悚然，又暗忖道：「大家都說老土司法力無邊，無所不在，莫非眞是他幹的勾當？」

他冷靜的作了一番分析之後，確定自己確曾被帶去「武林一條街」，賣掉了一套劍法，見到了好友金劍葫蘆客！

由是，他感到一絲寬慰——金糊塗沒有遇害，他只是「賣掉了自己」，被囚禁在「武林一條街」的一間牢房中罷了！

——金糊塗在「夢中」大叫：「立刻返回及人善堂，永遠不要再到大理來！」分明是一項嚴厲的警告，他一定認爲「武林一條街」不可力敵，要我放棄與鬥，可是我能放棄麼？

——是的，看情形，武林一條街可以將任何人玩於股掌之上，他們能夠使用邪術帶人「夢遊」武林一條街，賣掉自己或賣掉武功等等，使人無法抗拒，但是我可以屈服認輸麼？

× × ×

林歌悄悄的丢掉那一大堆冥幣，然後才叫店小二入房；他先不開口，只含笑望着店小二，希望從店小二的臉上看出一些甚麼來，因爲他懷疑這家客棧與「武林一條街」可能是一伙的人。

店小二面無異色，只笑嘻嘻的說道：「客官您早，今早要吃些甚麼？」

林歌仍是含笑不語。

店小二微微一怔道：「您……甚麼事這樣高興啊？」

林歌微笑道：「你應該明白！」

店小二又是一怔道：「小的應該明白甚麼？」

林歌道：「你眞的不明白麼？」

店小二搓着手笑道：「客官別跟小的打啞謎了，小的沒有讀過書，腦筋笨得很啊。」

林歌道：「我昨夜睡得很舒服，一覺睡到天亮，甚麼事也沒發生。」

店小二道：「這很好啊。」

林歌說道：「我整整睡了四個時辰之久。」

店小二道：「哦。」

林歌道：「我原以爲會像賈彎刀那樣做怪夢，或像敝友金糊塗那樣突然神秘失踪，結果甚麼也沒有。」

店小二道：「哦。」

林歌道：「你不覺得奇怪麼？」

店小二有些迷惑道：「沒發生事情才好，怎說奇怪呢？」

林歌聳聳肩道：「我想問你一句話，不知你肯不肯老老實實告訴我？」

店小二點頭道：「可以呀。」

林歌道：「大理附近有沒有高山？」

店小二道：「有的，西面有一座點蒼山，它又名靈鷲山，很高很大哩。」

林歌道：「好，你隨便替我弄些吃的來，然後替我備馬，我要出去一下。」

半個時辰後，他已乘騎來到點蒼山下，眺望着形勢巍峨的山巒，心中當然浮起這個疑問：「武林一條街會是在這座山中麼？」

昨夜，他在「夢中」見到高山，既然大理附近只有這座點蒼山，那麼「武林一條街」很可能就在這座深山之中了。

只不過這座點蒼山盤亘三百餘里，要在山中找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容易，他不怕，他已決心踏遍整個點蒼山，不找到「武林一條街」，絕不罷休。

於是，他縱馬向山中馳去。

一路上，他很注意的尋找山路上的足跡，心想如能找到昨夜自己和那小婆薩留下的脚印，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那神秘的「武林一條街」了。

迤邐入山，在山腰下見到兩個水擺夷男女遙遙相對大唱情歌，由於言語不通無法交談，林歌乃繼續策騎入山，漸漸的進入山之深處，估計入山已十餘里，却甚麼也沒發現。

這時，來到一座絕峯之前，林歌覺得有登高一望的必要，乃將坐騎拴在樹下，施展輕功提縱術往峯上飛登，不到頓飯工夫已登臨峯頂。

這座絕峯高聳於羣巒之上，峯頂積雪，冷若嚴冬，林歌繞着峯頂縱目四望，只見到羣山起伏，青翠湧螺，並未見到「武林一條街」的影子，甚至也見不到一戶人家。

他有點失望，但並不氣餒，因爲他猜想「武林一條街」如是在此山中，那必是在一處非常隱蔽極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只要自己不放棄搜索，總有找到的一天。

正擬下峯，突見十幾丈外的雪地上站着一個人——一個僧人！

那僧人年約五旬，身高體大，方面大耳，身穿一襲單薄的灰色僧袍，脚上是一雙芒鞋，手上柱着一柄禪杖，頗有飄逸出塵之相。

林歌一見大喜，忙拔步走過去，開口道：「這位大師，你是不是少林和尚？」

他相信對方必是少林和尚，能夠在這南荒地區見到少林寺的和尚，在他來說，就如他鄉遇故知一樣，心中甚是高興。

但僧人的神情却是一片冷峻，不但不答話，甚至以敵對的眼色看着他。

林歌心頭一動，暗忖道：「是了，這和尚必是『武林一條街』裏面所謂『少林鋪』的人，他們必是發現我入山尋找，因此派這和尚來對付我。」

此念方自腦中閃過，忽聽身後足响，回頭一看，只見又有一道一俗正向自己走過來。

那道士，年約四十出頭，身穿一件八卦道袍，背上斜插着一柄長劍，劍穗在寒風中飄揚。

那俗家打扮的人年紀更輕，只有三十來歲，身材短小精悍，手上拿着一對峨眉刺。

兩人也是滿面敵色，看樣子與那僧人是一路的，三人成三角包圍之勢，分明不懷好意！

林歌一看這情形，不禁冷笑道：「三位要幹甚麼呀？」

和尚、道士和俗家青年一語不發，立刻擺出聯手圍攻的姿態。

這樣一來，林歌更加認定他們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不錯，當即拔劍出鞘，道：「在動手之前，能否——」

那和尚不容分說，禪杖一招，呼的一聲，對準林歌的頭頂劈落，招疾力猛，一點都不客氣。

林歌身形微側，跨步搶進，長劍向前一推，就到了和尚的左腰上。

和尚面色一變，連忙倒退一步，禪杖撤回一豎一撥，企圖撥開林歌的長劍——

但這時候，俗家青年的一對峨眉刺已刺近林歌的背部，林歌只好返身自救，一個巧妙的旋轉，撤回的長劍正好趕上那對峨眉刺，但聞「錚錚」二响，俗家青年的峨眉刺便向左右盪開。

林歌趁他空門大露之際，一脚踢出，踢中了他的腹部，將他踢得顚出好幾步。

「看劍！」

那道士喝聲中，利劍已遞到林歌的腿上，竟是正宗的武當劍法。

林歌正要運劍迎擊，那和尚的禪杖已挾着勁風向他腰上橫掃過來。

臨此局面，林歌的本領便發揮出來了，但見他身軀突然收縮成一團，似肉球般就地一滾，很巧妙的避開了禪杖和長劍的攻擊。

緊接着，就在避過攻擊的次瞬間，他的雙脚暴伸，翻身一撥，便把正好趕上來的俗家青年撥倒在地！

（未完）

血蝙蝠（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雪飛鵬與摯友楚浪在太白居酒樓歡敍，飲至中宵，興盡而歸，途中先後遇到無面，無珠兩個怪人、阻住去路，雪飛鵬既驚愕又氣急，將劍揮去，都無法收兩怪人將拾，最後，無珠還交一枝小白旗給他帶回交與他父親——雪漫天。雪飛鵬回家把旗子交給父親，並將所遇情形禀告，雪漫天聽罷，滿面惶然之色。雪飛鵬雖追問原因，但雪漫天却含糊以對，並交代一些家務事，聲言明天要離家。翌晨，雪飛鵬步入院中，正要練功，竟瞥見父親暗暗掠出圍牆他往，於是他便尾隨跟踪，一直到太白居時，才見父親入內。雪飛鵬只得在外守候，却見楚浪到來⋯

僕僕驛道上 巧遇沈勝衣

千里追踪

楚浪追問道：「是不是要找什麼人算賬，我跟你一齊過去。」

雪飛鵬慌忙搖頭，道：「沒有這種事，我……」他歎了一口氣，終於說出來。「我是追踪一個人來的。」

楚浪立即問：「那是什麼人？爲什麼你要追踪他？」

雪飛鵬沒有回答，陷入沉思中，他是考慮是否應該將這件事情說出來。

楚浪看着他，道：「這相信還是昨夜發生的事情，最低限度是發生在你離開太白居之後。」

雪飛鵬不能不承認。

楚浪接道：「也一定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你的臉色這樣難看。」

雪飛鵬只是苦笑，目光再沒有離開過太白居的大門。

楚浪目光一轉，道：「那個人進去了太白居？」

雪飛鵬道：「不錯。」他看似還有話要說，但到底沒有說出來。

楚浪轉問：「我們是不是好朋友？」

雪飛鵬一怔，道：「楚兄怎麼這樣問呢？」

楚浪一正臉色，道：「朋友患難相扶，你若還當我是朋友，便該對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雪飛鵬又歎了一口氣，道：「小弟並不是要隱瞞，只是不知道該怎樣說。」

楚浪道：「這就簡單了，你先告訴我，在跟踪什麼人？」

雪飛鵬一字字的道：「是我爹爹。」

這次到楚浪怔住了。

雪飛鵬接問：「你是不是不相信？」

「……」楚浪苦笑了一下。「我只是有些奇怪。」

「這本來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雪飛鵬語聲一頓，轉問。「太白居有多少個門戶？」

楚浪道：「你是担心令尊已經從第二個門戶離開？」

雪飛鵬道：「有些担心。」

楚浪道：「他已經發覺你的追踪？」

「應該沒有。」雪飛鵬沉吟着道：「我已經很小心的了，而且他顯然有很多心事，並沒有太留意周圍的情形。」

楚浪道：「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萬一……」雪飛鵬這兩個字才出口。楚浪說話已經接上。「他若是已發現，根本用不着走進太白居才溜走。」

雪飛鵬一想，頷首道：「憑我的輕功，本就沒有可能追得上他的。」

「我正是這個意思。」楚浪目光轉向太白居。「以我看，令尊進去大槪是吃些東西好得上路。」

雪飛鵬道：「也許就是了。」

楚浪目光轉回。「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雪飛鵬道：「這得從昨夜我離開太白居說起。」

楚浪道：「我已在聽着。」這句話已等於催促雪飛鵬快說分明。

雪飛鵬終於將昨夜的遭遇說出來，他已經跟雪漫天說過一次，現在再說，當然就更有條理。

楚浪聽得很用心，聽得怔住在那裏，他雖然已有過三年的江湖經驗，却何曾遇過這麼奇怪的事情。

對於那個無面無珠，他顯然並沒有印象，對於那頭人首蛇身，蝠翼鳥爪的怪物，也顯然是第一次聽到。

雪飛鵬從楚浪的表情已看得出，所以他沒有反問，只是將昨夜的事情詳細說出來。

他們的目光並沒有從太白居移開。

雪漫天也沒有走出太白居。

話終於說罷，雪飛鵬吁了一口氣，道：「我就是這樣追到這裏來。」

楚浪沒有作聲，仍然怔在那裏。

雪飛鵬隨即問：「楚兄江湖經驗豐富，可曾聽說過有那一個帮會是用那一種人首蛇身、蝠翼鳥爪的怪物做標識的？」

楚浪搖頭。「連聽都沒有聽過。」

他苦笑一下，接道：「說到底，我出道時日還短，知道的實在不多。」

雪飛鵬意料之中。「那若非一個很可怕的帮會，家父相信也不會那麼驚慌。」

楚浪頷首道：「若是很可怕，知道的人一定不會少，也一定告誡後輩小心。」

雪飛鵬道：「令尊也是沒有說過？」

「其他的人也沒有。」楚浪皺眉道：「那相信是一個很秘密的帮會，所以知道的人也很少。」

雪飛鵬沉吟不語。

楚浪又說道：「令尊只怕是其中的一份子。」

雪飛鵬歎息了一聲，道：「是亦未可知。」

楚浪道：「不怕對你說，我曾經向鏢局裏的人打聽過令尊，可是沒有聽過他的姓名。」

雪飛鵬接道：「我的武功如何，你是知道的了。」

楚浪道：「在我之上，所以令尊的武功，一定比一般武林高手更厲害，沒有可能完全不出名。」

雪飛鵬道：「而且家父的年紀又不大，以那樣的一身武功，沒有理由不想揚名立萬。」

楚浪道：「以令尊的年紀，原就不可能退出江湖，在江湖中人來說，他還是一個年青人，還有作爲。」

一頓又說道：「姓雪的人並不多，姓雪的武林高手，以我所知，近這十多年來，一個都沒有，你說奇怪不奇怪？」

雪飛鵬沉吟道：「也許家父從未涉足江湖。」

楚浪忽然道：「也許你們其實並不是姓雪。」

雪飛鵬一怔，却沒有反辯。

楚浪道：「老朋友不說假話，你們這家人，實在很奇怪。」

雪飛鵬苦笑，道：「連我都覺得奇怪，外人更就不用說的了。」

楚浪道：「不管怎樣，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的了。」

雪飛鵬道：「也許我們這家人原就充滿了邪惡。」

楚浪截道：「別胡思亂想了，我們還是先決定目前的行止。」

雪飛鵬道：「我本想找家父問清楚，可是……」

楚浪道：「他若是肯跟你說，昨夜就說了，也用不着暗中離開。」

雪飛鵬道：「我就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沒有追上前去。」

楚浪道：「這樣追踪也不是辦法。」

雪飛鵬道：「可惜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楚浪摸了摸腦袋，嘆道：「我也想不出。」

一皺眉又道：「老弟，你有沒有想到，即使沒有被發覺，終於發現了其中的秘密，也許會很後悔。」

雪飛鵬道：「若是叫我呆坐在家中等候，就更不是味道。」

楚浪道：「換轉我是你，也會像你這樣，好，我們就暗中追下去。」

「我們？」雪飛鵬搖頭道：「楚兄，你……」

楚浪道：「這件事不給我碰上倒還罷了，既然碰上，你就是趕也趕我不走。」

雪飛鵬道：「這是我個人的……」

楚浪道：「老弟你這樣說，是不當我是兄弟的了。」

雪飛鵬道：「一路上也許會遭遇……」

楚浪又截道：「若是這樣，我就更不放心你一個人追下去。」

雪飛鵬感激的道：「若連累了……」

楚浪揮手打斷了雪飛鵬的說話。「老弟，我看你也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怎麼這樣子婆媽？」

雪飛鵬苦笑道：「楚兄這樣說話，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楚浪道：「那你在這裏繼續監視，我先到前面去買些吃得的。」

雪飛鵬道：「我可不餓……」

「所以說老弟你沒有江湖經驗，一會追下去，到餓的時候若沒有預備，如何是好？」

雪飛鵬不能不點頭，楚浪也沒有多說

，快步走前去。

雪飛鵬目送楚浪走進一間店子，目光又回到太白居門口。

到現在他才省起非獨沒有預備食物，甚至連銀両也沒有帶在身。

他走得也實在匆忙。

若是沒有遇上楚浪，路上他眞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 × ×

楚浪很快就回來，除了一大包食物之外，還有兩頂老大的竹笠。

雪飛鵬目光落在竹笠上，奇怪道：「這又用來幹什麼？」

楚浪道：「若是走在大道上，令尊只要一回頭，你就算離開很遠，亦不難會被認出，多了這樣的一頂竹笠，那就好得多了。」

雪飛鵬一想也是，道：「楚兄倒是兼顧得到。」

楚浪道：「你莫忘了我家是開鏢局的，這些釘梢的玩意，多少總會學到些。」

雪飛鵬忽然省起一個問題，道：「楚兄要不要回家說聲？」

楚浪道：「不用了，時間未必來得及，而且我爹爹對我，一向都放心得很。」

雪飛鵬道：「還是說一說的好，要不找起你來，可是麻煩。」

楚浪道：「來不及了。」目光忽然一緊。

雪飛鵬亦已看見雪漫天經已從太白居走出來，楚浪隨即將竹笠往他頭上一套，自己亦將竹笠戴上。

雪漫天出門左右望了一眼，才舉步往前走去，他並非有所發現，只是隨便的一望。

雪飛鵬在雪漫天目光向這邊轉來之際，却仍忍不住往後猛一縮。

楚浪一把拉住。「不要太緊張。」

雪飛鵬點頭。一見雪漫天舉步，立即亦起步，但又被楚浪拉住。「等一等。」

楚浪接道：「這樣太着形跡，令尊雖然未必會察覺，旁人一定會奇怪，向我們望來，那麼令尊再回望，不難就有所發現了。」

雪飛鵬方待問應該怎樣，楚浪說話已經接上，道：「現在可以了。」

雪飛鵬走前幾步，忽然道：「我們這個時候戴着這種竹笠，不是太碍眼？」

楚浪道：「普通人就是，但我們一身江湖人裝束，看來反而就不覺得怎樣。」

他仰眼天望，道：「何況天氣這麼好，陽光即使不猛烈，戴着竹笠的人應該也不會太少。」

雪飛鵬只有點頭。

楚浪笑接道：「而且我們也只是暫時如此。」

雪飛鵬奇怪問道：「以後又怎樣？」

「看情形而定。」楚浪一面走前一面道。「跟踪也是一門複雜的學問。」

雪飛鵬忽然問道：「要不要易容改裝呢？」

楚浪反問道：「你也懂易容？」

雪飛鵬搖頭，道：「不懂，也是聽你說，我才知道有那種伎倆。」

楚浪道：「可惜我一竅不通，倒是改裝那方面，我們可以動一動腦筋。」

雪飛鵬道：「我也實在有些担心被認出這一身裝束。」

楚浪道：「這個簡單，到前面市鎭，我們再弄過兩套衣服。」

雪飛鵬吃吃地突又道：「楚兄，問題……問題在……」

楚浪道：「有什麼話老弟你直說好了，吞吞吐吐的，就是聽不慣。」

雪飛鵬歎了一口氣。「問題在出來時太匆忙，小弟身上並沒有帶銀両。」

楚浪大笑道：「我還以爲老弟你担心什麼，這個現在還不成問題。」

雪飛鵬道：「楚兄你身上我相信也不會有太多銀両。」

楚浪道：「雖然不太多，但是要解決我們兩人的食宿，大槪已足够。」

雪飛鵬道：「可是小弟……」

楚浪截口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若是當我是朋友，根本就無須多說。」

雪飛鵬閉上嘴巴，楚浪反問道：「你完全不知道令尊要到那裏去？」

雪飛鵬頷首，未及說話，楚浪又問道：「也不知道他要走多遠？」

雪飛鵬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楚浪道：「不要緊，一路上我都識有朋友，看情形如何，否則可以先向他們挪借一些銀両，順便託他們帶話回去。」

雪飛鵬道：「要楚兄你操心，小弟實在過意不去。」

楚浪忽然一正色，道：「老弟，有幾句話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雪飛鵬道：「直說好了。」

楚浪道：「這一次追踪若是成功，你當然就會發現其中秘密，但那秘密却未必是你高興知道的。」

雪飛鵬道：「小弟明白。」

楚浪道：「有很多事情，有時不知道還好。」

雪飛鵬道：「小弟是怎樣的一個人，楚兄你是清楚的了。」

楚浪道：「你的好奇心一向很重，而且很固執，這件事不弄一個清楚明白，相信你是絕不會罷休。」

雪飛鵬歎息道：「無論是好是壞，都已成定局，知道又有何妨？」

楚浪不能不同意這個理由，道：「好，我也不再多說了。」

語聲一落，脚步加快。

× × ×

中午，三人先後進入一個小鎭，雪漫天始終沒有發覺被追踪。

他在一間小飯店用膳，雪飛鵬楚浪却在店外一戶人家的屋簷下吃他們帶着的乾糧。

楚浪旋即在附近走了一圈，到他回來的時候，已找來兩套農人衣服。

雪漫天跟着又上路，楚浪雪飛鵬追了一程，在一個林子裏先後換過衣服。

他們與雪漫天始終保持距離。

驛道上人來人往，他們兩人換過了農家裝束，也不覺有何特別，路上的行人都沒有留意他們。

雪漫天更不會在意，事實他怎也想不到，雪飛鵬竟然在後追踪。

走了這許多路，他的心事仍然那麼重，有時候腦袋都幾乎陷於空白。

他一路東行，一上路，脚步就不停，那雙脚彷彿已不屬於他所有。

雪飛鵬從來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這樣的。

在他一向的心目中，他的父親是那麼的瀟洒，是那麼的脫俗，不帶火氣。

所以他雖然知道那仍是自己的父親，行走間，有時亦不免有些陌生的感覺。

他甚至考慮到放棄，可是他始終都沒有。

正如楚浪所說的，他的好奇心一向很大，而且固執。

× × ×

黃昏時分，雪漫天進入一個比較大的市鎭，挑了一間客棧住下，隨即到隔壁，選了一匹馬，這都看在雪飛鵬楚浪眼中。

所以到了第二天清晨，雪漫天飛騎離鎭，後面就有一輛馬車追前去。

雪飛鵬楚浪就坐在這輛馬車之內。

駕車的是一個中年漢子，叫做林成，以前他曾替威遠鏢局運過鏢貨，與楚浪認識。

楚浪原是要僱一輛馬車，遇上林成，更就如魚得水。

正好林成在閒着，一說即合，也沒有問楚浪的目的。

馬車雖然簡陋，但比起走路却是舒服得多，而且方便得多。

他們只需將車簾子掀高，便可以看見前面雪漫天一騎何去。

食物方面有林成打點，更就用不着他們麻煩。

追踪於是更順利。

× × ×

六天過去。

雪漫天走的始終是大道，這對於雪飛鵬楚浪他們應該是一件好事。

他們却反而滿不是滋味，因爲那只是表示距離雪漫天要去的地方還有一段路。

他們絕不以爲雪漫天要去的地方會完全沒有絲毫神秘。

事情的開始是如此之神秘，以後也應該一樣才是。

儘管枯燥，可是他們都並沒有放棄追踪。

第四天中午，雪漫天匹馬終於離開大道，轉進了左道一條小路。

那條小路蜿蜒於叢林之中。

是松林，古樹參天，籠罩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陰森氣氛。

小路以白石舖成，並不寬闊，也不知道通到什麼地方去。

雪漫天勒轉馬頭，走進了那條小路，連隨將馬蹄放緩。

在他進入之前，對於周圍的環境顯然都加以留意。

雪飛鵬他們那輛馬車遠在數丈之後。

雪漫天並沒有特別留意這輛馬車，可是到馬車駛至，他仍然沒有走進松林內。

雪飛鵬隔着簾子看在眼內，只道是雪漫天對馬車動疑，一顆心不由怦怦跳動起來。

楚浪却仍然保持鎭定，輕聲吩咐道：「老林，不要停下來。」

林成應一聲，繼續驅車前行，神態很鎭定，只是瞟了路旁的雪漫天一眼。

他並不知道雪漫天是什麼人，所以一切都表現得很自然。

他的目光當然是有些奇怪，然而無論誰看見一個人策馬在樹林邊徘徊，都難免會投以奇怪的目光。

所以雪漫天也不覺得怎樣。

馬車過去，雪漫天並沒有任何舉動，也沒有再着意。

雪飛鵬這才放下心來。

× × ×

馬車之後是幾個行商，雪漫天就像是等什麼人似的，勒馬原地。

那幾個行商走過，又過了一會，雪漫天才勒轉韁繩，催騎走進那條小道內。

馬車這時候已經走遠，消失在大道轉角之處。

雪飛鵬楚浪却已經不在馬車之內，在轉身之處，已經躍下來。

兩人立即走進道旁松林，楚浪在前，雪飛鵬在後，都戴上了竹笠。

松林中並不難行，他們迅速向那邊移動，不久就聽到了馬蹄聲。

楚浪立即放緩脚步，一面輕聲吩咐道：「我們跟着馬蹄聲追下去，但不要太接近。」

雪飛鵬担心道：「他若是飛馬奔前，我們如何追得上？」

楚浪道：「在這個松林之內，如何能够放馬馳騁，問題只是在，這個松林未必是他要去的地方。」

雪飛鵬道：「這個如何是好？」

楚浪道：「目前我們只有見一步走一步的了。」

說話間兩人脚步不停，沒多久，終於來到了那條白石小路。

馬蹄之聲在前面傳來，既不急，也不緩。

楚浪貼着樹幹移前，道：「看來我們已很接近那個地方了。」

「家父要去的那個地方？」

「你有沒有留意到這條小路？」

「這條小路怎樣了？」雪飛鵬奇怪的望着這條小路，他實在看不出有何特別。

楚浪道：「這個松林之內有一條這樣的小路已經是奇怪。」

「我可不覺得。」雪飛鵬道：「前面若是有人家，就當然有路。」

楚浪道：「這條小路却是全用白石砌出來，若是普通人家，用不着住在這種地方，更加犯不着弄出這樣的一條路。」

雪飛鵬道：「說不定那是很多人家。」一頓又道：「說不定這條路是通往另一個市鎭。」

楚浪道：「林成方才不是說過這附近並無市鎭？他是趕車的，在這裏多年，沒有理由不清楚。」

雪飛鵬嘆氣道：「其實我們也希望這已經是目的地。」

楚浪點頭，道：「跟下去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白的了。」

他的語聲並不高，行動更小心，雪飛鵬反而不時踩斷了地上的枯枝。

馬蹄聲不絕，松林更彷彿沒有盡頭。

前行差不多有大半里，前面豁然開展，出現了一片平地。

雪漫天一騎是在平地之上，繼續前行

，走向前面一座奇怪的莊院。

那座莊院看來相當大，莊前有一道土溝，闊逾兩丈，莊門前一條吊橋橫跨溝上。莊門却閉上，兩面高牆，高也逾兩丈，要進去，實在不容易。

楚浪看見了那座莊院，不由得驚歎一聲。

雪飛鵬目光却集中在父親身上，聽得驚歎一聲，問道：「怎樣了？」

楚浪道：「好一座莊院！」

雪飛鵬道：「好在那裏？是不是够隱秘？」

楚浪道：「隱秘固然够，氣勢也非凡，若是我沒有看錯，只怕是將那部份的松林夷平，才弄出那片平地，將莊院建在上面。」

雪飛鵬道：「這要花多少的人力？」

楚浪道：「難以估計。」一頓接又歎道：「這莊院的主人，一定不是一個普通人。」

雪飛鵬沉默了下去。

楚浪目光轉落，道：「令尊要去的應該就是這個地方了。」

雪飛鵬「嗯」了一聲，道：「我們追上前去。」

楚浪一把拉住，道：「這四面都是平地，我們只要踏出松林，就會被莊院的人發現。」

雪飛鵬道：「這有什麼要緊？」

楚浪道：「你不知道了，這也許是一個禁地，我們未經許可闖進去，後果只怕就不堪設想。」

雪飛鵬道：「我爹爹可是在……」

「到時只怕令尊也無能爲力。」楚浪沉吟了一會。「再說，他若是方便給你知道，就不會偷走出來。」

「那我們應該怎樣？」

「一是等在這裏，等令尊出來，問一個清楚明白，一是偸進去一看究竟。」

「等不是辦法，什麼時候才出來，實在是一個問題。」

「不錯——」楚浪一皺眉。「但是偸進去，在進去之前，我們必須弄清楚這莊院的底細。」

「如何弄清楚？」雪飛鵬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辦法。

楚浪道：「我們不妨向武林前輩打聽一下，那人首蛇身，鳥爪蝠翼的怪物，一定是某一個門派的特殊記號，武林前輩中也許會有人知道。」

雪飛鵬忽然道：「你看，我爹爹進去了。」

雪漫天一騎這時候已走過吊橋，來到莊院的門前。

那道莊門即時升起，雪漫天一騎往內走了進去。

升起的莊門隨又落下，雪漫天就像走進一頭怪獸的嘴巴內，突然被吞噬。

那刹那，雪飛鵬突然有一種錯覺，那座莊院就像變成了那頭人首蛇身，鳥爪蝠翼的怪物。

楚浪也看在眼內，道：「令尊的舉止始終是那麼鎭定，莊院裏住的是什麼人，他顯然已很清楚。」

雪飛鵬苦笑。「否則也不會知道有這個地方的存在。」

楚浪道：「就我那個意思做好了。」

雪飛鵬沉吟道：「若是打聽不出，我們……」

「到時再作打算。」楚浪轉首道：「那邊市鎭內有好幾個我爹爹的朋友，可以找他們問一問。」

雪飛鵬想一想，道：「楚兄，我還是等在這裏，說不定我爹爹進去一會就會出來。」

楚浪道：「太危險的了。」

雪飛鵬道：「我爹爹既然與莊院內的人認識，相信他們也不會爲難我，就這樣好了，你去找人打聽，我在這裏守候。」

楚浪道：「若是出了事……」

雪飛鵬道：「不會的，連我爹爹都不知道被追踪，莊院內的人更就不用說了，只要我離開這條路遠一些，相信便不成問題了。」

楚浪一想，道：「也好，入夜之前，無論是否有收穫，我都趕回來。」

一頓叮嚀道：「在我未回來之前，老弟你切莫輕舉妄動。」

雪飛鵬道：「我會的了。」目光一轉，接道：「那邊的松樹較濃密，我就躲在那邊。」

楚浪一拍雪飛鵬的肩膊，道：「老弟，小心一些。」

雪飛鵬道：「楚兄放心。」

楚浪接道：「若是問不出什麼，我就準備食物，與你待在這裏。」

雪飛鵬感激的道：「辛苦楚兄了。」

「又說這些話。」楚浪又一拍雪飛鵬的肩膀。「你記着，我們是好朋友，好兄弟。」

雪飛鵬點頭，楚浪也沒有多說什麼，身形倒退，原路退回。

雪飛鵬身形同時展開，向那邊濃密的松樹走過去。

莊院那邊在雪漫天進去之後便沒有任何變化，緊閉的大門亦沒有再打開。

楚浪的腳步聲一消失，周圍便靜寂下來，只有風吹樹梢，松濤陣發。

雪飛鵬身形移動得很迅速，一到了那邊，揀了一個較隱密的地方坐下來，便沒有再動。

周圍於是更靜寂。

× × ×

陽光淡薄，透過枝葉射下，予人已沒有溫暖的感覺，雪飛鵬待在那裏更就越來越覺得心寒。

風漸急，松濤一陣又一陣。

雪飛鵬聽着，不由歎了一口氣，嘟喃道：「這個地方就是連風聲也好像不怎樣對勁。」

語聲未已，一陣風就從後吹來，吹起了他的衣衫。

這陣風很特別，雪飛鵬有這種感覺，却想不出特別在什麼地方。

風吹草動，瑟索有聲。

吹起的衣衫又落下，雪飛鵬却仍然聽到衣衫聲響，他絕對肯定，那並非發自他身上的衣衫。

那是由後面傳來，他不由自主心中一寒，很突然的回過頭去。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女人。

那赫然就是幾天前的深夜，他在鎭上

長街遇見的那一個。

面貌隨便可以擦掉，變成空白一片的那一個。

那個女人站在他身後一丈不到的兩株松樹之間，背向着他，可是他仍然立即肯定她就是無面。

一樣的身材，一樣的衣衫裝束。

雪飛鵬一怔，脫口道：「無面——」

那個女人笑應一聲：「你還記得我。」回過頭來。

她有臉，就是雪飛鵬那天深夜看到的那張臉，新月一樣的雙眉，鳳眼，適中的鼻子，小巧的嘴唇。

她的臉色有如白堊，全無血色，與那天深夜裏雪飛鵬見到的並無不同。

只是她的一雙眼睛已有了神采，瞟着雪飛鵬。

雪飛鵬事實也有被瞟着的感覺，與無面的目光一接觸，由心裏寒出來。

那目光實在太冷，有如冰雪一樣，她雖然在笑，面上却並無絲毫笑意。

雪飛鵬反問：「你怎麼會在這裏？」

無面道：「我本是這裏的人，不在這裏又在什麼地方？」

雪飛鵬道：「那座莊院……」

無面道：「你知道的已經實在太多了呢。」

雪飛鵬道：「我爹爹進去幹什麼？」

無面道：「你要知道，爲什麼不去問一問你爹爹？」

雪飛鵬心念一動，道：「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進去見我爹爹？」

無面道：「爲什麼不可以？」一咧嘴，終於露出了笑容。

雪飛鵬這才留意到無面這一次的嘴唇隨着說笑不住的在動。

這是與那夜完全不同。

一頓，無面又說道：「不過，有一件事我得先跟你說清楚，進去了，你就不要出來了。」

雪飛鵬道：「這是什麼意思？」

無面道：「你應該明白的。」

雪飛鵬道：「你們是不會讓知道其中秘密的人離開，殺人滅口？」

無面道：「我們是不會殺你的，你雖然發現了松林中的秘密，但你終究是雪漫天的兒子，我們總得給雪漫天的面子。」

雪飛鵬問道：「我爹爹來這座莊院，到底幹什麼？」

無面道：「爲什麼你不親自問他？」

雪飛鵬道：「你不說就算了，到這個地步，我爹爹相信不會再瞞下去。」

無面道：「應該不會，尤其是你現在也已成爲我們的一員。」

雪飛鵬道：「我可沒有這個意思。」

無面道：「有些事情，連你的父親都不能够作主，何況是你呢？」

雪飛鵬無言，陷入沉思中。

無面隨即一擺手。「小兄弟，請！」

雪飛鵬沒有移步，只是看着那邊的莊院，無面等了一會兒，道：「怎樣了？難道你不是一個人？在等什麼人到來？」

雪飛鵬心頭一凜，一挺胸膛，道：「我這就過去，你以爲我會害怕。」

他立即舉步，向那邊座莊院走去，他並不希望無面會懷疑到他並非單獨，同來還有人。

無面緊跟在雪飛鵬的後面，忽然問：「你是追踪你爹爹到來？」

雪飛鵬一咬牙，道：「是又怎樣？」

無面笑應道：「雪漫天雖然未老，很多方面顯然都已退化了，以他的武功經驗，應該是有所發現的，可是他沒有。」

雪飛鵬欲言又止，最後還是舉步走向前去，無面也沒有再說什麼，幽靈般跟在雪飛鵬的身後。

雪飛鵬完全聽不到無面的腳步聲，甚至衣袂聲也聽不到，不由他不懷疑，方才聽到的衣袂聲只不過是無面故意弄出來。

前行數丈，雪飛鵬忍不住又問：「這座莊院到底是屬於什麼人所有？」

沒有回答，雪飛鵬下意識回頭望去。

無面並沒有離開，就跟在他身後半丈之外，看見他回頭，才應道：「看你並不像一個那麼沒有耐性的人。」

雪飛鵬一聲悶哼，道：「你們這些人，鬼鬼祟祟的，只怕不是好東西。」

「這是連你爹爹也罵在內的了。」

雪飛鵬作聲不得，一轉頭，繼續往前行。

走過了那片草地，雪飛鵬終於踏上吊橋，無意中往下望一眼，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

吊橋下的土溝積水並不深，一枝枝鋒利的刀尖露出水面，陽光下閃動着寒人的冷芒，若是不愼掉進去不難就死在刀上。

無面卽時道：「可惜這個季節雨水少，若是溝內積水深幾寸，要偸進去的人一定不懷好意，一躍入水裏，便會倒在水中的刀下。」

雪飛鵬漫應道：「實在可惜得很。」腳步不停，從吊橋上走過。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道大門「軋軋」的開始往上升起。

門內竟是一片黑暗。

雪飛鵬當場怔住，無面走在他身旁，又擺手，道：「請——」

「進去？」雪飛鵬回頭望着無面，一面疑惑之色。

無面反問道：「你害怕？」

雪飛鵬道：「我爹爹就是從這裏進去的？」

無面道：「你難道沒有看在眼內？」

雪飛鵬道：「這可是一座莊院，怎麼進門竟然一片黑暗。」

無面笑問：「有沒有規定莊院不能够建築成這樣？」

雪飛鵬冷笑。「你若是以爲我害怕就錯了。」大踏步走前。

「虎父無犬子，果然不錯。」無面跟進去。

那道莊門隨即又落下，「軋軋」聲響中，雪飛鵬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死亡也似的黑暗。

× × ×

「軋軋」聲終於停下。

雪飛鵬脚步早已停下，並沒有回頭望着無面，只是聽着那道門「軋軋」落下。

他居然沒有任何表示，等到「軋軋」聲停止，才問道：「這算是什麼？」

無面沒有回答，什麼聲響也沒有發出來。

雪飛鵬轉頭望去，眼前只是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他脫口大聲高呼：「無面——」

語聲廻盪，好像幾個人在呼叫，雪飛鵬隨即一個箭步標前，探手往無面方才站立的位置抓過去。

一抓抓了一個空，他伸手方待再抓，一團光芒已然在黑暗中亮起來。

碧綠色的光芒，來自牆上的一盞石燈，燈下却沒有人。

雪飛鵬回首望着那盞石燈，由心寒出來。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燈光，他整個身子都已被燈光映成綠色。

他隨即就地打了一個轉，除了被映成碧綠色的石壁之外，什麼也沒有。

——無面那裏去了？這盞燈又是怎樣燃着的？

雪飛鵬滿腔疑惑，一面往後倒退，到了石燈的下面，貼着石壁再打量。

眼前有一個丁方兩丈的石室，空蕩一片。

他的手不覺按在劍柄之上，也就在這剎那，他突然發覺背靠着的石壁一動。

一股寒意剎那直刺進他的脊髓之內，他驚呼，身子往前猛一撲，伏地打了一個滾，滾到對面牆壁下。

劍嗆的出鞘，他握劍在手，坐直了身子，瞪着嵌着石燈的那面牆壁。

那之上已然出現了一道門，一道僅可以容納一個人走過的門。

一個女人當門而立，長髮披肩，衣飾與裝束分明就是與無面一樣。

她也的確就是無面，那張臉經已變成一片空白，沒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唇。

所以也再沒有任何表情。

雪飛鵬却有，驚怒的瞪着無面，道：「裝神弄鬼，姓雪的可不怕！」

銀鈴也似的笑聲立即從空白的那張臉傳出來，道：「我只是回復本來面目。」

雪飛鵬道：「這也是待客之道？」

無面笑應道：「想不到你年紀雖然小，火氣可很大。」

雪飛鵬冷笑。「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無面反問道：「怎樣待客是不是有一個明文規定的？」

雪飛鵬道：「你們待客若就是如此，我也無話可說。」

無面道：「那還不進來？」

「進去？」雪飛鵬問道：「進去幹什麼？」

「這是惟一進莊院的途徑，你若是害怕，可以就留在原地。」

「誰害怕了？」雪飛鵬大踏步走了過去。

無面相應往後退，一面道：「姓雪的果然有種。」

雪飛鵬道：「那像你們這樣鬼祟。」

無面笑問：「你這樣說話，不怕觸怒我？」

雪飛鵬一怔，沒有作聲，無面接說道：「逞一時口舌之快，可能會換來我們惡毒的詛咒，報復，這又何苦。」

雪飛鵬道：「這個我不怕，我惟一担心的——」

無面替他接下去。「是你的爹爹？」

「是。」雪飛鵬沉着聲音。「由現在開始，我不會再說你們什麼，但只爲了我爹爹，並不因爲你，因爲害怕會吃苦。」

無面道：「我看出你是一個孝順的孩子。」身形再一動，又遠離了些。

雪飛鵬急步奔前，跨進那道暗門，走進了一條甬道。

那條甬道筆直往前伸展，兩旁每隔丈許就有一盞石燈，燃燒着碧綠色的火焰。

無面披着碧綠色的燈光，幽靈一樣往後移，空白的臉龐對着雪飛鵬，有說不出的妖異。

雪飛鵬略一遲疑，又舉步奔前去，脚步聲在通道之內廻盪，一下下扣人心弦。

除了他的脚步聲，甬道之內就沒有其他聲音，那無面簡直就像是輕紗一樣的飄移。

這若是輕功，無面的輕功毫無疑問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若不是輕功，這無面難道竟是一個幽靈？

可是幽靈又怎會在日間出現？

雪飛鵬脚步不停，但距離無面却越來越遠，這條甬道的長度也實在在他的意料之外。

甬道到底通往何處？是不是地獄？

雪飛鵬竟然有着一種在奔往地獄的感覺。

這地方事實也不像人間所有。

× × ×

碧綠色的燈光照射下，無面簡直就像是變成了一隻螢火蟲。

在雪飛鵬的眼中，現在已只見到一團碧綠色的光芒，一團螢火。

這一團螢火由大而小，由强而弱，終於消失在黑暗中。

雪飛鵬脚步不由一頓，但連隨又追下去，脚步也更急。

在他身後甬道兩旁嵌着的石燈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盞盞熄滅。

黑暗就像是一頭怪獸一樣，將那些燈火一盞盞吞滅，緊追在雪飛鵬之後。

雪飛鵬沒有在意，突然在意，回頭望去，後面已一盞燈火也沒有，周圍同時陡然暗下來。

在他身旁的兩盞石燈亦經已熄滅。

他整個身子已快又被黑暗吞噬，脚步一緊，向前急掠。

前面還有三盞石燈，閃動碧綠色的光芒，可是他身形方動，一盞已熄滅，其餘的兩盞亦逐漸暗下來。

雪飛鵬吸口氣，提腰，身形如箭射，迅速越過兩盞石燈。

在最後一盞石燈熄滅之前，他已經從那盞石燈旁邊掠過。

也就在那剎那，他已經看見在他的前面不遠，就已是甬道的盡頭，那却是一面石壁。

無面難道就穿壁而過？

雪飛鵬心念方動，人又已陷入那種死亡一樣的黑暗中。

他沒有作聲，脚步已緩下，摸索着前行，到這個地步，除此之外，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走了十來步，他雙手終於摸到了那面

石壁，幾乎同時在他的脚下的地面突然消失。

那塊地面事實突然下陷，雪飛鵬却看不見，即使看見，也一樣應付不了。

因爲那下陷的，是長逾兩丈的一塊地面。

雪飛鵬驚呼未絕，人已貼着地面斜斜的滾了下來。

這完全不由控制，一滾到底，他到底自幼練武，驚慌中身形仍然能够保持平衡，手足並沒有拗折。

那下面到底是什麼地方？雪飛鵬當然不知道，而無論是刀阱抑或是無底深淵，一墮下就會粉身碎骨，他也都只有認命。

那剎那，他混身的血液，以至思想都幾乎完全停頓，整個身子下墮之勢却未絕，突然間墮空。

他五臟六腑彷彿都被抽乾。

也只是剎那，他的身子已着實，撞在硬地上，撞在一片光芒中。

然後他聽到「隆」的一聲。

他貼地兩滾，身形彈起，半爬在地上，一雙眼想睜開，却又睜不開。

身在何處，他雖然不知道，却知道陷身在一片光芒照耀下。

光從四面八方射來，强光，强得令雪飛鵬根本就睜不開眼睛來。

那光芒未必如此强烈，雪飛鵬方才却在黑中，由黑暗進入光明，那種感覺自然就特別尖銳。

雪飛鵬很自然的以手遮目，過了一會，眼睛已能够適應，才將手放下，放目望去。

一望之下，當塲目定口呆。

有生以來，他從未到過這樣的地方，連聽也都沒有聽過。

那是一個室，一個不太大的室，室的四壁嵌着一塊塊銅鏡。

雪亮的銅鏡，光可鑑人，銅鏡之間嵌着一盞盞光亮的孔明燈！

百數十盞孔明燈照射下，雪飛鵬簡直就像是一隻發光的怪物，令他吃驚的却不是這件事。

是那些銅鏡。

每一塊銅鏡之內，都有一個他的映像，百十塊銅鏡，百十個映像。

那剎那之間，在雪飛鵬的感覺，就像突然被很多人包圍起來。

那些人的相貌却是與他完全一樣。

這當然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到他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時，又是一種感覺——一種自己疑已被某種魔力變化成百十個的感覺。

這感覺當然更奇怪。

雪飛鵬沒有呼叫，經已被驚呆，所有的映像當然亦是一式的目定口呆的表情。

他簡直以爲自己不過是在做夢，可是他又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夢中。

他雙手的指甲已因爲緊握陷入肌肉之內，已使他感覺痛楚。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如夢初醒，恢復正常，「霍」地回頭望去。

在他的身後，就只見銅鏡閃光，一個個他的映像面露驚訝之色，滑下來的那條地道已毫無跡象可尋。

抬頭上望，距離室頂不過一丈，但驟看之下，却彷彿沒有盡頭的一樣。

室頂一樣的滿嵌銅鏡，鏡與鏡之間琉璃燈通明，而地下亦是同樣。

這個室竟然就完全用銅鏡砌成。

銅鏡相互輝映，於是鏡中又有鏡，本來不太大的小室看起來，竟然寬敞得很。

鏡中既有鏡，鏡中人自然亦不會一鏡只一個，大小自然不一樣。

雪飛鵬不細看尤自可，細看之下，不由得眼花繚亂。

他的身子很自然的轉動起來。

周圍都一樣，轉得幾個圈，雪飛鵬的方向已完全迷失，已看不出由那邊跌下來了。

他心中這時候的感覺已不是「驚恐」這兩個字所能够形容。

又轉一個圈，他終於停下來，忍不住嘶聲大呼：「無面，你出來！」

呼叫聲在室內迴盪，久久不散，聽來根本就不像他的聲音。

語聲方散，一陣陰森的笑聲就响起來，是女人的笑聲，聽來好像就是無面的笑聲。

這笑聲一响，室內彷彿就陰寒起來。

雪飛鵬聽不出這笑聲來自何方，他的身子在笑聲中轉動，笑聲一停下，就叫道：「你這是作甚？有種的滾出來！」

無面的聲音却回答：「若是你有本領，就將我找出來，否則……」

「否則怎樣？」雪飛鵬喝問，隨即傾耳細聽。

「老死在這裏！」無面的語聲變得有些沉重，沉重而殘酷。

雪飛鵬聽得很用心，却仍然聽不出，那聲音彷彿來自四方，又彷彿來自頭頂，最後的一個「裏」字竟似由地底湧上來。

聲音竟是如此的飄忽不定。

雪飛鵬的右手已拔劍出鞘，這柄劍却刺不了出去。

並非他出劍無力，而是他根本不知道劍應該從那一個方向刺出去。

他聽着又轉了一個圈，嘶聲道：「你方才說什麼來，難道忘記了？」

「我說過什麼？」無面竟這樣反問。

雪飛鵬道：「你說我進來就可以看見我爹爹，我看你還不至於這樣健忘。」

「眞的我這樣說過？」

「你是這個意思，所以我才進來。」

「哦！」無面陰森森的說道：「你說的也許是事實。」

「事實就是事實！」

無面忽然笑起來，笑得好像很得意。

雪飛鵬怒道：「你在笑什麼？」

「笑你幼稚！」無面大笑不絕。

「這是什麼意思？」雪飛鵬緩緩的又轉了一個圈。

「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無面！」雪飛鵬衝口而出的回答。

「我是指我的身份。」

「誰管你那許多。」雪飛鵬回答得很絕。

「這你就錯了。」無面冷笑。「連我是什麼身份你都不清楚就相信我的說話，這不算幼稚怎樣才算？」

雪飛鵬怔在那裏，無面的說話他不能不承認實在很有道理。

無面接歎道：「可憐的孩子。」

雪飛鵬突然問道：「我爹爹不是與你們一夥？」

「本來是的。」無面笑應。「否則他也不會走來這裏。」

這話中似乎還有話，雪飛鵬聽不出，反問：「現在莫非已不是了？」

「所以他走進來這裏，就等如走進地獄。」

這句話如晴天霹靂，雪飛鵬心頭不禁大震。

無面說話接上。「你也不是一個傻瓜，難道還不明白我的說話？」

雪飛鵬尚未答話，無面的話又接上。「你爹爹既然在地獄中，要見他，不死又怎成？」

「你騙我！」雪飛鵬叫了起來。「我爹爹才進來不久。」

「要殺一個人，你以爲需要多少時間？」無面大笑。「我騙你？我爲什麼要騙你？」

雪飛鵬回答不出，嘶聲問：「我爹爹到底幹了什麼錯事，你們要殺他？」

「要知道還不簡單？」無面大笑不絕，那笑聲淒厲之極，就像是利箭一樣，射入雪飛鵬的心坎中。

雪飛鵬嘶聲大叫，一劍刺了出去。

「叮」一聲，劍光刺在一面銅鏡上，滑開，整個室幾乎同時搖動起來。

雪飛鵬冷不提防，摔倒在地上，心大亂，眼更花，猛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襲上心頭。

那到底是事實抑或幻覺，雪飛鵬那刹那完全分辨不出。

在他的眼中，燈在閃，周圍的銅鏡每一塊都像在搖動。

一陣陣隆隆的聲響，緊接响起來，整個室彷彿正在滾動。

雪飛鵬也在滾動，精神終於就完全崩潰。

然後他就昏迷了過去。

「傻孩子，若是要殺你，又何須在這裏？」無面這句話，雪飛鵬已完全聽不到了。

語聲一落，燈光亦暗下來。

所有聲音同時停頓，一種難以言喻的寂靜充斥在室中。

人雖未死亡，這種寂靜却接近死亡。

× × ×

楚浪倒出數丈，身形一轉，便一旁竄開，脚步亦放急，心却反而定下來。

風吹松濤如浪捲，除此之外，便只有鳥聲啁啾，楚浪一面走，一面却小心着周圍。

並沒有任何異樣。

心一動，他的身形更開展，穿插在松樹間，迅速的往前掠。

他實在不放心雪飛鵬一個人留下來，因爲他知道雪飛鵬一些的江湖經驗也沒有，好奇心却重得很。

惟一令他放心的只是，雪漫天從容走進那座莊院之內，可見得莊院之內的人一定與雪漫天有關連，那麼即使雪飛鵬一不小心被發現，那些人既然知道雪飛鵬是雪漫天的兒子，應該不會太難爲他，而雪漫天一向疼愛雪飛鵬，縱然知道雪飛鵬的追蹤很生氣，也不會痛下殺手。

虎毒不食兒，何況雪漫天並不像一個那麼惡毒的惡人？

最令他担心的倒是，他就算到鎭中打聽，也未必會打聽出什麼來。

那個莊院，那些人實在太不可思議。若是全無收穫，下一步的行動又該怎樣？楚浪更就完全不知道。

在目前他只有見一步走一步。

出到了林外，林成的馬車正好駛回，楚浪忙迎上前去，一縱身躍上車座。

林成奇怪的望着楚浪，忍不住問道：「怎樣了？」

楚浪道：「回鎭，快！」

林成道：「你那個朋友……」

楚浪道：「他有他要做的事，我却是要勞煩你載我來回一趟。」

林成搖頭，道：「你們江湖人的舉動，有時實在難以理解。」

楚浪一笑，並沒有多作解釋，林成亦沒有多問，驅車繼續前行。

楚浪靠着車廂，陷入沉思之中，他是在考慮向那一個打聽。

——鐵掌金鏢徐杰，雙刀蔡威，都是早已成名的老江湖，見識廣博，應該知道一二。

心念一轉，楚浪脫口問道：「老林，徐杰蔡威，是不是在鎭裏？」

「雙刀蔡威，鐵掌金鏢徐杰？」

「就是他們。」楚浪一拍林成肩膀。

「對於他們的行止你應該知道一些。」

林成道：「我跟他們鏢局裏的車夫雖是老朋友，却沒有太留意他們的事情。」

一頓他又道：「蔡威以我所知，三天前已經押鏢離鎭，我還是看着他們起程，至於徐杰，可就不清楚了，只是這些日子，他那間鏢局聽說生意不大好，相信還在的。」

楚浪道：「那你就載我到他的鏢局去，那是天武鏢局，在……」

林成道：「在鎭北大街，這一帶，你只要對我說到那兒就成。」

楚浪笑道：「我沒有忘記你是這一帶的萬事通。」

林成大笑，驅車更急，楚浪雙臂反抱腦後，索性靠坐在那裏閉目養神。

林成沒有理會他，自顧驅車，間中發出一兩聲叱喝。馬車馳出了半里，鎭已經在望，也就在這時候，林成忽然一聲輕歎。「看，那位公子多麼瀟洒。」

楚浪「哦」的半張開眼睛望去，在馬車前面不遠，一騎正迎面奔來。

青馬白衣，那個騎士是一個青年，散髮披肩，嘴角微露笑容，彷彿已聽到林成那句話。

他的衣飾並不華麗，但人看來却說不出的瀟洒，眉宇之間且帶着三分懶洋洋的意味，就好像天塌下來也不會在乎。

楚浪一瞥，眉一皺，沉吟着道：「這個人好像在那裏見過。」

林成忽然像變得多口起來，追問道：「是在那裏？」看來對迎面而來那個青年人也大生興趣。

楚浪道：「讓我想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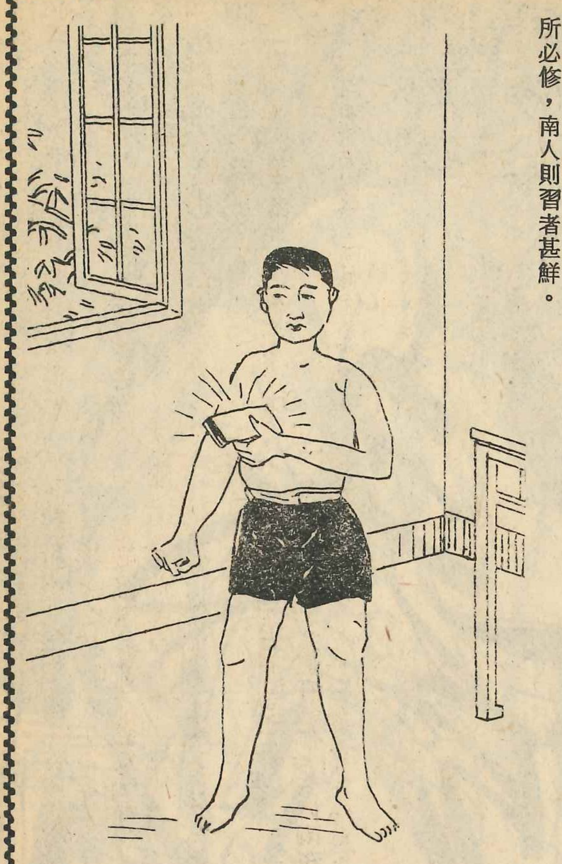
他還未想出，那個白衣青年一騎已從馬車旁奔過，也就在那刹那，楚浪心頭靈

練功秘訣之五十二

排打功

靈空子・文

排打亦用擊扑之法，使筋肉堅實，與槌打各部之功夫相同，練法至爲簡單。所謂排者，即排磚也。初入手時，所用之排磚，用堅木做成，長一尺闊六寸，厚一寸半，排時用一手握磚之中央，以其外緣側擊，全體各部，皆宜排到，先排大小臂，左右交互行之，由輕而重，各排百下，次排大小腿，排左腿則右手握磚，排右腿則左手握磚，次排胸腹，亦左右交行，握磚之手，亦如排腿，末排後腰兩肩，如此每日晨夕受排一次，每一次各部皆排百下，用木磚排練，一年之後，更換窰磚，尺寸大小，與木磚等，亦依前述次序排練。更過半年，則易金磚，金磚者以銅鐵鑄成之磚，非眞金也，亦練半年，則功成，全身各部之肌肉，即堅實異常，縱不能與刀槍不入之鐵牛功等比美，然用拳脚打踢，亦不至於受傷矣。然在排練軟當各部時，須將氣鼓足，毋使傷及內部，大約一呼吸間擊一下，每擊一下之後，宜吐氣一口，然後更鼓氣受排，亦可兼頭壳各部，使成頭肘功，前後共練二足年，必可成就。此法在北派學武者，視與溜腿柔骨等法同樣緊要，爲學拳者所必修，南人則習者甚鮮。



光一閃，脫口道：「沈勝衣！」

這三個字脫口而出，語聲甚响，林成也給嚇了一跳，連隨驚問：「你說他是誰？那個名動江湖的沈勝衣？」

楚浪道：「我看就是他，老林，停車，停車！」

林成一怔，將車停下。

白衣人並未走遠，聽得眞切，勒住了坐騎，回頭向馬車這邊望來。

馬車才停下，楚浪已一個觔斗從車廂翻過，在馬車後躍落，一面高呼道：「沈公子，沈大俠。」

白衣人目露疑惑之色。

楚浪脚一沾地，立即躍前，兩三個起落，躍落在白衣人坐騎之前。

白衣人即時詢問道：「我們在那裏見過？」

這等於承認他就是沈勝衣，楚浪仍問道：「你眞的就是沈大俠？」

沈勝衣一笑，道：「你其實並不認識我，是不是？」

楚浪沒有否認，道：「我只是聽人說過你是這一身裝束。」

沈勝衣笑道：「裝束是可以改變的，我也並不是終年這樣。」

楚浪道：「我早就聽說過沈大俠的威名，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沈勝衣截道：「大家年青人，這些場面話不說也罷。」

楚浪連連點頭。「是極是極！」

沈勝衣接問：「高姓大名？」

楚浪振吭道：「楚浪，威遠鏢局楚萬里是家父。」

「金刀楚萬里？」

「沈大俠認識家父？」

「只是慕名，」沈勝衣笑接道：「老弟你換一個稱呼成不成？」

「那我叫沈大哥好不好？」楚浪顯得很興奮，他實在想不到這個名震天下的俠客竟然是如此隨和，此人如此親切。

沈勝衣含笑頷首。「看來我痴長你幾歲，所以我叫你老弟。」

「沈大哥，」楚浪再聲高呼。「想不到能够在這裏見到大哥你。」

沈勝衣道：「我只是過路，是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吧？」

「正是。」楚浪直言。

沈勝衣奇怪的道：「你知道我在這裏經過？」

「不知道。」楚浪道：「小弟只是要找一個老江湖打聽一件事情，遇上大哥，也是走運。」

「哦！」沈勝衣接問：「不知道你要打聽的是什麼事情？」

楚浪道：「我們一面走一面談，好不好？」

沈勝衣點頭，「刷」地翻身下馬，道：「你是要進鎭？」

楚浪道：「現在不進了。」

沈勝衣道：「那麼……」

楚浪道：「我們那邊走怎樣？」

沈勝衣道：「沒關係。」

楚浪道：「只怕誤了大哥的行程。」

沈勝衣笑道：「若是我有事在身，一定會對你說的。」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熟兩儀門弟子古俊雄，在一個月暗星沉的夜晚，摸到刁四夫婦的房間，先將刁四點了昏穴，然後鑽入他被窩裏，正想對他老婆施展偷香竊玉之際，豈料對方突然驚醒，又被在暗中監視的唐漢喝阻。古俊雄採花未遂，急忙竄出，却爲唐漢所擒，隨後唐漢迫他供述近日從外地到無名鎮大興土木這夥人的來歷。古俊雄照實供出後，唐漢正想將他拿往他師父治罪，這時忽有人從高處推下兩名被點了穴的兩儀門下，原來也是採花賊，要唐漢一併帶去。於是唐漢便將這三名淫徒連夜帶到兩儀門掌門處——大廟後面。翌日，掌門得知上情，甚爲生氣……

房客穿梭至　怪事迭連生

唐漢一咳住口，一個字也沒有多說。

五絕叟突然沉下面孔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沙老兒不是個歡喜護短的人，只要查明了事實，相信他一定會重重的懲辦。」

「這種事實如何查明?」

「譬如說：他們意圖非禮的，是鎮上的那幾個女人，這幾個女人，平素行徑如何，他們是否使了手段，還是彼此兩廂情願……」

唐漢長長嘆了口氣道：「問得好，問得好極了！如果再問下去，就叫人弄不清被强姦的究竟是男方還是女方了。」

「混帳！」

「混帳?」唐漢瞇起眼縫，滿臉迷惑：「你是罵他們三個人的行爲混帳?還是罵你自己這些話問得混帳?」

五絕叟面孔勃然變色。

他雙目如芒刺般盯住唐漢：「聽說你老弟一身武功很是了得?」

「還可以。」

「可以到甚麼程度?」

「給一些需要保護的人一點保護，給一些需要教訓的人一點教訓。」

「所以你連老夫也想教訓?」

「如果你想轉移別人的注意力，用不着找藉口，大可直接動手！否則，我勸尊駕今天最好還是暫時忍一忍。」

「爲什麼要忍?老夫跟人動手，該先查查黃曆?」

唐漢微笑道：「我這意思是說：你們來無名鎮，今天才不過是第二天，你們要住下去的日子還長，要辦的事情也很多，聲譽對你們很要緊。」

五絕叟尙未會過意來，無情漢石心寒忽然從旁冷冷地接口道：「這位老弟說得對！」

他發話時，右手同時輕輕地揮了三下；而他的手每揮一下，就有人發出一聲悶哼。

以賞花郎君古俊雄爲首的三名兩儀門弟子，仍然併排坐在三張竹椅之上，只是三個人的腦袋，這時都巳頹然垂了下來——彷彿正在低頭查看自己喉結骨碎裂的情形。

這位無情漢眞是無情得可以。他居然不問別人師父是否同意，就以大力指法，將別人的三名弟子全部送進了陰曹地府。

人羣裏走出幾位巨人模樣的漢子，默然將三具屍體抱離現場。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第一個轉身回廟而去。

第二個離開的是無情漢石心寒。

五絕叟吳一同朝唐漢點點頭：「你老弟不錯，武功高，口才好，胆量之壯，更是令人佩服，過二天咱們再找機會親近親近！」

唐漢微微欠身：「隨時候教！」

× × ×

三個老傢伙鷩着一肚子悶氣相繼離開了，一干閑人也懷着不知是滿足還是失望的心情慢慢散去。

一名陌生的粗衣漢子，忽然靠近唐漢身邊，低聲地道：「師父，您老人家辛苦了，我們找個地方喝酒去。」

唐漢笑道：「喝你那種像馬尿似的黃酒?」

粗衣漢子道：「不，不，喝您老最喜歡喝的入骨香。」

唐漢笑道：「咱們師徒，又不是外人，幹嘛如此破費?」

粗衣漢子說道：「這是我們身爲弟子最後的一點心意而已，得罪了這三個老魔頭，師父您老人家能喝酒的日子巳經不多了。」

唐漢笑道：「很好，很好！有徒如此，夫復何求?還有我那個無眉小徒那裏去了?」

粗衣漢子道：「他去趙老頭那邊替師父訂貨去了。」

唐漢一怔道：「趙老頭是誰?訂什麼貨?」

粗衣漢子嘻嘻一笑道：「趙老頭是『福壽全』的店東，他替你訂『長生匣子』去了！」

× × ×

槓子頭呂炮——呂子久——說的並不完全是笑話。

打從鎮頭上過來不遠，的確有家棺材店，店名確叫福壽全，店東也確實姓趙。

唐漢以前所以沒有留意，是因爲這家棺材店生意清淡，趙老頭又是孤家寡人一個，經常總是大門一鎖，不是去泡茶樓，便是去逛賭場。

呂子久已在無名鎮落脚多年，以上兩處又是常去的地方，他跟這個趙老頭搭上交情，自是不足爲奇。

但是，無眉公子又是怎麼回事？

他眞的替唐漢到福壽全趙老頭那裏訂棺材去了？他訂好棺材，就留在那裏，等唐漢跟呂子久一起過去喝酒？

這種事你相信不相信？

×　×　×

他們是分開散來，繞了好幾條小巷子，然後一起從後門進入趙老頭棺材店的。

趙老頭住的地方很寬敞，店裏存貨極爲充足。

充足得足以令人心頭發毛。

後面大院子裏，搭了個露天高架木棚，棚子下面，層層叠叠的，堆滿了幾十具大小厚薄各不相同的棺材。

有些棺材上了粗漆，有些則尚未經過打磨。

雖然這都是些沒裝過死人的空棺材，但看了仍然令人悚目驚心。

因爲它會使人很快的想到自己總有一天會躺到這種東西裏面去，然後上蓋加釘；那種突如其來的窒息之感，會令人不寒而慄，無法忍受。

×　×　×

趙老頭是個很篤實和氣的老人，頭髮已經白了一大半，臉色却紅潤得發亮。

這顯示出至少在未來的十年八年之內，他似乎還成不了自己的主顧。

呂子久領着唐漢走進他的作坊時，這位生意清淡的棺材店老板，竟已跟無眉公子張天俊擺開了一盤棋。

兩人下棋的地方，就是一塊剛剛刨光了的棺材蓋板。

唐漢以前雖然不知道趙老頭從事的行業，但並不是沒有見過面，所以兩人也算是舊相識，根本用不着呂子久費神介紹。

呂子久的另一項承諾，如今也證明並非口邊春風。

離兩人不遠的另一塊棺材板上，果然已備好幾樣小菜，以及一大壺酒。

酒味濃郁撲鼻，誰都不難憑嗅覺聞出來，酒壺裏所裝的正是鎮上的名釀「入骨香」！

無眉公子抬頭指指酒菜道：「那邊有酒有菜，自己動手，不必客氣。棺材已經替你選好一具，材料、樣式、尺寸大小，各方面都保證你一定滿意。」

唐漢笑道：「你辦事一向細心可靠，只要你自己覺得滿意，我沒有不滿意的道理。」

無眉公子瞪眼道：「替你選的棺材，爲甚麼要我滿意？你話中帶刺，以爲我聽不懂？」

唐漢笑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凡事何必分得那麼清楚？你我之間的交情，以及我們差不多的身材，將來誰用還不是一樣？」

無眉公子忽然轉向呂子久道：「你沒跟這小子說清楚？」

呂子久苦笑道：「你以爲我說了他就會相信？」

無眉公子又轉向趙老頭，下巴一抬道：「趙老板，一客不煩二主，還是由你來告訴這小子吧！」

他說完後，立即移目注向棋盤，繼續思考他下一步該下的棋，好像趙老頭肯不肯說，唐漢信與不信，都已不關他的事。

唐漢臉上雖然仍舊浮着笑容，但笑臉已經不太自然。

一股不妙之感自他心底油然升起。

因爲他已看出這不像是一場說笑。憑他的眼力，他敢斷定趙老頭絕不是一位會武功的江湖人物；張天俊和呂子久要尋他的開心，方式多的是，應該不會將趙老頭這樣一個老實人牽涉在內。

趙老頭遵照無眉公子的吩咐，就像做錯了甚麼事情，向唐漢陪小心似的道：「老漢原以爲這件事跟唐少俠毫無關係，不料他們二位……」

無眉公子目不轉睛的望着棋盤，如跟棋盤說話一般，從旁冷冷插口道：「趙老頭，你說話可要小心一些才好，這小子專歡喜在別人字眼兒上抓小辮子；你以爲這事跟他這位唐少俠沒有關係，難道我們就說過這事跟任何人有關係不成？」

趙老頭急忙接着道：「是的，是的，這是實情，他們二位聽到這件事情之後，除要老漢爲少俠趕釘一口壽材之外，的確甚麼也沒有說。」

唐漢點頭道：「預訂棺材的事我知道，你如今已是第三個人，第三次提到這件事情了。」

趙老頭顯得有些不好意思，赧然一笑道：「老漢原以爲——」

唐漢輕咳一聲道：「原以爲這件事跟我這位唐少俠一些關係沒有是不是？趙老板，您又說回去了。」

無眉公子輕輕嘆了一口氣，這次忍住沒有開口。

趙老頭定了一下神，重新說道：「老漢這片產業，是我一個表兄留下來的。前後兩進院子，房間十多個。一個人住，寬是够寬了，但平時並沒有甚麼收益，加上壽材方面的生意又不見佳，生計實在是很不容易維持。」

他說了大半天，全是一篇「婆婆」加「媽媽」的「苦經」，聽在別人耳朶裏，根本就是一堆「嚕嚕」加「嗦嗦」的「傻話」。

無眉公子又冷冷的嘆了口氣。

碰上趙老頭這張碎咀子，唐漢本來也有些不耐煩，如今見無眉公子比他更難受，心中不禁又舒坦了下來。

他心裏暗暗覺得好笑，同時想起一句俗語。

「商鞅作法自斃」！

爲了想瞧瞧這位張大公子生氣的樣子，他現在反而希望趙老頭乾脆文不對題，再扯遠一點，愈遠愈好！

呂子久一個人已經跟棺材板上的酒菜幹上了，這時瞟了趙老頭一眼，大聲接口道：「很久以前，你爲了維持生計，就開始把多餘的房間租給別人，對不對？」

趙老頭大點其頭道：「對，對！我們這位呂家老弟可說最了解老漢苦衷了。否則，像老漢這樣整天幌幌蕩蕩的，那來的這筆開銷？」

呂子久苦笑，只好繼續代勞：「去年第一個向你租房子的人，就是這位張大公子，對不對？」

趙老頭又點頭：「對！對！這位張公子的出手眞大方，以後的房客，就沒有一個像張公子這樣大方過。」

無眉公子的鼻子和咀巴全部歪去一邊。氣歪了！

唐漢微微一笑道：「張公子爲人大方我知道，不然這些年來，我那能經常白吃白喝。」

無眉公子在棋盤上重重拍落一顆棋子，像跟那顆棋子賭狠似的，嘿嘿不已道：「總有一天，我會把貓尿滲在酒裏面，從你小子鼻孔裏灌進去！」

唐漢輕咳了一聲，道：「人是够大方，只可惜氣量窄了一點。」

呂子久立即搶着接下去道：「以後你又將空房子租給過很多人，對不對？」

趙老頭道：「對！很多。究竟租給過多少人，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呂子久說道：「最近向你租房的人是誰？」

趙老頭道：「一個患了重病，瘦得不成人形的老先生。」

呂子久道：「就這老先生一個人住在這裏？」

趙老頭道：「不，還有兩個年輕的後生，跟他住在一起。」

呂子久道：「你說這位生病的老先生不是個普通人物？」

趙老頭道：「是的，每天天亮後，就有幾位彪形壯漢輪流過來煎藥侍候，這些人都是高來高去的，武功十分驚人。」

唐漢一呆，張口道：「童子飛？」

趙老頭道：「不是『童子』，我說的都是『大人』。」

無眉公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同時浮泛起一股愉悅的笑容。

他反擊的機會來了。

「呃，童子飛？」他揚臉眯眼望着唐漢：「一個人的名字？我以前怎麼沒聽人提及過這個名字？」

唐漢置之不理。「你說的這位老先生住那個房間？」他問趙老頭：「麻煩你帶我過去，我想見見這位老先生。」

趙老頭搖頭：「不行，你來晚了。張公子他們要我告訴你的，就是這件事，這位老先生今天早上忽然不見了！」

唐漢道：「跟他住在一起的那兩個年輕後生也不見了？」

趙老頭道：「統統不見了。」

唐漢道：「臨走之前，他們可是留下什麼東西？」

趙老頭道：「除了幾灘血跡，什麼也沒留下，害老漢洗刷了半天。」

他接着又更正：「噢，對了，還有十兩銀子的押租金。」

×　×　×

唐漢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然後移步緩緩向擺酒的那塊棺材板走去。

棺材板的兩端，便是最好的坐位。

呂子久佔去了一頭，唐漢如今是在另一頭以跨騎姿式坐了下來。

無眉公子跟趙老頭繼續下棋。

兩人下棋。

兩人喝酒。

唐漢聽完趙老頭這一段沒頭沒尾的故事之後，胃口好像突然的好了起來，他每樣菜都嘗了幾口，又連乾了三杯入骨香，才慢慢抬頭，望向呂子久。

他望着呂子久，點點頭道：「我懂你們的意思。」

呂子久道：「你懂我們什麼意思？」

唐漢道：「以你們過去跟趙老頭的關係，你們無疑早就知道那位飛刀帮主住來了趙老頭這裏，以及住來這裏的原因。」

呂子久挾了一塊栗子鷄，沒有表示意見。

「如今，這位飛刀帮主忽然失踪，你們獲悉之後，雖然非常關心而又着急，但却有無從着手之感，因爲你們盡管清楚對方也許跟後山那批人不無牽連，但却摸不着這夥人究竟是何來路，以及他們刦持童子飛的目的何在。」

呂子久以一口入骨香將嚼碎了的栗子鷄送進喉嚨，又開始物色第二塊栗子鷄。

「而依你們的猜想，我這個火種子對這件事也許比你們知道的多，於是，你們便自作聰明，想出了這一招『投石問路』兼『激將』之法。」

呂子久大概是入骨香喝得太猛了，他忽然避開唐漢的視綫，不斷的嗆咳起來。

唐漢微笑道：「你慢慢的咳，別眞的嗆着就是了，我可以等待。」

世上最好的止咳藥，大概也不及這幾句話靈驗有效。

呂子久的咳嗽忽然好了。

他紅着頸子道：「一派胡言亂語，什麼叫『投石問路』兼『激將』之法？」

唐漢笑道：「聽不懂，是嗎？那麼，我就說清楚一點好了。」

他喝了口酒。

「事實上你們也拿不準，我是否清楚這一夥人的來路，所以你們替我買棺材，及說我活不了來試試我，只要我有了反應，你們便不難看出我對這一夥了解的程度——這是『投石問路』的部份。」

他又喝了口酒。

「就算我對這夥人的來歷瞭如指掌，你們對我是否肯出力營救那位飛刀帮主，仍然沒有多大把握，於是，你們安排趙老頭來述說這個令人髮指的故事——這是『激將』的部份。」

呂子久忽道：「好，算你聰明，現在你能不能說說你自己對這件事的意見？」

「我最好不說。」

「爲什麼？」

「因爲我如果說出來，一定會使你們大失所望的。」

「這件事你打算袖手不管？」

「不錯。」

「什麼原因？」

「這是我火種子爲自己訂下的原則，凡是從『量力而爲』，『量理而爲』，『量情而爲』，違反其中之一，則雖可爲亦不爲。」

「好原則，」呂子久點頭，忽然又問：「這幾條原則你是昨天還是今天訂下來的？」

「很早就訂下來了。」

「如你出手營救這位飛刀帮主，那將違反了你這三大原則中的那一條？」

「三條通統違反。」

「可否開開茅塞？」

（未完）



塞外飛虹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文·蕭逸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蘭兒施展法術，拉着杜鐵池急回石室，將在太陰十三極見到被鎮壓的妖魔惡鬼的情形向石水報告，石水聽罷，不禁憂心忡忡。他認爲這些魔鬼不安於接受洗魄煉魂的懲罰，將必造反，大鬧煉魂谷。他爲防範於未然，於是便命蘭兒取出伏魔眞人留下的法寶，準備應變。不久，妖屍朱申果然前來鬧事，他要石水交出杜鐵池，但所求未遂，於是一怒之下，便與石水鬥起法來，朱申放出的陰燐火，向石室射去，想把石水父女與杜鐵池燒死，但石水處變不驚，不慌不忙的使用伏魔眞人的法寶，射出一道黃光，撲滅燐火，兩人再鬥法，結果朱申不敵……

老仙翁降凡　作法收妖魔

這時，四下裏響起了一陣陣「呼呼！」火苗之聲，眼看着那片淡淡彩烟，在烈火圍燒之下，即將烟消雲散，反爲無形。

杜鐵池目睹之下，心中暗暗吃驚。

那幃幕眼看着已將消失，却自四下裏襲過來陣陣陰風寒息，一經感覺，禁不住機伶伶一連打了幾個寒顫。

杜鐵池心中暗道了一聲不好，忙自運功自丹田之內提昇起一股陽光暖流，用以暖身，側目看身邊蘭兒時，却見她已是花容失色，一張臉變得雪也似白，全身却在一個勁兒的連連戰抖不已。

妖屍見狀大爲欣喜，一連又噴出了兩口，登時滿室紅火，映照得各人全身都成了赤色。

耳聽得「波！」地一聲，空中烟幕，像是破了一口——

杜鐵池大吃一驚，正自忍不住要行出手，却見石水不慌不忙，恰於此時霍地把手一揚——

原來他手裏事先早已抓住了一面黑色髮網！

烟幕被燒破的一霎，也正是他手裏髮網出手的一霎——不要小看了這小小一面髮網，其實却是伏魔眞人早年最厲害降魔四寶之一，網名「織天」，是一門專尅凶煞惡魔的玄門至寶，自是威力無匹。

眼前，隨着石水的出手，手上那面黑色髮網，霍地變爲一片烏雲，倏地向外一晃，已將妖屍朱申所噴出來的紅色丹火，全數包羅其中。

耳邊上只聽得一陣滋滋聲響，妖屍所噴丹火一經與黑雲接觸，即行化爲縷縷輕烟。

妖屍朱申頓時有所感觸，驚得一驚，一時還不及行功收回，却只見大片黑雲，其間更夾雜着點點星光，沒頭蓋頂的，直向着自己身上罩落下來。

妖屍早年曾在這面「織天網」下吃過苦頭，一眼即行認出乃是伏魔眞人身後之物，見狀那裏敢掉以輕心。

原來妖屍這數甲子自被拘禁以來，確

實煉成了幾樣厲害魔法，其中尤以「分神化影」最稱神奇不測！

這時在織天網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施展出來，即見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倒——紅光再次大現。

杜鐵池等三人眼見着織天網所幻成的大片黑雲，一晃之下，已將妖屍全身晃入其內，心正驚喜——

猛可裏反聽得兩側相繼傳來冷笑之聲——豈料顧盼之下，俱都由不住爲之吃了一驚！

敢情在臨危之下，妖屍竟然施展分化之術，將元神一化爲三，遁出包圍之外，那面織天網充其量只不過擒獲住化身之一罷了。

饒是這樣，妖屍朱申却也是受創不輕了。

他在一連兩番受創之下，由不住凶性大發，耳聽得他怪嘯一聲，所化之三個形相，各自變爲一道碧森森的光華，分別向在場三人身上飛捲了過去。

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厲害之極。

石水早知他會有此一手，也最怕他會有此一手，見狀一聲輕叱道：「大胆！」霍地抬手向着那面織天網上指了一指——頃刻間，烏雲大盛，正待反捲過來，無如妖屍朱申已知其用心，當下不待其罩中身上，先行化爲巨蟒也似的一道光華，一個反捲之勢已將織天網所化之大片烏雲，緊緊纏住。

眼前情勢更不止此。

幾乎在同時之間，妖屍另外兩個化身幻化之碧焰青光，已相繼向着杜鐵池蘭兒坐處襲來。

石水目睹之下，顯然大出意外，再想出手防止，那裏還來得及？

這一霎，端的是險到了家！

杜鐵池也因爲石水告誡，不到萬不得已，決計不可輕易出手，一直隱忍不發，然而當此危機一瞬之間，却不能再保持沉着鎮定！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妖屍所幻的那道碧森森光華直襲身側的一霎間，那口七修劍已自脫鞘而出，先行化作一道銀虹，直迎了上去！

雙方一經接觸，只聽得妖屍朱申一聲尖嘯，光華一閃而起，連同另外兩道奔向石水與蘭兒的光華，一併消失無踪！

對於這番突然的變化，杜鐵池確是大大感到意外。

蘭兒忍不住拍手笑道：「這一下可好了！他再也不能來了！」

石水哼了一聲道：「妳知道什麼？」

蘭兒道：「剛才我聽見他的慘叫之聲，八成兒是被杜哥哥飛劍刺傷了！」

石水一雙眸子睜得極大，似乎對妖屍朱申懷有極大的戒心，蘭兒說話時，他却靜靜的在四下裏觀察着。

杜鐵池一面收回了飛劍，轉向石水道：「前輩以爲如何？」

石水一雙眼睛靜靜的觀察着，哈哈的道：「看來他爲你飛劍所傷，却是不假，不過如果認爲他因此而退，却是未免樂觀，這廝詭計多端，道友切記不要着了他的道兒才好！」

話聲方落，即聽得洞外宏聲大笑道：

「石老兒你少得意，仗着伏魔老兒身後的幾件法寶，你就以爲可以爲所欲爲了？今天是向你討還公道的時候到了，不給你點厲害，你還眞把我們給看扁了！」

話聲方輟，即聽得室外傳出了「轟隆！」一聲大震，整個石洞都爲之搖動了起來！

石水面色驟變，伸手向石室四方各自指上一指，震勢立消，耳聽得室外轟隆之聲不絕於耳，聲音巨大，眞有驚天動地之感，整個石室內簌簌不停的散落着石屑！

蘭兒見狀害怕的道：「爹……」

石水冷冷的道：「不要害怕，等着瞧吧！」

是時室外衆魔叫囂之聲更形猛厲，一聲聲的爆炸發自壁外，設非是這間石洞防範周密，簡直不堪設想，料必早已炸爲粉碎！

石水臉色至爲陰沉，一面行法連連指向面前木碗，由其內暴射出大片青光，有如幃幕將石室正面遮住，一面自伏魔眞人所留下的木箱內，取出了彎弓長箭！

也就在這一霎，耳聽得室外石壁再次轟隆之聲，大響聲中，正面石壁頓時炸開一洞！亂石飛舞中，無數鬼影一齊攻了進來，一時間碧火森森，間以啾啾鬼聲，繞室不息！

杜鐵池一面定心調息，手揑靈訣，以備必要時出手一搏，忽然面前碧火大現，即見一個高大和尚，現身於碧火之中！

那和尚一身肥肉，又黑又亮，臉上痲子一顆顆冒着血光，尤其是那一雙三角怪眼，在注視着杜鐵池時，流露着極爲凶悍貪婪表情，眞似恨不能一口把對方吞向肚裏去的模樣！

杜鐵池乍見和尚這副兇樣，眞不禁吃了一驚，繼而一想，立刻認出了對方正是先前與蘭兒在太陰十三極所見過的那個妖僧周達！

妖僧周達既爲杜鐵池七修劍所傷，此番再現，想必有所爲而來，不免格外對他提高警覺！

妖僧周達一經現身，桀桀連聲怪笑不已，一面手指向杜鐵池道：「原來你這個小輩也在這裏，好得很，今天看你還往那裏逃！」

話聲一頓，即見他雙臂齊張，發出大片魔火，直向杜鐵池當頭撲了上去，偏偏受阻於石水所佈置的青色光幕，兩相一經交接之下，妖僧所化魔火立時格阻當空，遂即迅速的擴散開來，一片滋滋之聲，頓時附幕燃燒開來！

這番情景，看來與先時妖屍朱申初番動手情形一般無二；眼看着這個黑胖和尚雙手連連揮動之下，一團團紅色魔火，逕自由其雙袖內狂出不止，轉瞬間已行佈滿眼前！

妖僧周達這才轉向石水，厲聲叱道：「石老兒，你我原是同室之囚，理當站在一邊才是，怎麼反倒帮起外人來了？嘿嘿，莫非你還看不出來麼？今天我等大衆會合，要向你這老兒討還公道來了！」

石水聆聽之下，冷笑一聲道：「周達，難爲你修爲多年，也竟然如此不識進退，貧道蒙伏魔眞人臨去所託，豈有任爾等胡作非爲之理，聽我良言相勸，速速退下

，否則悔之晚矣！」

他這裏話聲方落，却聽得另一角落裏傳出了一聲淒厲的怪笑之聲——

各人乍驚之下，循聲望去，却見一個大頭精瘦的老漢，現身於一片妖霧之間！

敢情那片妖霧，黑呼呼的就像是一片凝固的物什，飄浮在空中。

這人自霧中現出半截赤露的身子，兩隻眼睛還瞎了一隻，露出一個帶血的窟窿，令人望之生畏！

這個人杜鐵池也是見過的，只記得他彷彿姓韓，前此見面時，他是被飛索倒吊空中，身受飛箭流矢射體之刑，想不到一遭開放，這些山精海怪一個個都出來了！

「黑和尚，你儘自跟他們廢話作甚？這老東西，過去仗着伏魔老狗庇護，專門與我等爲敵，今天可是我們報仇的時候到了！」

一面說着，這個大頭獨眼瘦漢，霍地張開了兩片紅唇，只聽得「呼！」地一聲，即由其嘴裏噴出了大股紅烟，連同那胖子和尚所發妖火，會合一起，齊向當前綠色光幕上附去！

黑胖和尚見狀桀桀一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這個獨眼龍來了，老韓——你來得正好，咱們一不作二不休，乾脆鬧個大的，大家都有好處！」

姓韓的獨眼漢子一聲怪笑，大着嗓子道：「就這麼說定了，老傢伙的軀殼歸我，年輕的那個小輩歸你，至於那個小丫頭嘛，哈哈……你是和尚不能開葷，只好歸我享受了！」

妖僧周達冷笑一聲道：「就這麼說定，廢話少說，先把這勞什子破了再說！」

說時，這個黑胖和尚連連搓動着雙手，正待施展厲害妖法，攻開當前石水所設的綠色幃障！耳聽得一聲尖銳的長嘯由遠而近，陡地劃空而至！

妖僧周達與那個姓韓的獨眼漢子不由對看了一眼——

即見空中一道灰濛濛的光華，陡地自空而降，落地狂風乍生，現出了一個白衣瘦長的少年！

這個少年乍看上去，倒似有幾分俊色，仔細再看，却覺出生就的一副鷹鼻隼眼，滿臉油滑之氣，由此當可判定是一個工於心計的陰森狡詐之輩！

鷹鼻少年身子乍現，即怪聲怪氣的向着那個大頭獨眼漢子道：「什麼事也不告訴我一聲，打算獨吃獨吞麼？」

姓韓的嘿笑道：「何飛，你來晚了，這裏沒你的份兒了，一邊看熱鬧去吧！」

白衣鷹鼻少年，出身陰陽門，姓何名飛，人稱「玄陰教主」，生前好色成性，兼習兩性採補之術，壞在他手下的童身少女眞不知凡幾，罪惡滔天，自爲伏魔眞人誅伏之後，在此太陰十三極內，日受地火風雷極刑，已歷三數甲子！無如其秉性極惡，加以所煉「玄陰三極」之功，已具相當火候，這百十年來，非但沒有將其本性稍爲悔改，反倒由於煉魂谷之至陰之氣，無形中更爲助長了他的功力！

「玄陰教主」何飛自然知道伏魔眞人的厲害，是以在其在生之日，百般屈從，故意做作出一副悔過向善模樣，藉此而使得眞人對他少具戒心，等到伏魔眞人飛昇之後，這才漸漸故態復萌，今日好不容易等到了這個機會，如何會輕易放過？

妖僧周達素知他生平習性，並知其所煉「玄陰三極」功力，甚是了得，確是不易開罪，這時見韓姓妖人口直心快，生恐觸怒了他，彼此反臉爲仇，平白爲敵人增長了一份實力！

有見於此，這個黑胖和尚這時改口笑道：「何教主來得正好，我與獨眼韓正在發愁，怕不是石老兒的對手，倒要借助你的大力了！」

「玄陰教主」何飛因韓姓妖人出口奚落，正自不甘，待要發作，聽了妖僧周達的話，才似怒氣稍平！

當時一張白臉，陡地拉長了許多，森森笑道：「胖和尚這兩句話說得還有點意思，比起獨眼來到底有些見識，嘿嘿！只是話可得說在前頭，忙我當然是要幫的，可不能白幫，是不是？」

妖僧周達連口不迭的道：「當然，當然——何教主你看着辦吧！」

獨眼妖人姓韓名斗辰，出身玄天派，所練的「碧血箭」十分了得，名列「海內十煞」之一，自非是省油的燈，他生性貪婪，絕不想以到口美食饗人，這時聽妖僧以既得利益讓你，原是一百個不甘願，冷笑一聲正待發作，忽見妖僧周達向着自己擠了一下眼睛，顯然另有妙算——

他素知妖僧周達詭計多端，此舉無非是借助何飛之力暫時對付石水，等到石水被制服之後，再行另計！

這麼一想，韓斗辰也就暫時沒有發作了。

「玄陰教主」何飛聽了妖僧的話，怪笑道：「胖和尚說得好，就這麼辦吧，這男女兩個小輩算我的，石老兒的軀殼連同法寶全數歸你們，你二人意下如何？」

獨眼妖人韓斗辰聆聽之下，只氣得當塲就要翻臉。

妖僧周達却要較他狡猾得多，當下哈哈一笑道：「好極了，就依着你，可就看你的了！」

玄陰教主何飛沒有想到對方答應得如此爽快，心裏好不高興，大聲應道：「沒問題，看我的吧！」

話聲甫畢，即見他舉手向着頭頂上拍了一下，一幢灰慘慘的光華，立時向着正面那道綠色光幕襲了過去！加上原有周韓二妖人的魔火妖霧，頓時威勢大增！

只聽見「波！」地一聲輕炸，那層綠色光華，頓時炸破開來，散爲一地流螢！

獨眼妖人韓斗辰乍見對方賴以防身的幃幕被攻破開來，生怕後來的玄陰教主何飛會搶先入內下手，佔了便宜，是以就在對方幃幕方自破開的一瞬，一聲長嘯，先自化爲一道碧森森的陰火，直向杜鐵池坐處襲去！

那裏知道這一手他却是大大的爲之失策了。

石水早已防到了有此一手，就在韓斗辰所化碧火方自衝入的同時，他即時的向着面前木箱內指了一指，箱子裏那口銹劍倏地化爲一道金光，電閃而出！

獨眼妖人乍見此景，嚇得魂飛魄散，再想回身，那裏還來得及？當下吃這道金光迎上來一絞，已分爲數段——

總算獨眼妖人數百年修爲之功，究非泛泛，元神重創之下，仍能凝聚一團——

眼看着這道金光第二次再將飛絞之下，小不得形神俱盛，危機一瞬間，那妖僧周達與玄陰教主何飛已雙雙出手！——

二人倒不是存心救助韓斗辰，實在意圖自保！

妖僧周達發出的是身後一桿白骨三角怪旗，玄陰教主何飛却是飛出一隻灰白色的巨大怪手！

那面白骨怪旗捲起了一天狂焰，化爲一道赤紅火光，先自將對方金色劍光架住，何飛所發出的那隻巨手，便老實不客氣向着石水當頭罩落下來！

石水怒叱一聲：「爾敢！」

即見他雙手一搓一揚，即由其掌心裏暴射出大片青霧，陡地迎住了何飛所發出的陰悉巨手！

猛可裏眼前碧火連閃，現出了前番受創的妖人韓斗辰一顆栲栳大小的人頭！

妖人韓斗辰的忽然現身，自然顯示着心有異圖！

原來獨眼妖人韓斗辰在石水仙劍一絞之下，當眞受傷不輕，如非妖僧的「白骨令旗」即時出現，此刻早已魂魄蕩然無存，自是心中把石水恨之入骨，這時機會湊巧，自然不肯放過！

石水陡然間發覺到對方的來劍，情勢已有不及！

獨眼妖人韓斗展那顆大頭忽然一現之下，簡直就在石水眼前頭上。

——即見韓斗辰大咀張處，噗地噴出了一口血雨。

這一手事出意外，却是厲害之極。

原來韓斗辰在心懷仇惡之下，猝然間施展出他最稱毒惡的的妖法「碧血箭」，原是非到萬不得已時的救命絕招，一經施展之下，功力自是可觀。

石水萬萬沒有料到對方在重傷之下，仍會有此一手，一時大驚失色，急切間待將施展，那裏還來得及？頓時爲對方噴出血雨當頭擊中少許——只聽他慘叫一聲，化爲一團旋光騰身就起。

是時在一旁目睹的杜鐵池蘭兒，見狀大吃一驚！

蘭兒父女情深，更是迫不及待，見狀尖叫一聲，化爲一道青光，騰身就起，直向韓斗辰那顆栲栳大小的怪頭上繞去。

杜鐵池大驚之下來不及出聲招呼，揚手飛出了七修仙劍，閃出了匹鍊也似的一道長虹——

只是就動手速度上來說，却是慢了一步。

就在杜鐵池劍光方自出手的一瞬，一旁窺伺的玄陰教主何飛，已然先行出手。

——但只見一隻奇大無比的灰色巨手，霍地向下一撈，已將蘭兒化身的青色劍光抓在手裏。

隨着何飛一聲長嘯，連同着那隻出襲的大手，霍地劃空而起，直向遠方遁出。

杜鐵池大驚之下，一指七修劍，自後迎上。

猛可裏一道碧森森之光華，將其劍先迎住——迎面當空現出了妖僧周達獰惡的面影——

「好小輩——你往那裏去，佛爺這就超度你來啦。」

話聲一落，這個黑胖和尚，陡然一拍頂門，自其禿頭正中，霍地衝出了大股血光，直向着杜鐵池身上噴去！

原來妖僧眼見當前情勢混亂，生怕杜鐵池落在他人之手，情急之下，再也顧不得其它，竟將本身精魂元魄，借助血光之遁，硬向對方身上撲去。

這一手硬奪法身的伎倆，實在險毒萬分，杜鐵池一經爲其魂魄沾上，再想將其逼出，可就萬難了。

危殆一霎間，只聽得一旁傳出淒厲的一聲怒嘯道：「給我滾！」

隨着這聲厲嘯之後，一粒蠶豆般大小的綠色光華，猝然飛向妖僧周達所化身的血光之中，緊跟着發出了震天價的一聲霹靂！

這一手，簡直出乎現場任何人意料之外。

由於這聲爆炸威力至猛，妖僧周達萬萬不曾料及，頓時被炸成了游絲萬縷——緊跟着空中綠光大現，有如海潮也似的向前泛濫成波，却在那大片綠色波光之中，現出了妖屍朱申面貌一般無二，形像完全一致的三具化身。

原來那一粒蠶豆大小白綠色光丸，爲妖屍朱申在地底潛習百年，採自地下陰極元磁之力所練成的「陰雷」，威力之猛出人想像，由於這類「陰雷」每一發皆與心靈相通，練習時亦以本身氣息陰火會以地底元磁之力相互煎熬，故此每發一枚，都於本身有所消耗虧損，是以朱申練成之後，總共也不過才得三枚，自是視爲拱璧，非萬不得已絕不輕易施展，這一霎想是有見於妖僧周達意欲將杜鐵池法身佔爲己有，才不得不猝施殺手，只是手段過於狠辣，竟將妖僧周達魂魄炸爲飛灰。使其萬刧不復，自此形神俱滅。

杜鐵池萬萬沒有料到，對方竟會窩裏反，自相殘殺了起來，心中正自吃驚，妖屍朱申已挾其來勢餘威，帶同隨身綠波，直向着他沒頭蓋頂的欺壓過來！

這一霎天昏地黯，鬼聲啾啾。

顯然妖屍朱申二次現身，已然破除一切，志在必得，勢必要將杜鐵池搶在手中，奪其法身而後已。

石水父女偏偏不在眼前，杜鐵池當此危殆一瞬之間，也顧不得石水先時關照，只得自行出手了。

眼見着朱申三具化身，分據三方，各自挾着大片綠波狂潮，直向着杜鐵池沒頭蓋頂的壓來！

這一霎，天昏地暗，星月無光，四週鬼聲啾啾，魑影重重，太陰十三極鬼門大開，更不知多少凶魂厲鬼齊聚眼前。

杜鐵池明知一出手，勢將損及許多無辜魂煞，大非所願，只是眼前情勢所迫，不出手則不能自救。

當時把心一橫，手指處，再次發出七修仙劍，化成了匹鍊也似的一道白光。

此劍每次出手，皆給敵以重創，想像中這一次亦不例外，殊不知情形却有所不同。

杜鐵池劍光方自出手，立刻就覺出，光華轉動之下，其力萬鈞，竟不若平時那般運轉自如，就像是一個人忽然陷身流沙

糢糊之中，左右雖能運轉，却是大大的吃力——

這一驚，使得杜鐵池才知道對方的厲害。

妖屍朱申由於前此與杜鐵池有過接觸，是以知道對方法寶厲害，一上來即全力以赴，正是傾其全力，三具化身分據三方，各自挾率萬丈魂煞，自四面八方齊向杜鐵池蜂擁而至。

那些看似海潮的波浪，乃係妖屍所練的「孽海奇砂」，一直收藏在背後妖旛之內，雖歷刦數甲子，亦從來也不敢輕易顯露，這一次爲求全功，亦顧不得傾數而出，果然十分了得！

杜鐵池七修劍雖然施展全力，亦不過只能開出短短一條道路，前後不過丈許白光，較諸先時出手百十丈奇光飛虹，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驚心之下，杜鐵池一面鎮定心神，不使自己張惶從事，遂即將破月三寶中的那顆兩利神珠取到手裏，正待唸動眞言，如法施展。

忽然耳邊响起了石水聲音道：「杜道友且莫施展——」

聲音方出，隨即爲四面「孽海奇砂」所興起的海濤聲所混亂，亦不能確悉聲音之來處，不過確係出自石水口音，這一點確可認定。

杜鐵池原也顧忌到，這顆「兩利神珠」和「破月仙鏡」一樣威力至大，自己功力還沒有完全恢復之前，萬難如意控制，一經出手，勢將造成對方極大之傷害。

須知道除却妖屍朱申之外，那萬千魂煞皆係當年伏魔眞人費盡千辛萬苦，才自各方搜羅而至，多少年來從事洗魂煉魄，去惡存善工作，以備有朝一日，使其再世爲人，正是一椿善擧，果眞爲杜鐵池所誤傷，勢將前功盡棄，而杜鐵池所造之孽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以杜鐵池被石水傳聲一呼，乍驚之下，想到了這一層，也就不敢率爾出手。

石水想必另有所囑，只是格於那些如海孽砂的浪潮之聲，竟是未能所聞。

這一霎，陰風慘慘，鬼哭神號，杜鐵池只覺得有如置身寒冰的感覺。

一陣陣的寒氣繼而自四面八方襲來，隨之週身四側宛若被一種無形的壓力，緊緊壓迫住——此時此刻即使想起身移動一下也是萬難。

忽然眼前一人狂笑出聲——却見朱申化身之一已現眼前，一顆怪頭看來較其平常不知大了多少倍，距離杜鐵池頭頂不過丈許。

杜鐵池仙劍既不如意施展，破月仙境與那顆兩利神珠又不敢貿然出手，面當敵人如此攻勢之下，眞不禁有些心驚胆戰。

忽聽得一聲怒吼，發自彼側！

杜鐵池方自聽出那聲吼叫像是出自石水之口，即見一道奇亮刺目的紫色光華起自邊側，一經出手，疾若流星，直向着朱申所現的化身飛射過去！

原來石水也同杜鐵池一般，被朱申困於萬丈砂海之中，這孽海奇砂好不厲害，爲當年朱申採自萬載寒泉之底，復以陰屍毒瘴氣息焙煉，尋常修道人不要說爲其圍陷，那怕只嗅到了一點氣息，也會人事不省！

石水既憂愛女，又掛心杜鐵池，偏偏對方這砂陣過於厲害，一任他施展混身解數，竟然不能移動分毫，心驚之下，這才狠下心來，將當年伏魔眞人所留下的那面「射陽神弓」取到手上。

這時他眼見朱申化身撲向杜鐵池，危機一霎之間，再也無所顧忌，這才發出了一箭。

仙家降魔至寶，果然不同凡响。

朱申乍然現身杜鐵池面前，正待施展「撲魂」大法，硬將魂魄佔據對方法身，就在這一霎間，石水已發出了射陽神箭。

妖屍朱申當年在此箭下吃過大苦頭，險些兒形神俱滅，自是一望即知，當下大吃一驚，再想退身，却已晚了一步，眼看着那道紫光緊循着他的退勢追到，先是「波」的一聲輕震之後，緊跟着奇光下閃，其光度簡直令人不敢逼視。

就在這陣奇光乍閃之後，妖屍朱申這具化身已消失得蕩然無存。

朱申當此重創之下，元神已大大受損，按說已應知難而退，偏偏他怒火中燒，自知罪孽深重，如果就此退回，日後亦萬無活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鬧他一個天翻地覆，如果僥倖成功，奪得杜鐵池法身軀殼，擇一深山苦練「還陽補陰」之術，日後猶能有出頭之日。

他所以有恃無恐，雖受重創亦不甘後退，一來基於前因，再者却是因爲太陰十三極內之數萬魂靈，皆爲其趨出，陷身於「孽海奇砂」之內，對方即使有能力破消此一砂陣，却不能不顧慮到砂陣內之數萬無辜生靈，這麼一來，妖屍便着實立於不敗之地了。

妖屍這一居心，果然狠毒萬分，慢說石水飛昇在即，不敢造此大孽，即杜鐵池亦深感濫殺無辜之罪惡深重，是以雖有玄門至寶，却遲遲不敢出手。

妖屍朱申一時大意，喪失了一具化身，重創之下，發出了極爲淒厲的一聲呼叫——那先時現身的另外兩具化身，立刻隱於孽海砂陣之內。

却聽得他切齒痛恨狂嘯亂罵道：「石老兒——你這老狗，竟敢對我下此毒手，看我不把你這老兒碎屍萬段，祭煉你的生靈，要你萬刦不復……」

言罷縱聲狂笑，繞空不定，聽來尤加刺耳，令人毛髮聳然，却是只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影，餘音繞空，歷久不歇。

這一霎，看來情勢更加萬分險惡。

却只見滾滾砂浪，勢若怒潮澎湃，較之先前，更不知又劇烈幾許，其勢有增無已。

杜鐵池雖賴劍光護體，勉強不會被對方流砂攻入，只是周身四側，却宛若被一堵無形的山岳鎭壓住一般，休說逃走無望，簡直連轉動一下也是萬難，尤其可憂的是那一陣陣的奇冷刺骨氣息，給人的感覺，彷彿是連身上骨髓都將要爲之凍結住。

——他先時尚還能自丹田提吸起一股暖流，令之充斥全體，賴以取暖，可是時候一長，却也吃受不住，只凍得面青唇白，全身兢兢顫抖不已。

杜鐵池心裏正自恐慌不定，却意外的發覺到遠方天上一物什翻騰不已，留神細

認之下，才看出敢情竟是「玄陰教主」何飛前此所幻化的一隻灰白大手，以及被它緊緊抓握在手，蘭兒所化身的青色劍光。

「玄陰教主」何飛雖然擒得蘭兒，去勢又是如此之快，却依然並未能逃過妖屍朱申之手，也同杜鐵池石水等一般被陷入孽海奇砂陣勢之中，以此推測另一頑敵那個獨眼妖人韓斗辰當係也不例外了。

「玄陰教主」何飛想是在極怒之中，一面死命掙扎，一面則手裏却緊緊握住蘭兒不放。

却聽得他獰惡的聲音道：「朱大哥，你這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了，怎麼連自己人也對付起來了？」

一面說，即見在那隻灰白大手上現出了何飛猙獰的面影，由他聲音裏可以聽出來，顯然他是在極度痛苦之中！

何飛話聲方自一落，另一面却聽得韓斗辰痛苦呻吟之聲道：「我們上了朱矮子的當了……他媽的，朱申，你對自己人也下毒手麼？」

妖屍朱申聆聽之下，忽然怒聲叱道：「住口！」却又連聲冷笑道：「憑你們兩個東西也配在我朱申面前撈便宜麼？」

何飛一聽話聲不對，忙即改口苦笑道：「喂喂，朱老哥，有話好商量……石水老兒和那個姓杜的小輩，我們拱手相讓，只把這個雌兒讓與小弟也就是了！」

韓斗辰聲音發顫的也自道：「你一個人又用不了兩個軀殼，胖和尚已不在了，我們三個正好見者有份，由你先挑就是，剩下的兩個我和何教主一人一個，大家也別傷了和氣，朱兄你看如何？……喔……你這勞什子砂陣收一收怎麼樣，我可是……眞有點受不了啦！」

妖屍朱申怒啐了一聲道：「瞎了眼的兩隻老狗，憑你們也配跟我稱兄論弟？我早就想收拾你們了，今天陷在朱爺爺我的奇砂大陣裏，我叫你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要想活命，只有一途，却看你們肯不肯了！」

韓斗辰凍得牙關格格有聲，忍不住道：「好……好……你說吧！」

朱申道：「你兩個要想保全元神，只有一途，即聽令我指揮，今後甘心爲我驅馳效命，收魂於我『孽海神旛』之內，作爲衆鬼之首，千百年後，有一天朱爺爺我大發慈悲，說不定就把你們給放了！」

玄陰教主何飛咬牙冷笑道：「朱矮子……虧你竟然說得出口！姓何的堂堂一教之主，豈能甘心作爲小鬼一樣的爲你驅使？看你簡直是作夢！」

韓斗辰想是已挺受不住，生怕何飛激怒了朱申，忙自在一旁道：「喂喂……老何……你就少說幾句吧……我說朱老哥……你就行行好……先把這要命的玩藝兒收了，咱們有話再慢慢商量可好？」

他這裏話聲方落，即見空中的砂海之中，陡然現出了妖屍朱申形影，手持着黑白雙旗——就在韓斗辰頂頭之上不及數尺之處。

韓斗辰陡然一驚之下，不及張口，即見妖屍朱申手中雙旗一捲，於萬傾流砂之中，捲出了黑白兩道氣機。

可憐韓斗辰身臨砂陣，動彈不得，爲此黑白二氣一絞，已被收入旗幟之內！

妖屍朱申剛才在石水射陽神箭上吃了大虧，已學到了乖，生怕石水重施故技，當下身形一現即隱，待到再現身影之時已來到了玄陰教主何飛身前！

何飛剛才目睹着韓斗辰之元神被收，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這時乍見朱申待向自己出手，情急之間，慌不迭張開大嘴，以習練經年的丹元之火，一口直向着朱申身上噴了過去！

朱申想不到對方有此一手，由於相隔距離至近，頃刻間被噴了滿身都是，頓時全身火起！

「玄陰教主」何飛稱得上是魔道中的厲害角色，以其功力，即使不如朱申，却也相去不多，只是上來無防，陷身於對方「孽海奇砂」陣內，才至如此狼藉。

此時一朝得手，生恐朱申立施辣手向自己報復，顧不得消耗精元，一聲厲嘯，拚着損失一具化身，立刻由那隻碩大無比的大手之內，遁出一道血光。

無如對方這個孽海奇砂陣勢太過厲害，何飛雖然拚着損失了一具化身，以本命血遁之術，意圖逃脫，也只是衝出了兩丈內外，遂即又自動彈不得！

這麼一來，却把到手的蘭兒留在了現場。

妖屍朱申身中丹火，在砂裏一連打了幾個滾兒才將火勢撲滅，却已燒得面黑髮焦，獰笑了一聲，正待揮動一雙魔旛，向着何飛撲出，無意間一眼瞧見了蘭兒在側，頓時改變了初衷！反向蘭兒撲了過去！

蘭兒仗着一口仙劍護體，只凍得全身打顫，何飛雖去，偏偏陷身孽海砂陣之內，動彈不得，忽見朱申向着自己撲來，自忖凶多吉少，心裏一急，由不住大哭了起來。

朱申原是心忌石水再發神箭，如能擒捉蘭兒到手，以此爲脅，便不愁石水不束手受擒。

甚至於就連杜鐵池也不得不聽憑自己擺佈，是以在身受重創之下，兀自向眼前撲了過來——

先時蘭兒哭叫之聲，杜鐵池與石水俱已聽到，尤其是石水，父女情深，心裏大吃一驚——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石水二次拉弓搭箭，待將射出，妖屍朱申已幻化爲一隻血紅大手，就萬頃綠波浪砂之中，只一抄，已把蘭兒擒到了手上！

「石老兒——」

這一次該朱申神氣了。

陡然間，只見他於砂浪裏現身暴長，高大了何止數倍——蘭兒顯然已在他抱持之中！

石水與杜鐵池目睹之下，俱都爲之一呆！

妖屍朱申狂笑數聲，手指石水道：「老兒，有什麼本事你就儘量施展吧，除非連你寶貝女兒的命都不要了！有種你就試試看吧！」

這一着由於事發突然，倒眞是大大出乎石水意料之外，這一霎他張弓搭箭，明明可以射出，却不得不顧慮到愛女在對方挾持之中，固然一射之下，足可使妖屍第二化身消滅，愛女也勢將形神俱滅！

這麼一想，石水着實的可就不敢妄動

了。

妖屍朱申見狀連聲狂笑不巳，他自爲石水前發神箭，毀了一具化身，受傷不輕，對石水早巳啣恨入骨，這時難得有此機會，那裏肯輕易放過？當下一面催動砂陣，流砂滾滾，海也似的直向着石水圍攻上去，同時更將元神所幻化之大手，呼嘯一聲，直向着蘭兒當頭猛力直抓了下來。

這一霎情勢可眞是危急到了極點！

石水雖然手持射陽神箭，却格於愛女性命，不敢射出，再者四周砂海壓力猝增，轉動皆難，情急萬分之下，正打算猝開天庭，放出元嬰，與對方作殊死之拚——

就在這一霎要命關頭，再聽得空中霹靂一聲雷震，聲勢之强，直似有粉天碎地之威——以石水如此道力之人，竟然把持不住，幾乎當塲被震昏了過去！

杜鐵池更是被震得眼前金星亂冒，兩耳「嗡嗡」作响，歷久不歇！

就在這一聲震天價的霹靂之後，空中金光乍閃，其光度幾令各人難以逼視！

緊接着一道金光，宛若長虹倒瀉，將眼前萬頃流砂衝刺得波浪滾滾，四下分開來——

就在這道刺目難睜的金色長虹裏，現出了一個皓髮銀髯；一身着白的全眞道人來！

石水乍見來人，先是一驚，繼而爲之狂喜！另一面的妖屍朱申目睹之下，直嚇得屁滾尿流！那裏還敢在此片刻逗留，嘴裏驚叫一聲，黑白雙旗乍揮之下，捲起了一片妖雲，回身就遁！只是在眼前道人目睹之下，他却是萬難得逞！

金光中這位白袍道人一聲喝叱，聲若雷鳴——「孽障！」二字出口，隨着道人大袖揮出，揚起了大片金霞，電閃星馳般巳橫在了朱申前方，擋住了他的去勢！

妖屍朱申嘴裏連聲怪嘯着，有如凍蠅衝窗般，一連撞擊了數次，却未能撞開面前霞障，反倒被重重的彈了回來。

光中道人鼻子裏哼了一聲，手指處，即見由其指尖處飛出了一道銀光，一出手長數百丈，只是一繞，巳把妖屍前發的大片砂海圈入其內！

那片砂海波濤洶湧，聲勢凌厲，然而在白袍道人一道銀光繞圈之下，竟然無能氾越。

漸漸的銀光緊緊內拘，砂海越收越小，其內萬千魂靈俱皆發出了悲鳴之聲，聲勢端是駭人！

白袍道人長眉倏張，目光如電，喝叱道：「爾等助紂爲虐，本當全數處決，念在平素無惡，不過受人挾持而巳，今日破格再給你們一條生路，還不聽命前來！」

說時袍袖再揚，飛起了一圈鐶形金光！妙在那鐶形光圈之後，却拖有一個長形的金色口袋！

道人遂即伸手一指，即似由那金色口袋裏發出了極爲强勁的大股吸力——

眼看着片片鬼影，團團黑氣，儘皆被吸入袋中，其勢之快，出人意外。

現場原本充滿了叫囂混亂之聲，一俟這爲數萬千鬼魂收入袋中，聲音忽地爲之靜止下來。

這時只剩下靜靜的一片漆色砂海，兀自在金色光帶拘束之下盪漾不巳。

現場只剩下白袍道人、杜鐵池、石水父女以及妖屍朱申，以及另一名妖人「玄陰教主」何飛等數人在內！

事實上，在白袍道人乍現身形之始，朱申以及何飛巳嚇得魂飛魄散！尤其是妖屍朱申在一連串衝撞金霞不過，反跌在地，早巳嚇得萎縮在地，抖成一團！

「玄陰教主」何飛更是雙眼發直，口涎直漏，嗚咽着抖聲道：「伏魔老仙師……老仙師……」

只說了這兩句話，就接不下去了。

杜鐵池目睹着來人這位仙風道骨的道長，如此了得，宛若天神下降，心中正自猜測，不知是何方神聖，此時聽得何飛討饒呼叫之聲，才恍然驚覺到來人原來正是本谷主人伏魔眞人親身駕到，這一驚，眞是喜出望外！

伏魔眞人早巳飛昇，想不到爲除妖孽，竟然以金仙之身，親自降臨！莫怪乎朱、何二妖會驚嚇至此了。

此刻伏魔眞人並不向二妖多看一眼，即見他由袖內取出了一個三足小鼎，輕叱一聲道：「疾！」

只聽得「嗖！」的一聲，眼前大片砂海，悉數收入鼎腹之內——杜鐵池等只覺得身上一輕，寒冷亦去，現場依然是先前模樣——

猶記得先時處身石水洞府之內，而此刻一番刦難之後，山洞半壁盡失，整個煉魂谷也改了容貌，目光所及，一片刦後情景，狠烟處處！

石水巳向着伏魔眞人拜倒道：「後輩石水叩迎眞人仙駕——」

蘭兒雖然出世以後，並未曾見過對方，却也知道來人是誰，見父親拜倒，忙自趕上一步，雙膝跪地，自報姓名，叩了一個頭！

伏魔眞人微微一笑道：「你們父女不必爲禮，起來吧！等一會，我還有話關照你們！」

父女二人見伏魔眞人說話時面有喜色，心裏也就大爲輕鬆！雙雙叩頭站起。

杜鐵池上前一步，深深一拜道：「後輩杜鐵池，參見老仙師！」

伏魔眞人微微一笑，一雙眸子正在他身上轉了轉，點頭道：「你就是杜鐵池麼？你的事我都知道……不必多禮，站起來吧！」

杜鐵池拜了一拜，起身走向石氏父女身邊站好，靜看他如何發落朱何二妖人！

是時妖屍朱申與何飛嚇得在一角畏縮一團！

伏魔眞人一掃先時的和藹，目光如電的直向着二人逼視過去！

妖屍朱申雖是胆戰心驚，臉上却充滿了機警猙獰表情，一雙三角眼，不時的東張西望，像是在隨時留意着逃走的機會！

伏魔眞人冷冷一笑，目光跳過了朱申，落向何飛身上。

何飛嚇得打了一個哆嗦，用力的在地上磕了個頭道：「老仙師……恕罪……恕罪……」

伏魔眞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當眞是朽木不成材，你也不必多說了，如今兩條路在你面前，一條是再入十三極地底之門，自此洗心革面，靜候道家四九天刦來

臨，哼哼……你這元神保不保得住，端看未來百年之內你的一切表現了！」

何飛應了一聲是，全身兀自簌簌戰抖不巳！

「另一條路——」伏魔眞人輕嘆一聲道：「你爲惡多端，咎由自取，就在此處，借助本座玉匣飛刀，尋個自了吧！」

話聲甫一出口，耳聽得他身後一聲玉鳴，彷彿開了個匣兒一般，却有一道尺許長的銀光，自其背後緩緩昇空而起！

在場各人遂即得以看清，發覺到那緩緩昇起的一道銀光原來是一把銀芒四射的短短飛刀！刀式狀如新月，薄如紙片，看來鋒利之極！

這口刀一經飛出，遂即自行向着「玄陰教主」何飛頂上緩緩飛到，却於何飛頭頂三尺左右距離處自行停住，皎皎銀光，恰似當空一彎新月！

何飛赫得咀裏怪叫了一聲，連連在地上叩頭不巳！

伏魔眞人道：「如何？你可以決定的了？」

何飛涕淚交流的道：「弟子知罪……弟子甘願身入十三極，再受極刑……永世不得復出……老仙師成全……成全……」

一面說一面頻頻不停的連連叩頭不巳——其時那口小小飛刀上巳洒下了大片銀光，宛若一面透明的琉璃罩，將何飛緊緊罩住！空中飛刀更是連連顫抖不巳，像隨時都將會落下來！

伏魔眞人面上不着喜怒，冷冷的哼了一聲，像是無睹於哭成了淚人兒也似的何飛，却把一雙眸子改向一旁的妖屍朱申身上移去！

「朱申——你可知罪？」

不等到朱申回話，這位金仙道長遂即發出了一聲嘆息道：「這數甲子以來，你的一切行爲我都瞭如指掌，誠然你巳是無可救藥了……雖然如此，我仍給你一個同樣的機會，是死是活端看你是否眞具誠心了！」

話聲甫落，即聽得身後又再發了「錚鏘！」一聲玉鳴，狀如前樣的湧起了一道銀光！

各人注目看時，發覺那敢情是另一口同樣的飛刀！

這口玉匣飛刀一如先前一般模樣，一經飛出，隨即緩緩移向妖屍朱申當頭！

朱申狀極惶恐，全身抖成一團！

眼看着自那口飛刀之上，也同先前一般的閃出一幢光華爍眼的霞光，正待向着朱申當頭罩落！

這一霎，朱申面色大變，忽見他雙肩一抖，施展「分神化影」之術，驀地變幻出另一條身影，將出未遁之間，耳聽得一旁的伏魔眞人一聲嘆道：「孽障！」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妖屍朱申化身方出未遁之間，空中電光突閃，大蓬銀霞電掣般地劈頭疾閃而下。

妖屍朱申那麼快的身法，兀自未能逃脫，隨即被這片疾閃而出的銀霞刀光，當頭全身罩住！

朱申發出了淒厲的一聲慘叫，不待施展，即吃那罩定全身的銀色刀光霍地一陣急旋飛絞！眼看着妖屍所幻出的兩具化身，頃刻間化爲飛烟——緊接着刀光再旋，那幾絲飛烟也消失於無形之間！

各人目睹着妖屍朱申的元神俱滅，確實觸目驚心，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即使無惡不爲的萬惡之輩，只要有一絲向善之心，天道仍維護其生，基於如此，朱申的下場也就太凄慘了。（未完）

穿針引綫智取八仙拳

麥海雲

作爲廣東十虎之首的一個拳師叫做王隱林，他的一生充滿了離奇怪誕的行徑，雖然南粵的武林高手很多，但以搏鬥的功夫來說，王隱林却是有些獨到之處的，最低限度他曾經在河南海幢寺前面擺設擂台三月之久，前後擊敗了一百名向他挑戰的人，故此，他是有眞材實料的，不愧稱做廣東十虎之首，至於他的拳脚，却是集合許多門派而創造的，本人係星龍長老的得意門徒，亦即西藏拳技，據說他壯年的時候，多次跟高手過招，傷了一雙眼，另一說則認爲他練功過度，以至雙目失明，初時還可看見三尺內之物件，到了六十一歲時，忽然有一天起床，甚麼東西都看不見，就此變成瞎子，其實他所患的是白內障，不過當時醫術尚未昌明，無法割開遮住眼球的表面薄膜，故此變成盲公，他自知仇人太多，就算盲了雙眼，對方未必饒恕，乃索性躲在家裏苦練鐵綫拳，跟任何人過招，自管自的打去，那套拳眞的打通四方八面，前後兼顧，有人纏着他打鬥，必然受傷，故此他只是老來病逝，並非死在仇家之手，這樣的高手，實在難得。

他沒有變成瞎子之前，有拳館開設，後來給姓蔡的富翁迎在家裏教授拳脚，就算變成瞎子，也可以安然終老，不過，由他主持的拳館仍然設在廣州，只由幾個有威望的徒弟主持，其中有一名高足叫做黃滿榮，習技十多年，極有成就，黃滿榮沒有跟師傅王隱林習技之前，曾經到一個綽號金手臂的姓金拳師門下學習武功，金手臂除了固定的學費之外，經常伸手向門徒借錢，借了永不歸還，門人借給他的錢財較多，他就教授武功亦有較高的指點，反之，浮浮泛泛，只是叫人開拳紮馬。

黃滿榮當日曾經向他門下求技，後來得到王隱林的眞傳，自己的功夫遠在金手臂之上，偶然想起以前借給他的欵項，索性登門問他，金手臂說：「我雖然曾經向你借錢，但你却學了我武功，固然你改隨王隱林習技，武功愈來愈精，不過，舊日我教給你的根基，亦係十分有用的，如果你沒有這種根基，如何能學到這樣高强的武功呢？如此互相抵消，你沒有理由叫我還錢。」

黃滿榮說：「固定的學費，當然不必歸還，不過，學費以外的欠債，却應歸還。」金手臂無法可想，只好推說即時無法清還，叫他翌日再來收取，黃滿榮聽了只好離去，怎料翌日再到姓金的武館，午間

走進去，直至將近黃昏，仍未看見金手臂回來，突然怒火如焚，連續施展幾招連環掌，把武館用來練習橋手的木樁劈斷五條，然後離去，臨走的時候，還對他的門人說：「三日之內，如果姓金的不肯如數歸還，我就把這一招連環拳劈在他的頸上。」說完黃滿榮憤然而去。

金手臂回到武館，看見木樁斷了五根，問及門人，知道是黃滿榮所幹的，心裏暗想，黃滿榮只是揮拳踢脚，已經把木樁折斷，倘若兩人交手，必然死在他的手上，可惜沒有銀兩，否則，一定如數歸還，不過，三日爲期，尙有時間周轉，無可奈何之際，只好另想辦法，拜託另一拳師向王隱林說知此事，希望王隱林彼此念在武林中人的份上，勸黃滿榮息怒。

這一招是他無可奈何當中想出來的，未必一定有效，不料翌日下午忽然聽到門人飛報，有兩個木匠帶同木樁以及工具進來，自稱奉了王隱林師傅之命，前來安裝木樁，心上一喜，然後知道一定是王隱林勸服了黃滿榮，不過，當時黃滿榮渾身火氣，一般拳師並非他的敵手，王隱林已經變成瞎子，如何能够勸服這一位高徒呢？雖然事情平息，仍是滿腹疑團。

事後多日，然後從其他武林中人獲悉此事，原來當晚王隱林獲悉黃滿榮曾經找以前的師傅金手臂算賬，不安於心，召黃滿榮到來，問他是否眞有其事。

黃滿榮在師傅的面前，既不敢承認這件事情，却又不願否認，聽了此言，低頭無語，王隱林迫於對他說：「我雖然又老又病，雙眼失明，不過，你所學到我的拳法，仍非登峯造極，我一生靠着八仙拳裏面的連環手挫敗許多强敵，但仍有一招叫穿針引綫，專破八仙拳的，在我身邊侍候我的一個童子，僅有十五歲，叫做小福，現時你既然恃着自己拳脚高明，認爲雙拳可以打通天下，就請在此跟小福過招，看小福如何用穿針引綫擊破你的連環手，在此我們不妨做一個協定，假如你輸了，以後，不准再找金手臂的麻煩，你拆了他的木樁，我自然會派人到該處修整，反之，你贏了小福，我另有辦法限金手臂交還以前借欵給你。」

師傅說得對，黃滿榮非常高傲，他以爲學齊了王隱林所有拳脚，特別是連環拳，苦練多時，碰頭就雙掌齊出，陰陽變化，銳不可當，下邊還不斷的使用各種脚法，步步進迫，一般拳師絕非敵手，相信僅有十五歲的小童，更非其敵，故此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立刻點頭，還對師傅說知，萬一拳脚無情，打傷了小福，請師傅恕罪。

王隱林哈哈大笑，說：「黃滿榮，我的一雙眼睛雖然盲了，心却不盲，小福必然戰勝你，你打輸了，我再跟你詳談。」

既然他這樣說，黃滿榮就沉住氣準備交手。小福僅有一百磅，不過十五歲，雖然身體結實，總是比不上對方那麼威猛的，故此，兩人分東西位站定，黃滿榮說：「小福，我簡直是以大欺小，不必多談，你盡量發招好了。」

他這樣說，仍有傲氣，怎料小福應聲出招，剛剛發招，便即退後，跟住轉身，很快就發了六七招，每一招俱是以直掌出擊的，很少拳師斗胆使用這種拳脚，黃滿榮看了不禁愕然。

凡是出掌，俱是雙掌或單掌打出之際，掌心向外，或者微微把掌根向外，利用掌根的肉最厚之處壓在對方身上，一招打贏，用掌多數用陰勁，因爲掌比不上拳頭那麼硬，練掌之人必練陰勁，如果練習陰勁，無法直掌出擊，再者，直掌只是把五指併合向前伸出，有如刺刀，指頭比不上掌心的壓力那麼大，也比不上鐵拳那麼沉重，尤其是在童子手中發出，更加是軟弱無力的，黃滿榮初時只那麼想，後來交手才知道對方直掌剛剛在他兩手之間穿過，制服了連環手，然後驚奇起來，他的連環手必須由大圈化爲小圈，小圈再轉大圈，擾亂敵人的視綫，碰着對方之手，便即連環出擊，不過，這種拳脚剛剛受制於穿針引綫這一招之下，由於那個小童以直掌出擊，即發即收，一收便後退，他完全沒有機會用圈手撈住對方的手，而且多次給對方直掌搶攻，幾乎碰着咽喉，黃滿榮心知肚明，對方苦練鐵指功，碰到了頸子，便即受傷，故此不敢輕舉妄動，攻勢變慢。

凡是連環手必須連續出擊，一旦怠慢，就給敵人有機可乘，反而屈居下風，苦戰多時，黃滿榮分別在小腹胸部各處給對方鐵指所插，雖然沒有受到重傷，但却隱約有些痛楚，心知肚明，只是對方留手而已，如果小福向他的頸子出擊，一招就會擺命，喉核爆了，無術可醫，至此他不能不心悅誠服，即時拱手爲禮，跟着罷戰，在師傅臉前叩頭認錯。

王隱林挫了他的銳氣，然後說：「黃滿榮，你不必自卑，小福所練的穿針引綫這一招，只是針對八仙拳的連環手，否則憑着這種拳脚，往往輸在普通拳師之下，我教小福這一招，只是想找個機會挫你的銳氣，使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要太過放肆，至於小福拳技，遠比不上你，假如你並非使用本門的拳脚出擊，改用其他各派拳脚跟小福打鬥，一定打贏。」

黃滿榮聽了恍然大悟，一方面叩謝師傅並不責怪的恩惠，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並非武林的全才，此後除了本門派的拳脚之外，還向其他有威望的拳師領敎，多學幾種拳派，互相對照，悟出更高的拳理，後來他威震一方，但却比以前謙恭得多。

金手臂從幾方面獲悉當日黃滿榮雖然到館中搗亂，却沒有尋仇的事情發生，對他非常感恩，渴望圖報，還說自己功夫實在生疏，希望王隱林破例收他爲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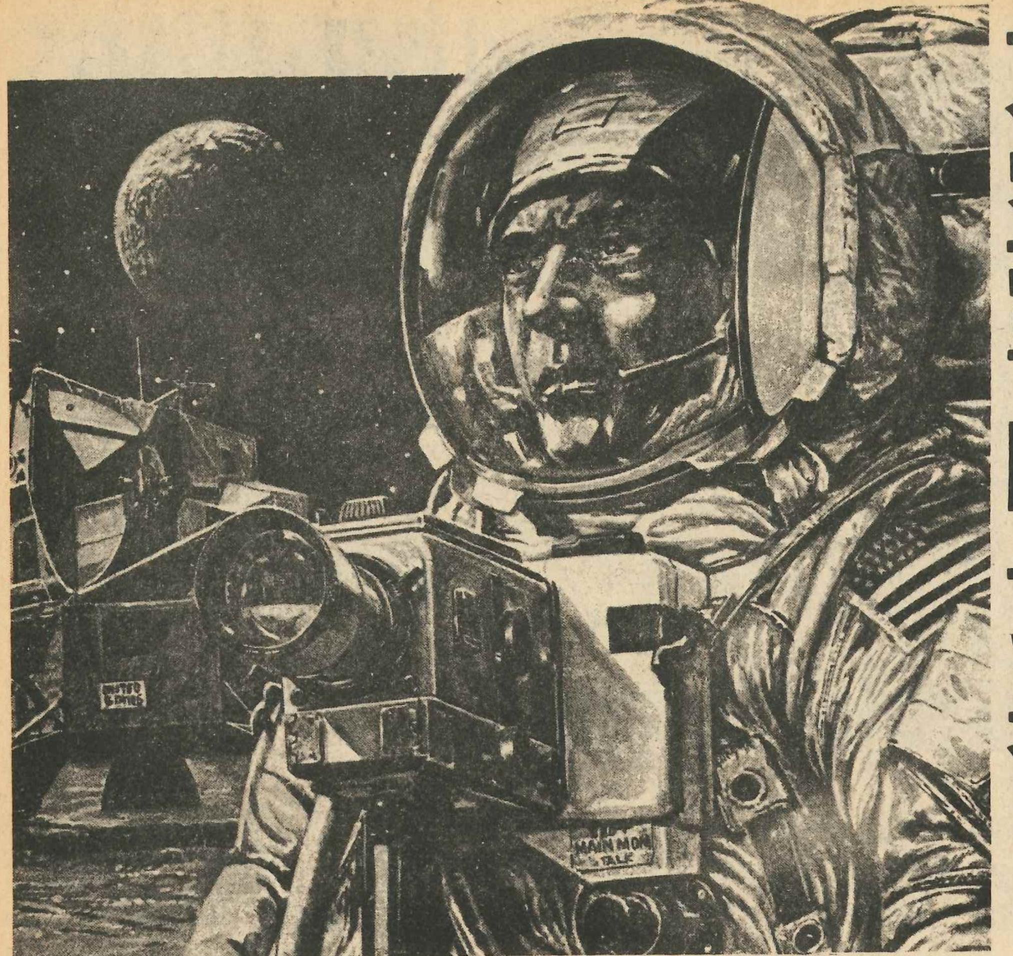
王隱林搖了搖頭，說：「如果你沒有拜我的門下，黃滿榮一生不會向你追究，反之，你拜我的門，他担心你懷仇在心，苦練多年，找他算賬，可能在你還沒有練到武藝高强之際，已經給他打到重傷，還是改學別的門派好些，再者，你本身的功夫根底不錯，不必再學，因爲每一個門派都有自己的特徵，抛了自己的優點，向另一門派從頭學起，並不合算。」

金手臂聞言，非常感動，再三跪拜，然後告辭，他認爲自己不應該再在廣州設館授徒，索性離去，聞說他北上，遠遠的離開廣東，後來他如何過活，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必多贅。（完）

科技武器

太空戰的武器

刀戈・譯



太空戰爭會在二十世紀發生嗎？去年，世界各國太空軍事專家曾經舉行過一次會議，集中討論，未來宇宙戰在何種情況下發生的？結果，最大的可能性是「因偶然的熱綫故障和電腦按鈕的錯誤。」

目前中美蘇三國之間是有着「熱綫」的傳訊的，當發生了任何軍事衝突而導致全面核戰時，均可以利用「熱綫」尋求最後通訊，但如果任何一方面「電腦按鈕」發生問題，一枚核子火箭巨大核彈頭在對方基地，另一個被襲國家便會毫無疑問地向對方以牙還牙，回敬兩三枚核彈，於是，其他駐海外基地的導彈，也會發射，既成全面核戰，如果人造衞星已經安裝上隨時可以發射的太空核武器——加上目前正在發展中的「太空死光鎗」，這麼一來，太空戰便無法倖免，人類將面臨一場無比的大災難了。

據可靠來源消息，外國出版的一些軍事刊物，曾有一個這樣的預測，說將來美蘇的戰爭，只會在月球上進行，所有死光，核彈甚至最新的武器，都是送到月球上對壘。那方面的武器在這場對壘中居於下風的話，它便是地球上失敗的一方，只好全面向對方投降了。

美國便曾經發生過一次幾乎把人類帶到毀滅的邊緣的大危機，當時從電腦的指示中，得知敵人的飛彈正在大舉侵犯的途中，於是三軍立刻緊急戒備，準備迎戰，這時候，只須有人把按鈕一按，世界第三次大戰隨即便會爆發了。

有人說，世界第三次大戰將是全面的宇宙戰，美國總統的指揮室，在美國一共有十個，這包括了三架「末日噴射機」和七個秘密地下室，而那三架「末日噴射機」中，有一架還是私人太空機，被命名爲「空軍第一號」，它將是美國總統的座駕機。

「空軍第一號」機上的儀器是極端複雜的，它是美國的主要防空系統——導向飛彈預報系統，集最精巧的科技製品之大成，儀器全部電腦化，並與遍佈美國各地的地底核子絕緣室，以及「末日噴射機」有直接聯繫，但該系統並非美國唯一的導向飛彈預報中心，在美國各地，均有類似的分站，但它們的設備只有一種，那就是儀器的雷達眼，分秒不停地觀察着空間，構成了一個無形的電子網，把整個美國籠罩住，這預報系統的操作，大致分爲幾個步驟，當發現天空有不明物體時，即自動追踪，並開始示警，另一方面，電子計算機即計算該不明物體的射程，方向和速度，同時探測它的目標爲何？擊中目標的時間需要多少？

那些高聳入雲的碟形追踪裝置的設計，必須能够抵禦時速一百八十五哩的風力，目前，美國已經預造第三次核戰和太空戰的秘密前哨基地，將爲北極，因此，這些偵察站在建造時，每隔相當距離，便得另外建造一間小屋，內有暖氣設備，俾零下四十度的寒風突襲時，工作人員能够有個庇護之所。

電腦中心利用各種方法，整個偵察飛彈的過程，由發覺可疑的不明物體起，至計算出它的行踪及可能目標爲止，所需的時間只是三十秒鐘而已。

「末日噴射機」機長二百三十一呎，重四百二十五噸，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的飛行物體了，它是由波音七四七改裝的，價值一億一千七百萬美元，它由一層極複雜的電子網保護着，防止敵人的電波干擾和異物的襲擊，機內．有高底頻率的通訊網，能够發出最强力的電波。

它可以在空中逗留七十二小時而無須補油，最高可飛至四萬五千呎，但亦可以停留在距離地面甚近的低空上。

既然有太空戰的可能，同時又估計會在月球上進行，那末負担起運輸和轟炸防務的是什麼工具呢？

這項任務只好交給「軌跡飛行者」了，美國太空總署在一九七六年即開始研究太空交通工具了，當時預計兩年後即可以從事定期飛行，飛行時間平均是七天，但最長可以延至三十天，「軌跡飛行者」可以在它的貨艙內將帶去的間諜人造衞星成導彈發射，每次升空，可載十四人，而這支「星球部隊」，將持有「死光武器」，雷暴炸彈和空中魚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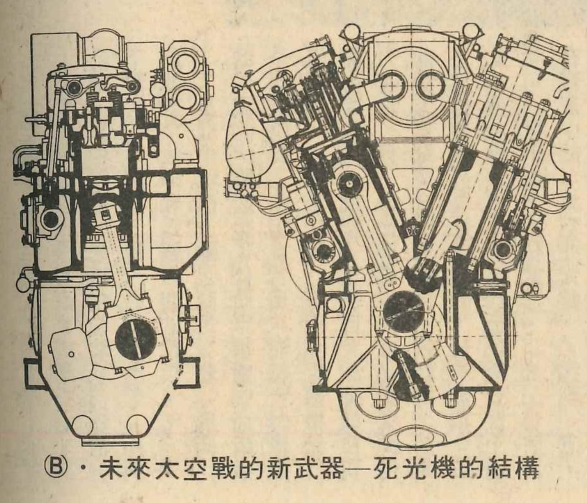
「死光」有人管它叫做雷射，是「Laser」的譯音，全文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otion。摘取了它的字頭，便成「雷射」的縮寫，有人又把它譯做「激光」。「死光」的概念。只是一些軍事專家要用它來殺人，特意取了一個危言聳聽的稱號罷了。

如果要了解激光是否眞的傳說中那般的厲害，以及除了殺人之外，還有什麼用途，那麼，我們就得知道它的性能和原理，其實激光只是一束高度集中和只含有單色波的相干的光而已，我們知道，一個普通燈泡所發出的光，近看時很光亮，但距離增加時，光綫就會減弱，原因是燈泡的光是渙散的，除非經過凹拋物面反射鏡所聚集的光綫，才會較爲集中，激光的聚光程度要比通常方法高數千倍，這就是它的能量集中和可以遠傳的原因，所謂單色波，就是指單獨一種顏色的光波，也就是只有一種頻率的電磁波。另外一種使激光產生這麼强力的條件是它的相干性，很多人都知道，光的產生，是原子或離子中的電子從激發態躍遷到基態時所釋出的能量，普通發光物質的各個激發光中心——被激發的原子，分子等——的輻射躍遷是彼此獨立的，因此光束是各個輻射波的隨機組合，能量分散在一段的時間上，但在激光中，受激發射的特點在於處於激發態的原子或離子，當與一個能量臨時和粒子自發輻射放出的能量相等的光子碰撞時，它才被感應而放出光子，因此具有時間相干性，這好比一大羣工人在合力幹一件活兒時，要吆喝着一些大家所熟悉的調子，這樣才得到「相干」的集體力量。

由於激光的輻射功率達每平方公分幾千至幾兆瓦，射在物質上能產生極高的溫度，在很短的時間內把物質完全氣化，因此，科技人員便考慮到應用激光來切割金屬板，又由於光束能集中於一小點上，所以它主要用於鑽石和硬質合金材料的微孔加工及金剛鑽的打孔，醫學家則利用激光的這個特性去醫療疾病，眼科醫生已經成功地用它去燒掉一個生長在眼球後面網膜上的腫瘤，牙科醫生也用它來鑽蛀牙，快而準確，非一般機械鑽針所可比擬，外科醫生在替病人動手術時，又可以利用激光的熱力，把血管和其他淋巴腺，微細血管的切口灼至乾焦，達到病人動手術的部位自動止血的目的。

如果將激發巨大的「死光」集中在敵人陣地上，會將敵人全部殲滅，所有坦克和高射炮也化爲灰燼，這種死光武器非常犀利，原子彈也望塵莫及。

激光像千千萬萬的其他科學結晶品一樣，它的發展總是朝着兩個相反的方向走的，既替人類帶來幸福，也被一些軍事家利用來做武器，在太空戰中，爲了擾亂「敵方」人造衞星上的高度靈敏儀器和遙控通訊，美國在一個所謂「黑眼」的附屬研究計劃中，科技人員已經着手替人造衞星裝上激光武器了。



Ⓑ·未來太空戰的新武器—死光機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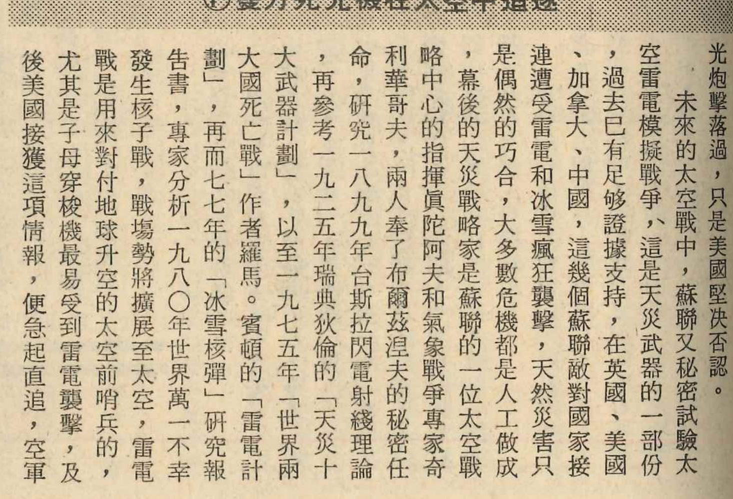
蘇聯對於死光的研究更是不遺餘力，它準備利用死光去擊破美國的核子飛彈，此外，它又在外太空試驗一種高能光束，用來對付人造衞星，使它失去能力，據一項可靠來源消息稱，蘇聯現已自行研究將微粒放射光綫裝置裝在太空船上，以阻截美國在太空的飛彈彈頭，太空戰爆發之前的太空船，隨時都可以搖身一變變爲死光船。

據一名參與設計這種死光太空船的科學家表示，這種可怕的船隻可望在十年內完成。

不過，蘇聯的太空活動一向都保持高度秘密，不易爲外人所知，難以獲悉它的虛實。

Ⓒ·地球上的死光機電腦控制系統

但情報透露，美國飛機確曾被蘇聯死



圖片說明：

Ⓓ·大戰前作天氣的調整

Ⓔ基地在追擊敵方的雷電炮

Ⓕ雙方死光機在太空中追逐

光炮擊落過，只是美國堅決否認。

未來的太空戰中，蘇聯又秘密試驗太空雷電模擬戰爭，這是天災武器的一部份，過去已有足够證據支持，在英國、美國、加拿大、中國，這幾個蘇聯敵對國家接連遭受雷電和冰雪瘋狂襲擊，天然災害只是偶然的巧合，大多數危機都是人工做成，幕後的天災戰略家是蘇聯的一位太空戰略中心的指揮眞陀阿夫和氣象戰爭專家奇利華哥夫，兩人奉了布爾茲涅夫的秘密任命，研究一八九九年台斯拉閃電射綫理論，再參考一九二五年瑞典狄倫的「天災十大武器計劃」，以至一九七五年「世界兩大國死亡戰」作者羅馬。賓頓的「雷電計劃」，再而七七年的「冰雪核彈」研究報告書，專家分析一九八〇年世界萬一不幸發生核子戰，戰場勢將擴展至太空，雷電戰是用來對付地球升空的太空前哨兵的，尤其是子母穿梭機最易受到雷電襲擊，及後美國接獲這項情報，便急起直追，空軍部隨即下令研裝雷暴炸彈，不過，迄今仍在試驗階段中，未能投入生產。

至於所謂「空中魚雷」，其實和地面的地雷和海中的魚雷在結構上並沒多大的分別的，所差異的是它的具體而微，它是一組納碎的金屬，不會自行移動的，但却可以接受地面遙控，使它對空中任何一個飛行物體包圍，使那物體失去它的威力。

太空戰將在什麼地方進行的呢？戰場應該是同溫層和絕緣層之間，如所週知，由地面升至八萬呎的高空，距離地面約十一哩半，那是絕緣層，無綫電由地面發出，到此爲止，便會折回，故此地球上面任何一處都可以收聽到由人造衞星發出的光波和音響，原因人造衞星就是留在絕緣層上的，永遠跟隨地球一起轉動，彷彿細小的月亮，有些人造衞星重達萬磅，仍然可以吊在高空，這就因爲它剛好處在絕緣層上，地球沒有足够的吸力把它吸回來，太空也沒有足够的力量把它扯開。

密勒池斂客傳

黃鶴樓武林羣英會

蹄風・文

作者增刪：編者潤飾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靈筠奉黃龍眞人遺命，着楊雲表將蛟龍雌雄劍送往武當山交與掌門卓一航保管，豈料楊雲表於途中遇着練映霞，不僅雙劍被搶，而且被打跌落河中，要不是慧明道姑把他救起，幾乎喪命。楊雲表死裏還生後，便將始末說出，慧明自告奮勇，仗義相助，帶同他一起追踪練映霞。雙方在武當山麓相遇，慧明瞬即將雙劍奪回，交還楊雲表，這時，卓一航聞聲走來，楊雲表說明來意，乃物還原主，旋即同入道觀。接着，靈筠突然而至，將武當三掌殿眞人打得落花流水。卓一航聞報，急出觀處理，豈料靈筠已離去，快然入內，只見留字約他往黃鶴樓一敍……

從武當山到武昌，也得走上五六天行程。這晚明月當空，河山如帶。黃鶴樓上，笙歌吹奏，彩燈燦耀。樓下遊人，不知是誰家新貴，在此飲酒，大家望而却步。

一時燈光倒影，花香四溢，彩綢飄帶，畫棟雕欄，交相輝映。卓一航、慧眼觀音、楊雲表三人來到時，遠遠仙樂風飄，銀花火樹，黃鶴樓點綴得如同廣寒宮闕一般，那種豪華氣派，不似是江湖奇客的設宴，大家趑趄不出。

忽聽有人過來道：「爸，我在這裏呢，啊！慧明仙姑和楊叔叔也來了，快些請進！」說了拉着卓一航的手，一路登樓。

只見兩旁擺着各色時花，芳香撲鼻，窗紗錦帳，垂着一串串的珍珠翡翠，瑪瑙珊瑚，和宮燈交映，目迷五色。靈筠已站在樓頭迎客，躬迎各人入座。樓上擺設，更是五光十色。楊雲表心想：「靈筠先生今夜宴的是那一些嘉賓?」頓覺綉幃掀起，樓裏早已坐着七八個客人，其中有僧人道士，也有像是販夫走卒，奇形怪狀，三人不覺駭然。

卓一航認得老僧是少林朝元長老，忙上前作禮。慧明也認得衡山尼，靈筠忙過來引見，名兒說出，都不禁一驚。

原來座上客都是武林裏一派的掌門，上首三人，一位是峨嵋山道士無當，一位喇嘛是青藏派鐵隱禪師，中間坐着的是崑崙山派掌山天心和尚。這些人雖然名震武林，却沒有幾人有機緣相見。

卓一航一看朝元僧衡山尼還且陪坐下首，立即上前拜見！兩旁座上又有幾人，靈筠依次稱呼，一個短衣束腰的人叫「魔火劍」朱半仙，眇一目的是「獨眼龍」雲門叟，還有「山陝霸王」董元濟，都一一相見。

卓一航是一派掌門人，被延到朝元僧一旁坐着，楊雲表練映霞二人，只陪坐着下首。大家客套一番，便有小童四人出來，奉茶獻果。欄外絲竹急奏，樂工十餘人，穿的綵衣鮮結，樂聲悠揚，不同凡响。

天心和尚問道：「道兄何處聘來這樂工高手?」

靈筠道：「他們原是明宮樂府太監，逃亡南下，給貧僧請來了。」

說話間，樓下傳報天南派紅雲禪師和朱衣道人一起來了。

靈筠面露不悅之色道：「我沒請傅山，他却有臉到來相見我。」

朱半仙道：「居士不知，傅山自李闖亡後，不肯事清，還算是點氣骨。」

鐵隱禪師接着道：「我輩在此，他作不得惡，且讓他進來！」

樓梯响處，一個大頭和尚袒肩走進，隨着一個穿赭衣的道士，紅雲禪師手持鐵杖，看來重有五百觔，搗得樓板轟轟作响，承塵撒下了沙礫。

無當像十分討厭的樣子，把手裏塵拂迎面掃出，嘩啦地刮起一股風，楊雲表一時睜不開目。及到張眼看時，紅雲一根鐵杖已貫在大柱子當中，變成一個十字形。

紅雲正待發作，抬頭望見無當身居上座，嚇得連忙合十道：「小僧不知掌教到來，祈恕失察！」原來天南派中人自詡劍法獨霸南海，連密勒池也不放在眼內，獨懼峨嵋派的飛劍，就因上一代曾受過峨嵋高僧的教訓，所以見了無當，即時斂跡。

楊雲表見了朱衣道人傅山，記起兩番受他暗算，恨不得上前一劍把他剁倒，却礙於許多高手在場，只有狠狠地把眼釘着他。

這狡猾的老道也很知機，一步來到靈筠面前深深一拜道：「聖僧海量汪涵，正和你的法力一樣廣大，前者小道誤入迷途，今已知悔，今晚特隨紅雲禪師到來向聖僧請罪。」密勒池訓誡向就以寬恕待人。靈筠也合十還禮道：「迷途知返，可爲傅先生祝賀，前事不必計較，今夜同慶一杯。」

樓外有人長嘯一聲進入，大家看時却是一個布衣先生，頭戴小禮帽，身穿青布衲，罩上一件雙襟小褂，束褲管，雙樑布鞋，面上架看水晶眼鏡，活像一個訓蒙先生。

靈筠上前迎着道：「洪先生爲什麼來遲了！」座上好些人也微微欠身，那學究先生向各人抱拳一揖，就坐在下首。

靈筠苦苦請他坐到三老之旁，總是不依。楊雲表見靈筠對這人如此尊崇，料是日前所說的洪英先生。

靈筠坐下便問道：「揚州那邊情形怎樣?」

洪英面色低沉，嘆了一聲道：「怕難保得幾天了，如今史閣部夫人正借犒師爲名，遣使入京，回書拒降，書裏指清兵『乘我蒙難，竊機幅員』，又說他『北望陵廟，無涕可揮，』將來惟有『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鞠躬致命，克盡臣節』等語，看來史大人已拚了一死，揚州危在且夕了。」靈筠聽了，默默無言。

天心和尚忽道：「靈筠法師今夜折柬相邀，未知有何見示?」

無當也道：「貧衲早已潛修不出，法師有何要事相邀?還望明言。」

靈筠在未到密勒池之前，和無當、鐵隱幾人是武林之交。當下站起對各人道：「今天請各位高手到來，另有一位主人，讓貧僧請她出來和各位相見。」

座上各武林宗師都感到錯愕，靈筠已把座後黃帳拉開，倏忽間出現一人，身穿鳳冠霞佩，却是個十二三齡的女子，一邊袖子空如無物。洪英首先叫了一聲長平公主，拜倒地上，其餘僧道等衆，也都合十稽首，肅然起敬。只有紅雲和尚、朱半仙、雲門叟、傅山四人，在座微微欠身便算了。

靈筠看在眼裏，請各人重新坐下道：「公主逃難南京，眼看揚州不能久守，今天借貧僧一點薄面，特請各派武林宗師到來，相見一面，公主知道天下豪傑志士未忘明室，今宵當着各前輩宗師面前，把反清復明的大業相託。」話說完了，便見朝元長老、洪英、楊雲表三人拜在公主面前，願效死力。

青藏派鐵隱禪師問靈筠道：「三藏法師道力高超，難道不曉得天數嗎?」（註：有道高僧尊稱三藏）

靈筠答道：「貧僧未嘗不知天命，可是眼看未來漢族人民墮入刦運之中。任人宰割，我佛悲天憫人，所以今天不避嫌疑，替公主請各位到來，無非聊盡一點人事罷了。」

鐵隱微微點頭，不再說話。

長平公主就在座上嚙破指頭，在手帕上寫了「驅除滿族復大明」八個字給洪英，顫聲道：「今後反清復明的大業，付託先生，請以漢族人民爲念。」洪英伏地接了。

這便是後五祖重創洪門的開始。

長平公主跟衡山尼告辭去了。靈筠即命擺出素筵，喝的是瓊漿玉液。紅雲和尚道：「今天各派武林宗師難得一堂聚首，若無絕技助興，未免有負今宵盛會。」

獨眼龍雲門叟道：「今宵席上可惜沒有好酒。」

洪英先生道：「三藏法師和座上許多高手都是持械的人，所以花果作漿，名泉充酒，還望各位見諒。」

董元濟笑道：「昔日李白、劉伶，難道不是騷人雅士，今天盛會當前，大家喝一點何妨呢?」

朱半仙聽提到佳釀，喉間已是作癢，便道：「各位稍候，讓小弟取酒回來。」離座一縱，已竄出樓外。

朱半仙是個酒徒，年早是京中有名的竊賊，有偷天換日的本能。小童在各人面前獻茶，大家才喝過一盞，樓外簌的人影竄進，朱半仙已挾着兩罈子紹興酒回來。紅雲和尚、雲門叟、董元濟，傅山等見了，一齊拍掌歡呼。

這一夜，黃鶴樓頭聚集了各派武林，局面本來極不調和，可是因有密勒池劍客在座，而且代表了主人待客，因此還說得上談笑風生。酒過三巡，絃歌响遏。楊雲表細細一看，座上靈筠洪英二人坐了主位，兩旁次序爲崑崙派高僧天心和尚，峨嵋派無當道士，一僧一道坐了首席。

二人身旁順序坐了青藏派鐵隱禪師，少林派朝元長老，天南派紅雲和尚，武當派卓一航，以上都是一派宗師或是掌門人，其餘各派門人，有無極派傅山，天山派慧明尼姑，江湖奇人怪客，就有魔火劍朱半仙，獨眼龍雲門叟，山陝霸王董元濟，這三個人曾經和李闖作對，殺滅過幾股流寇，所以得陪末座。楊雲表自己坐處，正和練映霞一起，居於下首。

朱半仙酒酣耳熱，慫恿紅雲和尚演出天南派掌功，紅雲羞愧地道：「小僧不敢獻醜，還是請鐵隱禪師顯示八步趕蟬的輕功絕技，讓我們開開見識吧！」

鐵隱微笑道：「你是提議的人，自己不先演一手，誰個上你的當！」

紅雲經不起大家催促，起來說一聲「獻醜！」轉身向外，沉氣發勁，雙掌一推，當堂一股勁風帶起，把貫在木柱的鐵杖吸在手裏。那鐵杖是適才給無當道士塵拂一掃，插在柱子上的，他藉此把鐵杖取回，壯點面子。

鐵隱禪師贊道：「道兄功力非常，領教領教。」紅雲轉身回座，忽地拿起鐵杖向外一丟，呼的飛上簷頭，對禪師道：「這番是勞道兄一走了。」

鐵隱知他要考驗自己功夫，突然向外一指道：「衡山尼回來了！」

大家不覺一齊向外望去。

眨眼間，樓裏燈光驟暗，像是狂風吹過一般，搖搖欲滅。旋即復明，座上影子一晃，鐵隱禪師已捧杖回到座裏，才知剛才一霎之間，他已展起八步趕蟬絕頂輕功，到簷頭把鐵杖拿下來了，看的各高手暗暗佩服。

當下鐵隱含笑道：「各位還未看過少林派的暗器功夫呢，今夜難逢如此良機，朝元長老不會使我們失望吧！」

朝元僧道：「敝派雕蟲小技，獻醜不如藏拙了。」

天心和尚在旁道：「長老如肯賞臉，給各位一開見識，貧僧奉陪一手。」座上哄然拍掌。

朝元僧立刻摘下一串鐵念珠，散在手裏，五指轉動一番，捏着一放，一百零八枚鐵念珠一連串射出，像蜜蜂一般，嗤的飛到樓外，繞着圈子打回來，朝元僧張開衣袖，一時把念珠全數吸進袖子裏。

天心和尚說過奉陪一手，這時他的手裏正玩一把松子，松針散落桌上，大家正想催他。

忽見朝元僧從袖裏傾出鐵念珠來，每枚念珠的小孔裏，都穿着一枚松針，看的各人都有點驚奇。

朝元僧道：「天心道兄一手神針功夫，幸喜今天得飽眼福。」各人才曉到鐵念珠打出時，天心和尚暗裏捏着松針放射，把一百零八枚鐵珠粒粒穿中了。

朱半仙看不起卓一航，故意難他道：「卓兄是一派掌門，素聞武當內家本領，名遍武林，在下久已渴望有此機緣，領教名門手法。」

靈筠向他打個眼色，即席斟一杯酒，遞到他的面前。

卓一航道：「在下雖非持戒，但今宵心情不快，恕不沾唇，惟此一杯既已斟上，讓小弟敬給朱老兄。」他把玉杯放在掌心，內勁一送，那杯酒就在席上升起，直送到朱半仙面前，一點不墜。那杯子給掌勁控制着，停留在空間一息，直到朱半仙舉手接着。大家才知他身懷絕技，不是徒有虛名，朱半仙也暗暗佩服。

靈筠着小童奉茶，有意送客，雲門叟道：「今夜承邀，芳留齒頰，但三藏法師還吝嗇一手劍法，我們如何肯走。」

靈筠笑道：「貧僧早知無法敝帚自珍的了，願獻微技。」於是引大衆出到樓頭，但是江水汩汩，明月高照。忽然朶朶浮雲，把月光掩蓋，大地盡暗。靈筠縱身直上簷角，各人在下看不到他的影子。只聽到長嘯一聲，立刻一度光影奔到上空，如匹練飛轉。微微傳來嗤嗤聲响，各人都知道他在放出密宗飛劍。這劍全由氣勁操縱，在樓頭七八丈外如龍蛇飛舞了一會，突然穿空直上，如火箭一般，嘶的發响。各人正在屏息觀看，那劍就在夜空之中，化成一度光影，剎那間在上空來回走動，現出八個大字：「山河依舊，人世已非」。

各人看了，不禁心中齊齊一動。上空劍光頓歛，靈筠晃身下來，對各派武林人躬身道：「各位朋友指教指教！」

天心和尚嘆道：「果是人間奇劍，沒有練過密宗大法的人，就算一輩子苦練也難修得這手功夫呢。」

靈筠直送各人下樓，對天心和尚鐵隱禪師道：「五年後就是西藏迎經節，屆時再見！」各人也回身揖別，各展輕功，分頭去了。

望王氣奇俠隱名山

卓一航這番到來，本打算請教靈筠應否入京。等到各人離去，靈筠忽道：「卓兄請稍留步！」正中卓一航的心懷，又見慧明尼姑、楊雲表、練映霞三人還隨着未走。靈筠又道：「適才滲進幾個外道朋友，玩得不痛快，如今時候還早，貧僧想邀幾位放棹中流，一賞月色。」

卓一航唯唯應諾，又不敢問及蛟龍劍的事。靈筠已一把拉住他，携手到了江邊，楊雲表三人跟在後面。

長江河面，一望無涯，夜冷水寒，江邊靜寂。他們沿岸走了不久，迎面來了一艘畫舫，靈筠把手一抬，瞬已靠岸。各人飛身下了船艙，但見陳設華麗，水果紛陳，靈筠肅客入座，畫舫緩緩駛向江心。清風徐來，襟懷一爽。

卓一航問道：「聖僧邀晚輩到來，有何指示？」

靈筠笑道：「有一位朋友邀卓兄到來的呢。」

一航問道：「究是誰人？」

後艙的門一推，走出一個人來，一航定睛看時，當堂叫出一聲：「是你嗎！」這個走出來的正是玉羅刹，但見雲鬢半鬆，花顏不改，嫵媚之中隱含一股英氣，雙眼如怨如慕望着一航，眞使他疑是夢境。

靈筠挽她坐到卓一航身旁，二人一時低頭不語。

練映霞却道：「媽，你整天的說見了爸要罵他一頓，如今怎麼不說話？」

楊雲表幾乎笑出一聲。

靈筠莊容道：「卓兄和練姑娘十多年來的恩怨，今天應該當面來個結算了！你兩個本是武林裏一對天造地設的人兒，却給世俗虛名與勢利作了絆脚石，卓兄留戀着一派掌門地位，再給同門兄弟拿面子來阻撓，使你不敢打破世俗的藩籬，練姑娘也是倔强成性，不肯低頭，她苦悶了半生。你們兩人不能互相諒解，又不能斬斷情緣，大家長日墮在痛苦的深淵，不能自拔，這又何苦來呢？卓兄從前雖然答允過師傅黃龍眞君，在他一天在世便一天不見練姑娘的面，如今他老人家死了，卓兄也實踐了諾言，你們兩人還有什麼不可解的結呢？」

密宗奇俠一番話，說的二人低首默默無言，漸漸四目交投。

靈筠立刻挽了楊雲表的手，回頭對慧明、練映霞道：「長江月夜，水天一色，我們泛棹中流，吸口冷風，勝過在此呆坐了。」大家會意，出到船頭，已繫着一葉扁舟，四人上了船，解纜離開了畫舫。

大船裏剩下卓一航、玉羅刹，等到各人走後，一航望着玉羅刹，見她眉鎖春山，幽怨萬狀，不禁輕携玉手問道：「裳妹，我知你恨我了。」一句未罷，玉羅刹珠淚滴下。她雖是個女中豪傑，平日具有男兒氣概，可是十幾年受盡世人冷眼，只有從淚水裏迸發出來，表示她心裏的委屈。

卓一航更是心如刀割，低聲道：「妹子不要傷心，三藏法師剛才一番話，我已經覺悟了，從今天起，我將拋却武當掌門的虛銜，永遠隨妹子一起，以補我十幾年來對你的罪孽。」

玉羅刹喜了，她抬起頭，一對含着光輝的眼睛，充滿着人生的希望，悄悄地道：「一航，你不會再騙我吧！」一航心裏甜蜜蜜地，把她一擁入懷道：「裳妹，我和你已嚐盡了空虛寂寞之苦，今天和你重見，心裏頓覺光明，感到人生的意義，我那會再像從前的愚昧，爲一點虛名所誤呢。」

夜色遲遲，一對久別的戀人在畫舫之中，燈光盡熄，除了船外夜潮汩汩的聲音，就只有艙中喁喁細語，大家細訴十幾年來的衷曲。這一對情人，在密宗奇俠的撮合下，終成爲眷屬。



過了不久，卓一航捧着一對雌雄蛟龍劍回到武當山，第二天，他便拋却掌門人地位入京去了。

密勒池劍客靈筠在黃鶴樓大會武林高手之後，和楊雲表到了那裏去？不久自有分曉！

且說反清豪傑洪英匆匆離開武昌，回到揚州城見史可法，出示公主八字血書，史可法捧書慟哭。那時候，弘光還稱作監國，佞臣馬士英勾結了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等擁他正位南京。只有史可法反對，認爲有七不可立：一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虛浮，六不讀書，七干預有司。無奈馬士英一班人朋比爲奸，不聽史可法號令，率百官把他迎入南京，改號弘光元年。

史可法只有在揚州督師，撑持偏安之局。如今看了洪英帶來血書。又見弘光日久荒淫，不理朝政，禁不住慟哭起來。忽聽外間轟隆炮响，副將劉肇基慌忙入告：「總兵李鳳栖帶了城外兩營人投敵去了，清將多鐸正下令攻城！」

史可法哭道：「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脚，大明之亡，就亡在此一班衣冠禽獸的身上了。」立刻帶了劉肇基、洪英二人，上城督戰。兩軍相持了一晝夜，守卒傷亡無數。史可法料知孤城援絕，即席齧指草了遺書，付託洪英道：「我死之後，請先生葬我在高皇帝陵寢之側！」

洪英痛哭失聲道：「如今還有一綫希望，讓卑職今夜突圍出走，抵京後依計進行，將軍但能死守十天，卑職就算犧牲一命，定是消息回報將軍。」

看官，你道洪英說的是甚麼好計呢？原來他在黃鶴樓接受長平公主血書之時，

便約定靈筠在京相見，他打算行刺多爾袞，如果所謀失敗，那時再由楊雲表秘密往見陳圓圓，勸吳三桂舉兵反清。靈筠本來也知道希望甚微，惟不便勸阻。後來史可法在揚州守到第七天，還沒見消息，知大勢已去。

這天清軍猛烈攻城，城內屍積如山，民婦老幼一齊上城死守！清將多鐸下令發炮猛攻，城牆盡毀，清兵踐屍入城。史可法率士民巷戰，僅剩回身邊兩個參將，劉肇基又告陣亡，才拔劍自刎。那知道這劍殺敵過多，僅傷了項下皮肉，不能即死。參將張友福背起他衝出重圍，行抵小東門，遇着多鐸大軍進城，他在張友福背上大叫「史可法在此！」多鐸部衆聽到叫聲，不理眞假，一輪亂箭射去，可憐一代忠臣就此收塲，眞是精誠浩氣，萬世留芳。小子在此提前補敍一筆，就是不想埋沒了這一段壯烈史事，好讓看官們掩卷一歎。

如今回述洪門豪傑洪英，那晚別過史可法，貪夜突圍出了揚州城，日夜快馬兼程，三日不寐，終於他抵達北京。一看城廂內外，佈滿了紅纓帽馬蹄袖的滿洲兵，異國衣冠，神州變色，不禁五中摧裂。他也無暇細看街上景象，只見來往的人都戴着孝，沿途也遇到清兵衞弁檢查，幸而平安沒事。這晚找着他的門生余孝和，那處是一家士子入京考試的會館，已闃然無人住着，洪英正中心懷。

他悄悄地問余孝和京裏情形，才知人民穿的是國孝，背地裏叫滿洲兵作「韃子」。吳三桂追擊李自成，破了潼關，便回師京畿，如今封爲平西王，把往日田國丈的府第，作爲臨時藩王府。

洪英又問攝政王所在，余孝和低聲道：「弟子和舊日官監多有相識，平日略加打聽，才知現時的滿清皇帝福臨，今年不過六歲，一切大權，都操在多爾袞手裏，孝莊文皇后早就和多爾袞有情，如今在景仁宮內雙宿雙棲，儼如夫婦……」

洪英不想聽下去，說道：「我今晚就要外出，你有沒有鋒利的匕首，借給我一用！」

余孝和訝道：「現時已是天交二鼓，老師今天才抵達，幹甚麼要這樣急？」

洪英道：「你不必多問，爲師或者不會生還，你若念情，給我備好一切夜行衣物就是。」

余孝和也是個走江湖混飯吃的人，一切夜行衣靠，短刀鏢囊，都藏在天花板上。洪英立即草草結束停當，颼的縱上簷頭便去。

深宵時份，紫禁城還是燈火通明，守衞巡視不息。這時宮牆殿角之下，一條黑影踏着「草上飛」輕功，飄風直縱。景仁宮的三個字，在黃瓦紅樑間燦燦生光。

這影子晃身竄到楹前，伏在高閣底下一望，但見黃幔低垂，宮燈映出。他疾來一勢「鳳凰展翅」，雙臂一伸全身縱起，攀着了蓮花桁角，再來一勢「金鰲翹尾」倒身掛着，從萬字通風格子窺進室裏。

原來這處就是太后的寢宮，孔雀屏後，羅帳低垂，露出一角錦衾。洪英細看榻前，放着男子短靴，一時又驚又喜。這個滿清天字第一號的魔王多爾袞，正睡在衾裏，洪英還覺得不眞切，輕輕把足鈎着桁木，移到另一角去，這裏透過水窗，視綫更爲清晰，紗帳之內，一條長了黑毛的臂膀伸出，料衾裏的人就是多爾袞，那時錦衾一起一伏，看來多爾袞經過一度歡愉之後，睡的正濃。他想：「我帶來的匕首不知是否鋒利，能够穿過被子貫進去嗎？」試向橫樑刺去，隨手沒入寸多，喜的果然是口鋒利的短劍。

他輕輕撬開窗櫺把水窗掩開一扇，翻身掛着，雙足夾着柱子，讓上半身施展自如。這時心裏一股熱血上騰，知道時機稍縱即逝，立即把內功一提，勁透五指，挾着匕首看準射出，嘶的一度青光直向榻上奔去。說時遲，忽然見屏風後人影一閃，刹那兒衝出一人把匕首接着，那人全身滿洲武士裝束，大喊一聲：「拿刺客！」

洪英一時驚的發楞，料不到清宮裏也有如此本領的人。樓外火光大亮，幾個守衞一躍上到簷頭，向他直撲。洪英一掏鏢囊，抓到幾枚柳葉鏢，伸手一揚，射出幾縷光影，奔上來的侍衞翻身倒下去了。

洪英乘勢飛身飄落滴水簷沿，背後窗門砰的推開，三個皂衣紅帶武士箭一般的躍出，大呼「反賊那裏走！」其中一個就是剛才接去匕首的人。洪英又捏着幾枚柳葉鏢，回身打去。那人身隨刀起，衝着一擋一撥，飛鏢嗆啷連响墮到瓦上。刀風呼的已剁到洪英背後，快如閃電，勢若奔雷，端的是一流好刀法。

洪英低身一伏，避過一刀，一霎間兩個武士已飛身到前面，丁字兒把他圍着。洪英這時惟有展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左閃右躲。那爲首的人刀風疾起，瓦礫翻飛。乘着洪英斜閃之際，匝地掃出一刀，洪英急的騰身縮足，察的一响，他的快靴已給剁去，冷汗直冒，縱身躍出圈外。

那人身形一拔，在背後趕來，喝道：「遏必隆在此！鼠輩往那裏逃！」腦後風生，刀已臨近。

洪英危急關頭，迅速在屋頂一伏，閃電般掃出一記「鈎鐮腿」。

那人斜裏竄避，刀風橫撤而來，洪英一脚打空，沉臂出爪，疾起攫奪刀把，可是那人瞬即變招，化成一勢直劈，洪英縮手不及，臂上早已着了刀鋒，還幸滾身得快，不至連肩削落。

三個武士一齊合攏包圍，刀劍並舉，眼看已無生望，閉目待死。刹那間牆外捲起一股風，沙沙作响，三個武士給吹得連連眨眼。但覺人影隨風出現，他們手裏刀劍當堂脫手飛開，不禁驚呼一聲。

洪英開目看時，身子已懸在半空，那人提着他縱到半空，一時耳畔呼呼風過，身子一起一落，瞬已離開紫禁城。他才回復神志，細認一下救他的人，正是密宗劍客靈筠，不禁又驚又喜。

靈筠道：「我今天在城外已看到你來了，却料不到你今夜便即下手，幾乎沒來得及相救。」說時已縱落一處屋上，這處正是法通寺。

洪英倒身拜謝，靈筠替他裹了創傷，又拿藥丸給他服下。說道：「日間清兵定必搜查民家，你暫時躲在寺裏，明天便有人來接你了。」洪英要再問時，靈筠一度白影衝起，眨眼不見了。

那時平西王府內，陳圓圓已作了一品



浮雲吹散，面前出現一個山峯。

夫人，富貴已極。吳三桂不時留在宮裏商議大事，有時竟夕沒有回到府裏，陳圓圓還未就寢，綉幃外站着兩名貼身侍婢，侯呼喚，她正在卸去宮粧，忽聽外間有人倒地的聲响，喊了侍婢兩聲，不見回答，圓圓跚跚起來，打算到幃外一看。驀地繡幃掀開，竄進一個蒙面漢子，全身夜行衣裝，嚇的圓圓面色轉變，吶吶地喊不出聲。蒙面漢早已閃到她的面前，掩住她的口，湊近她耳邊道：「我是楊雲表哩，夫人不必驚恐。」一手把面罩扯下。

陳圓圓抬頭一望，果然是一別年餘的楊公子，神色當堂回復，急急的放下窗帘道：「公子忑大胆子！你怎樣進入王府來的？」

楊雲表道：「你這平西王府如何能阻得我不進來，我今夜來見夫人，實有要事相託，外面侍婢已點上了穴道：「一時不會甦醒，夫人放心說話好了。」

陳圓圓方才稍定，說道：「我們自從靈鷲峯一別，公子的音訊杳然，後來吳將軍入京，那位書生劍客預先交託一位尼姑向將軍報訊，把我迎進京中，至今不時思念當日救我的先生，今夜估不到公子光臨，未知有何見託？」

楊雲表在她耳邊細語一番，圓圓面有難色。

楊雲表道：「我今夜奉了靈筠先生之命到來，難道夫人不肯相助一臂嗎？」

圓圓沉思一會，答道：「吳將軍今日已勢成騎虎，而且兵權不在手中，非待時機成熟，不易舉兵反清。」

楊雲表又在她耳邊低聲央求，陳圓圓心裏始終敬愛楊雲表的英雄氣槪，當下點頭道：「公子回稟先生，圓圓依計進行便是。」

楊雲表立刻告辭。回身向圓圓一揖道：「要走了，一切全仗夫人成全，外間侍婢過了一個時辰之後，便會醒來，夫人不必憂慮！」

第二天，陳圓圓着侍婢在後門等着，不久便有一個短衣竹笠的漢子進來，侍婢傳夫人命令，說這個是新僱來的園丁，因路上病了，待他養好身子之後才派他幹粗活。

府裏下人見是夫人交代，不敢怠慢，把那漢子引進府來，和園丁住在一起。

那時清兵大搜民間三日，檢查來往行人，要緝捕一個臂上受傷的刺客。

原來這個託庇平西王府的漢子，就是洪英先生。

因爲京中百姓十戶連保，誰個收藏叛黨的便犯了連坐之罪。

洪英從此潛蹤蟄伏，直到揚州陷落，史可法盡忠的消息傳到京畿，他才取得陳圓圓一張護符，偸渡南下，尋覓史可法的遺骨，都是後話了。

陳圓圓把洪英收留在府裏，外傳王爺駕到，知道吳三桂從朝裏回來，連忙整粧出迎。

吳三桂見圓圓滿臉笑容，殷勤奉侍，不覺心花怒放。執着圓圓的玉手道：「夫人，下官昨宵給順承郡王留在府裏，商議軍事，累夫人獨守香閨，心裏眞過意不去呢。」

圓圓含笑道：「王爺不要折殺了賤婢，我想王爺宵旰勞瘁，爲國宣勞，賤婢粗知大體，那敢效世俗婦人的私見呢。」

三桂道：「夫人幽嫻貞淑，實在難得，下官今天打算不出府門，陪夫人作室裏飲酒。」

陳圓圓忽然道：「王爺，賤婢今天派人把一位相士召到府來，替王爺一占未來風雲際會。」

三桂道：「醫卜星相之術，素來都是花言巧語騙人的，夫人何故相信這些江湖術士！」

圓圓道：「王爺不知，聽說這位先生有未卜先知之術，神算驚人，京裏許多王公大臣都給道中前事了，昨天誠親王府的乳媼到來，提及這位先生，賤妾才邀他來府，試試是否眞的如此靈驗。」

二人說話一番，外面迴報相命先生來了。

三桂命人帶到後堂，陳圓圓在屏風後坐着細聽。

片刻，外面進來一個書生模樣的人，髮向上梳，儒巾瀟洒，緩步走進來，見了三桂長揖不拜。

三桂已有幾分不喜悅，見相士還穿了

明朝衣服，即時拍案道：「你這相士不怕殺頭嗎？本朝早已下令薙髮，你却留着明裝，難道竟不畏死！」

那相士突將袍服反穿起來，瞬已變作一襲八卦道袍，回道：「王爺聽禀，山人原是個黃冠羽士，結的是純陽道髻，實非有意違抗律令的。」

三桂道：「那還情有可原，聞說你精於風鑑之術，今天本藩特意召來一試，看你是否危言聳聽，左道惑人。」

相士拂袖道：「貧道以爲王爺是個開國元勳，度量寬宏，估不到對我等一介江湖小道，還不能容。小道不只精於相人，還能知過去未來，絲毫不爽。」

吳三桂心裏思疑，暗道：「我不信你是個活神仙，若說我不中時，休想出得這府門半步。」

一頓，又便道：「先生出語驚人，如今先答本藩一問，再談別的。」

相士道：「那麼，王爺只管垂詢，如貧道猜不中，那時任由王爺處罰。」

吳三桂道：「先說眼前之事，你猜本藩手裏扇子，內裏寫的什麼？」他把刻竹摺扇在手裏一拍。相士遲疑道：「小的不敢說。」

三桂道：「但說無妨！」

相士回道：「王爺手裏紙扇，一面是夫人寫的花卉，繪上綠柳鳴蟬；另一面是范丞相寫的顧亭林一首詩。」說了，竟然念出詩句來，一字不差。

吳三桂道：「你不過剛才看見便了，只算過目不忘，你再說本藩昨宵和夫人說過什麼家常話？」

相士道：「王爺昨宵沒在府裏，那得和夫人說話。」

吳三桂又道：「你不過預先查問過府裏下人，難使本藩相信，你再猜本藩今早吃過了什麼？」

相士隨道：「王爺今早和順承郡王同進早點，吃的是燕窩粥，棗泥燒餅，桌上還有一盤冷麵，可是王爺沒有下箸。」

吳三桂不容再倔强，因爲他已一一給先生道中了。於是他援着便道：「你既曉到本藩和郡王同進早點，那麼，我二人商量的什麼大事……」

相士突然一揖道：「這……小的不敢道出來。」

三桂把手一揮，教左右退出。

那相士才道：「兩位王爺奉旨調撥一部精兵，限五天之內開到揚州，助多鐸元帥破城。」

吳三桂駭然道：「先生豈眞是個活神仙？」

然後，立刻改容肅到上座，低聲道：「先生曉到本藩現正寄人籬下，將來命運如何，全仗先生指點！」

這時屏風後走出一個小鬟，來到吳三桂面前低聲說了幾句話。

吳三桂便道：「內子見先生是個風塵奇士，已着人打掃了西書房，先生如不嫌簡慢，請在舍下小住些時，讓本藩夫婦得親教益！」

這相士是誰？

想來無須小子說出來，聰明的看官們早就猜中他是密宗靈筠先生了。

他能够入進平西王府，自然是陳圓圓暗中作了引綫，不必細表。

吳三桂逋夕到西廂就教，靈筠把他的心事全盤道出，愈是傾倒，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原來那時候，多爾袞已暗中削掉三桂兵權，調他在京參贊戎幕。

靈筠便拿兎死狗烹的比喻暗裏勸他反清。又說他龍行虎步，將來是個創業之主，說得三桂躍躍欲動。

陳圓圓却在旁道：「王爺如今身處京畿，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清室耳目，況且未得尺土之封，如何能够舉事？」

一句話令到吳三桂如冷水澆背，和靈筠面面相覷。

這個出身歡場的女子，果然是有點兒見識。靈筠即席也沒能出言反駁。

過了許久，靈筠獻策道：「王爺抱此大志，終有成功之日，滇州自古稱爲天府之國，王爺緊記貧道一言，將來如此如此，到時開府西南，貧道再憑三寸不爛之舌，游說各地英雄豪傑前來投効，滿洲天下，何愁不落到王爺的掌裏。」

吳三桂聽了，才轉過笑容，起來一揖道：「今夕之言，務求先生守秘！」

這一趟就是奇士說服平西王，奠定後來吳三桂開府滇南，起義反清，都是依照靈筠今日所獻的計策。

可惜本篇就要結束，要到續集才能敍到了。

瞬便到了清宮舉行消災保民法會的日子。萬壽山下，建了幾個大壇，各地名山高僧道侶，齊到開壇作法，誦經七七四十九晝夜。

御園裏萬盞蓮燈，燃香烟篆，磬鈸齊鳴，梵音响起。

靈筠和楊雲表二人，化成道侶裝扮，隨武當玉虛道士入宮作法事。

這天順治皇帝親到壇前拈香，當天作了三跪九叩。

攝政王多爾袞隨在御駕旁侍着，默禱當天，宣讀祭文。

靈筠擠身道侶前列，展開慧眼，一看順治御容。

但見這位七齡的清廷幼主，廣顙覆額，三枚山川骨隆然挺起額上，目若朗星，鼻樑山起，正是開國帝王之貌，統治萬民之君。

但再細察下去，却又暗暗驚奇，原來順治生來慈眉善目，兩耳垂肩，具有莊嚴佛相，連忙袖裏揑指算了一課，他一連暗叫幾聲奇怪。

你道靈筠爲何如此詫異，就因這幼齡清主將來還是個佛門弟子，有道高僧，你說奇不奇呢！

這天二人回到法通寺，楊雲表問道：「先生今日看順治氣數，能否統一天下，作個中原帝王？」

靈筠面色低沉，像有無限心事，答道：「我們明天離開這裏吧！」雲表見問非所答，要再問時，靈筠已閉目入定，垂首不語。

北京城外，西北羣山屏嶂，峯巒高聳，有名的西山八大處，都在其中。那天夜後，有兩條人影走在羣山之中，一前一後，望着大覺寺走去。

時際秋風初起，月魄當空，穹蒼萬里

無雲。回望皇城，燈火未熄。

靈筠御風而行，脚下一起一落，忘了楊雲表跟在後頭。

楊雲表雖然展起爬山越嶺的輕縱功夫，還是愈離愈遠。

靈筠瞬已屹立羣山之巔，引吭高呼，山鳴谷應。

過了半刻，楊雲表才趕到來。只見先生凝望南方，遠遠火光衝起半空，那處就是紫禁城。

先生口裏沉吟道：「啊！二百餘年！這是多麼難過的日子啊！」

雲表不知他在說什麼，忍不住上前問道：「先生剛才說的二百餘年，敢問是什麼玄機？」

靈筠道：「氣運如此，或者天心厭亂，讓兵戎稍息，生靈不致再受塗炭，也未可料。」

楊雲表心裏似懂不懂，不禁問道：「先生看的什麼？」

靈筠道：「貧僧觀望王氣，滿清氣運當興，合該是愛新覺羅氏統一中原，開創基業，天數尙且如此，貧僧這番下山，實屬多餘之舉了。」

嘆息一聲，一手挽着雲表，縱在羣山之上，夜風呼呼，兩條人影瞬已沒入雲霧之中。

西藏達爾古河之南，旁多城之北，雪山插天，千里高原，羣山連綿蜿蜒，一望無際。

古來傳說，這一帶雪峯之巔，朗錯在焉。

「朗錯」是西藏人對天湖之稱，高出雲海，其上皆奇人劍客所居，常人不易登臨。

每當風清月白，山下居民每覩雲間出現奇境，瀑布青山，更有瓊樓玉宇。

藏族喇嘛稱爲密勒池，漢族人名之曰蜃樓海市。

阿富汗則說是雪光折影，從別處反射而來，莫衷一是。

直到今天科學昌明，許多前往雪峯探險的人，還不時見到雪坡之上，有人滑走如飛，瞬便失了蹤影，有時留下足印，疑是另一種居住雪山的原始民族，究竟今天看見的影子，和數百年前的是否相同，眞是誰個曉得。

不過這一雪人之謎還沒有人打破，是鐵一般的事實。

楊雲表經歷國亡家破，異族入主，如今孑然一身，父死妻亡，自從遇到密宗劍客靈筠，便有相隨遁跡，隱居名山，潛修密宗大法的志願。

他跟着靈筠向西走了月餘，已進入唐古拉山口，來到騰格里湖畔。遠望雪山如屏，高出天際，彷如天上琉璃，陽光反射，燦出無數彩霞。

他知道已接近密勒池聖地，只是不敢多問。

這兩天來都是走在雪山之巔，連飛鳥也看不到一隻。

但見雲海茫茫，危崖峭壁，下臨千仞，前面再無路可通。

靈筠先生面上，愁容盡去，態度融和，像是久別歸家的遊子。

雲表正感詫異，忽覺雲頭之上，有兩點黑影滾下來。

漸漸行近，原來是兩個小童，年紀不過十歲。

但聽他們遠遠就高呼着：「師叔回來了！」

一時浮雲吹散，向前細視，才知前面浮現一個山峯，蒼翠欲滴，籠罩在白雲當中，露出半貌。

原來那二個小童，就是從山上走下來的。

靈筠張開兩袖道：「綠水，青山，你兩人怎會知我歸來？」

二童子道：「掌院今早有命，教我二人來迎接師叔的。」

靈筠道：「你二人過來見見這位師兄吧。」

雲表看見二童眉清目秀，儀容修潔，忙的上前相見。

靈筠接着道：「綠水、青山是密勒池上的看門童子，你們將來相敍的日子多着呢。」

楊雲表跟着三人走去，回看雲鎖山頭，來路已經不見了。

刹那間，眼前景物一新。

但見山峯點翠，一片碧波，流泉淙淙，池底金光燦爍。

日前靈筠說過：池中舖滿的盡是金剛綠玉，瑪瑙珊瑚，果然不虛。

本篇寫到這裏，也作一小結束，從混世魔王李闖乘亂崛起，到了朱明滅亡，滿清入關，總算有個交代。

——完——



香飄血雁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伍鳳樓命令冷冰如傾全力搜索整個莊院，但終未發現常護花的踪影，於是下令全面備戰，以防龍飛這方面的人前來襲擊。伍雁秋獲知父親伍鳳樓不惜與對方一戰，深恐玉石俱焚，她既無法說服父親改變主意，又不能將常護花救出去，因此憂心不已，獨自呆在佛堂沉思。突然她的奶娘姜大娘走到面前，於是她便將她的心事告訴姜大娘，問姜大娘是否計有所出。姜大娘認爲縱然常護花願以和平方式解決此問題，但必須先取得侯爺——伍鳳樓的合作始可，否則雙方難免一戰。同時她告訴伍雁秋，常護花現在已墜入陷阱之中，在那裏有一個生死門……

掩藏已無處 奮戰以求生

秋雁道：「那走進死門是死路一條，走進生門則有一綫生機的了。」

「在他們控制之下，生死門都是遍佈陷阱，一個不小心便得送命？」

秋雁追問：「那是什麼陷阱？」

「老婢只知道其中有兩道千斤刀閘，若是不幸爲千斤刀閘所困，便沒有望的了。」姜大娘歎了一口氣。「方才老婢已聽到千斤刀閘下落的聲音。」

「你是怎樣聽到的？」

「千斤刀閘移動的聲音這樣站在這兒當然聽不到，但耳貼着附近的柱子，那些聲音便會變得較爲清楚，你看老婢方才靠着柱子站着．其實就是在傾聽下面的變化。」姜大娘歎着氣接道：「常護花若不是已經給困着，千斤刀閘不會放下來，既然放下來，便很難活命的了。」

秋雁搖頭道：「不會的，方才我在書齋那兒正遇着爹爹從暗門走上來，聽他的說話，常護花非獨沒有事，而且令他們大爲煩惱。」

姜大娘一怔，苦笑道：「若是如此，那個常護花的武功機智的確是高人一等，非比尋常的了。」

秋雁接道：「機智不足，龍飛也不會那麼信任他，說到武功，從冷冰如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可想得知。」

姜大娘淡淡的道：「冷冰如又算得了什麼？」

秋雁奇怪的望着姜大娘。「爹爹可是那麼信賴他，將他倚爲左右手。」

姜大娘道：「那只是因爲這個人還有一點小聰明，武功又很不錯，而且將他擺出來，可以轉移別人的注意，疏忽了莊院內的眞正高手。」

秋雁道：「眞正的高手？大娘是說那一個？」

「其中一個你應該知道。」

「我爹爹？」秋雁嚷出來。

姜大娘頷首接道：「還有一個你是不會知道的了。」

「那是什麼人？」秋雁追問。

姜大娘道：「一個瞎了眼的女人，據說是陝北幽靈谷的主人，爲天地會重金聘來的。」

秋雁道：「他眼睛也瞎了，還能兇得到那兒？」

姜大娘道：「這老婢不清楚，只是她那八個弟子，每一個都有很敏銳的聽覺，縱然是一片樹葉在一丈之外飄落，他們也能够察覺，一棒凌空將之刺一個正着。」

秋雁輕吁了一口氣。「這可是不容易。」一頓接問：「她們也是瞎子？」

「全都是。」姜大娘有意無意回顧一眼。「據說她們的眼睛本來沒有不妥，是幽靈谷主將他們的眼睛刺瞎，好得練習她的獨門武功。」

「那個女人怎麼……」

姜大娘截道：「她的武功高到什麼地步不得而知，但心狠手辣却只怕沒有多少人比得上。」

秋雁道：「怎麼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們呢？」

姜大娘道：「她們都是住在地下密室，平日絕少出來，你當然不會見到的。」

秋雁忽然省起了什麼，道：「那她們若是去搜索常護花，豈非比其他人更成功了？」

姜大娘點頭。「現在相信她們已經開始搜索了。」

秋雁道：「那怎麼是好？」

姜大娘道：「若只是那八個弟子倒是可以放心，在你此前一次到來之前，她們已經在佛堂內伏擊常護花，如果她們對付得了常護花，常護花也根本進不了去，倒是那個幽靈谷主——」

她沒有說下去，秋雁看着她，沉吟着道：「大娘，你可否讓我下密室看看？」

姜大娘道：「你要下去看能否將常護花救出來？」

秋雁點頭。「說不定常護花眞的已預先作好了安排，到了約定的時候仍然不見他離開，龍飛的人就會發動攻勢，那就是常護花想到了什麼辦法，到時候只怕也沒有用處了。」

姜大娘歎息。「老婢不是不想帮助你，只是常護花既然已被困在地下密室之內，所有的進出口必然已被完全封鎖，老婢縱然能够告訴你暗門的所在，你也進不了去。」

秋雁道：「我倒是不相信，她們看見我下來，斗胆跟我過不去。」

姜大娘搖頭道：「暗門之後都是機關埋伏，可不懂得分辨是敵是我。」

秋雁呆了呆。「大娘也不懂得控制那些機關埋伏？」

姜大娘苦笑。「老婢算得了什麼？」

秋雁突然道：「既然常護花能够闖進去，我們說不定也能够……」

姜大娘沒有作聲，秋雁牽住了姜大娘的衣袖，接又道：「大娘，你帮我這個忙好不好？」

姜大娘問道：「你眞的要下去？」

「大娘，我已經決定了，」秋雁露出堅毅的神態。「我是怎樣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

姜大娘終於點頭，秋雁輕呼一聲，道：「大娘，你眞好！」

「可是你得依老婢一個條件。」

「你說，只要我能够接受，我一定答應。」

姜大娘緩緩說道：「老婢也曾到過下面幾趟，知道的雖並不多，也不用瞎摸瞎撞，但若是眞的走不下去，不管老婢有什麼遭遇，你也不得再逗留，必須立即退出來。」

秋雁吃一驚。「那些機關眞的有那麼厲害？」

姜大娘苦笑。「這不是說廢話的時候．你若是不答應，老婢也只好拒絕你的要求。」

秋雁輕歎道：「我只是担心大娘的安全。」

姜大娘道：「這座莊院若是被龍飛攻陷，老婢也一樣難免一死，老婢事實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個妥善的辦法，解決這件事。」

秋雁垂下頭，姜大娘隨即移步上前，也不見怎樣動作，一塊地面便給她掀起來，露出了一條暗道，秋雁跟上去，探頭望一眼，輕呼道：「這可是不簡單啊？」

姜大娘輕叱道：「噤聲——」領先拾級走了下去。

秋雁亦步亦趨，越下去越驚奇，她在這座莊院已不是一天，却是到現在才知道這之下另有天地。

燈長明，居高臨下望去，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一片。

秋雁待要問，又給姜大娘示意不可作聲，二人走盡石級，來到那個平台，看到左右那兩道分寫着生死的拱門，秋雁再也忍不住伸手一指，輕呼道：「生死門？」

姜大娘道：「非生則死，別無選擇。」語聲亦是非常低沉。

「不錯——」這不是秋雁回答，聲音從「生」字那面石屏風之後傳出來，姜大娘面色一變，身形一動，擋在秋雁之前。

秋雁初生之犢，仍然忍不住探頭從姜大娘身旁往那邊望去。

三個人隨即從屏風後轉出，兩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左右伴着一個老婦人，那兩個女孩子神態呆木，有如白痴，眼瞳彷彿籠罩着一層乳白色的霧氣。

那個老婦人一身白衣，瘦削得就像一枝竹竿豎在那兒，臉龐更像是一個骷髏，那一臉的皺眉也就更加顯眼了。

他頭已半禿，疏落的白髮散落，看來更怪異，那雙手枯瘦得鳥爪也似，抓着一支長長的碧玉杖。

姜大娘一見這個老婦人，面色不由一變，倒退一步。

秋雁立即覺察，說道：「大娘，這是什麼人？」

姜大娘沒有回答，那個老婦人已笑起來，笑得就像是夜梟，難聽而恐怖。

秋雁急不及待自顧問：「嘿，你這個老婆子是什麼人，爲什麼會在我們的莊院內？」

老婦人沒有理會秋雁，玉杖一指姜大娘。「是伍鳳樓叫你下來的？」

姜大娘搖頭，秋雁立即道：「這是我的意思，怎樣了？」

老婦人玉杖一轉。「你姓伍？」

秋雁道：「伍鳳樓是我爹爹，你呢？

是誰叫你進來的？」

老婦人又笑了。「伍鳳樓沒有跟你說過我？」

姜大娘連忙接口道：「小姐，這位是谷主……」

「谷主？什麼谷主？」秋雁心頭突然一動。「幽靈谷主？」

姜大娘不敢作聲，老婦人笑道：「很好，你怎麼完全不害怕我？」

秋雁道：「我爹是這兒的主人，在這裏只有別人害怕我，那有我害怕別人？」

幽靈谷主笑得好像很開心。「好大膽的女娃子，知道我是什麼人，還能够這樣說話的你是第一個。」

秋雁冷笑道：「我就是看不出你有什麼可怕。」

幽靈谷主道：「當然你也看不出我有什麼可愛之處。」她的眼一直閉着，這時候終於張開來，赫然全都是眼白，却有如兩顆冰珠子，燈光下閃爍着冰冷的光芒，也充滿了邪惡的意味。

秋雁從來沒有見過一雙這樣的眼睛，冷不防嚇了一跳，幽靈谷主接道：「胆大的人通常都不够細心，我却有一個好辦法，替你們改變這個毛病。」

秋雁不覺追問：「什麼辦法？」

「目迷五色，沒有了眼珠子就不會那麼容易動心，心靜自然就會細心的了。」幽靈谷主說着，那枝玉杖有意無意指着秋雁的雙睛。

姜大娘的面色更難看，秋雁亦變了面色，幽靈谷主身形旋即不知怎的一動，已到了姜大娘身前，姜大娘很自然的伸手攔阻，幽靈谷主那枝玉杖同時伸出，一點一撥，姜大娘的身子便不由打了一個轉，幽靈谷主緊接欺進，左手一探，摸向秋雁的臉頰。

秋雁雙手正要沉下拔刀，那知道幽靈谷主的玉杖却正好斜裏將她的雙手架住，秋雁的反應也不慢，立即抬手去招架那摸向臉頰的手，幽靈谷主那條玉杖却已經一變，越過秋雁的雙手，將秋雁的雙手壓下去。

那刹那秋雁只覺得一股奇大的力道撞來，雙手非獨給壓下去，而且一陣痲痺的感覺。

幽靈谷主左手與之同時順頰而下，按遍了秋雁身上三十六處穴道。

姜大娘被玉杖迫退，沒有再上前，怔在一旁，她大概亦知道幽靈谷主若是要殺秋雁，絕不是她所能够阻擋。

幽靈谷主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收掌後退，刹那回到原來的位置。

秋雁一個身子搖搖欲墜，但却沒有倒下去，姜大娘上前扶住，輕聲問：「怎樣了？」

秋雁以手加額，還未回答，幽靈谷主已然道：「她只是有些昏眩，伍鳳樓是這兒的主人，我總不成在他的地方殺他的人，何況是他的女兒。」

姜大娘苦笑，秋雁這片刻顯然已舒適了一些，放下手，瞪着幽靈谷主，眼神却是驚訝多過憤怒，她一向自以為本領已練得差不多，現在才知道，在高手面前不堪一擊，雖然說，這完全是因為她沒有提防，但即使提防，也未必接得了多少招。

幽靈谷主碧玉杖已擱在肩頭上，一端却指着秋雁，笑接道：「資質不錯，是可造之材，可惜伍鳳樓一定不會答應你拜在我門下。」

「我爹爹就是有這個意思我也不會答應。」秋雁又回復本來那種態度。「大不了一死。」

幽靈谷主搖頭。「說得倒響亮，沒有嘗試過死的滋味的人總是這樣的。」

秋雁冷笑道：「死人難道還會有什麼感覺？」

幽靈谷主道：「當然有。」

「你知道什麼？」秋雁的語氣充滿譏誚。

幽靈谷主悠然道：「我只知道自己曾經死過了一次。」

秋雁一怔，冷笑問道：「死亡是什麼滋味？」

「一片黑暗，什麼也聽不到，看不見，只有過去的回憶，沒有將來。」幽靈谷主的語聲有如咒詛，神秘而妖異，一雙眼睛看來更邪惡。

秋雁又一怔，幽靈谷主接道：「她們也是死過了一次的人，你要更清楚，可以問她們。」

秋雁知道她說的是那兩個有如白痴的女孩子，也聽出她說的是變成瞎子那會子的經驗，心頭已一陣寒意，竟說不話來。

幽靈谷主隨即夜梟般幾聲冷笑。「憑你們這幾下子，下來能起得多大作用？」

秋雁聽得清楚，神態一變，倏的露出了喜色，目注姜大娘。

姜大娘看在眼內，微一頷首，她們都聽出幽靈谷主只是以為她們下來目的在逞勇要助伍鳳樓一臂之力，捕捉常護花。

幽靈谷主到底是瞎子，雖然聽覺敏銳，到底看不到秋雁姜大娘面上的表情，接揮手。「有我在這裏便成，你們還是回去睡覺，別在這裏碍手碍腳。」

秋雁冷笑道：「若是真的成，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將人抓起來？」

「那只是因為到現在我還沒有出手。」幽靈谷主露出不屑的表情。「我也想不到這麼多人也不管用。」

秋雁道：「只怕加上你也一樣……」

「你說什麼？」幽靈谷主碧玉杖一抖，已是七個變化，遙指秋雁的七處穴道。

秋雁看得很清楚，那若是向她攻來，她未必能够應付得了，可是她仍道：「我說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我這樣，只有那幾下子。」

幽靈谷主玉杖又一抖，再一次遙指秋雁的另七個穴道。「女娃子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秋雁道：「我是今夜才知道有你這個人。」

「你懷疑我的本領？」幽靈谷主陰笑問着。

秋雁道：「我只是知道常護花的本領很好，到現在仍然沒有給抓住。」

「女娃子——」幽靈谷主碧玉杖一長。「這些話你是說給我聽的？」

秋雁喃喃道：「眞不明白爹爹怎會將這麼重要的事交給一個瞎子……」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幽靈谷主那條碧玉杖已到了秋雁的咽喉，秋雁慌忙得將話

瞧回去，他方才好像自言自語，其實是故意說給幽靈谷主聽，話聲雖然放得很低，却知道以幽靈谷主耳朵的敏銳，一定會聽得很清楚。

幽靈谷主事實聽得很清楚，與玉杖一伸的同時面上的笑容亦消失。

她那枝碧玉杖只要稍前半寸便可以將秋雁的咽喉洞穿，可是她沒有這樣做，玉杖一伸一縮，身形接一展，秋雁驚魂未定，幽靈谷主又已到了她面前，鳥爪也似的左手旋抓落在她的脖子上。

那隻手的皮肉彷彿已枯縮，手背青筋畢露，皮膚已皺摺成無數條溝紋，却是那麼的靈活。

秋雁立時打了幾個寒戰，那隻手事實也沒有絲毫溫暖，而且森冷如寒冰。

「女娃子，你敢胆譏笑我是一個瞎子？」幽靈谷主的語聲更難聽。

姜大娘一張臉已發白，右手有意無意落在腰帶上，彷彿已隨時準備出手。

秋雁竟然還能够說出話來。「我只是不相信你瞎了眼睛也能够擊敗常護花。」

幽靈谷主冷冷的道：「你爹爹若不是伍鳳樓，就是這句話，我已經要你的命。」一頓手一縮。「隨我來——」

秋雁道：「去那兒？」

幽靈谷主道：「進去地下密室，跟着我不要離開。」

秋雁道：「那又怎樣了？」

幽靈谷主道：「我要你看看我將常護花抓起來，讓你以後再不敢輕視瞎子。」

「我就是要看看你如何抓得住常護花。」秋雁目光轉向姜大娘，眨了眨。

姜大娘的右手這才垂下來，經已捏了一把冷汗。

幽靈谷主隨即走向那道死門，却沒有轉過石屏風走進甬道去，碧玉杖一揚，點在旁邊石壁上，連點了七下。

那面石壁之上立時出現了另一個進口，幽靈谷主一聲不發，走了進去，兩個少女左右相隨，秋雁亦自舉步，姜大娘當然就寸步不離。

門後的另一條甬道，左右守着八個錦衣武士，看見秋雁，齊都露出詫異之色，其中一個不覺脫口一聲：「小姐！」

秋雁笑了笑。「你們眼中還有我這個小姐？」

那八個錦衣武士待說什麼，幽靈谷主已然一聲：「噤聲！」

她的語聲並不高，那八個武士却立即噤若寒蟬，對這個老婦人顯然甚恐懼。

秋雁看在眼內，又笑道：「看來我這個小姐還沒有你這個谷主威風。」

幽靈谷主冷笑道：「伍鳳樓也是一個人物，怎麼會養出一個廢物？」

秋雁一怔，忽怒叱道：「你說誰是廢物？」

「若不是廢物，那來這許多廢話？」

秋雁一張臉已惱得發紅，都沒有再說什麼，嘴唇抿得緊緊。

幽靈谷主也沒有繼續往前行，碧玉杖仍然左右移動，竟能够一直綫的走到甬道盡頭。

又一道暗門打開，門外正是大堂所在，十來個武士聚在那兒，七嘴八舌，看見出來的是幽靈谷主，齊齊閉上嘴巴，刹那沉靜下來。

冷冰如也就坐在那邊的椅子上，面寒如冰，看見幽靈谷主，忙亦站起來，迎上去。

「冷冰如——」幽靈谷主只聽脚步聲便已分辨得出來。

「谷主。」冷冰如目光轉落在秋雁面上，有些詫異，却沒有說什麼。

幽靈谷主輕「嗯」一聲，轉問道：「你借了我的那八個弟子那裏去了？」

冷冰如道：「一個為常護花所制，已經服毒自盡。」

「死得好。」幽靈谷主冷笑。「只是怎麼不來跟我說一聲？」

「已着人去過了，只是當時谷主正在打坐，所以不敢驚擾，而再為常護花在這兒一鬧，亂成了一堆，所以忘了再着人去一趟。」

幽靈谷主冷然點頭，問道：「死的是那一個？」

「是老大。」冷冰如接道：「其餘七個現在到處找尋常護花所在。」

幽靈谷主玉杖一轉。「這些人幹什麼，也是在搜查？」

「可是到現在仍然沒有什麼發現。」

幽靈谷主却道：「要是他們搜查，就不要痲煩我的人。」

「谷主——」冷冰如又再露出詫異之色。

「他們這些人到處亂跑，嘴裏說個不停，叫我的人如何搜查？」

冷冰如僾了臉，若不是幽靈谷主說到，他竟然還沒有考慮到這一個問題，幽靈谷主冷笑接道：「你一向自負聰明，怎麼連這點兒問題也沒有注意到？」

冷冰如無話可說，幽靈谷主轉問：「他們搜查了多久？」

「接近一個時辰了。」冷冰如苦笑一下。

「叫他們回來。」幽靈谷主玉杖往下一頓，神態更見陰森。

冷冰如的身子應聲拔起來，竄進了一塊承塵內，承塵內隨即響起了一陣怪異的竹哨聲，這種竹哨聲與指揮那些錦衣武士的完全不同，由冷冰如吹來更尖銳，遠遠的傳開去。

所有的目光不由全都集中在承塵上。

× × ×

常護花聽到了那種竹哨聲，當然聽不懂，也沒有理會，繼續翻閱那些卷宗。

他翻閱得很快，重要的盡量記下來，他越看越驚訝，天地會組織的龐大，實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這之前龍飛告訴他的已經不少，但現在看來，龍飛知道的還是有限。

一時間要記那許多東西實在不容易，幸而常護花腦袋特大，在承德行宮三個月的嚴格訓練中，也學會了迅速有效的記事方法。

竹哨聲持續，那些武士急速的脚步聲在外面響過不絕，都是向竹哨聲傳來的方向奔去。

與之同時，那六個瞎眼女人亦自承塵上急急的掠回，到竹哨聲停下的時候，周圍隱入了一片如死的寂靜中。

常護花終於將宗卷放下，也陷入沉思

中。

——竹哨到底是什麼意思？

× × ×

六個瞎眼女人先後在承塵躍下，冷冰如第一個躍下，數着只有六個躍下來，知道那一個已經出事。

幽靈谷主甚至躍下來的是那一個也聽得出來，隨即問：「四娘那裏去了？」

沒有人回答，那些武士這時候亦已跑到來，看見了幽靈谷主，全都縮在一旁不敢作聲。

這個人平日手段的毒辣可想得知。

幽靈谷主碧玉杖一轉，一連六杖突然抽在那六個瞎眼女人的身上，每一杖力道顯然都不輕，那六個女人不由都露出一種痛楚的神態，却沒有一個呼痛。

「沒用的東西。」幽靈谷主接罵。「四娘往那個方向你們難道都分辨不出？」

那六個女人龜縮着搖頭，冷冰如大着胆子道：「谷主，承塵上到處都一樣，難怪她們分辨不出。」

幽靈谷主冷笑。「那開始的時候往那個方向去總不成一些印象沒有。」

冷冰如道：「他們是由托歡那個房間上去的，若是屬下沒有記錯，四娘應該是往東面走去。」

幽靈谷主接又問道：「東面有什麼地方？」

冷冰如道：「有……」

他下面的話還沒有接上，幽靈谷主已經脫口道：「那還不是有一個密室用來藏放卷宗？」

「是啊。」冷冰如面色一變。「難道常護花竟然是去了那兒？」

幽靈谷主陰陰森森的笑了笑。「你難道不以爲那個地方一定會引起常護花的興趣？」

冷冰如雙眉一皺。「難道四娘撞上了，已遭了毒手？」

幽靈谷主道：「常護花總不成還會讓她高呼你們去那兒。」

「可是，那個地方重門深鎖，承塵又會都給釘上……」話說到一半，冷冰如突又住口。

幽靈谷主冷冷道：「你到底還不算太笨，龍飛一手訓練出來的人，有什麼鎖可以難得到，何況這個人還有一身那麼好的本領。」

冷冰如焦急道：「我們立即到那邊去找他。」

幽靈谷主微一側首，鼻哼一聲。「我只要你們全呆在這裏，一聲也不發，莫要擾亂了我們的心神。」

冷冰如好像要說什麼，嘴唇動了動，到底沒有說出來。

秋雁即時道：「我可要跟去。」

幽靈谷主碧玉杖一轉。「叫姓姜的伴着你，那兒有打鬥聲往那兒走來，不會令你失望的。」

秋雁點頭。「一言爲定。」

幽靈谷主冷笑，冷冰如看看她們，忍不住道：「谷主……」

幽靈谷主冷截道：「少廢話。」

冷冰如下面的話不由嚥回去，幽靈谷主又接道：「一會誰若是胡亂走動說話，擾亂了我的心神，莫怪我手下不留情，殺了！」

冷冰如一聳肩膀，那些武士自是噤若寒蟬。

幽靈谷主隨即拔起身子，竄進承塵內，那六個瞎眼女人亦一拔起來，秋雁看着他們都在承塵內消失，一把拉住了姜大娘的衣衫。「我們往那兒走？」

姜大娘看看冷冰如，舉步走前，秋雁亦步亦趨，連看也懶看冷冰如一眼。

冷冰如目送她們走遠，冷笑着回到原來座位坐下，一個心腹跟了過來，看似要問什麼，却被冷冰如揮手止住。「她們要送死，由得她們。」語中冷酷。

那個心腹不敢再說什麼，一旁退下，冷冰如雙脚住旁邊几子上一放，竟然索性將眼睛閉起來。

衆武士看見亦紛紛坐下，一聲不發，整座地下密室陷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寂靜中。

× × ×

常護花感到了那種寂靜，連隨生出了一種危險的感覺，不覺放下手中卷宗。

他稍作考慮，倒退到那塊弄開了的承塵下，凝神傾聽了一會，並無發現，身子立即拔起，一隻大壁虎也似掛在承塵下，然後將那塊已弄開的承塵推高了一些，探頭四顧無人，才竄出去，竄進了不遠處的一條柱子後。

那種寂靜繼續下去，好一會，常護花才看見七個人迅速向這邊移來，稍近發現是那些女人，常護花忙將呼吸閉上。

走在最前的正是幽靈谷主，身形不偏不倚，在藏放卷宗的那個密室上停下，那六個女人緊接掠至，到幽靈谷主碧玉杖一沉，敲在承塵上，六個女人手中的長棒亦紛紛展開，挑向那些承塵。

常護花弄開的那塊承塵終於給挑起來，「砰」地摔落在一旁，六個女人的動作立即停下，幽靈谷主接一聲冷笑。「果然在這裏！」

六個女人立即散開，幽靈谷主又仰聽一會，碧玉杖陡然一轉，看似要往承塵抽下，身形倏的一展，射向常護花藏身那邊，碧玉杖暴長，奪地插進柱子裏，竟然穿柱而過，幸好常護花身形一仰，及時倒翻了出去。

碧玉杖一穿一縮，立即撤回，別的不說，就是這一杖，已然可以看出幽靈谷主的內功深厚到什麼地步。

她也沒有立即追擊，那六個瞎眼女人身形隨即展開，將常護花包圍起來。

常護花從容站起身子，道：「好靈的耳朵。」

幽靈谷主冷冷道：「你雖然閉住呼吸，却不能令心不跳。」

常護花歎了一口氣。「了不起，竟然連我的心跳聲也聽得出來。」

這是由衷之言，連他在內，在場一共有八個人，心跳聲有多大，幽靈谷主竟能够聽得出還有第八個人的心跳聲，實在不簡單。

幽靈谷主杖指常護花，冷笑道：「常護花。」

「正是——」常護花反問：「未知老前輩又是那一位。」

「我來自幽靈谷。」

「幽靈谷主？」常護花脫口一聲，手按在劍柄上。

幽靈谷主接道：「你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常護花道：「谷主的大名晚輩早已如雷貫耳。」

「是惡名？」幽靈谷在又一聲冷笑：「你不必對我這樣客氣，就是你怎樣口乖，我還是非殺你不可。」

常護花竟然還笑得出來。「我本該跑遠一點兒。」

幽靈谷主道：「現在才說這句話，不覺得太遲？」

常護花道：「看來谷主不甚喜歡廢話，做事爽快……」

「殺人也是的，」幽靈谷主碧玉杖一探，遙指常護花胸膛三處穴道。

常護花不覺心頭一凜，那三個穴道，幽靈谷主碧玉杖所指分毫不差，一個瞎子認穴竟能够如此準確，實在是不可思議。

幽靈谷主接道：「難道還要我先動手麼？」

常護花悠然道：「幽靈谷武功獨樹一幟，今天有機會領教，這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語聲一落，他的身子緩緩蹲下，雙手各伸出一指，按在承塵上，身子隨即緩緩翻起來。

幽靈谷主彷彿並無所覺，碧玉杖一抬，道：「來。」

常護花應聲以指代足，一旁移開，這之前在佛堂內他正就是以這種方法將那些瞎眼女人弄一個手忙脚亂。

幽靈谷主等了一會，仍然沒有常護花的反應，冷笑道：「你還等什麼？」

常護花移動得很慢，那六個瞎眼女人一無所覺，手中長棒仍然是指着他方才站立的方位，心中暗笑，繼續移動，也就在這時候，幽靈谷主倏的一聲冷笑：「你小子又在玩什麼鬼把戲？」

常護花不應，緩緩從兩個瞎眼女人的長棒當中指行經過。

那兩個女人毫無表示，可是幽靈谷主又一聲冷笑，身形暴長，碧玉杖伸出，直取常護花，一招三式，竟然就只刺向方才所指的那三個穴道。

常護花好像意料之中，一倒一滾，長劍出鞘，再接幽靈谷主七杖急刺。

那兩個瞎女人這才揮棒攻來，都是攻向常護花，其餘四個也向這邊掠來了。

常護花棒下閃過，再接幽靈谷主三杖，一矮一閃竄進了一條柱子之後。

兩條長棒緊接刺到，都刺在柱子，幽靈谷主碧玉杖又穿柱而過，常護花經已滾身避開，左手五指按地，劍豎蜻蜓，接將呼吸閉上。

那兩個瞎眼女人從柱子左右轉了過來，面上又是茫然之色，幽靈谷主却是人到杖到，直取常護花要害。

常護花不等杖到，身形已經倒下滾開，一落即起，手脚並用，飛快往前掠去。

幽靈谷主緊追不捨，那六個瞎眼女人在幽靈谷主身後，逐漸被遠遠拋離。

常護花竄前數十丈，已到了盡頭，身形落下，隨即以指按着承塵，沿着牆壁移開。

幽靈谷主在兩丈之前停下，杖指常護花，冷笑道：「看你還能躲到那裏去？」

聽她這句話，竟似已知道常護花走到了絕境。

據說瞎眼的人聽覺特別敏銳，有些甚至有如蝙蝠一樣，連極細微的聲響也聽得到，分辨得出來，却也只是有如而已，並不能像真的蝙蝠那樣，連前面有什麼障碍也感應得到。幽靈谷主竟然有這種本領。

常護花聽到這句話，却笑了，笑得好像很開心，只有笑容，並沒有笑聲，身子接一翻，正立在牆壁之前。

「你在笑什麼？」幽靈谷主竟然再說出這句話。看來她比蝙蝠還要厲害，竟然感覺到常護花面容的變化。

常護花笑應：「你就是不說這句話，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假瞎子。」

幽靈谷主面色一變，常護花笑道：「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就是要證明這件事？」

幽靈谷主瞪着常護花，冷笑道：「好狡猾的小子。」

常護花道：「未及你老人家萬一，別人若是將你當做一個真正的瞎子，以爲你看不見，對你作出諸般不敬的動作表情，那可就糟糕了。」

幽靈谷主只是冷笑，常護花應道：「以我看只怕已不少人因此倒了大霉。」

「不錯——」幽靈谷主碧玉杖一抖：「你既然知道了我是一個假瞎子，還不束手就擒。」

常護花看着幽靈谷主那雙乳白色，寒光閃爍的眼睛，道：「你雖然不是一個真瞎子，但眼睛絕無疑問，一定有毛病。」

幽靈谷主冷笑道：「你不是要說，連眼睛正常的人你也不怕，又怎會害怕你這個眼睛有毛病的假瞎子？」

常護花道：「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幽靈谷主搖頭：「小子果然胆大包天，我若讓你死得太舒服，那也未免太對不起自己了。」碧玉杖一探，刺向常護花。

這一杖看似平淡無奇，常護花反而面色驟變，雙脚一沉，「嘩啦」一聲，震碎脚踏承塵，沉了下去，幾乎同時，他方才背着的牆壁上，一丈横過，竟然出現了數十個圓洞，白堊紛飛。

在幽靈谷出杖那刹那，在常護花的眼中，玉杖一片迷濛，本來看得清清楚楚，中指粗細的杖頭刹那消失，他完全分辨不出，那條碧玉杖到底要從何處襲來，却感到了一陣極强的氣流襲至，幾乎要爲之窒息。

承德行宮三個月的嚴格訓練，非獨令他懂得隨機應變，而且更能够當機立斷，心念一動，內力便已從他的脚下透出來。

承塵不是一條走廊，常護花着地滾身，一竄三丈，幾乎同時，承塵上又裂開了一個洞，幽靈谷主從中落下。

常護花不待轉身，左手已反揮，三道寒光急射幽靈谷主，身形一側肩一撞，接撞去旁邊扇門，闖了進去。

幽靈谷主半空杖一揮，將射來暗器震回，反射常護花後背，常護花却已反手將門掩上。暗器「奪奪奪」地射在門上，幽靈谷主身形接掠至，挾着一股勁風將門撞開。那看來非常堅實的門戶給她一撞，竟然像紙紮的片片破裂。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由於荀大夫失踪，使四海鏢局裏衆豪俠都爲之憂慮，他們一致認爲荀大夫很可能被黑劍門中人擄去，於是高空雁義不容辭的要外出偵查，企圖及時救出荀大夫。高空雁此擧，却引起斬情女、林成方、王榮等三人的共鳴，均自告奮勇願與高空雁同行。一行四人走到城外一處荒郊，抓到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嚴訊之下，果然供認是黑劍門派出的綫人，同時也承認荀大夫被擄在黑劍門中。這個綫人在高空雁的威迫之下，只得帶了他們去見黑劍門的高層負責人，到達一處茅舍內，見到九個黑衣蒙面人，雙方一經接觸，一言不合，立即打起上來……

將要脫牢籠　又墮陷阱中

居中的黑衣人好像很具權威，一聲呼喝，八個黑衣人立時向一側退去。

他冷冷說道：「年輕人，交代你朋友幾句，不許他們助拳。」

高空雁道：「你這些屬下，要不要交代一聲？」

居中人點點頭，提高了聲音，道：「你們都給我聽着，我和這位朋友動手之時，任何人都不得出手相助，違者重責不貸。」

高空雁點點頭，道：「易姑娘，林兄，你們都聽到了，這是江湖上的規矩，諸位也不要爲我助拳。」

林成方道：「江湖上既有明訂戒規，咱們自是應該遵守。」

高空雁點點頭，望着那居中人，道：「你可以出手了吧。」

居中人道：「這倒不用客氣，誰出手都是一樣。」

高空雁道：「要不要亮兵刃？」

居中人道：「聽你口氣，對老夫這一戰，似乎是極爲迫切。」

高空雁道：「閣下既然可以交換出荀大夫，自非找上你不可了。」

右手一探，拍出一掌。

兩個人立刻接上了手。

但見掌來掌去，打得十分激烈。

斬情女、林成方、王榮，退集一處，凝神觀戰。

但見雙方打鬥得快速絕倫，已然無法分出敵我。

只見兩條人影在轉動。

斬情女低聲道：「林兄，你看，他們的勝負之數如何？」

林成方低聲說道：「在下看得很仔細，高空雁似乎已掌握勝機。」

斬情女道：「敵人衆多，他既已掌握先機，何不一鼓而下，先把他制服，再設法應付這些敵人呢？」

林成方道：「我想高公子必有他的打算，咱們想法子集中一處，先求自保，不勞他分心才是。」

斬情女點點頭，一面招呼王榮，三個人集中於一處。

林成方一劍領先，稍爲向前突出了一步，

斬情女和王榮，自然成了兩翼的陣勢。

三個人，正好守在大廳門口的地方。

這時，高空雁和那人的惡鬥，已經由快而慢。

雙方的一招一式，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了變化。

觀戰之人都是江湖一流高手，一看雙方搏殺的情形，就知道雙方在比試內勁，招數看上去慢一些，但却含蘊極爲極大的內力，任何人只要稍一疏漏，對方含蘊的內勁，就會乘虛而入。

高空雁仍然是長衫飄飄，只是臉色嚴肅一些。

和他動手的人，雖然戴着帽子，看不出他的臉上神情。

但斬情女具有豐富的江湖經驗，精密入微的觀察，却瞧出了那蒙面人已陷入一種苦戰之中。

他頭上戴的棉綫的帽子，已被泣汗水所濕透。

看情形，高空雁已經掌握了克敵之機，但却不知何故，他竟不肯一下子制服對方。

雙方又打了二十餘招，那黑衣人突然停下了手，道：「住手。」

這時，高空雁的右手，已逼近了對方的前胸之上。

只要他向前一送，立時可取對方性命，但他却停了手。

重重的喘息了一陣，那黑衣人才緩緩說道：「好像是老夫失敗了！」

高空雁道：「其實，閣下仍有再戰的能力呀。」

黑衣人道：「不……老夫已自覺拳脚難以運用，甘心認敗了。」

高空雁道：「原來如此。」

黑衣人道：「咱們好像賭了一些什麼？」

高空雁道：「對，我要荀大夫的人。」

黑衣人兩隻露在外面的眼睛，左右望了一眼，道：「老夫已經敗了，你們那一位還想試試，不妨開口。」

另兩個黑衣人應聲而出，道：「余老大，咱們願意試試？」

余老大一皺眉頭，道：「你們兩個？」

左首黑衣人道：「對，他們只有四個人，咱們的人手多一些，用不着和他們一對一。」

右首黑衣人道：「余老大，你並非其敵，咱們如是一個個的出手，恐怕也非他之敵。」

高空雁道：「我明白，諸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你們心中不服氣的一起上吧。」

左首黑衣人冷冷說道：「好大的口氣。」

身子一側，當先攻上。

這些人全身都籠罩在黑衣黑帽之下，看上去不但詭秘，而且有一種莫可言喩的陰森。

這些黑衣人的武功，實在都不錯，每一個人都可以列入高手。

兩個黑衣人聯手合攻，威勢更是强大。

但見兩人拳脚配合，攻勢有如波浪起伏，重重叠叠的湧了上來。

高空雁一面封架兩人的攻勢，一面高聲說道：「你們聽着，在下本無殺人之心，但如果你們這樣苦苦相逼，那就怪不得在下手下毒辣了。」

喝聲中，身子突然一個快速的轉身。

那是像閃電一般的快速轉動。

連站在一側觀戰的人，都沒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

但雙方的戰鬥，却陡然問結束了，兩個黑衣人，忽然間倒了下去。

他們身上不見血跡，也沒有發出一點的聲息。

兩個頂尖的武林高手，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掉。

余老大雙目中流露出震駭的神色。

高空雁雙目中流露出濃重的殺機，道：「還有那一位心中不服的可以上來。」

瞧不出同伴如何一個死法，却叫人有着心膽俱裂的感覺。

一時間，竟無人再敢接口。

余老大吁一口氣，道：「現在你勝了，不是勝了老夫一個，而是我們所有在塲的人。」

高空雁道：「好！只要你們交出荀大夫，我們立刻退走。」

余老大道：「這個，只怕老夫無法立刻交給你？」

高空雁冷冷說道：「交不出荀大夫，咱們之間的任何協議，都變成沒有效用了。」

話已點題，說明了如若無法交出狗肉郎中，他可能會展開一塲不受束縛的屠殺。

如若高空雁在未殺死那兩個黑衣人之前，這句話他不會給余老大和那些黑衣人太大的震驚。

但此刻，這兩句話，却對那些黑衣人有着很大的威脅。

他們都是有着一身很特殊武功、成就的人，他們很自負自己的身手和成就。

但血淋淋的事實，却使他們有了很大的畏懼之心。

余老大回顧了一眼，道：「你們聽着，我們現在有兩條路可行，一個是咱們合手一戰，和這位高公子一決生死，一個是咱們想法子交出狗肉郎中。」

一個黑衣人輕輕吁一口氣，緩緩的說道：「余頭兒，這件事，我看還是你作個主意。」

余老大道：「我看，咱們還是應該遵守江湖道義，老夫的意思是，咱們是應該把人交出來的。」

另一個黑衣人道：「對，我們很贊成頭兒的意見。」

余老大目光轉到了高空雁的身上，道：「老夫既然敗在了你的手中，決定遵守約定，交出狗肉郎中這個人。」

高空雁道：「好，諸位要如何交給我。」

余老大道：「目前我們去給你找。」

高空雁道：「哦！」

余老大道：「不過，我們需要時間。」

高空雁道：「要多少時間？」

余老大道：「我想三天如何？」

高空雁道：「三天！一定能交出來麼？」

余老大道：「三天之後，閣下再來此地，我交給你狗肉郎中。」

高空雁道：「不行！」

余老大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高空雁道：「我不放心你們，如若你們騙了我，那該如何？」

余老大道：「老夫既然決定了這件事，那就一定辦到。」

高空雁搖搖頭，道：「你叫余老大？」

余老大接道：「不錯，他們一向這樣稱呼老夫。」

高空雁道：「世上姓余的人很多，余老大，究竟是誰呢？你們都蒙着臉，連形貌咱們也未瞧過，我如何能够相信？」

余老大道：「那你要如何才肯相信？」

高空雁道：「兩個辦法，第一，你帶我們去見荀大夫……」

余老大接道：「這個，只怕不太方便。」

高空雁道：「那就設法子把他帶來此地，但你們要留下人質。」

余老大和幾個蒙面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道：「你要留下人質？」

高空雁道：「對，你余老大去帶人，用荀大夫來換你這六個屬下。」

余老大道：「你……這作法太過份了。」

高空雁冷笑一聲，道：「並不過份，我等十二個時辰，如若你還無法帶人來，我就只好殺了他們六個人。」

余老大怔了一怔，道：「殺了他們？」

高空雁道：「不錯，殺了他們之後，我就要大開殺戒，開始追殺黑劍門中人，直到你們把我殺了爲止。」

他長得瀟灑、英俊，是屬於那種叫女人動心的男人。

但說這句話時，却是滿臉浮動着殺機。

余老大歎息一聲，道：「年輕人，老夫走了幾十年江湖，不會叫人唬住的。」

高空雁道：「我本來也不是唬你們的，我說是很眞實。」

只聽一個蒙面人喝道：「余老大，咱們拚了，這個毛頭小伙子……」

高空雁突然回身一揚手，那大喝小叫的蒙面人忽然住口，一頭栽了下去。

沒有人看清楚，他用什麼方法取了那蒙面人的性命。

高空雁輕輕吁一口氣，道：「余老大，我不想討價還價，他們不肯答應，就叫他們出手試試吧。」

這一招，鎭住了全場。

不但余老大等一批蒙面人爲之心悸不已，就是斬情女也看得心頭震動。

王榮低聲說道：「林兄，剛才那一手是甚麼招法？」

林成方搖搖頭，道：「瞧不出來。」

這時，室外突然傳進來一片嗡嗡之聲。

余老大臉色一變，叱道：「什麼人放了毒蜂？」

高空雁道：「毒蜂！什麼毒蜂？」

林成方道：「那外面用黑布罩着的都是毒蜂麼？」

余老大道：「是，那外面用黑布罩着的都是毒蜂。」

高空雁道：「這些毒蜂，都會傷人麼？」

余老大道：「這些毒蜂不是平常的毒蜂，而是產自苗疆的異種毒蜂，如是被牠螫中了一下，那就很可能會造成悲劇。」

高空雁道：「什麼悲劇？」

余老大道：「死！那異種奇蜂，毒性十分强烈，中人必死。」

高空雁道：「哼！原來你們這裏早已準備了奇蜂來對付我們了。」

余老大道：「那毒蜂出籠，又不識人，會螫你，也會螫我們。」

高空雁道：「照你這麼說來，你們安排這些毒蜂，豈不是連自己也坑進去了。」

余老大冷哼一聲，高聲說道：「甚麼人放了毒蜂？」

只聽院中傳來了一聲冷笑，道：「我。」

余老大道：「你是誰？」

院中人道：「江飛。」

余老大道：「咱們福壽堂中人還未離開，你怎麼放了毒蜂，難道準備連我們也全坑進去麼？」

江飛道：「在下是奉命行事，諸位既然無能制服來人，就要放毒蜂對付他們了。」

余老大道：「江飛，你小子如坑了咱們福壽堂中人也決不會饒過你。」

江飛道：「饒不過那又怎麼樣？七箱毒蜂，不下數千隻之多，我不相信你們還能生離此地。」

余老大氣得全身抖動，但他的語氣却十分平靜，道：「江飛，這些毒蜂未必就能傷了我們，但你小子這種陰損的作法，却是逼我們和敵手妥協。」

江飛道：「我聽得很清楚，就算不放毒蜂，你們也一樣要與敵人妥協。」

這時，嗡嗡之聲更加强烈。

余老大高聲說道：「快些，閉上所有的門窗。」

幾個蒙面人大約知道厲害了，先後動手關上了門窗。

余老大刷的一聲，扯下了身上的黑袍、頭套，道：「咱們替黑劍門賣了幾十年命，竟然會落了這樣的一個下場。」

幾個蒙面人也卽紛紛撕下了黑袍、頭套。

這時，林成方等才算看清楚了對方整個人的面貌。

余老大留着花白長髯，看上去已有六十左右的年紀。

另外五個黑衣人，大約都在五十左右。

脫了黑袍，取下黑帽，都露出了一身黑色的勁裝。

余老大佩帶着一對長約兩尺、寬大薄刄的雙刀，和十二口柳葉飛刀。

另外五個黑衣人也都佩着寬面薄刄刀。

不同的是，這五個黑衣人每人只有一把。

這些黑衣人原對高空雁懷有很深的恨意，但因室外之人忽然放了院中的毒蜂，而抵銷了對高空雁的仇視。

林成方、王榮等還不知道毒蜂的厲害，內心之中還沒有什麼，但余老大和四五個黑衣人却是憤怒無比。

但見他們到處奔跑，凡是有空隙的地方，全都設法堵了起來。

斬情女皺皺眉頭，低聲道：「余老大，你們對這毒蜂似乎是很害怕？」

余老大歎息一聲道：「本來就很可怕，不論是身懷何等武功的人物，只要被毒蜂螫中一下，也無法承受這種强烈的毒性。」

斬情女道：「余老大，諸位對毒蜂瞭解得如此之深，也應該知道對付毒蜂的辦法。」

余老大道：「沒有辦法，一個是讓牠接近你，傷害到你，一個是由那位役使毒蜂的人把毒蜂招回去。」

斬情女道：「除了這兩個辦法之外，再無他途可循了麼？」

余老大道：「沒有。」

斬情女道：「我有些不明白，這些毒蜂難道就沒有尅制之法？」

余老大道：「毒蜂不認人，牠們螫你們，也螫我們，如若我們有尅制之法，怎會不告訴諸位？」

室外又傳入江飛的聲音，道：「余老大，你們聽着，一刻工夫之後，我們就下令毒蜂攻入室中了，自救之法，只有一個辦法。」

余老大道：「甚麼辦法？」

江飛道：「你們有九個人，對方只不過四個無名小卒，你們怎麼不放手一拚呢？」

余老大道：「江飛，你這是威脅老夫？」

江飛道：「在下不是威脅，而是說得很認眞。」

余老大冷冷說道：「哼！江飛，別說這些毒蜂未必能傷害了我們，就算眞能傷了我們，日後也有你的好日子過。」

江飛一笑道：「余老大，你們福壽堂中人，一向自大，那裏會把我們這等人放在心上，老實說，在下如若沒有奉有令諭，也不會自找痲煩來對付你們福壽堂中的人。」

余老大道：「你們奉什麼人的令諭？」

江飛哈哈一笑道：「這一點，恕不奉告，反正是可以管你們福壽堂的。」

高空雁突然舉步而行，伸手就要拉門，但却被斬情女一把給抓住了。

高空雁冷冷說道：「姑娘，放開我，我就不相信，那一羣毒蜂眞的能傷了我。」

斬情女低聲勸道：「人家比我們更瞭解這裏的形勢，此時此地，咱們只有聽余老大的處置。」

這時，羣蜂已然飛繞室外，嗡嗡之聲，十分强大。透過窗門，可見蜂羣的密集。

余老大搖頭嘆息一聲，道：「看樣子，咱們無法不和這些蜂羣對抗了，諸位也請準備一下吧！」

林成方道：「還要準備什麼？」

余老大道：「這等奇種毒蜂，悍不畏死，除了聽從奴役牠的主人之外，只怕火，請諸位把我們這些黑袍撕成布條，整作一束，至少比兵刃對付牠們實用一些。」

幸好，幾個人脫下的黑袍很多，便各自動手，撕成了一束布條，以作爲對付毒蜂之用。

高空雁作了兩束，余老大也作了兩束。

幾人決心對抗毒蜂了，反而沉着了下來。倒是門外的的江飛反而有些沉不住氣了，高聲說道：「余老大，你們在作甚麼？」

余老大道：「想法子對付你的毒蜂。」

江飛道：「余老大，難道你要背叛黑劍門麼？」

余老大道：「咱們並無背叛之心，這是你們逼的。」

江飛道：「言重了，言重了，余老大，我不過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小卒，你老最好不要記恨到我的頭上。」

余老大道：「江飛，你小子如若自知身份不够，那就換個人來和老夫談談。」

江飛道：「余老大眞不愧是老江湖了，沒有瞧，就知道我身邊還有身份更高的人，不過除了他老人家願意自己開口之外，我可不敢輕易的請他說話呢。」

余老大道：「那個人是誰？是聾了還是啞了？」

江飛道：「他老人家不聾不啞，就是不和你說話。」

江飛語聲一頓，高聲接道：「你們聽着，一刻工夫之後，我就要毒蜂攻向室內，你們必須在一刻工夫之內，打開門窗，要我們看到你們和對方的火併，如若眞是不敵，我就想法子幫助你們，但如你們不全力施爲，那就別怪我們一齊處死了。」

余老大全身發抖，道：「江飛，你小子給我聽着，老夫今日只要能走離此地，决不會放過你這小子。」

江飛道：「余老大，說狠話沒有用，你們福壽堂的長老，那一個都是對本門有着很多貢獻的人，我們怎敢開罪？但背叛大罪，本門決不容忍，余老大不用只管發狠，現在是表現你對本門忠貞的時候了。」

余老大還要發作，斬情女却低聲說道：「余老大，省點氣力吧，他們是王八吃秤錘，鐵了心啦　不要大呼小叫了，還是快商量對付毒蜂的辦法吧。」

余老大道：「咱們要如何對付毒蜂這件事，老夫實也想不出高明的辦法，這只能憑仗各人的機智、武功應付了。」

言下之意，對那毒蜂流露出無限的畏懼。

斬情女道：「至少，咱們應該佈成一個拒敵的陣勢，使對付毒蜂的力量集中。」

余老大道：「那就請姑娘安排一下吧。」

斬情女道：「好，當仁不讓，小妹可以提出一個辦法，如是不行，咱們再修改。」

當下排出一個陣法來。

陣法有兩種變化，先在門窗口處，擊斃一些毒蜂，如若毒蜂衝入室中過多，那就想法利用一面牆壁，分三面拒擋毒蜂。

最重要的是，雙方人手交錯，誰也不能暗算對方。

這佈置，使雙方都很滿意。其實，余老大等六人，幾乎已經正式背叛了黑劍門。

形勢變化，歷歷在目，決不像是在裝作。

至少，他們對毒蜂表現畏懼，比斬情女等一班人還要深刻。

忽然間，一股破空的勁風，飛了過來。

蓬然一聲，擊在一扇窗子上。

那是一塊巨大而堅硬的石頭。

巨石把窗子擊了一個大洞，直飛入室內。

緊接着，是一片嗡嗡之聲，一羣黑肚子巨蜂，穿洞而入。

這扇窗子，是分給余老大和斬情女守護。

余老大首先發動，右手的布帶飛出。

他力道拿捏的很好，布帶出手是一束，中途忽然分散。那些分散的布帶子上，根根都貫注了內勁，有如鐵條一般，立刻有數十百隻巨蜂被其擊斃。

斬情女緊隨出手，布帶飛舞，又有數十隻巨蜂死亡。

但仍有數十隻巨蜂衝入了室中。

第二批援手是林成方和另一個老者，兩人是雙手各執着一束布帶。

揮動飛舞，堵截鑽入的巨蜂。

勁風呼嘯，數十隻漏網巨蜂也被擊斃。

余老大揮動手中的布帶，封住了那窗上的破洞。因爲，正有很多的巨蜂不斷湧入。

斬情女再加上兩個老者的布帶的飛旋，完全把那個洞口封死了，數尺之內，布帶組了成一個封鎖嚴密的帶網。

不過片刻工夫，被擊斃的巨蜂，已不下四五百隻之多。但這些巨蜂却都是悍不畏死，前仆後繼，直撲而來。

經過這一陣撲擊，巨蜂竟無一隻能飛入室中。大約江飛也瞧出了情勢不對，高聲叫道：「好，你們眞的背叛了黑劍門。」

喝聲中，又是兩塊巨石飛來，一塊擊向另一個窗子，另一塊擊向大門。

但聞蓬蓬兩聲，木門和另一扇窗子又都被擊破了一個大洞。

一個威嚴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搗破牆壁，驅羣蜂湧入。」

余老大一聽那聲音，臉色立刻大變，道：「邵文，邵日立，你們聽到沒有？老毒物也在這裏，無怪江飛那小子有恃無恐了。」

邵文是另外一個黑衣人，只聽他輕輕吁了一口氣，道：「不錯，正是老毒物。」

余老大道：「哼！門主派出了這老毒物，那是誠心要我們的命！」

邵文道：「不錯，看來，門主對我們早就不放心了。」

余老大道：「什麼！門主對咱們早就不放心了？」

邵文道：「好像如此。」

這時，四面的牆壁，都響起了蓬蓬大震之聲。

兩廳牆壁有了裂口。

凡是有洞的地方，都有毒蜂飛了進來。

幸好，他們已然用熟了手中的布帶，布條飛舞，一擊之下，就有很多的大毒蜂死去。

毒蜂雖然是蜂湧而入，但十之八九，都被擊斃在入口之處。有一部份漏網之魚，也被負責援手的人所擊斃。

被擊斃的毒蜂，已過千隻以上。

室中的人，還沒有一個受到蜂螫。

忽然間，向室中湧入的毒蜂停了下來。

余老大低聲道：「八箱毒蜂，有五千餘隻，決不止此數。」

邵文道：「是不是老毒物要變個什麼花樣出來？」

余老大道：「唉！這傢伙全身是毒，咱們總要小心一些才好。」

斬情女道：「老毒物是什麼人？」

余老大道：「老毒物就是毒魔郝奇。」

王榮道：「毒魔也是黑劍門中人？」

余老大道：「對。」

斬情女道：「唉！聽說他一向心性高傲，怎麼加入了黑劍門？」

余老大道：「黑劍門中的事物太多，就算現在說個兩天，也未必說得完，以後我會慢慢告訴你們。」

只聽一個冷厲的聲音，道：「余化龍，你要徹底出賣黑劍門，是麼？」

這聲音冷漠中，自有一股威嚴，聽得余化龍和邵文等人都心頭一震。

余化龍道：「來的可是雲副堂主麼？」

那人冷冷應道：「你眼中還有我這個雲副堂主？」

余化龍道：「副堂主言重了，余某奉命率領幾位兄弟到此助拳，想不到……」

雲副堂主冷冷接道：「要你們到此助拳，並沒有要你們到此降敵。」

余化龍道：「副堂主，在下帶了八個人來，戰死了三個，連兄弟算上，目下還有六個活人。」

雲副堂主道：「哦！」

余化龍道：「咱們和敵人合作，是被江飛那小子逼的。」

雲副堂主道：「江飛？」

余化龍道：「是，江飛放出毒蜂，要把福壽堂中人一齊處死，形勢逼人，咱們不得不和對方合作，這完全是爲了保命。」

雲副堂主道：「江飛，有這回事麼？」

江飛道：「回副堂主的話，他們和敵人聯手一起，在下沒有法子，只好放出毒蜂了。」

雲副堂主點頭道：「余化龍，你們眞是爲形勢所迫？」

余化龍道：「千眞萬確。」

雲副堂主道：「好，你們如是眞的被形勢所迫，那現在可以想法子表現一下了。」

余化龍道：「副堂主要在下如何一個表現法？」

雲副堂主道：「我已經要他們停止施放毒蜂，你可以大開門戶了。」

果然，各處門窗之中，已然不見再有毒蜂湧入。

高空雁回顧余化龍一眼，道：「閣下怎麼打算？」

余化龍道：「老夫覺得現在可以打開門戶，要他們進來了。」

高空雁道：「打開門戶？」

余化龍道：「放他們進來。」

高空雁道：「那時候，你們可以聯手對付我們了。」

余化龍道：「老夫覺得對付人，比對付毒蜂更容易得多。」

斬情女道：「好，那就打開門戶，余老大，剛才情形變化，你心中已經有數了，應該如何自處，似乎是用不着我們再多口了。」

余化龍道：「老夫自有分寸。」

斬情女打開了木門，凝目望去，只見院落中站當一個身穿生絲長袍的老人。

那老人大約有五十多歲，背上揹着一柄長劍，生絲長袍隨風拂動，看上去，確然有一些仙風道骨的樣子。

他身後，一排站立着四個人。

身後左首一人，長髮披肩，面色冷厲，皮膚黝黑，但却天生一張大咀巴。仔細看去，這個人的臉，完全像一隻狼，一個狼臉人。

第二個人，白髮、白髯、面色紅潤，但却生就一副五短身材，和白髮紅顏，很不相配。

另外兩個人，却是年輕童子。身佩長劍，面色也是一片冷肅。

那身着生絲長袍的老者，打量了余化龍兩眼，道：「余化龍，現在你可以表現一下你對本門的忠貞了。」

余化龍道：「副堂主要在下如何表現？」

雲副堂主先一掠高空雁等一眼，道：「只有這四個人麼？」

余化龍道：「對，只有這四個人。」

雲副堂主道：「好，那你們就把他們殺了吧。」

余化龍道：「如果能够殺得了，咱們也不會等到現在了。」

雲副堂主冷冷說道：「剛才你們是不是合作共拒毒蜂？」

余化龍道：「毒蜂既然不認人，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雲副堂主道：「好，人在面臨生死之時，難免會通權達變，但你們現在可以和他們動手一戰了，有我雲飛在此，想來，他們不會再行施放毒蜂。」

余化龍道：「副堂主，你看到沒有，咱們的人躺下了三個。」

雲飛道：「我看到了。」

余化龍道：「這些人都不是死在毒蜂之下的。」

雲飛道：「莫非是死在對方的手中？」

余化龍道：「不錯。」

雲飛道：「甚麼人殺了他們？」

高空雁道：「我。」

雲飛雙目凝注在高空雁的臉色，打量了一眼，道：「你叫甚麼名字？」

高空雁道：「在下叫甚麼名字，似乎是不關重要。」

雲飛冷笑一聲，道：「余化龍，你們就是怕這個人麼？」

高空雁道：「不是怕，而是我殺了他們幾個人，活着的感覺到和我再打下去也是一樣的結果，所以他們不願意再打了。」

雲飛道：「你年紀不大，但看上去却好像是有經驗得很。」

高空雁道：「我對自己武功上的造詣、修爲，很有信心，所以說不上什麼經驗。」

雲飛道：「好，你是否也準備和老夫動手一戰？」

高空雁道：「我是來者不拒，閣下在此地的身份好像是最高的，我們放手一戰，倒可以省了不少別的麻煩。」

雲飛道：「年輕人，看來，你實在有些狂妄。」

高空雁道：「你叫雲飛？」

雲飛一怔，道：「數十年來，從來沒有人這麼直呼過老夫之名。」

高空雁當下笑了一笑，說道：「雲飛，咱們是動手搏殺，敵對相處，我用不着恭維你，對麼？」

雲飛氣的臉色鐵青，道：「好小子，你眞是狂得可以。」

高空雁道：「你會很快就明白，我的狂傲是否有我的道理。」

雲飛忽然間冷靜下來，笑一笑，道：「好，你亮劍吧，老夫陪你幾招。」

高空雁道：「雲副堂主，我倒希望你答應在下幾個條件。」

雲飛道：「條件！什麼條件？」

高空雁道：「我如若勝了你雲副堂主，你們就交出一個人來。」

雲飛道：「什麼樣的人？」

高空雁道：「一位苟大夫。」

雲飛哈哈一笑道：「你是說狗肉郎中？」

高空雁道：「對，狗肉郎中。」

雲飛笑一笑，道：「好，你勝了老夫，我就交出狗肉郎中，但如你敗在我的手中呢？」

語聲一頓，再重覆道：「如是敗了在我的手中呢？」

高空雁道：「悉憑處置，要殺、要剮，都不還手。」

雲飛道：「那倒是有些太可惜，你小子如此狂傲，倒是對了老夫的脾氣。」

高空雁笑道：「怎麼樣了？」

雲飛道：「你要拜在老夫門下，作我弟子，老夫一生未收門徒，承受我部份武功的只有這兩個伺候我的童子。」

高空雁道：「這個，這個……」

雲飛接道：「很爲難，是麼？」

高空雁道：「好吧，我答應你。」

雲飛點點頭，道：「現在你可以出手了，要不要老夫讓你三招？」

高空雁道：「一招也不用讓……」

斬情女忽然叫道：「且慢。」

高空雁應聲向後退了一步。

雲飛的目光，也斜注在斬情女的身上，道：「你就是斬情女吧？」

斬情女道：「正是小妹。」

雲飛道：「引起這次江湖風波的人了。」

斬情女道：「不錯，你們想殺我，很可惜却沒有殺得了我。」

雲飛笑一笑道：「你引起了如此軒然大波，很出了我的意外。」

斬情女道：「事實上算不得什麼意外，每個被殺的人，都應該反抗，過去你們太順利，是那反抗的人決心不够，而且你們行動卑下，不擇手段，所以，才創出了黑劍門的聲名。」

雲飛臉色一變，道：「好極啦！老夫今日不但遇上了一個狂妄的小子，也遇上了一個狂妄的丫頭。」

斬情女道：「你本來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俠，怎麼也會投入了黑劍門中？」

雲飛只一笑，道：「既知老夫之名，還敢如此無禮？」

斬情女道：「如若換一個地方見面，我們不知道你是黑劍門中人，我們會對你十分敬重，可惜今日見面的地方不同。」

雲飛道：「老夫倒不覺得。」

斬情女道：「哼！你不惜俠名，投身入黑劍門，作一名殺手，不但把辛苦得來的俠名付諸流水，而且也不配受人的尊敬了。」

雲飛臉色大變，大笑之聲，又變得十分平靜，道：「斬情女，你也配如此質問老夫？」

斬情女道：「我爲什麼不配？」

雲飛道：「你憑仗年輕貌美，在江湖上雨露普施，不知造成了多少風波，誤盡人家多少子弟，像你這種行爲，黑劍門也一樣應該取你之命？」

斬情女笑了笑道：「雲前輩，儘管我斬情女在江湖上的聲名不好，但我所作所爲，於心無愧，退一步說，死於我手中的也都是登徒子，他若不心有色念，就不會死於我的手中。」

雲飛冷冷說道：「斬情女，你叫我停手，就是說這幾句話麼？」

斬情女道：「不是，我是在替你雲大俠惋惜，我也奇怪你雲大俠爲什麼要加入黑劍門中，是不是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香雲飛冷笑一聲，道：「你替老夫惋惜，倒不如替你自己惋惜吧。」

斬情女道：「雲大俠，如今時機未晚，大錯未鑄，我倒希望你雲大俠能够珍惜俠名，回頭是岸。」

雲飛哈哈一笑，道：「斬情女，你要爲老夫擔心麼？」

斬情女道：「不錯，我在爲你擔心？」

雲飛道：「狂妄的丫頭，你爲老夫擔心什麼？」

斬情女道：「對別的人，我不會管他，但對你雲大俠，我倒有一份奇異的關心？」

雲飛道：「爲什麼？老夫已絕跡江湖近三十年，那時，你大概還未生出來吧？」

斬情女歎了聲，道：「我生也晚，未得承受你雲大俠的恩澤，但我娘却承你雲大俠救過一次，她念念難忘，從小就告訴我這件事。」

雲飛道：「妳娘是什麼人？」

斬情女道：「不用管她是誰，我娘早已死了，但這份恩澤，我代她承了下來。」

雲飛道：「老夫一生，救人無數，如何能記得這許多，再說，江湖上偶伸援手，這也算不得什麼？你不用放在心上了。」

斬情女道：「雲大俠……」

雲飛冷冷說道：「住口，別想再用言語打動老夫。」

高空雁道：「易姑娘，這人半世俠名，臨老入歧途，而且執迷不悟，不用替他惋惜。」

斬情女道：「高兄，你要手下留情，我娘承他的一份情，我要代娘償還。」

高空雁點點頭，道：「我只要使他認敗，我不會傷害他。」

斬情女道：「那就好。」

兩人交談，却把雲飛氣得全身抖顫，厲聲喝道：「你們要對老夫手下留情，老夫可是取你們之命，超渡你們。」

喝聲中，突然出手，一把向高空雁抓了過去。高空雁一閃身，避了開去。

雲飛道：「好小子，果然有點門道。」左掌、右拳，一齊攻出。

拳風呼嘯，迎面直擊，掌力却虛飄飄的拍了過去，一硬一軟，剛柔互濟。

高空雁身子突然一晃，閃開三尺。

雲飛的拳、掌力道，隱隱間含有夾擊之勢，看似虛飄飄的掌勢，實在含有極強的吸引之力，掌勁、拳力，到一定之點時，突然合於一處，立時起了一股強烈的旋風。

高空雁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他的武功已經練到了隨心所欲之境，這一掌一拳之中，實含有極大變化。」

斬情女瞭解高空雁說話的用心，但却沒有接口，輕輕歎息一聲，向後退了五步。

雲飛冷哼一聲，欺身而上，雙掌連環拍出，攻向高空雁。起初幾掌，只覺他出掌迅快如電，還不覺有什高明之處，但十幾招後，在場之人都瞧出了厲害。

原來雲飛拍出的掌力，一招强過一招，掌力匯集成一股漩流，向四外激蕩。

不知道高空雁的感受如何，但守在四周的人，却都有着被力道逼迫之感。

高空雁置身在一股激蕩的漩流中。他開始還擊，掌指如電，完全是突穴斬脈的手法。

這一輪反擊，極盡凌厲，雲飛的攻勢，頓然被阻遏下來。

雲飛在黑劍門中的身份，既然是副堂主，武功亦必是黑劍門中前幾名的高手。只要擊敗了雲飛，不但可以迫使眼前這些人心生畏懼，對整個黑劍門的聲威，亦必是一大打擊。

心中念轉，高空雁加快了自己的攻勢。

但見掌影飛旋，整個人化成了一團灰影，灰影繞着雲飛在轉動。

在場之人，雖然都當得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但大部份人，仍是無法看清楚兩人動手的情形。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擊破天革的大震，兩個交纏在一處的人，霍然分開。

高空雁退回了原處。

雲飛也站在原地未動。

表面上看去，兩個人都沒有受到什麼傷害似的。

雲飛輕輕吁一口氣，道：「好掌法。」

高空雁道：「誇獎，誇獎。」

斬情女緩步行了上來，低聲道：「你們沒有分出勝負？」

高空雁道：「這要問雲副堂主了。」

雲飛道：「老夫的感覺中，並無什麼不妥之處。」

高空雁道：「好，副堂主，既然不甘認輸，咱們就只好再動兵刃一戰了。」

雲飛道：「那就請亮劍吧。」

高空雁突然雙手一合，噗的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冷冷道：「閣下請亮兵刃。」

雲飛微微一皺眉，道：「劍來。」

站在他身後的兩個佩劍童子，同時拔出了背上的長劍，雙手奉上。

雲飛雙手各取一劍，劃出了一股劍風。

劍風旋動之中，飛起了兩道銀芒，直向高空雁激射過去。

高空雁短劍猝舉，銀虹連閃，叮叮兩聲，兩枝劍盡被蕩開。

雙方再動手，又展開了一場兇悍絕倫的搏殺。

但見寒芒在空中飛旋，不見人影。

余化龍和邵文等人，被那飛蕩的劍氣逼的退到了一角。

王榮、林成方、斬情女也被這凌厲的劍氣逼到了一側。

余化龍低聲道：「邵文，看來，這位年輕人的成就不錯，竟然能和雲副堂主打了一個半斤八兩。」

邵文道：「老毒物、不倒翁，都是很難纏的角色，尤其，是老毒物那一身毒物，一旦施放出來，實在不好對付。」

余化龍苦笑一下，道：「邵文，你說，咱們重回黑劍門，有可能麼？」

邵文道：「不成？再回去，咱們只有一條路走，領受門規的處分。」

余化龍道：「那是說回不去了？」

邵文道：「眼下咱們只有兩條路走！」

余化龍道：「那兩條路？」

邵文道：「一條是和他們聯手保命，一條是借目下這個機會逃掉。」

余化龍歎息一聲，道：「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勉強你們了，願意走的，儘管請便，願意留下的，老夫也不勉強。」

邵文點點頭，道：「現在各憑機運選擇，去留聽便……」

他話未說完，四條人影，已然穿窗而去。

是另外四位長老。

邵文望望那扇窗口，道：「余老大，你決心留在這裏了？」

余化龍道：「老夫已決心留下，想想這些年來助紂爲虐，希望能在暮年垂老之時，爲江湖正義稍盡心力。」

邵文道：「好，人各有志，我也不勸余老大了。」

忽然間，幾聲慘叫傳了過來。

這聲音，邵文很熟悉，正是那穿窗而出的長老發出。

探首向窗外望去，只見逃出茅舍的四位長老，陷入了一羣毒蜂包圍之下。

邵文本來想穿窗而出，只好停了下來。

余化龍冷笑道：「好惡毒的手段。」

邵文臉色大變，冷冷說道：「雲飛，你聽到沒有？」

雲飛一皺眉頭，道：「邵文，你好大的膽子，敢對我如此說話。」

邵文道：「大不了一條命，我有什麼不敢的。」

雲飛道：「好，讓我先殺了你。」

忽然揮手，寒芒疾射而去。

立時間，响起了一聲金鐵交鳴。

高空雁及時一劍飛出，震開了雲飛一柄短劍。

斬情女、林成方、王榮都亮了兵刃，余化龍和邵文也亮了傢伙。

眼看就要展開一場羣戰。

雲飛突然冷冷說道：「且慢出手。」

斬情女道：「怎麼樣？如是你們外面還有帮手，叫他進來便是。」

雲飛冷笑一聲，道：「老實說，這茅舍四周，不但佈滿了黑劍門的高手，而且也佈滿了毒物，這茅舍中一戰，不論你們勝負，總無法生離此地。」

高空雁道：「如若咱們今日能殺了你雲副門主，對黑劍門也是一個大挫折。」

雲飛道：「你們殺不了我的，至少，老夫可以脫身而去……」

語聲一頓，道：「再說，室中能和老夫對手的，也只有你一個人。」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雲大俠，你好叫晚輩失望？」

雲飛道：「怎麼說？」

斬情女道：「你和高公子本有賭約，現在你好像不準備實行了？」

雲飛淡淡一笑道：「兵不厭詐，彼此敵對相處，如是我一句算一句，那豈不是……」

不是怎麼樣？却沒有再接下去。

斬情女點點頭，尖聲說道：「高兄，由現在開始，你可以全力施展，對付他了，我已盡到心意，不再爲雲飛求情了。」

高空雁點一點頭，突然飛躍而起，撲向雲飛。

對這位年輕人，雲飛再不敢有任何輕視之心，着着進擊。

兩個人立刻打在了一起。

這一次交手的搏殺，更見激烈，激蕩的空氣，使現在四周的人，都感受到寒風侵肌。

不自覺的都向後退去。

所有觀戰的人，都退到了可能退到的極限，每個人都退到牆壁邊沿。

但流蕩的空氣，仍然對人有侵害的壓迫。

林成方和斬情女站在一處。

斬情女低聲道：「林兄，這些年來，我見識過不少的高人，但却從來沒見過這麼高明的劍法。」

林成方道：「哦！我也只是第一次見過這麼凌厲的劍氣。」

斬情女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林成方道：「看樣子，咱們也帮不上忙，只有等他們分出勝負了。」

斬情女道：「哦！」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入耳際，雙方的搏殺，突然停了下來。

滿空劍光斂收，景物清晰可見。

只見高空雁的長劍，對正了雲飛的咽喉之上。

全場中人都呆了。

余化龍瞪大了雙目，望着高空雁手中的寶劍出神。

他雖然是親眼看到了這件事，心中仍然有些不太相信。

一個年輕人，名不見經傳，竟然輕輕易易的制服了雲飛。

雲飛被稱爲江湖上第三快劍。

他上面還有第一、第二快劍，但第一、第二，絕不是高空雁。

可是高空雁一下子就指住了雲飛。

這中間有一個差距，這差距非常難計算。

黑劍門中在場之人，也許都還有別的特殊成就，但在劍技、武功上，都會承認雲飛比他們高明。

而且是高明很多。

所以，雲飛被制服之後，沒有人再敢輕易出手。

高空雁輕了吁一口氣，道：「雲副堂主，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雲飛道：「老夫好像是敗了！」

高空雁道：「劍芒和肌膚相接，那是很眞的一個事實。」

雲飛歎息一聲，道：「自老夫出道以來，這是第三次落敗，而且以這一次敗得最慘。」

高空雁道：「雲副堂主，你既然承認敗了，可願履行諾言？」

雲飛點點頭。

高空雁收了劍刃，道：「交人出來吧。」

雲飛道：「狗肉郎中？」

高空點點頭。

雲飛道：「好吧，把人送到何處？」

高空雁答非所問的道：「你們幾時可以交人？」

雲飛道：「日落之前。」

斬情女接道：「能不能送到徐州四海鏢局中？」

雲飛道：「老夫雖然答應了交人，在那裏交都是一樣。」

斬情女道：「好，我們相信你，回到四海鏢局恭候。」

這時，茅舍外面突然傳進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雲副堂主答應了諸位的事，我們是自然要實行，所以我們可以交出狗肉郎中，至於諸位要想離開此地，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雲飛也在凝神靜聽，似乎是想從那人的聲音中分辨出來人是什麼身份。

不知他是否已分辨得出來，但他却沒有多言。

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高空雁緩緩說道：「你和他們說吧，什麼條件咱們都可以答應，只要他他們能放人回來。」

他說得聲音很低，只有斬情女一個人可以聽到。

斬情女點點頭，高聲說道：「閣下的意思是不准我們離開？」

室外人接道：「不錯。」

斬情女道：「也好，咱們既然來了，就不怕你們佈下了銅牆鐵壁。不過，有一點我們非堅持不可。」

室外人道：「那一點？」

斬情女道：「盡快的交出狗肉郎中來。」

室外人道：「那容易，只要雲副堂主一聲令下，我們在約定之日內交人。」

高空雁道：「那是說也是在此地了？」

室外人拒絕回答。

斬情女道：「雲副堂主，你怎麼說？」

雲飛道：「我要他們交人。」

室外人又道：「好。一頓飯功夫之內，我們會把狗肉郎中送到這裏，不過，你們不能出此茅舍。」

斬情女道：「我們要的是一個好好的人，不要滿身傷痕的人。」

室外人冷冷說道：「老夫只能告訴你們，他沒有死，至於他現在全身還有幾處乾淨地方，老夫就不敢保證了。」

斬情女皺皺眉頭，道：「好吧，不管如何，你們把他送來吧。」

飛空雁雙目中又流露出濃重的殺機，似想發作，但却被斬情女示意阻止。

不知道那室外人是一個什麼樣的身份，但雲飛却默然沒有作聲。

片刻之後，兩個黑衣人抬了個軟榻行了進來。

軟榻上，躺着狗肉郎中。

兩個黑衣人放下了軟榻之後，立刻退了出去。

狗肉郎中微閉着雙目。

他面色蒼白，雙腿上滿是鮮血，染紅了整條的褲子。

斬情女咬咬牙，緩步行了過去，道：「老前輩……」

狗肉郎中睜開眼睛，望了斬情女一眼，頓一頓，道：「我還沒有死，不用傷心。」

斬情女道：「可是你的腿傷了！」

狗肉郎中道：「我的腿，傷得很嚴重，是麼？」

斬情女道：「看起來傷得很重。」

高空雁、林成方、王榮緩步行了過去，把狗肉郎中護送至中間。

斬情女輕吁一口氣，接道：「老前輩，你兩條腿是不是被他們弄殘廢了？」

狗肉郎中笑一笑，道：「只要我不死，大概殘廢不了，丫頭，解下我的束腰帶子。」

斬情女應聲撕開了他的腰帶，只見腰帶中有兩個白布小包。

狗肉郎中道：「小布包包着藥丸、藥粉。藥丸給我吞下，藥粉敷在傷處。」

王榮伏下身子，帮助斬情女，撥開了狗肉郎中身的衣褲。

只見他兩條腿自膝以上，血肉模糊，傷得實在很重。

小布包中，果然是一包白色的藥粉，和一粒紅色的丹丸。

紅色丹丸給狗肉郎中服下，藥粉洒在了狗肉郎中的傷處。

狗肉郎中閉目養息片刻，突然間睜開了眼睛。就是這一陣工夫，狗肉郎中原本失神的眼睛，一瞬間，立刻有了神光。

雲飛還保持着相當的風度、鎮靜，回顧了高空雁一眼，道：「在下是否可以告退了？」

高空雁道：「可以，黑劍門中，像你這樣肯守信約的，倒不多見。」

雲飛冷冷說道：「閣下不要太低估黑劍門中人，天下能使雲某人生出敬服的，屈指可數，黑劍門門主，就是我雲某人最敬服的高人之一。」

高空雁道：「像他這樣作爲的人，我不知道你爲什麼會對他心生敬服，老實說，你姓雲的如若有一股俠氣，就不該投入黑劍門。」

雲飛臉上一熱，道：「人各有志，有些事，你不知道那就不應該說得太過武斷。」

高空雁道：「咱們彼此之間，已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勢，不過，在下倒希望你雲大俠能夠迷途知返，數十年的俠名，得來不易，爲什麼竟然不知珍惜？」

雲飛冷笑一聲，道：「老夫幾十歲了，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還要你來教訓不成，老夫告退了。」

轉身向外行去。

跟着他進來的人，全都跟着退了出去。

高空雁提高了聲音，道：「苟大夫傷勢很重，我們需要一段時間坐息，諸位最好在兩個辰之內，別再向茅舍侵犯，話我可要說在前面，那一個再要對茅舍攻襲，在下可要大開殺戒了。」

雲飛未再答話，快步行了出去。

余化龍和邵文還留在茅舍中。

不知是高空雁的阻嚇之言發生了效用，還是雲飛阻住了門下，未讓他們進攻。

雙方暫時維持了一個平靜的局面。

狗肉郎中確需一陣調息，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斬情女道：「余前輩，邵老英雄，我們很歡迎兩位加入我們……」

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

余化龍苦笑一下，道：「我和老邵，已經背叛了黑劍門，此刻就算是想回去，也是有所不能了。」

邵文道：「余兄，難道咱們眞的要和黑劍門作對麼？」

余化龍道：「剛才他們幾位的遭遇，你已經看到了，就算重回黑劍門，他們亦不會再收了。」

邵文長長歎息了一聲，道：「余兄，咱們可以遠走天涯，避禍海角，也許門主會放咱們一馬。」

余化龍苦笑一下，道：「你認爲咱們走得遠了，他就會放過咱們了？」

邵文道：「咱們追隨他很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只要不妨害他們，難道他不肯給咱們一點機會麼？」

余化龍道：「邵兄，事到如今，難道你還不瞭解門主的爲人麼？」

邵文道：「余兄，你認爲咱們聯手和門主對抗，才有生存的機會麼？」

余化龍道：「至少那會死得壯烈一些。」

斬情女突然接了口，道：「邵前輩，你如是心中害怕，儘管請便，人各有志，不便勉強，我們不留難你，就算很對得起你了。」

余化龍道：「邵文，你去吧，副堂主大概還沒有走，去求求他，也許還能保住你福壽堂的長老身份。」

邵文道：「你呢？」

余化龍道：「我決心留下來了，老實說，這些年來，我對黑劍門的作法，一直不滿，就算不因爲這件事，我也不願再在黑劍門待下去了。」

邵文道：「哦！」

余化龍道：「邵文，快些去吧，再晚了，雲副堂主可能會離開了，那時候只怕你很難生離此地了。」

邵文道：「這個，這個……」

斬情女冷冷說道：「邵文，我們如是現在想殺你，只不過舉手之勞。」

邵文沉吟了一陣，突然一整臉色，道：「我可不可以留下來？」

余化龍道：「怎麼！你要改變心意了？」

邵文道：「是！在下想了一想，覺得很難再回黑劍門去，唉！我也同樣厭倦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與其到處逃命，活得苟且不安，倒不如放手和他們一拚，分個生死出來算了。」

余化龍沉吟了一陣，道：「這個，要看看別的人意思了。」

斬情女道：「歡迎你留下，你的命運，也會和我們的命運結合在一處，不過我們希望你是眞心要留下來，是爲了一個理想，爲了武林正義，並非只是爲了怕死。」

高空雁道：「世上的事很奇怪，越是怕死的人，會越死得快一些。」

斬情女道：「邵前輩，你如是求一時苟安，將來可能會被兩面追殺。」

邵文道：「我想過了，這一次我是決心留下來。」

斬情女道：「一言爲定，我們歡迎你。」

邵文道：「余兄，我……」

余化龍接道：「邵兄，我知道你的苦衷，不過事已如此，兩害相權取其輕，不用再三心二意了。」

邵文道：「我明白，斬情女說得不錯，我必須作一個抉擇，抉擇留下來。」

斬情女笑一笑，道：「老前輩，既然決定留下來了，那就要全心全意的合作，邵前輩，對抗黑劍門，第一個條件，就是先要消除心中的畏懼。」

邵文道：「哦！」

斬情女道：「黑劍門中的人，也是人，你們代表黑劍門，與武林中其他門戶中人動手搏殺時，諸位都十分勇猛，其實，在武林中，不論是否高手，不論那一陣的搏殺，都可能會造成傷亡。」

邵文點點頭，道：「不錯。」

斬情女道：「黑劍門中人並無不同，他們也是人，只要邵前輩能夠消除心中對他的畏懼，那就可以放手對付他們了。」

邵文道：「姑娘的意思，我明白。」

斬情女笑一笑，道：「明白就好。」

林成方突然探首室外。

他瞧了一陣子，道：「易姑娘，事情有些奇怪呀！」

斬情女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他們好像完全撤走了。」

斬情女道：「哦！撤走了？」

林成方點點頭，道：「目力所及之處，不見人踪。」

斬情女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目光轉到余化龍的身上，接道：「余老前輩，這是怎麼回事？」

余化龍道：「是陷阱，黑劍門中人決不會這麼輕易撤走。」

斬情女道：「什麼樣的陷阱？」

余化龍道：「這個麼？很難說了……」

（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